

中国古典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型世言

明 陆人龙 著

下



言 世 型

(下)

(明) 陆人龙 著

目 录

第二十一回	匿头计占红颜	发棺立苏呆婿		(272)
第二十二回	任金刚计劫库	张知县智擒盗		(286)
第二十三回	白镞动心交谊绝	双猪入梦死冤明		(299)
第二十四回	飞檄成功离唇齿	掷杯授首殄鲸鲵		(312)
第二十五回	凶徒失妻失财	善士得妇得货		(324)
第二十六回	吴郎妄意院中花	奸棍巧施云里手		(336)
第二十七回	贪花郎累及慈亲	利财奴祸貽至戚		(351)
第二十八回	痴郎被困名缰	恶髯竟投利网		(370)
第二十九回	妙智淫色杀身	徐行贪财受报		(384)
第三十回	张继良巧窃篆	曾司训计完璧		(400)
第三十一回	阴功吏位登二品	薄幸夫空有千金		(414)
第三十二回	三猾空作寄邮	一鼎终归故主		(428)

第三十三回	八两银杀二命 一声雷诛七凶	(440)
第三十四回	奇颠清俗累 仙术动朝廷	(452)
第三十五回	前世怨徐文伏罪 两生冤无垢复仇	(463)
第三十六回	勘血指太守矜奇 赚金冠杜生雪屈	(477)
第三十七回	西安府夫别妻 郃阳县男化女	(490)
第三十八回	妖狐巧合良缘 蒋郎终偕伉俪	(503)
第三十九回	蚌珠巧乞护身符 妖蛟竟死诛邪檄	(516)
第四十回	陈御史错认仙姑 张真人立辨猴诈	(526)

第二十一回 匿头计占红颜 发棺立苏呆婿

金鱼紫绶拜君恩，须念穷檐急抚存。

丽日中天清积晦，阳春遍地满荒村。

四郊盗寝同安孟，一境冤空少覆盆。

亹亹弦歌歌化日，循良应不愧乘轩。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未做官时，须办有匡济之心，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一做官时，更当尽展经纶之手。即如管抚字，须要兴利除害，为百姓图生计，不要尸位素餐；管钱谷，须要搜奸剔弊，为国家足帑藏，不要侵官剥众；管刑罚，须要洗冤雪枉，为百姓求生路，不要依样葫芦。这方不负读书，不负为官。若是戴了一顶纱帽，或是作下司凭吏书，作上司凭府县，一味准词状，追纸赎，收礼物，岂不负了幼学壮行的心？但是做官多有不全美的，或有吏才未必有操守，极廉洁不免太威严，也是美中不美。

我朝名卿甚多，如明断的有几个。当时有个黄绂，四川参政。忽一日，一阵旋风在马足边刮起，忽喇喇只望前吹去。他便疑心，着人随风去，直至崇庆州西边寺，吹入一个池塘里才住。黄参政竟在寺里，这些和尚出来迎接。他见两个形容凶恶，他便将醋来洗他额角，只见洗出网巾痕来。一打一招，是他每日出去打劫，将尸首沉在塘中。塘中打捞，果有尸首。又有一位鲁穆，出巡见一小蛇随他轿子后边，走入池塘。鲁公便干了池，见一死尸缠一磨盘在水底。他把磨盘向附近村中去合，得了这谋死的人。还有

一位郭子章，他做推官，有猴攀他轿杠。他把猴藏在衙中，假说衙人有椅，能言人祸福，哄人来看。驼猴出来，扯住一人，正是谋死弄猢猻花子的人。这几位都能为死者伸冤。不知更有个为死者伸冤，又为生者脱罪的。

我朝正统中有一位官，姓石名璞，仕至司马，讨贵州苗子有功。他做布政时，同寮夫人会酒，他夫人只荆钗布裙前去，见这各位夫人穿了锦绣，带了金银，大不快意。回来，石布政道：“适才会酒，你坐第几位？”道：“第一位。”石布政道：“只为不贪赃，所以到得这地位。若使要钱，怕第一位也没你坐分。”正是一个清廉的人，谁晓他却又明决！话说江西临江府峡江县有一个人家，姓柏名茂，号叫做清江，是个本县书手。做人极是本分，不会得舞文弄法，瞒官作弊，只是赚些本分钱儿度日。抄状要他抄状钱，出牌要他出牌钱，好的便是吃三钟也罢。众人讲公事，他只酣酒，也不知多少堂众，也不知那个打后手。就在家中，饭可少得，酒脱不得。吃了一醉，便在家中胡歌乱唱，大呼小叫。白了眼是处便撞，垂着头随处便倒，也不管桌，也不管凳，也不管地下。到了年纪四十多岁，一发好酒。便是见官，也要吃了钟去，道是壮胆。人请他吃酒，也要润润喉咙去，道打脚地。十次吃酒，九次扶回，还要吐他一身作谢。多也醉，少也醉，不醉要吃，醉了也要吃，人人都道他是酒鬼。娶得一个老婆蓝氏，虽然不吃酒，倒也有些相称：不到日午不梳头，有时也便待明日总梳；不到日高不起床，有时也到日中爬起。鞋子常是倒跟，布衫都是油腻。一两麻绩有二十日，一匹布织一月余。喜得两不憎嫌。单生一女，叫名爱姐。极是出奇，他却极有颜色，又肯修饰：

眉蹙湘山雨后，身轻垂柳风来。

雪里梅英作额，露中桃萼成腮。

人也是个数一数二的。只是爹娘连累，人都道他是酒鬼的女儿，不来说亲。蹉跎日久，不觉蚤已十八岁了，愁香怨粉，泣月悲花，也是时常所有的。

一日，有个表兄，姓徐，叫徐铭，是个暴发儿财主。年纪约莫二十六七，人物儿也齐整。极是好色，家中义儿、媳妇、丫头不择好丑，没一个肯放过。自小见表妹时，已有心了。正是这日，因告两个租户，要柏清江出一出牌，走进门来，道：“母舅在家么？”此时柏清江已到衙门前，蓝氏还未起。爱姐走到中门边，回道：“不在。”那蓝氏在楼上，听见是徐铭，平日极奉承他的，道：“爱姐，留里边坐，我来了。”爱姐就留来里边坐下，去煮茶。蓝氏先起来，床上缠了半日脚，穿好衣服，又去对镜子掠头。这边爱姐蚤已拿茶出来了。徐铭把茶放在桌上，两手按了膝头，低了头，痴痴看了道：“爱姑，我记得你今年十八岁了。”爱姐道：“是。”徐铭道：“说还不曾吃茶哩！想你嫂嫂十八岁已养儿子了。”爱姐道：“哥哥是两个儿子么？”徐铭道：“还有一个怀抱儿，雇奶子奶的，是三个。”爱姐道：“嫂嫂好么？”徐铭故意岔接头道：“丑，赶不上你个脚指头。明日还要娶两个妾。”正说时，蓝氏下楼，问：“是为官司来么？”“吃了茶，便要别去。”蓝氏道：“明日我叫母舅来见你。”徐铭道：“不消，我自来。”次日，果然来，竟进里边，见爱姐独坐，像个思量什么的。他轻轻把他肩上一搭，道：“母舅在么？”爱姐一惊，立起来道：“又出去了。昨日与他说，叫他等你，想是醉后忘了。”徐铭道“舅母还未起来？”爱姐道：“未起。我去叫来。”徐铭道：“不要惊醒他。”就一把扯爱姐同坐。爱姐道：“这什么光景！”徐铭道：“我姊妹们何妨？”又扯

他手，道：“怎这一双笋尖样的手，不带一双金镯子与金戒指？”爱姐道：“穷，那得来？”徐铭道：“我替妹妹好歹做一头媒，叫你穿金戴银不了。只是你怎么谢媒？”视视巍巍的缠了一会，把他身上一个香囊扯了，道：“把这谢我罢。”随即起身，道：“我明日再来。”去了。

此时爱姐被他缠扰，已动心了。又是柏清江每日要在衙门前寻酒吃，蓝氏不肯蚤起，这徐铭便把官事做了媒头，日日早来，如入无人之境。忽一日，拿了枝金簪、两个金戒子走来，道：“贤妹，这回你昨日香囊。”爱姐道：“什么物事，要哥哥回答！”看了甚是可爱，就收了。徐铭道：“妹妹，我有一句话，不好对你说。舅舅酒糊涂，不把你亲事在心，把你青年误了。你嫂嫂你见的，又丑又多病，我家里少你这样一个能干人。我与你是姊妹，料不把来做小待。”爱姐道：“这要凭爹娘。”徐铭道：“只要你肯，怕他们不肯？”就把爱姐捧在膝上，把脸贴去，道：“妹妹，似我人材、性格、家事，也对得你过。若凭舅老这酒糟头，寻不出好人。”爱姐道：“兄妹没个做亲的。”徐铭道：“尽多，尽多。明做亲多，暗做亲的也不少。”爱姐笑道：“不要胡说。”一推，立了起身。只听得蓝氏睡醒，讨脸汤。徐铭去了。自此来来往往，眉留目恋，两边都弄得火滚。

一日，徐铭见无人，把爱姐一把抱定，道：“我等不得了。”爱姐道：“这使不得。若有苟且，我明日怎么嫁人？”徐铭道：“原说嫁我。”爱姐道：“不曾议定。”徐铭道：“我们议定是了。”爱姐只是不肯。徐铭便双膝跪下，道：“妹子，我自小儿看上你到如今，可怜可怜。”爱姐道：“哥哥不要歪缠，母亲听得不好。”徐铭道：“正要他听得，听得强如央人说媒了。事已成，怕他不

肯？”爱姐狠推，当不得他恳恳哀求，略一假撇呆，已被徐铭按住，揞在凳上。爱姐怕母亲得知，只把手推鬼厮闹，道：“罢，哥哥饶我罢，等做小时凭你。”徐铭道：“先后一般，便早上手些儿更妙。”爱姐只说一句“羞答答成甚模样”，也便俯从。早一点着，爱姐失惊，要走起来，苦是怕人知，不敢高声。徐铭道：“因你不肯，我急了些。如今好好儿的，不疼了。”爱姐只得听他再试，柳腰轻摆，修眉半蹙，嚶嚶甚不胜情。徐铭也只要略做一做破，也不要定在今日尽兴。爱姐已觉烦苦极了，鲜红溢于衣上：

娇莺占高枝，摇荡飞红萼。

可惜三春花，竟在一时落。

凡人只在一时错。一时坚执不定，贞女淫妇只在这一念关头。若一失手，后边越要挽回越差，必至有事。自此一次生，两次熟，两个渐入佳境，兴豪时也不觉丢出一二笑声，也有些动荡声息。蓝氏有些疑心，一日听得内坐起边竹椅“咯咯”有声，忙轻轻蹙到楼门边一张，却是爱姐坐在椅上，徐铭站着，把爱姐两腿架在臂上，爱姐两只手搂住徐铭脖子，下面动荡，上面亲嘴不了。蓝氏见了，流水跑下楼来。两个听得响，丢手时，蓝氏已到面前。要去打爱姐时，徐铭道：“舅母不要声张，声张起来你也不像。我们两个已约定，我娶他做小，只不好对舅母说。如今见了，要舅母做主调停了。十八九岁，还把他留在家里，原也不是。”爱姐独养女儿，蓝氏原不舍难为的，平日又极趋承这徐铭，不觉把这气丢在东洋大海，只说得几声：“你们不该做这事。叫我怎好？酒糊涂得知怎了？”只是叹气连声。徐铭低声道：“这全要舅母遮盖调停。”这日也弄得一个爱姐躲来躲去，不敢见母亲的面。第二日，徐铭带了一二十两首饰来送蓝氏，要他遮盖。蓝

氏不收。徐铭再三求告。收了，道：“这酒糊涂没酒时，他做人执泥，说话未必听；有了酒，他使酒性，一发难说话。他也只为千择万选，把女儿留到老大，若说做你的小，怕人笑他，定是不肯。只是你两个做到其间，让你暗来往罢。”三个打了和局，只遮柏清江眼。甥舅们自小往来的，也没人疑心，任他两个倒在楼上行事，蓝氏在下观风。

日往月来，半年有余。蓝氏自知女儿已破身，怕与了人家有口舌，凡是媒婆，都借名推却。那柏清江不知头，道：“男大须婚，女长须嫁。怎只管留他在家，替你做用？”蓝氏乘机道：“徐家外甥说要他。”那柏清江带了分酒，把桌来一掀，道：“我女儿怎与人做小？姑舅姊妹嫡亲，律上成亲也要离异的。”蓝氏与爱姐暗暗叫苦。又值一个也是本县书手简胜，他新丧妻，上无父母，下无儿女，家事也过得。因寻柏清江，见了他女儿，央人来说。柏清江道他单头独颈，人也本分，要与他。娘儿两个执拗不定，行了礼，择三月初九娶亲。徐铭知道，也没奈何。一日走来望爱姐，爱姐便扯到后边一个小园里，胡床上，把个头眠紧在他怀里，道：“你害我。你负心。当时我不肯，你再三央及，许娶我回去，怎竟不说起？如今叫我破冠子怎到人家去？”徐铭道：“这是你爹不肯。就是如今你嫁的是简小官，他在我后门边住，做人极贫极狠，把一个花枝般妻子，叫他熬清守淡，又无日不打闹。将来送了性命。如今把你凑第二个。”爱姐道：“爹说他家事好。”徐铭道：“你家也做书手，只听得你爹打板子，不听得你爹撰银子。”爱姐听了，好生不乐，道：“适才你说在你后门头，不如我做亲后，竟走到你家来。”徐铭道：“他家没了人，怕要问你爹讨人，累你爹娘。”爱姐道：“若使我在他家里，说是破冠子，做出

来到官，我毕竟说你强奸。”徐铭道：“强奸可是整半年奸去的？你莫慌，我毕竟寻个两全之策才好。”

杨花漂泊滞人衣，怪杀春风惊欲飞。

何得押衙轻借力，顿叫红粉出重围。

爱姐道：“你作速计议。若我有事，你也不得干净。”徐铭一头说，一头还要来顽耍，被爱姐一推道：“还有甚心想缠帐？我嫁期只隔得五日，你须在明后日定下计策复我。”

徐铭果然回去，粥饭没心吃，在自己后园一个小书房里，行来坐去，要想个计策。只见一个奶娘王靓娘抱了他一个小儿子，进园来耍，就接他吃饭。这奶娘脸儿虽丑，身材苗条，与爱姐不甚相远，也闹得一双好小脚。徐铭见了道：“这妮子，我平日寻寻他，做杀张致。我与家人媳妇丫头有些帐目，他又来缉访我，又到我老婆身边挑拨，做他不着罢？”筹画定了，来回复爱姐。爱姐欢喜，两个又温一温旧。回来。做亲这日，自去送他上轿。

那简小官因是填房，也不甚请亲眷。到晚，两个论起都是轻车熟路，只是那爱姐却怕做出来，故意的做腔做势，见他立拢来，脸就通红，略来看一看，不把头低，便将脸侧了，坐了灯前，再也不肯睡。简小官催了几次，道：“你先睡。”他却：

锦抹牢拴故殢郎，灯前羞自脱明珰。

香消金鸭难成寐，寸断苏州刺史肠。

漏下二鼓，那简小官在床上模拟半日，伸头起来张一张，不见动静。停一会又张，只见他虽是卸了妆，里衣不脱，靠在桌上。小简道：“爱姑，夜深了。你困倦了，睡了罢。”他还不肯。小简便一抱抱到床里，道：“不妨得。别个不知痛痒，我老经纪伏侍个过的，难道不晓得路数？”要替他解衣。扭扭捏捏，又可一个更

次。倒主腰带子与小衣带子，都打了七八个结，定不肯解。急得小简情极，连把带子扯断。他道：“行经。”小简道：“这等早不说，叫我吃这许多力。”只得搂在身边，干调了一会睡了。三朝，女婿到丈人家去拜见。家中一个小厮，叫做发财。爱姐道：“你今做新郎，须带了他去，还像模样。”小简道：“家中须没人做茶饭与你。”爱姐道：“不妨，单夫独妻，少不得我今日也就要做用起。”小简听了，好不欢喜。

出门半晌，只见一个家人挑了两个盒子，随了一个妇人进门。爱姐也不认得。见了，道是徐家着人来望，送礼。爱姐便欢天喜地，忙将家中酒肴待他。那奶子道：“亲娘，我近在这里，常要来的，不要这等费心。”爱姐便扯来同坐，自斟酒与他。外边家人正是徐豹，是个蛮牛，爱姐也与他酒吃。吃了一会，奶娘原去得此货，又经爱姐狠劝，吃个开怀，醉得动不得了。外边徐豹忙赶来道：“待我来伏侍他。”将他衣服脱下，叫爱姐将身上的衣服脱了与他，内外新衣，与他穿扎停当。这奶子醉得哼哼的，凭他两个抻弄。徐豹叫爱姐快把桌上酒肴收拾，送来礼并奶子旧衣都收拾盒内，怕存形迹，被人识破。他早将奶子头切下，放入盒里。爱姐扮作奶子，连忙出门：

纷纷雨血洒西风，一叶新红别院中。

纪信计成能诳楚，是非应自混重瞳。

徐铭已开后门接出来，挽着爱姐道：“没人见么？”爱姐道：“没人。”又道：“不吃惊矣？”爱姐道：“几乎惊死，如今走还是抖的。”进了后园，重赏了徐豹。又徐铭便一面叫人买材，将奶子头盛了，雇件作抬出去。只因奶子日日在街上走东家、跑西家的，怕人不见动疑，况且他丈夫来时，也好领他看材，他便心死。一面自叫

了一乘轿，竟赶到柏家。小简也待起身，徐铭道：“简妹丈，当日近邻，如今新亲，怎不等我陪一钟？”扯住又灌了半日，道：“罢，罢。晚间有事，做十分醉了，不惟妹丈怪我，连舍妹也怪我。”大家一笑送别了。

只见小简带了小厮到家，一路道：“落得醉，左右今日还是行经。”踉踉跄跄走回，道：“爱姑，我回来了。你娘上复你，叫你不要记挂。”正走进门，忽见一个尸首，又没了头，吃上一惊道：“是是是那个的？”叫爱姐时，并不见应，寻时并不见人，仔细看时，穿的正是爱姐衣服。他做亲得两三日，也认不真，便放声哭起“我的人”来，道：“甚狠心贼，把我一个标标致致的真黄花老婆杀死了。”哭得振天响。邻舍问时，发财道：“是不知甚人，把我们新娘杀死。”众人便跟进来，见小简看着个没头尸首哭。众人道：“是你妻子么？”小简道：“怎不是？穿的衣服都是，只不见头。”众人都道：“奇怪。”帮他去寻，并不见头。众人道：“这该着人到 he 家里报。”小简便着发财去报。柏清江吃得个沉醉，蓝氏也睡了。听得敲门，蓝氏问时，是发财。得了这报，放声大哭，把一个柏清江惊醒，道：“女大须嫁。这时他好不快活在那里，要你哭？”蓝氏道：“活酒鬼！女儿都死了。”柏清江道：“怎就弄得死？我不信。”蓝氏道：“现有人报。”柏清江这番也流水赶起来，道：“有这有这等事？去去去！”也不戴巾帽，扯了蓝氏，反锁了门，一径赶到简家。也只认衣衫，哭儿哭肉。问小简要头，小简道：“我才在你家来，我并不得知。”柏清江道：“你家难道没人？”小简道：“实是没人。”蓝氏道：“我好端端一个人嫁你，你好端要还我个人，我只问你要。斧打凿，凿入木。”小简对这些邻舍道：“今日曾有人来么？”道：“我们都出外生理，并

看不见。”再没一个人捉得头路着，大家道：“只除非是贼，他又不要这头，又不曾拿家里甚东西，真是奇怪。”胡猜鬼混，过了一夜。

天明一齐去告，告在本县钮知县手里。知县问两家口词，一边是嫁来的，须不关事，一边又在丈人家才回，贼又不拿东西，奸又没个踪影，忙去请一个蒙四衙计议。四衙道：“待晚生去相验便知。”知县便委了他。他就打轿去看了，先把一个总甲，道是地方杀死人命大事，不到我衙里报，打了十板发威。后边道：“这人命奇得紧，都是偿得命，都是走不开的。若依我问，平白一个人家，谁人敢来？一定新娘子做腔不从，撞了这简胜酒头上，杀死有之。或者柏茂夫妻纵女通奸，如今奸夫吃醋，杀死有之。只是岂有个地方不知？这是邻里见他做亲甚齐备，朋谋杀人劫财也是有的。如今并里长一齐带到我衙中，且发监，明日具个由两请。”果然把这些人监下。柏茂与简胜央两廊人去讲，典史道：“论起都是重犯。既来见教，柏茂夫妻略轻些，且与讨保。”这些邻舍是日趁日吃穷民，没奈何，怕作人命干连，五斗一石，加上些船儿钱、管家包儿、小包儿、直衙管门包儿，都去求放，抹下名字。他得了，只把两个紧邻解堂。里长他道不行救护，该十四石，直诈到三两才歇。次日解堂。堂尊道：“我要劳长官问一个明白，怎端然这等葫芦提？我想这人，柏茂嫁与简胜，不干柏茂事了。若说两邻，他家死人，怎害别人？只在简胜身上罢。”把个简胜双夹棍。简胜是个小官儿，当不过，只得招“酒狂，一时杀死。”问他要头，他道：“撇在水中，不知去向。”知县将来打了二十，监下。审单道：

简胜娶妻方三日耳，何仇何恨，竟以酒狂手刃，委弃其

头，惨亦甚矣。律以无故杀妻之条，一抵不枉。里邻邴魁、荣显坐视不救，亦宜杖愆。

多问几个罪奉承上司，原是下司法儿。做了招，将一千人申解按察司。正是石廉使，他审了一审，也不难为，驳道：“简胜三日之婚，爱固不深，仇亦甚浅。招曰酒狂，何狂之至是也？首既不获，证亦无人，难拟以辟。仰本府刑厅确审解报。”这刑厅姓扶，他道：“这廉宪好多事。他已招了水泼头去，自然没处寻；他家里杀，自然没人见。”取来一问，也只原招。道：

手刃出自简胜口供，无人往来，则吐之邴魁、荣显者，正自杀之证也。虽委头于水，茫然无迹，岂得为转脱之地乎！解去。石廉使又不释然，道：“捶楚之下，要使没有含冤的才好。若使枉问，生者抱屈，那死的也仇不曾雪，终是生死皆恨了。这事我亲审，且暂寄监。”他亲自沐浴焚香，到城隍庙去烧香。又投一疏道：

璞以上命秉宪一省，神以圣恩血食一方，理冤雪屈，途有隔于幽明，心无分于显晦。倘使柏氏负冤，简胜抱枉，固璞之罪，亦神之羞。唯示响迓，以昭诬枉。

石廉使烧了投词，晚间坐在公堂，梦见一个“梦”字。醒来道：“字有两个‘人’字，想是两个杀的。”反复解不出，心生一计，吊审这起事。

人说石廉使亲提这起，都来看。不知他一捱直到二鼓才坐，等不得的人都散了。石廉使又逐个个问，简胜道：“是冤枉。实是在丈人家吃酒，并不曾杀妻。”又叫发财，恐吓他，都一样话。只见石廉使叫两个皂隶上前，密密分付道：“看外边有甚人，拿来。”皂隶赶出去，见一个小厮，一把捉了，便去带进。石廉使

问他：“你甚人家？在此窥伺。”小厮惊得半日做不得声，停了一会，道：“徐家。”石廉使问道：“家主叫甚名字？”小厮道：“徐铭。”石廉使把笔在纸上写，是双立人、一个“夕”字，有些疑心，道：“你家主与那一个是亲友？”小厮道：“是柏老爹外甥。”石廉使想道：“莫非原与柏茂女有奸。怪他嫁杀的？”叫放去这起犯人，且另日审。外边都哄然笑道：“好个石老爷，也不曾断得甚无头事。”

过了一日，又叫两个皂隶：“你密访徐铭的紧邻，与我悄地拿来。”两个果然做打听亲事的，到徐家门前去。问他左邻卖鞋的谢东山，折巾的一个高东坡，又哄他出门，道：“石爷请你。”两个死挣，皂隶如何肯放？到司，石廉使悄悄叫谢东山道：“徐铭三月十一的事你知道么？”谢东山道：“小的不知。”石廉使道：“他那日曾做甚事？”道：“没甚事。”石廉使道：“想来。”想了一会，道：“三月他家曾死一个奶子。”石廉使道：“谁人殡殓扛抬？”道：“仵作卢麟。”石廉使即分付，登时叫仵作卢麟即刻赴司，候检柏氏身尸。差人飞去叫来。石廉使叫卢麟：“你与徐铭家抬奶子身尸在何处？”道：“在那城外义冢地上。”石廉使道：“是你入的殓么？”道：“不是小人。小人只扛。”石廉使道：“有些古怪么？”卢麟道：“轻些。”石廉使就打轿，带了仵作到义冢地上，叫仵作寻认。认了一会，认出来。石廉使道：“仍旧轻的么？”仵作道：“是轻的。”石廉使道：“且掀开来。”只见里边碇碌碌滚着一个人头。石廉使便叫人速将徐铭拿来，一面叫柏茂认领尸棺。柏茂夫妻望着棺材哭，简胜也来哭。谁知天理昭昭，奶子阴灵不散，便这头端然如故。柏茂夫妻两个哭了半日，揩着眼看时，道：“这不是我女儿头。”石廉使道：“这又奇怪了。莫不差开了棺？”叫

件作，件作道：“小人认得极清的。”石廉使道：“只待徐铭到便知道了。”

两上差人去时，他正把爱姐藏在书房里，笑那简胜无辜受苦，连你爹还在哭。听得小厮道石爷来拿他，道：“一定为小厮去看的缘故。说我打点，也无实迹。”爱姐道：“莫不有些脚踏？”徐铭笑道：“我这机谋鬼神莫测，从那边想得来？”就挺身来见。不期这两个差人不带到按察司，竟带到义冢地，柏茂、简胜一齐都在，一口材掀开，见了，吃上一惊，道：“有这等事？”带到，石廉使道：“你这奴才，你好好将这两条人命一一招来。”徐铭道：“小的家里三月间，原死一个奶子，是时病死的。完完全全一个人，怎止得头？这是别人家的。”卢麟道：“这是你家抬来的三搯松板材。我那日叫你记从，见你说不消，我怕 he 家有亲人来不便，我在材上写个‘王靓娘’，风吹雨打，字迹还在。”石廉使叫带回衙门，一到，叫把徐铭夹起来。夹了半个时辰，只得招是因奸不从，含怒杀死。石廉使道：“他身子在那里？”徐铭道：“原叫家人徐豹埋藏。徐豹因尝见王靓娘在眼前，惊悸成病身死，不知所在。”石廉使道：“好胡说！若埋都埋了，怎分作两边？这简胜家身子定是了。再夹起来，要招出柏氏在那里，不然两个人命都在你身上。”夹得晕去，只得把前情招出，道：“原与柏氏通奸，要娶为妾，因柏茂不肯，许嫁简胜，怕露出奸情，乘他嫁时，假称探望，着奶子王靓娘前往，随令已故义男徐豹将靓娘杀死。把柏氏衣衫着上，竟领柏氏回家。因恐面庞不对，故将头带回。又恐王氏家中人来探望，将头殓葬，以图遮饰。柏氏现在后园书房内。”石廉使一发叫人拘了来，问时供出与徐铭话无异。石廉使便捉笔判：

徐铭奸神鬼蜮，惨毒虺蛇，镜台未下，遽登柏氏之床；借箸偏奇，巧作不韦之计。纪信诳楚，而无罪见杀；冯亭嫁祸，而无辜受冤。律虽以雇工从宽，法当以故杀从重。仍于名下追银四十两，给还简胜财礼。柏茂急于防御，蓝氏敢于卖奸，均宜拟杖。柏氏虽非预谋杀人，而背夫在逃，罪宜罚赎官卖。徐豹据称已死，故不深求。余发放宁家。

判毕，将徐铭重责四十板。道：“柏氏，当日人在你家杀，你不行阻滞，本该问你同谋才是。但你是女流，不知法度，罪都坐在徐铭身上。但未嫁与人通奸，既嫁背夫逃走，其情可恶，打了廿五。柏茂，本该打你主家不正，还可原你个不知情，已问罪，姑免打。蓝氏纵女与徐铭通奸，酿成祸端，打了十五。徐豹，取两邻结状委于五月十九身死，姑不究。卢麟扛尸原不知情。邻里郇魁等该问他一个不行觉察，不行救护，但拖累日久，也不深罪。”还恐内中有未尽隐情，批临江府详究。却已是石廉使问得明白了，知府只就石廉使审单敷演成招。自送文书，极赞道：“大人神明，幽隐尽烛。”知府不能赞一辞，称颂一番罢了。后来徐铭解司解院，都道他罪不至死，其情可恶，都重责。解几处死了。江西一省都仰石廉使如神明，称他做“断鬼石”。若他当日也只凭着下司，因人成事，不为他用心研求，王靓娘的死冤不得雪，简胜活活为人偿命，生冤不得雪，徐铭反拥美妾快乐，岂不是个不平之政？至于柏茂之酒，蓝氏之懒，卒至败坏家声；徐铭之好色，不保其命；爱姐之失身，以致召辱；都是不贤，可动人羞恶，使人警醒的。唯简胜才可云“无妄之灾，虽在縲绁，非其罪也”。

第二十二回 任金刚计劫库 张知县智擒盗

蜂蚕起须臾，最刺庸愚手。惟是号英雄，肯落他人囿？
笑谈张险局，瞬息除强寇。共羨运谋奇，岂必皆天祐。

右调《生查子》

从古最不好的人，莫如强盗窃贼，人人都是切齿的。不知原非父母生出来就是贼盗，只是饥寒难免，或是祖业原无贻留，自己不会营运；时年荒歉，生计萧条；在家有不贤妻子琐聒，在外有不肖朋友牵引，也便做出事来。小则为贼，大则为盗，甚至于劫牢劫库，都是有的。但是为官，在平时要禁游惰行乡，约拘他身心；遇凶年也须急蠲免时，赈济救他身家。人自学好的多，毕竟盗息安民。若是平常日子不能锄强抑暴，缓征薄敛，使民不安其生，是驱民为盗。不能防微杜渐，令行禁止，使民敢于作奸，是养民为盗。及至盗起，把朝廷仓库、自己身命一齐送他，岂不可笑？

以我论之，若临民之上，只处平静无事时节，一味循良也馊了；若当事机仓猝，成败治乱只在转眼之间，毕竟要个见机明慧，才是做官的手段。即如先年诸理斋先生名燮，他被谪通判，在广西。其年适当朝觐，县无正官，上司便委他去一个属县掌印。这日恰值守道临府，只得离县往府迎接。路上遇风吹折了引导蓝旗，他便急回府中，且不去接官，忙进牢点押。不期牢中有几个海贼，与外边的相应，被他进去一搜，搜出器械，他就拿来斟问。

正斟问时，他又行牌属县，叫衙官整肃人役，把守狱库。也不待问完，交与本府一个孙推官研究，他自带了民壮，复赶到县。恰值强盗劫库，在县与人役拒敌，恰得他带人到县赶散。各官都称诵他神明，他道：“强贼越狱，未有外无应而能成事者。料他必□□□去接上司劫狱，此计不遂，故此乘□□□□□来劫库，理之显然，没有神术。”只是□个还在事尚未成，我可预防的。据我闻见还有个事起于卒，终能除盗保身，这也是极能的能吏。

我朝嘉靖间有一位官人，姓张，名佳胤，号耀崴，曾在两浙做巡抚。此时浙江因倭子作乱，设有十营兵士，每月人与粮银一两。后来事平，要散他，只是人多，一时难散，止把兵粮减做一半银、一半钱给他。但当时钱不通行，他粮不穀吃，自然散去。不料这些兵中间有个马文英、杨廷用，作起耗来，拥到巡抚辕门，鼓噪进去讲。这巡抚没担当，见人来一跑，反被他拿去，把他丢在草褥上，还把他要上称竿。逼得司道应许，复他粮，又与他二千两犒赏才罢。奏上，朝廷旨下九卿会议，便会推了张佳胤督抚浙江军门。他闻报便单骑上道，未及择日到任。

先是杭州遭兵变之后，盗贼蜂起。有几个好事乡官，因盗贼搅扰，条陈每巷口要添造更楼，居民轮流巡逻。只是乡宦、大户、生员、官吏俱已有例优免，止是这些小户人家轮守。可怜这些小户辛苦一日，晚间又要管巡更。立法一新，官府正在紧头里，毕竟日夜出来查点。不造的要问罪，不巡逻的要打要申，又做了巡捕官的一个诈局。小民便不快道：“我们穿在身上，吃在肚里，有甚偷去？如今忙了一日，夜间又与乡官大户管贼，小民该吃苦的？便有一个余姚老学究丁仕卿来条陈，官府不理。又闪出几个来，拥了多人去告，又不理。大家便学兵样，作起怪来，放火烧了首

事乡宦住屋，尽拆毁了更楼，汹汹为变。张副都闻了这消息，兼程到省，出示禁约。这些无赖扯毁告示，反又劫掠人财物，抢夺人酒食，这边放火，那边劫财。张副都知道大恼，暗暗请游击徐景星商议已定。

此时掇木营兵十营，八营出海守汛，止有两营守省。张副都分付游击徐景星，率领把总哨官到辕门听令，便与总哨队什道：“往日激变兵心，固失于调停，不尽是尔等之罪。今日民乱，尔等若能为我讨捕，便以功赎罪。只是不许恣行杀戮。”又叫马文英、杨廷用二人分付道：“有功不唯赎罪，还有重赏。”杨、马两个随了徐游击出来。乱民听得发兵，那乖滑的得一手躲了，还有这些不识俏的，还这等赶阵儿，一撞兵来，束手就缚。中间也有无辜的。捆到辕门，先把拒敌官兵与身边搜有金银的，砍了五十多人，其余也打死百余，省城大定。张副都特赏了这两营，马文英、杨廷用都与冠带，安了他心。

汛毕，八营都回。暗着徐游击访了那八营助乱的与马、杨共九个，先日计议定了，择日委兵巡顾副使下操，十营齐赴教场。这厢徐游击暗暗差人，将这九人擒下，解入军门，历数他倡乱凌辱大臣罪状，绑出梟首，就将首级传至教场。顾副使正操，只见外边传这血淋淋九个头进来。众军正在惊愕，顾副使与徐游击便传令道：“你们都得命了，快些向北谢恩。”众人没个主意，都面北叩头。顾副使又分付：“当日作乱，你等都该处死。如今圣上天恩，都爷题请，止坏了为首九人，你们都免死。以后要尽心报国，不可为非。”循例颁了些赏，十营寂然。你看他何等手段！何等方略！不知他平日已预有这手段了。

当时初中进士，他选了一个大名府滑县知县。这滑县一边是

白马山，一边滑河，还有黎阳津、灵昌津，是古来战争之地。还附近高鸡泊，是唐窦建德为盗之处。人性慍悍，盗贼不时出没。他一到任，立意在息盗安民。训练民壮，就里选出十六个好汉，轮番统领，缉捕巡警城里四隅、城外四乡。这十六个人叫做：

元善 卜兆 平四夷 和颜

禹鼎 狄顺 贝通 明鉴

伏戎 成治 经绩 席宠

麻直 柯执之 咎盛 经纶

都是膂力精强，武艺纯熟，又伶俐机巧。每轮八个管巡，八个衙前听差。且喜贼盗不生，人民乐业。不知人不激不发，这些无赖光棍平日惯做歹事，如今弄得鸡犬也没处掏一个，自然穷极计生。

本县有个惯做剪络头儿，坐地分赃的，叫做吉利。他不管你用铜皮、用铜钱，剪得来，要孝顺他；若不来，他会叫缉捕拿着你。又有一个应捕头儿、惯养贼的，叫做荀奇。由你挖壁扒墙，撬门掇窗，他都知道是那个手迹。一时孝顺不到，他去抓来送官。一个做响马的，叫做支广。常时抓得些儿，到一个姓桑、绰号“桑门神”家赌博。这桑神家里是个惯开赌场，招引无赖，惯撮些头儿，收管放筹，买尊买酒过日子的。这吉利、荀奇、支广一班儿坐落在他家耍子。忽一日赌兴正高，却是你又缺管，我又无银，赌来都不畅意。支广道：“兄弟，我连日生意少，怎你们也像没生意？”吉利道：“可恨张知县，他一来，叫这些民壮在这闹市上巡绰。这些剪络的靠是人丛中生意，便做不来，连我们也干阁。”荀奇道：“正是，我也吃他的亏。冷了他们的生意，便绝了我衣食饭碗。”桑门神道：“生意各别，养家一般。只许他罚谷罚

纸，开门打劫，不许我们做些勾当。”支广道：“如今我们先动手他起来，勾合一班，打入私衙，或是劫了他库，大家快活受用一受用，便死也甘心。”吉利道：“我们这几个人做得甚来？还须再勾几个可做。”荀奇道：“我那些部下可也有四五十个，叫他齐来。”支广道：“那些鼠窃狗偷的，当得甚事？须我那几个哥哥来才好。”桑门神道：“寻来时，须带挈我，不要撇了我。”支广道：“自然。”便一个头口，赶到高鸡泊前，寻着一个好朋友，叫做张志，绰号张生铁，也是常出递枝箭儿、讨碗饭吃的。两个相见，道：“哥一向哩。”支广道：“哥生意好么？”张志道：“我只如常。这些客如今等了天大明才行，也毕竟二三十个结队，咱一两个人，了他不来。已寻了几个兄弟，哥可来么？”支广道：“兄弟也要做一挡儿，也只为人少，故来寻哥。”张志道：“贤弟挈带一挈带。是甚么客人？”支广道：“不是。”悄悄附耳道：“滑县县库。”张志道：“这事甚大，又险。”支广道：“我们那一主银子不从险来？客人的货有限，库中是豆麦熟时征穀，有六七千银子，这才穀咱们用。”张志道：“然虽如此，你我合来不过百余个人，怕不济事。我这里还有一个任金刚任敬，他开着个店，外边卖酒，里边下客，做些自来买卖，极有志气，也须合着他才好。咱与你去寻他来。”两个便到任敬店中来。

任敬正立在柜边，见了张志，便走出来，邀进里面一座小小三间厅上坐下。任敬道：“此位何人？”张志道：“咱朋友，姓支名广，特来拜大哥的。”任敬道：“是有何见教？”张志蹴去他耳边轻轻的道：“他有一主大财，特来照顾哥哥。”任敬道：“是甚么财？”张志又近前道：“是滑县库里。”任敬道：“这财在县里，有人，不容易要他的。哥，过得罢了，走这险做甚么！”张志道：

“哥，你过得些，咱过不得哩。银子可有多么？哥不去，咱自去。”任敬道：“冒失鬼，且住着，待咱想。怎轻易把性命去博钱。”坐了一会，吃了杯茶，只见任敬走了进去，须臾戴了一顶纱帽，系了一条带，走将出来。张志便赶将过去，磕一个头道：“爷，小人磕头。”任敬道：“起来。”大家笑了一笑。张志道：“哥，那里来这副行头？”任敬道：“二月间是一个满任的官，咱计较了他，留下的。兄弟，咱戴了像个官么？”张志道：“像，只是带些武气。”任敬道：“正要他带武哩。”连忙进去脱了冠带，来附耳与张志说了几句。张志拍手道：“妙！妙！我道是毕竟哥有计较。”任敬道：“论起这事，只咱两做得来。”张志道：“是。咱前年在白马山遇着个现世报，他道：‘拿宝来。’咱道：‘哥递一枝箭儿来。’那厮不晓得递甚箭，我笑道：‘哥，性命恁不值钱？撞着一个了得的，干干被他送了。’那厮老实道：‘咱不晓得这道儿。嫂子嫌咱镇日在家坐，叫咱出来的。不利市，咱家去罢。’咱道：‘哥也是恁造化。停会有一起客人，十来个，你照样去问他。他不肯下马，你道且着一个上来，咱便跑来，包你利市。’那厮道：‘他来，我怎生？’我道：‘现世报，适才独自不怕，有帮手倒怕？照这样做去，客人不下马，吃咱上去一连三枝箭，客人只求饶命。’咱去拿了两个挂箱，一个皮匾，赏一个挂箱与他，叫他以后再不可出来。这便是只两个做了营生。”任敬道：“怎还叫过不得？”张志道：“自古空里来，巧里去，不半年了在巢窠儿，并在赌场上了。”任敬道：“但这劫库也不是小事，这也要应手。我又还寻两个人去。支兄不消得说，就是支兄所约的，也毕竟借重，没有个独吃自痢的理。”支广道：“多谢哥带挈。”

须臾，只见又到了三个虎体彪形的大汉。相见了，大家一齐

在酒店中坐下。任敬指着对张志与支广道：“这三个都是咱兄弟。一个步大，他家有二个骡子，他自己赶脚，捉空也要布摆两个人。这阙老三，他虽是个车夫，颇有本事。这个桓福，是灵昌津渡子，也是个河上私商。”说了姓名，就对这三人道：“后日蚤晨，咱有用着你处。”三人道：“哥有用咱处，汤火不辞。”任敬道：“明日阙老三与步老大与咱雇一辆大车，后日蚤在南门伺候，只见咱与张大哥抓一个人出来，都来接应。支大哥与你约的朋友，也都在南门车边取齐。一辆车坐了十多人也动疑，桓大哥可带小船一只，与咱家丁二人应咱，以便分路。是必不可误事。”正是：

闲云傍日浮，萧瑟野风秋。

浅酌荒村酒，深筹劫库谋。

六个人吃得一个你醉我饱，分手都各干自己的事。支广、步大一起自在门外，桓福自在津口，不题。

只见这日，张知县正坐堂，忽有门上报道：“外边有锦衣卫差官见爷。”张知县心下也便狐疑，且叫“请”，便迎下卷篷来。却是一个官，一个校尉，随着行了礼。那官道：“借步到后堂有话。”张知县只得请进后堂留茶。又道：“请避闲人。”张知县一咧嘴，这些门子吏书都躲了。也不曾坐下，那官一把扯住张知县道：“张爷不要吃惊。咱不是差官，咱是问爷借几千银子用的。”那校尉蚤已靴内搜地一声，掣出一把刀来。张知县见了道：“不必如此，学生断不把银子换性命。只下官初到，钱粮尚未追征，库中甚虚，怎么好？”那官道：“爷不必赖，咱已查将来了。”拿出一个手折来，某限收银若干，某限收银若干，库中也不下一万。张知县见了，侵着底子，也不敢辩，道：“是也差不远。只是壮士不过得钱，原与学生无仇，不要坏学生官。若一时拿去这些银

子，近了京师，急卒不能解，名声播扬，岂不我要削职？况且库中银子壮士拿去也不使用，不若我问本县大户借银五千，送与二位，不曾动着库中，下官还可保全草芥前程，二位亦可免异日发露。”那官道：“五千也不够咱用，你不要耽延弄咱。”张知县道：“五千不够使，便加二千。若说弄二位，学生性命在二位手里，这断不敢。”那校尉道：“便库中银胡乱拿些去罢，谁有工夫等。”张知县道：“这不但为学生，也为二位。”那官道：“只要找截些。”

张知县便叫听事吏。此时衙门人已见了光景，不肯过去。叫不过，一个兵房吏喻土奎过去，也是有算计的人。张知县道：“我得罪朝廷，奉旨拿问。如今二位讲他里面有亲识，可以为我挽回，急要银七千两，你如今可为我一借。”喻外郎道：“在那厢借？”张知县道：“拿纸笔来，我写与你。”拿过纸笔便写道：

丁二衙 朱三衙 刘四衙 共借银一千两

吏平四夷等 共借银六百两

书手元善等 共借银四百两

当铺卜兆四铺 各借银四百两

富户狄顺八户 各借银三百两

里长柯执之八名 各借银一百两

又对这吏道：“这银子我就在今年兑头、火耗、柴薪、马丁内扣还，决不差池。银子不妨零碎，只要足纹。”打发了吏去，张知县就与那官同坐在侧边一间书房内，那校尉看一看，是斗室，没有去路，他便拿把刀只站在门口。张知县道：“下官蚤间出来，尚未吃午膳。二位也来久了，吃些酒饭何如？”那官道：“通得。”张知县便叫备饭。只见外边拿上两桌饭与酒，进来逊那官。那官不吃，道：“你先用。”张知县道：“你怕咱用药来？多虑。”便放开

肚皮，每样吃上许多，一连斟上十来大杯酒，笑道：“何如？”这两个见了，酒虽不敢多吃，却吃一个饱。

只是喻外郎见了三个衙头，合了这一帮民壮，道：“老爷叫借银，却写出你们□□人，明白借银子是假，要在我俩身上计议救他了。如今怎么处？”明鉴道：“如今这贼手拿着刀子，紧随着老爷，动不动要先砍老爷，毕竟要先驱除得这贼才好。”众人道：“这贼急切怎肯离身？”伏戎道：“罢，做咱们不着。喻提控，这要先借二三百两银子做样，与他看众，兄弟料绞的、哨马的、顺袋的都装了石块，等咱拿着个挂箱。先是喻提控交银子，哄他来时，咱捉空儿照脑袋打上他一挂箱，若打交昏晕好了，或者打得他这把刀落，喻提控趁势把老爷抢进后堂，咱们这里短刀石块一齐上，怕不拿倒他？只是列位兄弟都要放乖觉些。”经纶道：“这计甚好。”三个衙头道：“果好，果好。”喻外郎便去库上拿出二三百两银子。平四夷与元善装了书吏，准备抢张知县。其余都带了石块，身边也有短棍、铁尺、短刀。一齐到县。

喻士奎到书房门口禀道：“蒙老爷分付借银，各处已借够了六千两，还欠一千，没处设处。”张知县道：“这一个大县，拿不出这些些银子来？叫他们胡乱再凑些。十分不够，便把库里零星银子找上罢。如今这干人在那边？”道：“都在堂上。”张知县便一把扯了那官，道：“我们堂上去收去。”那官也等了一会，巴不得到手，就随出来。只见三个衙头都过来揖，卷篷下站上一二十个人，都拿着拜匣皮箱、哨马料绞，累累块块，都是有物的。那官道：“张爷可点八个精壮汉子与咱拿着，张爷自送咱到城门外。”张知县道：“这不难。只是这借来银子，下官也到过一过眼，怕里边夹些铅锡，或是缺上许多兑头，哄了二位去，我倒还他实

银实秤。也要取几封兑，取几封瞧。”那两个见已是到手银子，便凭他兑。张知县叫取天秤过来，那喻士奎便将一张长桌横在当中，请那官儿看兑，早把假官与张知县隔做两下。只有校尉还拿着刀，紧紧随着。这边喻外郎早把银子摆上一桌，拆一封，果然好雪白粉边细丝，那里得知：

漫道钱归筐，谁知鸟入樊？

伏戎也就手捧一个顺袋，是须先兑模样，挤近校尉身边，兑一封，倒也不差。张知县对着校尉道：“你点一点收去。”校尉正去点时，那伏戎看得清，把顺袋提起，扑直一下子，照头往那校尉打下。一惊一闪，早打了肩上。喻士奎与平四夷一掉，早把张知县掉入川堂，把川堂门紧紧拴好。那官儿见了慌张，拔出小刀赶来，门早已闭上，一脚踢去，止落得一块板，门不能开。校尉流水似把刀来砍伏戎，伏戎已是走到堂下。三个衙头、四衙已护张知县进后堂了，三衙走得，躲在典史厅。二衙是个岁贡，老了，走得慢，又慌，跌了一交，亏手下扶在吏房躲避。

堂下石块如雨似打来，假官便往公座后躲，校尉把张椅子遮。这边蚤已都有器械，竟把仪门拴上，里边传道：“不要走了两个贼人，生擒重赏。”这两人听了，好不焦躁。瞧着石块将完，那官儿雷也似大吼一声，一手持刀，一手持桌脚，赶将出来道：“避我者生，挡我者死。”那校尉也挺着刀夹帮着。这些民壮原也是不怕事好汉，又得了张知县分付，如何肯放他？一齐攒将拢来，好场厮杀：

剑舞双龙，枪攒众蟒。纱帽斜按，怒吽吽闹鬼钟馗；戈戟重围，恶狠狠投唐敬德。一边的势孤援绝，持着必死之心；一边的戮力显功，也有无生之气。怒吼屋瓦震，战酣神鬼惊。

纵饶采囊取物似英雄，只怕插翅也难逃网罟。

始初堂上下来还两持厮杀，只为要奔出门，赶下丹墀，被这些民壮一裹却围在中央，四面受敌，刀短枪长。那官儿料不能脱，大叫一声道：“罢！咱中了他缓兵之计，怎受他凌辱？”就把刀来向项下一刎，山裂似一声响，倒在阶下。

未见黄金归橐，却叫白刃陨身。

假校尉见了慌张，也待自刎，只见伏戎道一声“着”，蚤把他腿上一枪，也倒在地。众人正待砍时，元善道：“老爷分付要活的。”只见一齐按住捆翻。假校尉只叫“罢了”。

众人扯向川堂，禀：“假官自刎，假校尉已拿了，请爷升堂。”张知县便出来，坐了堂上丹墀，里边排了这些民壮，都执着刀枪。卷篷下立了这干皂隶，都摆了刑具，排了衙。先是二三衙来作揖问安，后边典史参见，外郎庭参，书手、门子、皂隶、甲首、民壮依次叩了头。张知县分付各役不许传出去，掩了县门，叫带过那强盗来。张知县道：“你这奴才好大胆，朝廷库怎么你来思量他？据你要银七千，这也不是两个人拿得，毕竟有外应余党。作速招来。”那假校尉道：“做事不成，要杀便杀，做我一个不着罢，攀其人！”张知县道：“夹起来。”他只是不做声。张知县一面分拨人到城外市镇渡口，凡系面生可疑之人暗暗巡缉，一面分付将假校尉敲夹。那假校尉支撑不过，只得招承。假官叫做任敬，自己叫做张志。又要他招余党，只得又招原是任敬张主，要劫了库；还要张知县同人役送出城外，打发银子上车先行；还要张知县独自送几里才放回。雇车辆在城外接应的有支广、步大、阙三、吉利、荀奇、桑门神六个。车去在昌灵津，水口接应的是桓福与任敬家里两个火家绞不停、像意吃三人。张知县即刻签牌，两处捉

拿。

一路赶到城外集儿上，先是卜兆在那边看一辆大车，几个骡子在那里吃料，有几个人睡在车里，有几个人坐在人家门首，似在那边等人的。卜兆已去踹他，不知正是步大一起。步大与阙三叫车子五鼓前来，这厢支广已邀了荀奇、吉利、桑门神，说道只要他来收银子，那个不到？只是支广一起是本地人，怕有人认得，便睡在车中；步大、阙三两个坐在人家等待。初时已牌模样，渐渐日午，还不见影，欲待进城打听，又怕差了路，便赶不着队，分不着银子，故此死定在那厢等。不期差人来拿，四衙随着。内中一个做公的，怕一捉时，走了人不好回话，先赶出城，见了车子道：“是甚的车？本县四爷要解册籍到府，叫他来服侍。”步大听了，便赶来：“我们李御史家里车，叫定的，你自另雇。”那公人道：“胡说！本县四爷叫不你车动？”揪住步大便打。这些人欺着公人单身，便来发作。卜兆与众人便来团，把这几个帮打的都认定了。典史到，叫拿，众人已把这来争闹的共八个、两个车夫背剪绑起来，起解进城。一路又来拿桓福。到河边道：“那里是揽载船？”各船都撑拢问：“是要那去？”大的嫌大，小的嫌小，有一只不来揽，偏去叫他。掀开篷，只见三个雕青大汉坐在船中，要叫他，他不肯。众人晓得是桓福了，道：“任敬攀了你，你快走。”只见这三个人脸都失色。桓福便往水中一跳，早被一挠钩搭住。船里一行五个，都拿进城来。

一到，张知县叫他先供名字。一个个供来，张知县把张志供的名字一对，只有四个：韩阿狗、施黑子、华阿缺、戚七，张老二、任秃子、桓小九都是供状上没名的。张知县将这几个细审，两个是车夫，两个是船户。这三个，张老二是张志哥子，任秃子

任敬兄弟，桓小九桓福儿子，张知县道：“韩阿狗、施黑子是车夫，华阿缺、戚七船户，他不过受雇随来，原非知情。张老二、任秃子、桓小九，这是任敬等家丁，虽供状无名，也是知情的了。将张志与支文等各打四十，张老二、任秃子、桓小九各打二十。韩阿狗四个免打，下了轻罪监，其余下大监。分付刑房取供。把任敬、张志，比照造谋劫库，持刀劫刺上官律，为首。支广、荀奇、吉利、桑门神、步大、阙三、桓福，比例劫库已行而未得财者律，为从，从重律。绞不停、像意吃、张老二、任秃子、桓小九，比劫库已行而未得财者，为从，从轻律。韩阿狗、施黑子、华阿缺、戚七，原系车夫船户，受雇而来，并不与谋，供明释放。连夜成招，申解大名府。转解守巡道，巡抚，巡按，具题参他这干。处几省之地，恣鬼域之谋，持刃凌官，拥众劫库，事虽未竟，为恶极深，宜照响马例霁示。圣旨依拟，着巡按监决，将张志褫首，支广等斩首，绞不停等充军。

张知县、巡抚、巡按都道他贤能，交荐，后来升到部属，转镇江知府，再转两司，升抚台。若使当日是个委靡的，贪了性命，把库藏与了贼人，失库毕竟失官。若是个刚狠的，顾了库藏，把一身凭他杀害，丧身毕竟丧库。何如谈笑间，把二贼愚弄，缓则计生，卒至身全，库亦保守，这都是他胆略机智大出人头地，故能仓卒不惊。他后来累当变故，能镇定不动，也都是这厢打的根脚。似支广一干，平日不务生理，妄欲劫掠致富，任敬家既可以自活，却思履险得财，甚至挈弟陷了兄弟，携子害了儿子，这也可为图不义之财的龟鉴。

第二十三回 白镩动心交谊绝 双猪入梦死冤明

交情浪欲盟生死。一旦临财轻似纸。何盟誓？真蛇豕。犹然嫁祸思逃死。天理昭昭似。业镜高悬如水。阿堵难留身弃市，笑冷傍人齿。

右调《应天长》

如今人最易动心的无如财，只因人有了两分村钱，便可高堂大厦，美食鲜衣，使婢呼奴，轻车骏马。有官的与世家不必言了，在那一介小人，也装起憨来。又有这些趋附小人，见他有钱，希图叨贴，都凭他指使，说来的没有个不是的，真是个钱神。但当日有钱，还只成个富翁，如今开了个工例。读书的萤窗雪案，朝吟暮呻，巴得县取，又怕府间数窄分上多。府间取了，又怕道间遗弃。巴得一进学，侥幸考了前列，得帮补，又兢兢持持守了二三十年，没些停降。然后保全出学门，还止选教职、县佐贰，希有遇恩遴选，得选知县、通判。一个秀才与贡生何等烦难！不料银子作祸，一窍不通，才丢去锄头扁挑，有了一百三十两，便衣巾拜客。就是生员，身子还在那厢经商，有了六百，门前便高钉贡元匾额，扯上两面大旗，偏做的又是运副运判、通判州同、三司首领，银带绣补，就夹在乡绅中出分子、请官，岂不可羨？岂不要银子？虽是这样说，毕竟得来要有道理，若是贪了钱财，不顾理义，只图自己富贵，不顾他人性命，谋财害命，事无不露，究竟破家亡身，一分不得。

话说南直隶有个靖江县，县中有个朱正，家事颇颇过得。生一子名叫朱恺，年纪不上二十岁，自小生来聪慧，识得写得，打得一手好算盘，做人极是风流倜傥。原是独养儿子，父母甚是爱惜，终日在外边闲游结客，相处一班都是少年浪人。一个叫做周至，一个叫做宗旺，一个叫做姚明。每日在外边闲行野走，吃酒弹棋，吹箫唱曲。因家中未曾娶妻，这班人便驾着他寻花问柳。一日，三四个正捱着肩同走，恰好遇一个小官儿，但见：

额覆青丝短，衫笼玉笋长。

色疑娇女媚，容夺美人芳。

小扇藏羞面，轻衫曳暗香。

从叫魂欲断，无复忆龙阳。

那朱恺把他看了又看，道：“甚人家生这小哥？好女子不过如此。”那宗旺道：“这是文德坊裘小一裘龙的好朋友，叫陈有容，是他紧挽的。”朱恺道：“怎他这等相处得着？”姚明道：“这有甚难？你若肯撒漫，就是你的紧挽了，待我替你筹画。”姚明打听他是个寡妇之子，极在行的。

次日绝早，姚明与朱恺两个同到他家，敲一声门，道：“陈一兄在家么？”只见陈有容应道：“是谁？”出来相见了，问了姓名，因问道：“二位下顾，不知甚见教？”姚明道：“朱兄有事奉读，乞借一步说话。”三个同出了门，到一大酒店，要邀他进去。陈有容再三推辞，道：“素未相知，断不敢相扰。”姚明便一把扯了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陈兄殊不洒脱。”陈有容道：“有话但说，学生实不在此。”朱恺道：“学生尽了一个意思，方敢说。”陈有容道：“不说明，不敢领。”姚明道：“是朱敞友要向盛友裘兄处戏几两银子，故央及足下。足下是个小朋友，若在此扯扯拽

拽，反不雅了。”三个便就店中坐下。朱恺只顾叫有好下饭拿上来，摆了满桌，陈有容只是做腔不吃。姚明便放开箸子来，吃了一个饱。吃了一会，那陈有容看朱恺穿得齐整，不似个借银的，故意道：“二位有约在这边么？”姚明道：“尚未曾写，还要另日奉劳。”那朱恺迷迷吐吐，好不奉承，临起身子捏手捏脚，灌上两钟，送他下楼，故意包中打开，现出三五两银子，丢一块与店家，道：“你收了，多的明日再来吃。”别了。

次日侵早，朱恺丢了姚明白去。叫得一声，陈有容连忙出来道：“昨日多扰。”朱恺道：“小事。前日苏州朋友送得小弟一柄粗扇在此，转送足下。”袖中取来，却是唐伯虎画、祝枝山写、一柄金面棕竹扇，又是一条白湖绸汗巾儿。陈有容是小官生性，见了甚觉可爱，故意推辞道：“怎无功受禄？”朱恺道：“朋友相处，怎这样铢两！”推了再四，朱恺起身往他袖中一塞，陈有容也便笑纳，问道：“兄果是要问老裘借多少银子？此人口虽说阔，身边也拿不出甚银子。且性极吝啬，不似兄慷慨。”朱恺便走过身边，附耳道：“小弟不才，家中颇自过得，那里要借银子？实是慕兄高雅，借此进身，倘蒙不弃，便拜在令堂门下，与兄结为弟兄。”此时陈有容见朱恺人也齐整，更言语温雅，便也有心，道：“不敢仰攀。”朱恺道：“说那里话！小弟择日便过来拜干娘。”朱恺自去了。不多时，裘龙走来，见了陈有容，拿着这柄扇子道：“好柄扇儿。”先看了画，这画字读也读不来，也看了半日，道：“那里来的？”有容道：“是个表兄送的。”裘龙道：“你不要做他婊子。是那个？”道：“是朱诚夫，南街朱正的儿子。”裘龙道：“哦，是他。是一个浪子，专一结交这些无赖，在外边饮酒宿娼赌钱。这人不该与他走，况且向来不曾听得你有这门亲。”有容

道：“是我母亲两姨外甥。”裘龙听了，就知他新相与了，也甚不快。从此脚步越来得紧，钱也不道肯用，这陈有容也觉有些相厌。不过两日，朱恺备了好些礼来拜干娘。他母亲原待要靠陈有容过活，便假吃跌收了他礼物，与他往来。朱恺常借孝顺干娘名色，买些时新物件来，他母亲就安排，留他穿房入户，做了入幕之宾，又假眼瞎，任他做不明不白的勾当。朱恺又因母亲溺爱，常与他钱财，故此手头极松，常为有容做些衣服。两个恰以线结鸡，双出双入，真是割得头落。

那裘龙来时，母亲先回报不在家。一日，伺候得他与朱恺吃了酒回来，此时回报不得，只得与他坐下。那裘龙还要收罗他，与他散言碎语，说平日为他用钱，与他恩爱。那陈有容又红了脸道：“揭他顶皮。”勉强扯去店中，与他作东赔礼。他又做腔不肯吃，千求万告，要他复旧时，也不知做了多少态，又不时要丢。到后来朱恺踪迹渐密，他情谊越疏，只是不见。及至路上相遇，把扇一遮过了。裘龙偏要捉清，去叫住他，朱恺却又站在前面等。陈有容就有心没相，回他几句话，一径去了。裘龙见了，怎生过得？想道：“这个没廉耻的，年事有了，再作腔得几时？就是朱恺，你家事也有数，料也把他当不得老婆。我且看他。”又一回想到：“我当日也为他用几分银子，怎就这样没情，便朱恺怕没人相与，偏来抢陈有容。”不觉气冲冲的。

一日，朱恺带着陈有容、姚明一干弟兄在酒楼上唱曲吃酒，巧巧的裘龙也与两个人走来。陈有容见了，便起身。只见裘龙道：“我这边也坐一坐，怎就要去？”一把扯住。陈有容道：“我家中有事，去去便来。”裘龙那里肯放。朱恺道：“实是他家有事，故此我们不留他。”裘龙道：“你不留，我偏要留。”一把竟抱来放

在膝上。那陈有容便红了脸道：“成甚么模样！”裘龙道：“更有甚于此者。”朱恺道：“人面前也要存些体面。”裘龙便把陈有容推开，立起身道：“关你甚事，你与他出色？”那陈有容得空，一溜风走了。朱恺道：“好扯淡，青天白日，酒又不曾照脸，把人搂抱也不像，却怪人说？”裘龙道：“没廉耻小畜生，当日原替我似这样惯的，如今你为他，怕也不放你在心坎上。”又是一个人道：“罢！不要吃这样寡醋。”姚明道：“甚寡醋？他是干弟兄，傍观不忿，也要说一声。”裘龙道：“我知道，还是入娘贼。”朱恺道：“这厮无状，你伤我两个罢，怎又伤他母亲？”便待起身打去。那裘龙早已跳出身，一把扭住，道：“甚么无状？”众人见了，连忙来拆，道：“没要紧，为甚么事来伤情破面？”两个各出了几句言语。姚明裹了朱恺下楼，裘龙道：“我叫你不要慌，叫你两个死在我手里罢了。”两下散了伙。

朱恺仍旧自与陈有容往来，又为姚明哄诱，渐渐去赌，又带了陈有容在身边，没个心想。因为盆中不熟，自己去出钱，却叫姚明掷色，赢来三七分钱，朱恺发本得七分，姚明出手得三分。不期姚明反与那些积赌合了条儿，暗地泻出，不该出注，偏出大注，不该接盆，翻去抢。输出去倒四六分分，姚明得四股。却是姚明输赢都有，朱恺只是赢少输多，常时回家索钱。他母亲对朱正道：“恺儿日日回家要钱，只见拿出去，不见拿进来，日逐花哄，怕荡坏身子，你也查考他一查考。”果然朱正查访，见他同走有几人聚赌，便计议去撞破他。不料他耳目多，赶得到赌场上，他已走了。回来不过说他几声，习成不改，甚是不快。只是他母亲道：“恺儿自小不拘束他，任他与这些游手光棍荡惯了，以后只有事生出来。除非离却这些人才好。我有个表兄盛诚，吾见在

苏州开缎子店，不若与他十来个银子兴贩，等他日逐在路途上，可以绝他这些党羽。”朱正点头称是。

次日朱正便对朱恺道：“我想你日逐在家闲荡也不是了期。如今趁我两老口在，做些生意。你是个咋嚟的人，明日与你十来个银子，到苏州盛家母舅处擗贩些尺头来，也可得些利息。”朱恺道：“怕不在行。”朱正道：“上马见路，况有人在彼，你可放心去。”说做生意，朱恺也是懒得，但闻得苏州有虎丘各处可以玩耍，也便不辞。朱正怕他与这干朋友计议变卦，道：“如今你去，不消置货，只是带些银子去。今日买些送盛舅爷礼，过了明后日，二十日起身罢。”朱恺便讨了几钱银子出去买礼，撞见姚明，道：“大哥那里去？”朱恺道：“要买些物件到苏州去。”姚明道：“是那个去？”朱恺道：“是我去。”姚明道：“去做甚么？”朱恺道：“去买些尺头来本地卖。”姚明道：“几时起身？”朱恺道：“后日早。”姚明道：“这等我明日与大哥发路。”朱恺道：“不消，明日是我做东作别。”姚明就陪他买了些礼物，各自回家。次日果然寻了陈有容与姚明、周至、宗旺，一齐到酒楼坐下。宗旺道：“不见大哥置货，怎就起身？”朱恺道：“带银子去那边买。”陈有容道：“多少？”朱恺道：“百数而已。”周至道：“兄回时，羊脂、玉簪、纱袜、天池茶、茉莉花，一定是要寻来送陈大兄的了。”姚明道：“只不要张公衡新马头顽得高兴，忘了旧人。”朱恺道：“须吃裘龙笑了，断不，断不。”到会钞时，朱恺拿出银子道：“这番作我别敬，回时扰列兄罢。”众人也就缩手，谢了分手。宗旺道：“明日陈兄一定送到船边。”朱恺道：“明日去早，不消。”姚明道：“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也便省了罢。”朱恺自回。

只有姚明因没了赌中酒，心里不快。正走时，只见背后一个

人叫道：“姚二哥那里去？”正是赌行中朋友钱十三，道：“今日赵家来了个酒，你可去与他来一来。”姚明道：“不带得管。”钱十三道：“你常时大主出，怕没管？”姚明暗道苦：“我是慷他人之慨，何尝有甚银子？”利动人心，也便走去。无奈朱恺不在，稍管短，也就没胆，落场掷着跌八尖五，身边几钱碎银输了，强要去，复连衣帽也除光，只得回家。一到家中，迎着家婆，开门见他这光景，道：“甚模样！前日家中没米，情愿饿了一顿，不曾叫你把衣帽来当。怎今日出去，弄得赤条条的？要赌，像朱家有爷闾在前边，身边落落动，拿得出来去赌。你有甚家计，也要学样？我看你平日只是叨贴他些，明日去了，将甚么去赎这衣帽？”姚明道：“没了朱恺，难道不吃饭？”家婆道：“怕再没这样一个酒了。”絮絮聒聒，再不住声。弄得姚明翻翻覆覆，整醒到天明，思出一条计策。忙走起来，寻了一顶上截黑下截白的旧绒帽，又寻了一领又蓝又青一块新一块旧的海青，抖去些黧气穿上了。又拿了一件东西，悄悄的开了门，到朱恺家相近。

此时朱恺已自打点了个被囊，一个挂箱、雨伞、竹笼等类，烧了吉利纸出门。那父亲与母亲送在门首，道一路上小心，早去早回。朱恺就肩了这些行李走路，才转得个弯，只见姚明道：“朱大哥，小弟正来送兄，兄已起身了。此去趁上一千两。”朱恺道：“多谢金口。”姚明道：“兄挑不惯，小弟效劳何如？”朱恺道：“岂有此礼？”两个便一头说，一头走，走到靖江县学前。此时天色黎明，地方僻静，没个人往来。朱恺是个娇养的，肩了这些便觉辛苦，就庙门槛上少息。姚明也来坐了。朱恺见他穿带了这一套，道：“姚二哥，怎这样打扮？”姚明道：“因一时要送兄，起早了，房下不得火种，急率寻不见衣帽，就乱寻着穿戴来了。”随

即叹息道：“小弟前日多亏兄维持。如今兄去，小弟实难存活。”朱恺道：“待小弟回时，与兄商量。”姚明道：“一日也难过，如何待得回来？兄若见怜，借小弟一二十两在此处生息，回时还兄，只当兄做生理一般。”朱恺道：“说迟了，如今我已起行，叻叫我何处那趲？”姚明道：“物在兄身边，何必那趲？”朱恺道：“奈是今日做好日出去，怎可借兄？”提了挂箱便待起身。姚明把眼一望，两头无人，便劈手把挂箱抢下，道：“借是一定要借的。”往文庙中径走。朱恺道：“姚兄休得取笑。”便赶进去。姚明道：“朱兄好借二十两罢。”朱恺道：“岂有此理。人要个利市。”忙来夺时，扯着挂箱皮条，被姚明力大，只一拽，此时九月霜浓草滑，一闪早把朱恺跌在草里。姚明便把来按住，扯出带来物件，却尺把长一把解手刀。朱恺见了，便叫：“姚明杀人！”姚明道：“我原无意杀你，如今事到其间，住不得手了。”便把来朱恺喉下一勒，可怜：

夙昔盟言誓漆胶，谁知冤血溅蓬蒿。

堪伤见利多忘义，一旦真成生死交。

姚明坐在身上，看他血涌出泉，咽喉已断，知他不得活了，便将行囊背了，袖中搜有些碎银、锁匙，拿来放在自己袖里，急急出门。看见道袍上溅有血渍，便脱将来，把刀裹了，放在腋下，跨出学宫，便是得命一般。只见天已亮了，道：“我又不外出去，如今背了行囊，倘撞着相识，毕竟动疑。如何是好？姊姊在此相近，便将行囊背到他家。”正值开门，姚明直走进去，见了姊姊道：“前日一个朋友央我去近村帮行差使，今日五鼓回来，走得倦了，行囊暂寄你处，我另日来取。”姊姊道：“你身子懒得，何不叫外甥驼去？”姚明道：“不消得。左右没甚物在里边，我自来

取。”就把原搜锁匙开了挂箱，取了四封银子，藏在袖内。还有血衣与刀，他暗道：“姊夫是个盐捕，不是好人。怕他识出。”仍旧带了回去。将次走到家中，却见一个邻人陈碧问道：“姚辉宇，那里回，这样早？”姚明失了一惊，道：“适才去洗澡回来。”急急到家，忙把刀与衣服塞在床下，把银子收入箱中。家婆还未起来。吃些饭，就拿一封银子去赎了衣帽回来。家婆问道：“怎得这衣帽转来？”姚明道：“小钱不去大不来，一遭折本一遭翻。今日被我翻了转来，还赢他许多银子。”就拿银子与妇人看，道：“你说朱恺去了我难过，这银子终不然也靠朱恺来的？”妇人家小意见，见有几两银子，也便快活，不查他来历了。

话说靖江有一个新知县，姓殷名云霄，是隆庆辛未年进士，来做这县知县。未及一年，正万历元年。他持身清洁，抚民慈祥，断事极其明决，人都称他做“殷青天”。一日睡去，正是三更，却见两个猪跪伏在他面前，呶呶的有告诉光景。醒来却是一梦：

霜冷空阶叫夜虫，纱窗花影月朦胧。

怪来头白辽东豕，也作飞熊入梦中。

那殷知县道：“这梦来得甚奇。”正在床中思想，只见十余只乌鸦咿咿哑哑只相向着他叫，这些丫鬟、小厮你也赶、我也赶。他那里肯走？须臾出堂，这些乌鸦仍旧来叫，也有在柏树上叫的，也有在房檐边叫的，还有侧着头看着下边叫的。殷知县叫赶，越赶越来。殷知县叫门子道：“你下去分付，道有甚冤枉，你去，我着人来相视。”门子掩着嘴笑，往堂下来分付。这堂上下人也都附耳说：“好捣鬼。”不期这一分付，那鸦哄一声都飞在半天，殷知县忙叫皂隶快随去。皂隶听了，乱跑，一齐赶出县门。人不知甚么缘故，问时道：“拿乌鸦，拿乌鸦。”东张西望，见一阵都落

在一个高阁上，人道是学中尊经阁。又赶来，都沸反的在着廊下叫。众人便跑到廊下，只见一个先跑的一绊一交，直跌到廊下。后边的道：“原来是一个死尸，一个死尸。”看时，项下勒着一刀，死在地下，已是死两日的了。

忙到县报时，这厢朱正早起开门，见门上贴一张纸，道：“是甚人把招帖粘我门上？”去揭时，那帖粘不大牢，随手落下。却待丢去，间壁一个邻人接去，道：“怎写着你家事？”朱正忙来看时，上写：“朱恺前往苏州，行到学宫，仇人裘龙劫去。”朱正便失惊道：“这话跷蹊。若劫去，便该回来了。近日他有一班赌友，莫不是朱恺将银赌去，难于见我，故写此字逃去？却又不是他的笔？且开了店，再去打听。”又为生意缠住。忽听街坊上传道：“文庙中杀死一个人了。”朱正听了，与帖上相合，也不叫人看店，不顾生意，跳出便走。走到学宫，只见一丛人围住。他努力分开人进去，看了不觉放声大哭。这时知县正差人寻尸亲，见他痛哭，便扯住问。他道：“这是我儿子朱恺。”众人便道：“是甚人杀的？”朱正道：“已知道此人了。”便同差人到店中，取了粘帖。他母亲得知，儿天儿地，哭个不了。

朱正一到县中，便大哭道：“小的儿子朱恺二十日带银五十两，前往苏州。不料遭仇人裘龙杀死在学宫，劫去财物。”殷县尊道：“谁是证见？”朱正便摸出帖子呈上县尊，道：“这便是证见。”殷县尊道：“是何人写的？何处得来？”朱正道：“是早间开门，粘在门上的。”殷知县笑道：“痴老子，若道你儿子写的，儿子死了；若道裘龙，裘龙怎肯自写出供状？若是旁观的，既见他，怎不救应？这是不足信的。”朱正道：“老爷，裘龙原与小入儿子争锋有仇，实是他杀死的。他曾在市北酒店里说，要杀小人儿

子。”殷知县道：“谁听见？”朱正道：“同吃酒姚明、陈有容、宗旺、周至，都是证见。”殷知县道：“明日并裘龙拘来再审。”次日，那裘龙要逃，怕事越敲实了，见官又怕夹打，只得设处银子。来了班上，道打得下一钱，要打个出头，夹棍长些，不要收完索子。

临审一一唱名，那殷知县偏不叫裘龙，看见陈有容小些，便叫他道：“裘龙怎么杀朱愷？”有容道：“小的不知。是月初与小的在酒店中相争，后来并不知道。”县尊道：“叫下去，人犯都在二门俟候，待我逐名叫审。”又叫周至道：“裘龙杀朱愷事有的么？”周至：“小的不知。只在酒店相争是有的。”殷知县道：“可取笔砚与他，叫自录了口词。”周至只得写道：“裘龙原于本月初三与朱愷争锋相斗，其杀死事情并不得知。”又叫宗旺，也似这等写了。临后到姚明，殷知县看他有些凶相，便问他：“你多少年纪了？”道：“廿八岁，属猪的。”殷知县又想与梦中相合，也叫他写。姚明写道：“本月初三日裘龙与朱愷争这陈有容相斗，口称要杀他二人。至于杀时，并不曾看见。”殷知县将这三张口词仔细看了又看，已知杀人的了，道：“且带起寄铺。”即刻差一皂隶臂上朱标，仰拘姚明两邻赴审。皂隶赶去，忙忙的拿了二个。殷知县道：“姚明杀死朱愷，劫他财物，你可知情？”两个道：“小人不知。”殷知县道：“他二十日五鼓出去杀人，天明拿他衣囊、挂箱回家，怎么有个不见？”一个还推，只是陈碧道：“二十日天明，小人曾撞着，他说洗澡回来，身边带有衣服，没有被囊等物。”殷知县道：“他自学宫到家，路上有甚亲眷？”陈碧道：“有个姊姊，离学宫半里。”殷知县又批臂着人到他姊家，上写道：“仰役即拘姚氏，并起姚明赃物赴究，毋违。”

那差人火人火马赶到他家，值他姊夫不在，把他姊姊一把扭住，道：“奉大爷明文，起姚明盗赃。”姊姊道：“他何曾为盗？有甚赃物在我家？”差人道：“二十日拿来的，他已扳你是窝家，还要赖。”他外甥道：“二十日早晨，他自出去回来，驼不动，把一个挂箱被囊放在我家，并没甚赃。”差人道：“你且拿出来，同你县里去办。”即拿了两件东西，押了姚氏到县。叫朱正认时，果是朱恺行李。打开看时，止有银三十两在内。殷知县便叫姚氏：“他赃是有了。他还有行凶刀仗，藏在那边？”姚氏道：“妇人不知道。他说出外回来，驼不动，止寄这两件与妇人。还有一件衣服，裹着些甚么，他自拿去。”再叫陈碧道：“你果看见他拿甚衣服回家么？”陈碧道：“小人见来。”殷知县道：“这一定刀在里边。”即差人与陈碧到姚明家取刀，并这二十两银子。到他家，他妻子说道：“没有。”差人道：“大爷明文，搜便是了。”各处搜转，就是灶下、凡黑暗处、松的地也去掘一掘，并不见有。叫他开箱笼，止得两只破箱。开到第二只，看见两封银子，一封整的，一封动的。差人道：“你小人家，怎有这两封银子？这便是赃了。”妇人听了，面色都青，道：“这是赌场上赢来。”逼他刀仗，连妇人也不知。差人道：“这赖不过的。赖一赖，先拿去一撙子，再押来追。”妇人道：“我实不知。我只记得二十日早回，我未起，听得他把甚物丢在床下，要还在床下看。”差人去看时，只见果有一团青衣，打开都是血污，中间捲着解手刀一把，还有血痕。众人道：“好神明老爷。”带了他妻，并凶器、赃银回话。

殷知县见了，便叫带过姚明一起来。那殷知县便拍案大怒，道：“有你这奸奴。你道是他好友，你杀了他，劫了他，又做这匿名，把事都卸与别人。如今有甚说？”口词与匿名帖递下去，道：

“可是你一笔的么？”众人才知写口词时，殷知县已有心了。姚明一看，妻子、姊姊、赃物都在面前，晓得殷知县已拘来问定了，无言可对。不消夹得，县尊竟丢下八枝签，打了四十，便缓笔写审单道：

审得姚明与朱恺石交也！财利熏心，遽御之学宫，劫其行李，乃更欲嫁祸裘龙，不惨而狡乎？劫赃已存，血刃具在，梟斩不枉矣。姚氏寄赃，原属无心；裘龙波连，实非其罪；各与宁家。朱恺尸棺着朱正收葬。

审毕，申解了上司。

那姚明劫来银子不曾用得，也受了好些苦。裘龙也懊悔道：“不老成，为一小官争闹，出言轻易。若不是殷青天，这夹打不免，性命也逃不出。”在家中供了一个殷爷牌位，日逐叩拜。只有朱正，银子虽然得来，儿子却没了，也自怨自己溺爱，纵他在外交游这些无赖，故有此祸。后来姚明准强盗得财伤人律，转达部。部复取旨处决了。可是：

谰言管鲍共交情，一到临财便起争。

到底钱亡身亦殒，何如守分过平生。

第二十四回 飞檄成功离唇齿 掷杯授首殪鲸鲵

莲幕吐奇筹，功成步武侯。

南人消反侧，北阙奏勋猷。

襦袴歌来暮，旌旄卷素秋。

笑谈铜柱立，百世看鸿流。

用兵有个间谍之法，是离间他交好的人，孤他羽翼，没人救应；或是离他亲信的人，溃他腹心，没人依傍。但审情量势，决决信得他为我用，这才是得力处。若今平辽倚西虏，西虏在奴酋，势不能制奴酋，在我势不受我制，徒受要挟，徒费赏赍。只是羁哄他，难说受我间谍之计。不特西虏，我朝先以冠带羁縻他，目今为乱，为患中国的，东有建酋，黥有安位、奢崇明。奴酋之事不必言。安、奢二酋，一个杀了巡抚，攻城夺印，垂两三年，困捉了樊龙、樊虎。后来崇明部下刺死崇明，献送首级，也是内间之力。独有安位，杀抚臣王三善，杀总兵鲁钦，尚未归命，这也只在将士少谋。西南土官最桀骜。致大兴师动众的，是播州杨应龙，还有思恩府岑濬、田州府岑猛，这几个都因谋反被诛。我且说一个岑猛，见用间得力，见将官有谋。

这岑猛他祖叫岑伯颜，当初归我朝，太祖曾有旨，岑、黄两姓，五百年忠孝之家，礼部好生看他。着江夏侯护送岑伯颜为田州土官知府，职事传授于子孙，代代相继承袭。也传了岑永通、岑祥、岑绍、岑鉴、岑镛、岑溥。每有征调，率兵效用。就是岑

猛也曾率兵攻破姚源叛苗，剿杀反贼刘召，也曾建功。其妻是归顺知州岑璋的女儿，生三个儿子：邦彦、邦佐、邦相。名虽是个知府，他在府中不下皇帝。说他宫室呵：

画阁巧镂蹙柏，危楼尽饰沉香。花梨作栋紫檀梁，檐缀铜丝细网。绿绮裁窗映翠，金铺钉户流黄。椒花泥壁暗生光，岂下阿房雄壮。

说他池馆：

香径细攒文石，露台巧簇花砖。前临小沼后幽岩，洞壑玲珑奇险。百卉时摇秀色，群花日弄妖妍。五楼十阁接巫天，疑是上林池馆。

说他衣服：

裘集海南翠羽，布绩火山鼠毫。蛟宫巧织组成袍，蜀锦吴绫笼罩。狐腋暖欺雪色，驼绒经压风高。何须麟补玉围腰，也是人间绝少。

说他珍宝：

珠摘骊龙颌下，玉探猛虎巢中。珊瑚七尺映波红，祖母绿光摇动。帘卷却寒奇骨，叶成秣稔神工。猫睛宝母列重重，那数人间常用。

说他古玩：

囊里琴纹蛇腹，匣中剑炳龙文。商彝翠色簇苔茵，周鼎朱砂红晕。逸少草书韵绝，虎头小景宜人。牙签万轴列鱼鳞，汉迹秦碑奇劲。

说他器用：

簟密金丝巧织，枕温宝玉镶成。水晶光映一壶冰，玉罍金杯奇称。屏刻琉璃色净，几镶玳瑁光莹。锦帏绣幄耀人

明，堪与皇家争胜。

说他姬侍：

眉蹙巫山晚黛，眼横汉水秋波。齿编贝玉莹如何，唇吐朱缨一颗。鬓弹轻云冉冉，貌妍妖萼猗猗。秦筝楚瑟共吴歌，燕赵输他婀娜。

说他饮食：

南国猩唇烧豹，北来黄鼠驼蹄。水穷瑶柱海僧肥，脍落霜刀细细。翅剪鲨鱼两腋，髓分白凤双栖。荔枝龙眼岂为奇，琐琐葡萄味美。

世代相沿，有增无损。又府中有金矿，出金银；有宝井，出宝石。府城内外有凌时、砦马、万洞等四十八甲，每甲有土目卢苏、王受等，共四十八甲，每轮一个，供他饮食支用。有事每甲出兵一百，可得四千八百。好不快活。只是这些土官像意惯了，羞的是参谒上司。凡遇差出抚巡，就差人到家送礼，古玩珍奇，不惜万金。若是收了他的，到任他就作娇，告病不来请见，平日还有浸润。若是作态不收，到任只来一参，以后再也不来。任满回时，还来打劫。所以有司识得这格局，只是恐吓诈他些钱罢了。

岑猛累次从征，见官兵脆弱，已有轻侮中国的心了。一日，只见田州江心浮出一块大石，倾卧岸边。民间谣言道：“田石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宁。”岑猛怪他，差人去锤凿。不期去得又生，似日夜长的般。又来了一个呆道士钱一真，原在柳州府柳侯祠内守祠。祠中香火萧条，靠着应付。始初带了这祖传的金冠、象笏、朱履、绣衣，做醮事甚是尊重。后来只为有了个徒弟，要奉承他，买酒买肉，象笏当了，换了块木片；金冠当了，换个木的；一弄把一领道衣当去，这番却没得弄了。常是在家中教徒弟

伏章做些水火炼罢了。一日穷不过，寻本道经去当酒吃，检出一本，也是祖传抄下的书，上面有斩妖缚邪、祈晴祷雨的符咒。在家没事，记了，就说“我会斩妖伏邪”。近村中有个妇女，有了奸夫，不肯嫁人，假装做着邪的。爹娘不知，请他去。他去把几块砖摆了，说是设狱，要拿那妖怪进去。鹤儿舞，踹了半日罡；鬼画符，写了半日篆。赶到女人房里，念了都天大雷公的咒，混帐到晚。那奸夫冷笑了，却乘着阴晦，背后大把泥打去，惊得他“太乙救苦天尊”不绝声。抄近欲往树木里走，又被树枝勾住了雷巾，喊叫有鬼。那奸夫赶上，把他打上几个右手巴掌，嚙了几个嚙唾，还又诈他袖中衬钱折东。回来整整病了一月。好得，又遇府中祈雨，里递故意耍他这说嘴道士，他又不辞。花费府县钱粮，五方设五个坛，五只缸注水，坛下二十四个道士诵经，二十四个小儿洒水，自家去打桃针。不期越打越晴，一会偶见云起，道：“请县官接雨。”那知一个干天雷，四边云散了。知县跪了半日，大恼，将了打了十五，逐出境。只得丢了徒弟，出外云游。恰值岑猛因看田州石浮江岸，寻人魔镇，他便赶去见了。他道：“老爷曾读《鉴》，岂不闻汉宣帝时山石自立么？这正是吉兆，不须得禳。且贫道善相，老爷有天日之表；又会望气，田州有王气，后边必至大贵。”岑猛喜甚，就留在府中，插科打诨，已自哄得岑猛。他又平日与这些徒弟闲耍，合得些春药，又道会采战长生，把与岑猛，哄得岑猛与他姬妾个个喜欢，便也安得身。

田州原与泗城州接界，两处土目因争界厮打，把这边土目打伤了。岑猛便大恼，起兵相杀。钱一真道：“我已请北斗神兵相助，往必大胜。”不知岑猛的兵是惯战之兵，岂有不胜之理？连破泗城州兵马几次。那知州大恼，雪片申文，呈他谋反。司道拿

住这把柄，来要诈他。岑猛笑道：“这些赃官，我又不杀他。朝廷的百姓攻夺朝廷的城池，我两家相争，要你来闲管？他要钱，我偏不与他钱。”这些官扫了兴，便申到抚台。这抚台也有个意儿要他收拾，他恼了不肯来；委司道勘理，他又不来相见。司道就说他跋扈不臣，不受勘理，巡抚就题本，命下议剿，议处了兵粮，分兵进讨。算计得第一路险要是工尧隘口，岑猛已差儿子邦彦与个土目陆绶率兵守把。众议参将沈希仪，他谋略超群，武勇出世，着他带兵五千攻打。那边岑猛听得抚台议剿，仰天笑道：“当初累次征讨，都亏得我成功，如今料没我的对手。我把来捉田鸡似，要一个拿一个，怕不够我杀。”钱一真道：“小道前日望气而来，今日相逼，正逼老爷早成大业。江中石浮，正是老爷自下而升的兆。”两个只备些房中之术快乐。听得省中发兵，第一路沈参将领兵攻打工尧隘，便吃了一惊，道：“此老足智多谋，真我敌手。”分付陆绶只是坚守，不许出战；一边又差出头目胡喜、邢相、卢苏、王受，各路迎敌守把。

此时沈参将已逼隘口一里下寨，分兵埋伏左右山林，自领兵出战。无奈只是不出。沈参将在寨中与监军田副使两个计议道：“岑猛自恃险固，他四面固守，以老我师。若乘兵锐气，前往急攻，我自下仰攻，他自上投下矢石，势其难克。这须智取，不可力攻。”田副使道：“正是。此酋斗力尚有余，斗智则不足。势须绝他外援，还图内间，可以有功。”沈参将道：“他外援有两支，一支武靖州岑邦佐，是他儿子。他父子之情，难以离间。我已差兵扼住他两下往来之路了。还虚声说要发兵攻武靖、除逆党，他必自守，不敢出兵。只是归顺知州岑璋，是他丈人，但闻得他女儿失宠，岑璋道是丈人分尊，岑猛道是知府官尊，两个不相下，

近虽以儿女之情，不能断绝。以我观之，这支不惟不为外援，还可为我内应。”田副使道：“妙，妙。但我这边叫他不要救援，难保不为阴助。这须以术驾驭他才妙。”沈参将便把椅子移近，与田副使两个附耳低言了一会。只见叫旗牌赵能领差，赵能便过来跪下。田副使亲写一牌与他。沈参将又叫近前，悄悄分付了几句。赵能便连夜往归德进发。

灭寇计须深，军中计断金。

兵符出帷幄，狂贼失同心。

这归德州知州是岑璋，也是个土官。他长女与岑猛为妻，生有三子。后边岑猛连娶了几个妾，恩爱不免疏了。这岑氏偏是吃醋捻酸，房中养下几个鬼见怕的丫头，偏会说谎调舌：“今日老爷与某姨笑”，“今日与某姨顽”，“今日与某姨打甚首饰”，“今日与某姨做甚衣服”，“今日调甚丫头”。这岑氏毕竟做嘴做脸，骂得这侍妾们上不得前，道他哄汉子，打两下也有之。把一个岑猛道：“你是有了得意人，不要近我。”不许他近身，又不与他去，数说他。弄了几时，弄得岑猛耳顽了，索性闪了脸，只在众妾房中，不大来。这些妾见了岑猛光景，也便不怕他。等他嚷骂哭叫，要寻死寻活，只不理帐。以此岑璋差人探望，只是告苦去，道他欺爷官小没用，故此把他凌辱。岑猛因与其妻不睦，便待岑璋懈怠，两边原也不大亲密。

不料沈参将知这个孔隙，就使用间。着赵能口称往镇安泗城，便道过归顺。岑璋向来原托赵旗牌打探上官消息的，这日听得赵能过，不来见，心里大疑，便着人来追他。赵能假说限期紧急，不肯转。这些差人定要邀住，只得去见。两个相揖了，岑璋道：“赵兄，公冗之极，怎过门不入？”赵旗牌道：“下官急于请

教，奈迫于公事，不得羁迟。”言罢又要起身。岑璋道：“怎这等急？一定要小饭。”坐定，岑璋道：“赵兄，差往那边？”赵能道：“就在左远。”岑璋道：“是那边？”赵能迟疑半日，道：“是镇安与泗城。”岑璋听了，不觉色变，心里想道：“泗城是岑猛仇敌，镇安是我仇家，怎到这边不到我？”越发心疑。那赵旗牌又做不快活光景，只是叹气，不时要起身。岑璋定要留宿，又在书房中酌酒。岑璋道：“赵兄，你平日极豪爽，怎今日似有心事？”他又不做声。岑璋道：“莫不于我有甚干碍？”赵旗牌又起身，叹上一口气。岑璋便不快道：“死即死耳！丈夫托在知己，怎这等藏头露尾，徒增人疑！”赵能便垂泪道：“今日之事，非君即我。我不难，杀一身以救君全家。只是家有老母、幼子，求君为我看管耳。”岑璋便道：“岑璋有何罪过，至及全家？”赵能道：“各官道你是岑猛丈人，是个逆党。声势相倚，势当剪除，意思要镇安、泗城发兵剿灭，今我泄漏军机，罪当斩首。想为朋友死，我亦无辞。”就拿出牌看：

广西分守梧州参将沈：为军务事，看得归顺州知州岑璋系叛贼岑猛逆党，声势相倚，法在必诛。仰该府督同泗城州知州密将本管兵马整饬，听候檄至进剿。如违，军法从事。倘有漏泄军机，梟斩不贷。

右仰镇安府经历司准此

岑璋看了，魂不附体，连忙向赵能拜道：“不是赵兄——镇安与我世仇毕竟假公济私，——我全家灭绝了。只是我虽与岑猛翁婿，岑猛虐我女如奴隶，恨不杀他。今天兵讨罪。我岂有助之理？今赵兄肯生我，容我申文洗雪。”赵能道：“便洗雪也没人信你，还须得立奇功，可以保全身家。”岑璋想了一想，道：“兄说得是。

若沈公生我，我先为沈公建一大功，十日之内，还取岑猛首级献沈爷麾下。”赵能道：“做得来么？只怕无济于事。我你都不免。”岑璋道：“不妨。”因附耳说了一会，道：“这决做得来的。三日后叫沈参将竟领兵打工尧隘，只看兵士两腋下缀红布的，不要杀他。”赵能道：“事不宜迟，你快打点。”岑璋连忙写一禀帖道：

归德州知州岑璋死罪，死罪。

璋世受皇恩，矢心报国。属逆婿之倡乱，拟率众以除奸，岂以一女致累全家？伏乞湔其冤诬，赐之策励，祈锄大憝，以成伟功。

又封了许多金珠与赵旗牌，叫他送田副使、沈参将。赵能道“他两个是不爱钱的。我且带去赂他左右，叫他撺掇。只是足下不可失约。我误军机，不消说是一死，却替不得足下。”岑璋道：“我就发兵。”差头目马京、秦钺领兵三千，前至工尧隘。又写书一封与岑邦彦道：

闻天兵抵境，托在骨肉，不胜惊惶。特选精兵二千，以当一面。幸奏奇捷，以慰老怀。

邦彦接书大喜，就留他两个头目协同守隘。

这边赵旗牌回复。田副使与沈参将看了大喜道：“虏入吾毂中矣。”赵旗牌将发兵打隘事说了，又献金珠。二人道：“这不好受他的。但还他，他必生疑。你且收下，待班师时给还。”一面就议打隘事。沈参将道：“我差细作打听，他粮饷屯在隘后一里之地，已差精勇十个，扞山越岭去放火焚毁，以乱他军心。期在明日。明蚤我就进兵。”次日三个炮响，留五百守寨，沈参将领三千为前军，田副使督兵一千五百为后应，径到隘前，上边矢石如雨，这边各顶捱牌滚牌，步步拶进，直逼隘口。只是大石塞定，

不能前去。忽见隘后黑烟四起，火光通红。岑邦彦忙自去救时，马京与秦钺大喊道：“天兵已进隘了。”先领兵一跑，田州兵也站脚不住，便走，那一个来射箭抛打石块？这边沈参将传令拆去石块，一齐杀进。陆绶还领几个残兵，要来抵敌，被沈参将兵砍做肉泥。归德兵赶不上的，都张着两腋，执兵不动。沈参将已预先分付不杀。追去时，岑邦彦已因惊堕马，被马踹死。沈参将自鸣金收军，与田副使整队而进，一面差人督府报捷。

先时岑猛只怕得一个沈参将，听得他阻住工尧隘口，又听得归德差兵二千协守，一发道是万全无事，日日与钱一真讲些笑话儿，与群妾吃些酒，或歌或舞，且是快活。忽听得道工尧隘已失，岑邦彦已死，心胆俱碎，道：“我怕老沈，果然是他为害。”忙传令土目韦好、黄笋，督兵三千，迎敌沈参将；罗河、戴庆把守城池。沈参将兵已是过了险阻，望平川进发。只见前面来了一阵苗兵：

人人虎面，个个狼形。火焰焰红布缠头，花斑斑锦衣罩体。诸葛弩满张毒矢，线杆枪乱点新锋。铛铛鸣动小铜锣，狠狠思量大厮杀。

那韦好、黄笋正舞动滚牌滚来，沈参将便挺着长枪杀去。滚得忙，搠得快，一枪往他臀上点去，韦好已倒在地下，众军赶上砍了。黄笋见了，倒滚转逃去了。这厢田副使又驱兵杀进。苗军也是英勇，奈没了头目，只得走回。各路土目闻得工尧隘失，兵至城下，逃的逃了，有胆量的还来协理守城。各路官兵俱乘虚而入，都到田州，绕城子安营垒。

岑猛登城一看，好不心惊，道：“似此怎了？要降未必容我，要战料不能胜。守也料守不来，如何是好？”坐在府中，寻思计

策。钱道士道：“三十六着，走为上着。不若且逃之夭夭，不要坐在这里等他拿去。”只见归德两个头目进来相见，道：“天兵势大，不能抵挡。小人们主意，且率领本部杀开重围，护送老爷与家眷到我归顺，再图后举。”钱道士道：“正是。大人且去，留公子守城。到归顺借他全州人马，再招集些各洞苗蛮来救，岂可坐守孤城？”岑猛便叫韦好与卢苏、王受辅佐邦佐守城，自向归顺讨救。将兵都留下，止带得四五十个家丁，收拾了些细软，打发妻妾都上了马。悄悄开了北门，马京当先，秦钺押后，岑猛居中，一齐杀出。三更天气，巡更知觉，报得赶来，他已去远了。止有沈参将已与归顺预定谋画，怕他从容生变，逃向别处，一路差人放炮，又于别路虚插旗旗，使他死心逃往归顺。将到隘口，只见一支兵来，岑猛怕是官兵邀截，却是岑璋。下马相见，道：“前日闻得工尧隘破，怕天兵临城，特来策应，喜得相遇。”两个并马进城，在公馆安下。岑璋就请去吃酒，道：“贤婿，敝州虽小，可以歇马。你不若一边出本辩冤，道原系泗城州仇揭，初非反叛朝廷，又一边招集旧时部曲，还可复振。再不地连安南，可以逃至彼安身，官兵也无如何矣。”就为他觅人做本稿揭帖，次日复请他吃酒，准备发本。岑猛就带了印本，正写时，有人来报道：“田州已被官兵打破，罗河拒战被杀，三公子与卢苏一起不知去向。见在发兵四处搜捕老爷与公子。”岑猛面如土色。只见岑璋斟上一杯酒，差人送来，道：“官兵搜君甚急，不能相庇，请饮此杯，遂与君诀。”岑猛看了，却是杯鸩酒。看了大怒道：“老贼敢如此无礼。”又叹道：“一时不深思，反落老贼计中。”四顾堂下，见带刀剑的约有四五十人，自己身边并无一个，都是岑璋使计，在外边犒赏，都已灌醉擒下。他料然脱身不得，便满饮这杯，

把杯劈脸望岑璋甩去。须臾七窍中鲜血并流，死于坐上。

杯酒伏干戈，弦歌有网罗。

英雄竟何在，热血洒青莎。

岑璋叫把他首级取了，盛在匣中，着人悄悄的送与沈参将。

这边各路正在猜疑，道他走在安南，走在武靖，四处找探。

田副使已草就露布道：

玉斧画大渡之河，宋德未沦百粤；铜柱标点苍之麓，汉恩久被夜郎。易鳞介而衣裳，化刀剑为牛犊。白狼槃木，宜歌向化于不忘；金马碧鸡，共颂天威于不朽。素受羁縻，谁外生成？今逆酋岑猛，九隆余绪，六诏游魂。锡之鞶带，久作在鞬之鹰；宠以轩轺，宜为掉尾之犬。乃敢触轮以纤臂，肆蛭如毒蜂。巧营燕垒，浪比丸泥；计藉蚁封，竟云磐石。包茅不入，来享不闻。阴崖朽木，甘自外于雨濡；大野槁枝，首召端于霜陨。罪与昆仑而俱积，恶同昆明而俱深。乃勒明旨，于赫天威，五道出师，一战尽敌。幕府老谋方召，留一剑以答恩；奇略范韩，散万金而酬土。白羽飞而纤月落，黄钺秉而毒霭消。前茅效命，后劲扬威。战酣转口，纠纠貔虎之师；阵结屯云，济济鸛鹄之列。或槎山而通道，或浮罌以渡军；或借筹而樽俎折冲，或枕戈而鼓鞶起土。杀戒五伐六伐，谋深七纵七擒。尸积山平，血流水赤。首恶岂逋诛，已县稿街之首；胁纵敢逃戮，终为京观之魂。再鼓而妖魅清，三驾而氛祲息。威灵丕振，疥癬不存。从此帝曰康哉，雨露风霆莫非教；民曰安矣，生杀予夺皆知恩。挂弓卧鼓，四效无烽燧之惊；鼓腹含哺，百郡酝弦歌之化。地埽禹服，德并尧天。烈与汤武而齐驱，仁并唐虞而首出。

岑猛首级解至军门，军门具题，把田副使与沈参将做首。圣旨重行升赏，议改田州为流官知府。

后边岑猛部下土目卢苏、王受作乱，朝廷差王阳明总督。阳明先平江西宁王，威名大著。这两土目情愿投降，只求为岑猛立后。阳明把他旧管四十八甲割八甲做田州，立岑猛三子邦相，改府为田宁府。府用流官作知府，卢苏等九人作土巡检。又因苗夷叛服不常，议要恩威素著大将镇守，题请把沈参将以副总兵管参将事，驻扎田宁府。一应生苗熟苗，都服他。卢苏还率兵随他征讨，尽平藤峡八寨乱苗，立功后升总兵，镇广西。他出兵神出鬼没，凡有大伙苗夷，据住高箐深洞，阻兵劫掠的，他定发兵往剿。来的奸细都被他擒获。平日预备兵粮，择日讨贼时，今日传至某处驻扎，明日传至某处屯兵，莫说苗人不知道，他来捣巢，连兵也不知。一日托病，众将官问安，他道：“连日抑郁，欲思出猎，诸君能从乎？”各将官点选精锐从行，依他将令前去，却又是捣红华洞作乱生苗。其余小小为寇，不安生理的，他当时黑夜差人在山崖上放上一个炮，惊得这些苗夷逃的逃，躲的躲，跌死的跌死。家中妻子都怨怅道：“怎不学好，惹老沈？”都来投降，愿一体纳税，再不敢为非，一省安戢。即岑猛，若非他有奇计，使他翁婿连兵，彼此援应，毕竟不能克。那时赦他们威令不行，若定要剿他，他固守山险，一时不克。行军一日，日费万金，岂特广西一省受害？故善用兵的，一纸书贤于十万师。那些土官，莫看今日奢崇明，作乱被诛，石柱宣抚司秦夫人被奖，也该知警。只看此一节，岑猛得死，岑璋得生，也可明乎顺逆，思想趋避了。

第二十五回 凶徒失妻失财 善士得妇得货

纷纷祸福浑难定，摇摇烛弄风前影。
桑田沧海只些时，人生且是安天命。
斥卤茫茫地最腴，熬沙出素众所趋。
渔盐共拟擅奇利，宁知一夕成沟渠。
狂风激水高万丈，百万生灵倏然丧。
庐舍飘飘鱼鳖浮，觅母呼爷那相傍。
逐浪随波大可怜，萍游梗泛洪涛间。
天赋强梁气如鳄，临危下石心何奸。
金珠已看归我囊，朱颜冉冉波中跃。
一旦贫儿作富翁，猗顿陶朱岂相若。
谁知飘泊波中女，却是强梁鸳凤侣。
姻缘复向他人结，讼狱空叫成雀鼠。
嗟嗟人散财复空，赢得人称薄幸依。
始信穷达自有数，莫使机锋恼化工。

天地间祸福甚是无常，只有一个存心听命，不可强求。利之所在，原是害之所伏。即如浙江一省，杭、嘉、宁、绍、台、温都边着海，这海里出的是珊瑚、玛瑙、夜明珠、砗磲、玳瑁、鲛鲛，这还是不容易得的物件。有两件极大利、人常得的，乃是渔盐。每日大小鱼船出海，管甚大鲸小鲛，一罟打来货卖。还又是石首、鲳鱼、鳓鱼、呼鱼、鳗鲡各样，可以做鲞；乌贼、海菜、

海僧可以做干。其余虾子、虾干、紫菜、石花、燕窝、鱼翅、蛤蜊、龟甲、吐蛭、风饷、蟾涂、江蟠、鱼鳔，那件不出海中，供人食用、货贩？至于沿海一带沙上，各定了场分，拨灶户刮沙沥卤、熬卤成盐，卖与商人。这两项，鱼有渔课，盐有盐课，不惟足国，还养活滨海人户与客商，岂不是个大利之藪？

不期崇祯元年七月廿三日，各处狂风猛雨，省城与各府县山森被风害，坍塌坏屋，拔木扬砂，木石碑坊俱是风摆这一两摆，便是山崩也跌倒，压死人畜数多。那近海更苦。申酉时分，近海的人望去，海面黑风白雨中间，一片红光闪烁，渐渐自远而近，也不知风声水声，但听得一派似雷轰虎吼般近来。只见：

急浪连天起，惊涛卷地来。白茫茫雪岷平移，乱滚滚银山下压。一泊两泊三四泊，那怕你铁壁铜垣；五尺六尺七八尺，早已是越墙过屋。叫的叫，嚷的嚷，无非觅子寻妻；余的余，流的流，辨甚富家贫户。纤枝蔽水，是千年老树带根流；片叶随波，是万丈横塘随水滚。满耳是哭声悲惨，满眼是水势汪洋。

正是陆地皆成海，荒村那得人。横尸迷远浦，新鬼泣青磷。莫说临着海，便是通海的江河浦港，也都平长丈余，竟自穿房入户，飘凳流箱，那里遮拦得住。走出去水淹死，在家中屋压杀，那个逃躲得过。还有遇着夜间时水来，睡梦之中，都随着水赤身露体余去。凡是一个野港荒湾，少也有千百个尸首，弄得通海处水皆腥赤。受害的凡杭、嘉、严、宁、绍、温、台七府，飘流去房屋数百万间，人民数千万口，是一个东南大害。海又做了害藪了。但是其间贫的富，富的贫，翻覆了多少人家；争钱的，夺货的，也惹出多少事务。内中却有个主意谋财的，却至于失财失妻；

主意救人的，却至于得人得财。这也是尽堪把人劝戒。

话说海宁县北乡个姓朱的，叫做朱安国，家事也有两分，年纪二十多岁，做人极是暴戾奸狡。两年前曾定一个本处袁花镇郑寡妇女儿，费这等两个尺头、十六两银子，择在本年十月做亲。他族分中却也有数十房分。有一个族叔，叫做朱玉，比他年纪小两岁，家事虽穷，喜做人忠厚。朱安国倚着他年小家贫，时时欺侮他。到了七月廿三日，海水先自上边一路滚将下来，东门海塘打坏，塔顶吹堕于地，四回聚涌灌流。北乡低的房屋、人民、牛羊、鸡犬、桑蔴、田稻、什物，余个罄尽。高的水也到楼板上。朱安国乖猾得紧，忙寻了一只船，将家私尽搬在船中，傍着一株绝大树缆了，叫家中小厮阿狗稍了船，他自簪衣箬帽，立在船上捞余来东西。此时天色已晚，只见水面上余过两个箱子，都用绳索联着，上面骑着一个十七八岁女子，一个老妇人也把身子扑在箱上余来。见了朱安国，远远叫道：“救人！救人！救得情愿将东西谢你。”安国想到：“这两个女人拼命顾这箱子，必定有物。”四顾无人，他便起个恶念，将船拨开去，迎着他手起一篙，将妇人一搨。妇人一滑，忙扯得一个索头。那女子早被箱子一荡，也滚落水，狠扯箱子，朱安国又是一篙，向妇人手上下老实一凿。妇人手疼一松，一连两个翻身，早已不知去向了。他忙把箱儿带住。只见这女子还半浮半沉，扑着箱子道：“大哥，没奈何只留我性命，我将箱子都与你，便做你丫头，我情愿。”安国看看，果然好个女子，又想道：“斩草不除根，萌芽依旧发。我若留了他，不惟问我讨箱子，还要问我讨人命。也须狠心这一次。”道：“我已定亲，用你不着了。”一篙把箱子一掀，女人身子一浮，他篙子快复一推，这女子也汨汨淅淅去了。

泊天波浪势汤汤，母子萍飘实可伤。

惊是鱼龙满江水，谁知人类有豺狼。

他慢慢将箱子带住了，苦是箱子已将满了一箱水，只得用尽平生之力，扯到船上，沥去些水，叫阿狗相帮，扛入船。忙了半夜，极是快活。

只是那女子一连几滚，吃了五六口水，料是没命了。不期撞着一张梳桌，他命不该死，急扯住他一只脚，把身扑上。漾来漾去，漾到一家门首撞住。这家正是朱玉家里。朱玉先见水来，就赤了脚。赤得脚时，水已到腿边了，急跳上桌，水随到桌边。要走走不出门，只得往楼上躲。听得这壁泥坍，那厢瓦落，房子也咯咯响，朱玉好不心焦。又听得甚么撞屋子响，道：“晦气。现今屋子也难支撑，在这里还禁得甚木植磕哩。”黑影子内开窗看，是一张桌子，扑着个人在上面。那人见开窗，也嚶嚶的叫“救人”。朱玉道：“我这屋子也像在水里一般了，再摆两摆，少不得也似你要落水，怎救得你？罢，且看你我时运捱得过，大家也都逃了性命出，逃不出再处。”便两只手狠命在窗子里扯了这女子起来，沥了一楼子水。那张桌子撞住不走，也捞了起来。这夜是性命不知如何的时节，一个浸得不要，蹲在壁边吐水，一个靠着窗口，看水心焦。只见捱到天明，雨也渐止，水也渐退，朱玉就在楼上煨了些粥请他吃。问他住居，他道：“姓郑，在袁花镇住。爷早歿，止得一个娘。昨日水来，我娘儿两个收拾得几匹织下的布、银子、铜钱、丝绵、二十来件绸绢衣服、首饰、又一家定我的十六两财礼、两匹花绸，装了两个小黑箱，缚做一块，我母子扶着随水余来。到前边那大树下，船里一个强盗把我母亲推下水去，又把我推落水中，箱子都抢去。是这样一个麻脸，有廿多岁

后生。如今我还要认着他，问他要。只是我亏你救了性命，我家里房屋已余光，母亲已死，我没人倚靠，没甚报你，好歹做丫头伏侍你罢。”朱玉道：“那人抢你箱子，须无证见。你既已定人，我怎好要你？再捱两日，等你娘家、夫家来寻去罢。”朱玉在家中做饭与他吃，帮他晒晾衣服。因他有夫的，绝无一毫苟且之心。

水退，街上人簇簇的道：“某人得采，捞得两个箱子，某人收得多少家伙，某人余去了多少什物，某人几乎压死，某人幸不淹杀……”朱玉的紧邻张千头道：“我们隔壁朱小官也造化，收得个开口货。”众人道：“这合不来，倒要养他。”一个李都管道：“不妨。有人来寻，毕竟也还些饭钱，出些谢礼。没人来，卖他娘，料不折本。”张千头道：“生得好个儿，朱小官正好应急。”适值朱玉出来，众人道：“朱小官，你鼻头塌了，这是天付来姻缘。”朱玉道：“甚么话！这女人并不曾脱衣裳困，我也并不敢惹他。”只见李都管道：“呆小官，这又不是你去拐带，又不是他逃来，这是天灾偶凑。待我们寻他爷和娘来说一说明，表一表正。”朱玉道：“他袁花郑家只得娘儿两个，前日扶着两个箱子余来，人要抢他箱子，把娘推落水淹死，只剩得他了。他又道先前已曾许把一个朱家，如何行得这等事？李都管道：“甚么朱家？这潮水不知余到哪里去了。我看后日是个好日，接些房族亲眷拢来，做了亲罢。不要狗咬骨头干咽唾。”正说，只见朱玉娘舅陈小桥在城里出来望他，听得说起，道：“外甥，你一向不曾寻得亲事，这便是天赐姻缘，送来佳配。我做主，我做主。”前日朱玉捞得张抽斗桌，倒也有五七两银子，陈小桥便相帮下帖，买了个猪，一个羊，弄了许多酒，打点做亲。

只是那日朱安国夺了两个箱子，打开来见了许多丝布、铜

钱、银子、衣服，好不快活。又懊悔道：“当时一发收了这女子，也还值几个银子。”又见了两匹水浸的花绸，一封银子却有些认得，也不想到，且将来晾上一楼，估计怎么用。只听得外面叫声，却是朱玉来请他吃亲事酒。他就封了一封人情，到那日去赴筵。但见里面有几个内眷，把这女子打扮的花花朵朵，簇拥出来，全不是当日在水里光景了：

涂脂抹粉一时新，袅袅腰肢煞可人。

缭绕炉烟相映处，君山薄雾拥湘君。

两个拜了堂，谒见了亲邻，放铙吹灯，甚是兴头。只是这女子还有乐中之苦：

独影煌煌照艳妆，满堂欢会反悲伤。

鸾和幸得联佳配，题起慈乌欲断肠。

这些亲邻坐上一屋，猜拳行令，吃个爽快。只朱安国见这女人有些认得，去问人时，道水余来的。又问着张千头，张千头道：“这原是袁花郑家女儿，因海啸，娘儿两个坐着两个箱子余来，撞了个强盗，抢了箱子，推他落水。娘便淹死了，女儿令叔收得。他情愿嫁他，故此我们撺掇，叫他成亲。”朱安国道：“袁花那个郑家？”张千头道：“不知。”朱安国道：“我也曾定一头亲在袁花，也是郑家，连日不曾去看得，不知怎么？”心里想到：“莫不是他？”也不终席赶回去。这边朱玉夫妇自待亲戚酒散，两个行事。恰也是相与两日的，不须做势得。真白白拾了个老婆！

只是朱安国回去，看箱里那几锭银子与花绸，正是聘物，不快活得紧。一夜不困，赶到袁花郑家地上，片瓦一椽没了。复身到城里，寻了原媒张篦娘，是会篦头绞脸、卖髻髻花粉的一个老娘婆。说起袁花郑家被水余去，张篦娘道：“这也是天命，怨不

得我。”朱安国道：“只是如今被我阿叔占在那边，要你去一认。”张篋娘道：“这我自小见的，怕不认得？”便两个同走。先是张婆进去，适值朱玉不在，意见了郑道：“大姑娘，你几时来的？”那郑氏道：“我是水发那日余来的。”张篋娘道：“老娘在那里？”郑氏哭道：“同在水里余来，被个强人推在水里淹死了。”张篋娘道：“可怜，可怜。如今这是那家，姑娘在这里。”郑氏道：“这家姓朱，他救我，众人撺掇叫我嫁他。”张篋娘道：“那个大胆主的婚？现今你有原聘丈夫在那边，是这家侄儿。他要费嘴。”郑氏惊的不敢做声。张篋娘吃了一杯茶，去了。朱玉回来，郑氏对他一说，朱玉也便慌张，来埋怨李都管。李都管倒也没法。只见朱安国得了实信，一径走到朱玉家来，怒吼吼的道：“小叔，你收留迷失子女不报官，也有罪了。却又是侄妇，这关了伦理，你怎么处？”朱玉正是无言，恰好郑氏在里面张见他模样，急走出来道：“强贼，原来是你么？你杀死我的母亲，抢了我箱子，还来争甚亲？”朱安国抬头一看，吃了一惊，道：“鬼出了！”还一路嚷出去道：“有这等事。明日就县里告你，你阿叔该占侄儿媳妇的么？”回去想了一夜，道：“我告他占我老婆，须有媒人作证；他告我谋财杀命，须无指实。况且我告在先，他若来告时，只是拦水缺。自古道：先下手为强。”

这边亲邻倒还劝朱玉处些财礼还他，他先是一张状子，告在县里。道：

灭伦奸占事切。某于天启六年二月凭媒张氏礼聘郑敬川女为妻。兽叔朱玉贪女姿色，乘某未娶，带棍劈抢，据家淫占。理说不悛，反行狂殴。泣思亲属相奸，伦彝灭绝；恃强奸占，法纪难容。叩天剪除断给，实为恩德。上告。

县尊准了，便出了牌，差了两个人，先到朱安国家吃了东道，送了个堂众包儿，又了后手说自己明媒久聘，朱玉强占。差人听了这些口词，径到朱玉家来。见朱玉是小官儿，好生拿捏道：“阿叔奸占侄儿媳妇，这是有关名分的。据你说，收留迷失子女也是有罪，这也是桩大事。”朱玉忙整一个大东道，央李都管陪他。这讲公事是有头除的，李都管为自己，倒为差人充拓，拿出一个九钱当两半的包儿，差人递与李都管，道：“你在行朋友，拿得出？譬如水不余来，讨这妇人，也得斤把银子，也该厚待我们些。”只得又添到一两二钱。一个正差董酒鬼后手三钱，贴差蒋独桌到后手五钱。约他诉状，朱玉央人作一纸诉状，也诉在县里，道：

劫贼反诬事。切某贫民守分，本月因有水灾，妇女郑氏，众怜无归，议某收娶。岂恶朱安国先乘郑氏避患，劫伊箱二只，并杀伊母胡氏。惧氏告理，驾词反诬。叩拘亲族朱凤、陈爱、李华等电鞫，殄贼超诬，顶恩上诉。

谢县尊也准了，出了牌，叫齐犯人，一齐落地。

差人销了牌，承行吏唱了名，先叫原告朱安国上去。道：“小的原于天启六年用缎四匹、财礼十六两聘郑氏为妻，是这张氏作媒，约在目今十月做亲。不料今遇水灾，恶叔乘机奸占。”谢县尊听了，便问道：“莫不是水余到他家，他收得么？这也不是奸占了。”便叫张氏问道：“朱安国聘郑氏事有的么。”张氏道：“是，妇人亲送去的。”县尊道：“这妇人可是郑氏么？”张氏道：“正是。”又叫朱玉：“你怎么收留侄妇，竟行奸占？”朱玉道：“小人七月廿三日在家避水，有这妇人余来，说是袁花人，母子带有两个黑箱，被人谋财害了母亲，剩得他，要小人救。小人救在家里，等他家里来寻。过了五六日，并无人来。他说家里没人，

感小的恩，情愿与小的做使女。有亲族邻人朱凤等，说小的尚未有妻，叫小的娶了。小的也不认得是侄妇。后来吃酒时，郑氏认得朱安国是推他母子下水、抢他箱子的人。妇人要行告理，他便来反诬。”县尊道：“你虽不知是侄妇，但也不该收迷失子女。”朱玉道：“小的也不肯收，妇人自没处去。”县尊叫郑氏，问道：“你母亲在日曾许朱安国来么？”郑氏道：“许一个朱家，不知是朱安国不是朱安国。”张篦娘道：“这是我送来的礼，怎说得不是？”郑氏道：“礼是有，两匹花绸、十六两银子，现在箱内，被这强贼抢去，还推我落水。”县尊道：“你既受朱家聘，也不该又从人了。”郑氏道：“老爷，妇人那时被这强贼劫财谋命，若不是朱玉捞救，妇人还有甚身子嫁与朱家？”县尊道：“论理他是礼聘，你这边私情，还该断与朱安国才是。”郑氏道：“老爷，他劫妇人财，杀妇人母，又待杀妇人。这是仇家，妇人宁死不从。”县尊道：“果有这样奇事？”叫朱安国：“你怎谋财谋命？”朱安国叩头道：“并没这事。”郑氏道：“你歇船在大树下，先推我母亲，后推我，我认得你。还有一腊梨小厮稍船，你还要赖。只怕劫去箱子与赃物在你家里，搜得出哩。”朱安国道：“阿弥陀佛！我若有这事，害黄病死。你只要嫁朱玉，造这样是非。”县尊道：“也罢。”叫郑氏：“你道是怎么两个箱，我就押你两人去取来。”郑氏道：“是黑漆板箱二个，一个白铜锁，后边脱一块合扇；一个是黄铜锁，没一边铜馆。”县尊又问道：“箱内是甚么物件？”就叫郑氏报，一个书手写：

丝一百二十两计七车 绵布六匹 苧布二匹半 绵兜
斤半 铜钱三千二百文 锭银五两 碎银三两 银髻一顶
银圈一个 抹头一圈 俏花八枝 银果子簪二枝 玉花

簪四枝 银古折簪二枝 银戒指八个 银空一枝 银环二双 木红绵绸一匹 红丝绸袄一件 官绿丝绸袄一件 月白绵绸袄一件 青绢衫一件 红绸裙一条 蓝绸裙一条 大小青布衫三件 蓝布衫二件 白布裙二条 红布袄一件 沙绿布裙一条 聘礼红花绸一匹 沙绿花绸一匹 聘银四锭十六两 田契二张 桑地契一张 还有一时失记的县尊就着两个差人同朱安国、郑氏去认取：“这两箱如有，我把朱安国定罪；如无，将郑氏坐诬。”

差人押了到朱安国家，果见两只黑箱。郑氏道：“正是我的。”朱安国道：“不是。”差人道：“是不是，老爷面前争。”便叫人扛了，飞跑到官。朱安国还是强争，郑氏执定道：“是我的。”谢县尊道：“朱安国，我也着吏与你写一单，你报来我查对。”朱安国道：“小的因水来，并做一处乱了，记不清。”县尊道：“这等竟是他的了。”朱安国无奈，胡乱报了几件。只见一打开，谢县尊道：“不必看了，这是郑氏的。”朱安国叩头道：“实是小的财物，那一件不是小的苦闹的！”谢县尊道：“且拿起来，你这奴才！你箱笼俱未失水，他是失水的。你看他那布匹衣服，那件没有水渍痕？你还要强争。”捞出银子、铜钱。数都不差。谢县尊叫夹起来，倒是朱玉跪上去道：“小的族兄止得这子，他又未曾娶妻，若老爷正法，是哥子绝了嗣了。况且劫去财物已经在官，小的妻子未死，只求老爷天恩。”谢县尊道：“他谋财劫命俱已在行，怎生饶得？”众人又跪上去道：“老爷，日前水变，人家都有打捞的，若把作劫财，怕失物的纷纷告扰，有费天心。据郑氏说，杀他母亲也无见证。”朱安国又叩头道：“实是他箱子撞了小人的船，这女子震下水去，并不曾推他，并不曾见老妇人。小的妻子情愿让

与叔子，只求老爷饶命。”县尊道：“看你这人强梁，毕竟日后还思谋害朱玉，这决饶不得。”朱安国又叩头道：“若朱玉后日有些长短，都是小人偿命。”亲族邻里又为叩头求饶，县尊也就将就。出审单道：

朱安国乘危射利，知图财而不知救人。而已聘之妻遂落朱玉手矣，是天祸凶人夺其配也。人失而宁知已得之财复不可据乎？朱玉拯溺得妇，郑氏感恩委身，亦情之顺。第郑氏之财归之郑氏，则安国之聘亦宜还之安国耳。事出异常，法难深绳，姑从宽宥。仍立案以杜讼端。

县尊道：“这事谋财谋命，本宜重处。正是灾荒之时，郑氏尚存，那箱子还只作捞取的，我饶你罪，姑不重究。朱安国还着他出一结状，并不许阴害朱玉。我这里还为他立案，通申三院。”众人都叩谢了出来。那边朱玉与郑氏欢欢喜喜，领了这些物事家去。到家，请邻舍，请宗族，也来请朱安国。朱安国自羞得没脸嘴，不去。他自得了个花枝样老婆，又得了一注钱，好不快活。

一念慈心天鉴之，故叫织女出瑶池。

金缯又复盈笥筐，羞杀欺心轻薄儿。

只有朱安国叹气如雷，道当初只顾要财，不顾要人。谁知道把一个老婆送与了叔子，还又把到手的东西一毫不得，反吃一场官司，又去了几两银子，把追来的财礼也用去一半。整日懊恨不快，害成一个黄病，几乎死了。乡里间都传他一个黑心不长进的名。朱玉人道他忠厚慈心，都肯扶持他。这不可见狠心贪财的，失人还失财的；用心救人的，得人又得财。祸福无门，唯人自召。故当时曾说江西杨溥内阁，其祖遇江西洪水发时，人取箱笼，他只救人。后来生了杨阁老，也赠阁老。这是朱玉对证。又有福建

张文启与一姓周的，避寇入山见一美女。中夜周要奸他，张力止，护送此女至一村老家，叫他访他家送还。女子出钗钏相谢，他不受。后有大姓黄氏招文启为婿，成亲之夕，细看妻子，正山中女子。是护他正护其妻，可为朱安国反证。谁谓一念之善恶，天不报之哉！

第二十六回 吴郎妄意院中花 奸棍巧施云里手

绰约墙头花，分辉映衢路。
色随煦日丽，香逐轻风度。
蛱蝶巧窥伺，翩翩竞趋附。
缱绻不复离，回环故相慕。
蛛网何高张，缠缚苦相怖。
难张穿花翅，竟作触株兔。

朱文公有诗云：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见得人到女色上最易动心，就是极有操守的，到此把生平行谊都坏。且莫说当今的人，即如往古楚霸王，岂不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君？轮到虞姬身上，至死犹然恋恋。又如晋朝石崇，爱一个绿珠，不舍得送与孙秀，被他族灭。唐朝乔知之爱一妾，至于为武三思所害。至若耳目所闻见，杭州一个秀才，年纪不多，也有些学问，只是轻薄，好挨光，讨便宜。因与一个赌行中人往来，相好得紧，见他妻子美貌，他便乘机勾搭，故意叫妇人与他首饰，着他彻夜去赌，自己得停眠整宿。还道不像意，又把妇人拐出，藏在坟庵里。他丈夫寻人时，反帮他告状，使他不疑。自谓做得极好，不意被自家人知觉，两个双双自缢在庵中，把一个青年秀才陪着红粉佳人去死，岂不可惜？又还有踹人浑水，占了人拐带来的女人，后来事露，代那拐带的吃官司吃敲吃打；奸人妻子，被人杀死；被傍人局诈。这数种，却也是寻常有的，不足为奇。如今单讲的是

贪人美色，不曾到手，却也骗去许多银子，身受凌辱的，与好色人做个模样。

话说浙江杭州府，宋时名为临安府，是个帝王之都。南柴北米，东菜西鱼，人烟极是凑集，做了个富庶之地，却也是狡狴之场。东首一带，自钱塘江直通大海。沙滩之上，灶户各有分地，煎沙成盐，卖与盐商，分行各地。朝廷因在杭州菜市桥设立批验盐引所，称掣放行，故此盐商都聚在杭城。有一个商人姓吴名爚字尔辉，祖籍徽郡，因做盐，寓居杭城箭桥大街。年纪三十二三，家中颇有数千家事。但做人极是吝啬，真是一个铜钱八个字。臭猪油成坛，肉却不买四两。凭你大熟之年，米五钱一石，只是吃些清汤，不见米的稀粥。外面恰又装饰体面，惯去闯寡门，吃空茶，假耽风月。见一个略有些颜色妇人，便看个死。苦是家中撞了个姬人，年纪也只三十岁，却是生得胖大，虽没有晋南阳王保身重八百斤，却也重有一百廿。一个脸大似面盘，一双脚夫妻两个可互穿得鞋子。房中两个丫鬟，一个秋菊，年四十二；一个冬梅，年三十八。一个髻儿长歪扭在头上，穿了一双趂鞋，日逐在街坊上买东买西，身上一件光青布衫儿，齷齪也有半寸多厚。正是：

何处生来窈窕娘，悬河口阔剑眉长。

不须轻把裙儿揭，过处时间酱醋香。

只因家中都是罗刹婆、鬼子母，把他眼睛越弄得饿了，逢着妇人，便出神的看。时常为到盐运司去，往猫儿桥经过。其时桥边有个张二娘，乃是开机坊王老实女儿，哥哥也在学，嫁与张二官，叫名张穀。张家积祖原是走广生意，遗有帐目。张穀要往起身进广收拾，二娘阻他，再三不肯，止留得一个丫鬟桂香伴他。不料一

去十月有余，这妇人好生思想。正是：

晓窗睡起静支颐，两点愁痕滞翠眉。

云髻半髻慵自整，王孙芳草系深思。

常时没情没绪的倚着楼窗看。一日，恰值着吴尔辉过，便盯住两眼去看他。妇人心有所思，那里知道他看？也不躲避。他道这妇人一定有我的情，故此动也不动，卖弄身份。以后装扮得齐齐整整，每日在他门前晃。有时遇着，也有时不遇着。心中常自道：“今日这一睃，是丢与我的眼色，那一笑，与我甚是有情。”若不见他在窗口时，便踱来踱去，一日穿梭般走这样百十遍。

也是合当有事，巧巧遇着一个光棍，道：“这塌毛甚是可恶，怎在这所在哄诱人良家妇女。”意思道他专在这厢走动，便拿他鹅头。不料一打听，这妇人是良家，丈夫虽不在家，却极正气，无人走动。这光棍道：“待我生一计美这蛮子。”算计定了，次日立在妇人门首，只见这吴尔辉看惯了，仍旧这等侧着头，斜着眼，望着楼窗走来。光棍却从他背后轻轻把他袖底一扯，道：“朝奉。”吴尔辉正看得高兴，吃了一惊，道：“你是甚人？素不相识。”这光棍笑道：“朝奉，我看你光景，想是看想这妇人。”吴尔辉红了脸道：“并没这事。若有这事，不得好死，遭恶官司。”光棍道：“不妨，这是我房下，朝奉若要，我便送与朝奉。”吴尔辉道：“我断不干这样事。”板着脸去了。次日，这个光棍又买解，仍旧立在妇人门前，走过来道：“朝奉，舍下吃茶去。”吴尔辉道：“不曾专拜，叨扰不当。”那光棍又陪着他走，说：“朝奉，昨日说的，在下不是假话。这房下虽不曾与我生有儿女，却也相得。不知近日为些甚么，与老母不投，两边时常竞气，老母要我出他。他人物不是奖说，也有几分，性格待我极好，怎生忍得？只是要

做孝子，也做不得义夫。况且两硬必有一伤，不若送与朝奉，得几十两银子，可以另娶一个。他离了婆婆，也得自在。”吴尔辉道：“恩爱夫妻，我怎么来拆散你的？况且我一个朋友讨了一个有夫妇人，被他前夫累累来诈，这带箭老鸦，谁人要他！”光棍道：“我写一纸离书与你是了。”吴尔辉道：“若变脸时，又道离书是我逼勒写的，便画把刀也没用。我怎么落你局中？”光棍道：“这断不相欺。”吴尔辉道：“这再处。”自去了。

到第三日，这光棍打听了他住居，自去相见。吴尔辉见了，怕里面听得，便一把扯着道：“这不是说话处。”倒走出门前来。那光棍道：“覆水难改，在下再无二言。但只是如今也有这等迷痴的人，怪不得朝奉生疑。朝奉若果要，我便告他一个官府执照，道他不孝，情愿离婚，听他改嫁，朝奉便没后患了。”吴尔辉沉吟半日，道：“怕做不来。你若做得来，拿执照与我时，我兑二十两；人到我门前时，找上三十两，共五十两。你肯便做？”光棍道：“少些。似他这标致，若落水，怕没有二百金？但他待我极恩爱，今日也是迫于母命。没奈何，怎忍做这没阴鹭事？好歹送与朝奉，一百两罢。”吴尔辉道：“太多，再加十两。”两边又说，说到七十两，先要执照为据兑银。

此时，光棍便与两个一般走空骗人好伙计商量起来，做起一张呈子，便到钱塘县。此时本县缺官，本府三府署印面审词状。这光棍递上呈子，那三府接上一看：

具呈人张青。

呈为恳恩除逆事。切青年幼丧父，依母存活。上年蹇娶悍妇王氏，恃强抵触，屡训不悛，忤母致病。里邻陈情、朱吉等证。痛思忤逆不孝，事关七出。鲋妇不去。孀母不生。

叩乞批照离嫁，实为恩德。上呈。

那三府看了呈，问道：“如今忤逆之子，多系爱妻逆母。你若果为母出妻，可谓孝子。但只恐其中或是夫妻不和，或是宠妾逐妻，种种隐情，驾忤逆为名有之。我这边还要拘两邻审。”光棍道：“都是实情。老爷不信，就着人拘两邻便是。”三府便掣了一根签，叫一个甲首分付道：“拘两邻回话。”

这甲首便同了光棍，出离县门。光棍道：“先到舍下，待小弟邀两邻过来。”就往运司河下便走。将近肚子桥，只见两个人走来，道：“张小山，怎么这样呆？”光棍便对甲首道：“这是我左邻陈望湖，这是右邻朱敬松。”那敬松便道：“小山，夫妻之情，虽然他有些不是，冲突令堂，再看他半年三月处置。”光棍道：“这样妇人，一日也难合伙，说甚半年三月。”陈望湖道：“你如今且回去，再接他阿哥，同着我们劝他一番。又不改，离异未迟。”光棍道：“望湖，我们要做人家的人，不三日五日大闹，碗儿、盏儿甩得沸反，一月少也要买六七遭。便一生没老婆，也留他不得。如今我已告准，着这位老牌来请列位面审，便准离了。”敬松道：“只可打拢，怎么打开？我不去，不做这没阴鹭事。”甲首道：“现奉本县老爷火签拘你们，怎推得不去？”陈望湖道：“这也是他们大娘做事拙，实的虚不得。”光棍道：“今日我们且同到舍下坐一坐，明日来回话。”甲首道：“老爷立等。”敬松道：“这时候早堂已退了，晚堂不是回话的时节，还是明日罢。”陈望湖道：“巧言不如直道。你毕竟要了落老牌。屋里碗碟昨日打得粉碎，令正没好气，也不肯替你安排，倒不如在这边酒店里坐一坐罢。”四个便在桥边酒店坐下，一头吃酒，一头说。敬松道：“看不出，好一个人儿怎么这等狠。”陈望湖道：“令堂也琐碎些。只是逆来顺

受，不该这等放泼，出言吐语，教道乡村。”甲首道：“这须拿他出来，拶他一拶，打他二十个巴掌，看他怕不怕。”光棍道：“倒也不怕的。”敬松道：“罢，与他做甚冤家。等他再嫁个好主顾。”差人道：“不知甚么人晦气哩。”吃了一会，光棍下楼去了一刻，称了差使钱来。差人不吃饭，写了一个饭票。这三个都吃了饭，送出差使钱来。差人捏一捏，道：“这原不是斗殴户婚田土，讲得差使起的。只是也还轻些。”敬松道：“这里想有三分银子，明日回话后，再找一分。”差人道：“再是这样一个包儿罢。”陈望湖道：“酌中找二分罢。”差人道：“明日我到那边请列位。”望湖道：“没甚汤水，怎劳你远走？明日绝早，我们三个自来罢。”差人道：“这等明早来桥边会，火签耽延不得的。”

次早，差人到得桥边，只见三个已在那边，就同到县中。伺候升了堂，差人过去缴签，禀道：“带两邻回话的。”三府便道：“怎么说？”光棍道：“小人张青，因妻子忤逆母亲，告照离异，蒙著唤两邻审问，今日在这边伺候。”三府道：“那两邻怎么说？”只见这两个道：“小人是两邻。这张青是从小极孝顺的。他妻子委是不贤，常与他母亲争竞。前日失手推了母亲一交，致气成病，以致激恼老爷。”三府道：“这还该拿来处。”光棍便叩头道：“不敢费老爷天心，只求老爷龙笔赐照。”三府便提起笔写道：

王氏不孝，两邻证之已详，一出无辞矣。姑免拘究，准与离异。

批罢，光棍道：“求老爷赐一颗宝。”三府便与了一颗印。光棍又用了一钱银子，挂了号，好不欣然，来见吴尔辉。吴尔辉看了执照，道：“果然你肯把他嫁我？”光棍道：“不嫁你，告执照？”尔辉满心欢喜，便悄悄进去，拿了一封银子：十七两摇丝，三两水

丝。光棍看了道：“兑准的么？后边银水还要好些，明日就送过来。”尔辉道：“我还要择一日。今日初七，十一日好，你可送到葛岭小庄上来。”那光棍已是诓了二十两到手了。

第二日，央了个光棍，穿了件好齐整海青，戴了顶方巾，他自做了伴当，走到张家来。那光棍先走到坐启布帘边，叫一声：“张二爷在家么？”妇人在里边应道：“不在家。”光棍便问道：“那里去了？”里边又应道：“一向广里去，还未回。”只见戴巾的对光棍道：“你与他一同起身的，怎还未回？”光棍道：“我与他同回的。想他不在这边，明日那边寻他是了。”戴巾的转身便去。那妇人听了，不知甚意，故忙叫：“老爹请坐吃茶，我还有话问。”那人已自去了。妇人道：“桂香，快去扯他管家来问。”此时这光棍故意慢走，被桂香一把拖住，道：“娘有话问你。”光棍道：“不要扯，老爹还要我跟去拜客。”桂香只是拖住不放。扯到家中，妇人问道：“你们那家？几时与我二爷起身？如今二爷在那边？”这人赳赳不说。妇人叫桂香拿茶来，道：“一定要你说个明白。”光棍道：“我姓俞，适才来的是我老爹，叫我在广东做生意。你们二爷一同起身，因二爷缺些盘缠，问我借了几两银子，故此我老爹来拜。”妇人道：“他怎么没盘缠？”光棍道：“他银子都买了苏木、胡椒与铜货，身边剩得不多，故此问我们借。”妇人道：“他几时起身？”光棍道：“是三月初三。”妇人道：“你几时到的？”光棍道：“前月廿八。”妇人道：“怎同来，他又不到？你说明日那边寻，是那边？”光棍道：“我说明日再寻，他不曾说那边。”妇人道：“我明明听得。好管家，说了我谢你。”光棍道：“说了口面狼藉，又是我的孽。”又待要走，妇人便赶来留，说：“桂香，我针线匾里有一百铜钱，拿来送管家买酒吃。”光棍道：“说便说，

二娘不要气。”妇人道：“我不气便了。”光棍道：“你二爷在广时，曾闹一个杨鸾儿，与他极过得好，要跟二爷来。二爷不肯，直到临起身，那杨鸾哭哭啼啼，定要嫁他，身边自拿出一注银子，把二爷赎身，二爷一厘不曾破费。因添了一个内眷，又讨了一个丫头，恐怕路上盘缠不够，问我借银十两同来。”妇人道：“既同来，得知他在那里？”光棍道：“这不好说。”妇人道：“这一定要说。”光棍道：“这内眷生得也只二娘模样，做人温柔，身边想还有钱。二爷怕与二娘合不来，路上说要寻一个庄——在钱塘门外——与他住。故此到江头时，他的货都往进龙浦赤山埠湖里去，想都安顿在庄上。目下也必定回了。”妇人道：“如何等得他回？一定要累你替我去寻他。”光棍道：“我为这几两银子毕竟要寻他，只是不好领二娘去。且等明日，寻着了他来回复。”这光棍骗了一百钱去了。

这妇人气得不要，人上央人，去接阿哥王秀才来。把这话一说，连那王秀才弄得将信将疑，道：“料也躲不过，等他自回。”妇人道：“他都把这些货发在身边发卖，有了小老婆，又有钱用，这黑心忘八还肯回来？好歹等那人明日回复，后日你偕我去寻他。”兄妹两个吃了些酒，约定自去。等到初十下午，只见这光棍走将来。桂香看了，忙赶进去道：“那人来了。”这妇人忙走出道：“曾寻着么？”光棍道：“见了，在钱塘门外一个庄上。早起老爹去拜，你二爷便出来相见，留住吃饭。这货虽发一半到店家，还未曾兑得银子，约月半后还。姨娘因我是同来熟人，叫我到里面，与我酒吃。现成下饭，烧鸭、煊蹄子、湖头鲫鱼，倒也齐整。姨娘不像在舫中穿个青布衫，穿的是玄色冰纱衫，白生绢袄衬，水红胡罗裙，打扮得越娇了。二爷问我道：‘你曾到我家么？’我

道：‘不曾。’他说：‘千万不可把家中得知。’昨日不曾分付得，我又尖了这遭嘴。”这妇人听了，把脚来连顿几顿，道：“有这忘八，你这等穿吃快活，丢我独自在家。明早央你替我同去寻他。”光棍道：“怕没工夫。况且我领了你去，张二爷须怪我，后边不好讨这注银子。”妇人道：“你只领我到，我自进去罢。日后银子竟在我身上还，没银子我便点他货与你。”又留他吃了些酒，假喃喃的道：“没要紧，又做这场恶。”妇人又扎缚他道：“我们明日老等你，千定要来。”光棍去了。妇人隔夜约定轿子，又约了王秀才。清晨起来，煮了饭，安排了些鱼肉之类。先是轿夫到，次后王秀才来。等了半晌，这光棍洋洋也到。那妇人好不心焦，一到便叫他吃了饭，分付桂香看家。妇人上了轿，王秀才与光棍随着，一行人望钱塘门而来。

这厢吴尔辉自得了执照，料得稳如磐石，只是家中姬人不大本分，又想张家娘子又是不怕阿婆的料，也不善，恐怕好日头争竞起来。他假说芜湖收帐，收拾了铺陈，带了个心腹小郎欢哥、一个小厮喜童，来到湖上，赁了个庄，税了张好凉床、桌椅，买了些动用家伙碗盏，簇新做顶红滴水月白胡罗帐，绵绸被单，收拾得齐齐整整，只等新人来。只见这张家轿夫抬个落山健，早已出钱塘门。光棍与王秀才走了一身汗，也到城外。妇人推开帘儿问道：“到也不曾？”光棍道：“转出湖头便是。只是二娘这来，须见得张二爷好说话。若他不在，止见得姨娘，他一个不认帐，叫我也没趣。况且把他得知了，移了窠，叫我再那里去寻？如今轿子且离着十来家人家歇，等我进去先见了，我出来招呼，你们便进去，我不出来，你们不要冲进。我直要骗他到厅上，叫他躲不及你们方好。”王秀才连声道：“有理，有理。”就歇下轿，王秀

才借人家门首坐了。

光棍公然摇摆进去，见了吴尔辉。吴尔辉道：“来了么？”光棍道：“轿已在门前，说的物可见赐。”吴尔辉说：“待人进门着。”光棍道：“这吴朝奉，轿在门前，飞了去？只是在下也有些体面，就是他令兄，也是个在席朋友，见在外边送。当面在这里兑银子，不惟在下不成模样，连他令兄也觉难为。如今我自领了银子去，等他令兄进来。只是他令兄，朝奉须打点一个席儿待一待，也是朝奉体面。”吴尔辉便叫小厮去看，道果然轿子歇在十来家门前。尔辉便叫小厮去叫厨子，将银子交出。都不是前番银子，一半九二三逼冲，一半八程极逼火。光棍道：“朝奉不忠厚，怎拿这银子出来？要换过。”吴尔辉道：“兄胡乱用一用罢。这里寓居，更换不便。”光棍定要换，吴尔辉便拿出一两逼火，道：“换是没得换，兄就要去这两作东罢。”光棍恐怕耽延长久，妇人等不得赶进来，便假脱手道：“罢，罢，再要添也不成体面。”作辞去了。走到轿边，道：“两个睡得高兴，等了半日才起来。如今正在厅上与个徽州人说话，快进去。”妇人听了，忙叫轿夫，一个偏在那里系草鞋带，不来。妇人恨不得下轿跑去，便与王秀才一同闯进庄门。

吴尔辉正穿得齐齐整整的，站在那边等王秀才。这妇人一下轿道：“欺心忘八，讨得好小！”那吴尔辉愕然道：“这是你丈夫情愿嫁与我，有甚欺心？”妇人一面嚷，王秀才道：“舍妹夫在那里？”吴尔辉道：“学生便是。”王秀才道：“混帐！舍妹夫张二兄在那里？”吴尔辉道：“他收了银子去了，今日学生就是妹夫了。”王秀才道：“他收拾银子躲了么？闻他娶一个妾在这里。”吴尔辉道：“娶妾的便是学生。”王秀才道：“妹子不要嚷，我们差来了，

娶妾的是此位，张二已躲去了。我们且回罢。”吴尔辉道：“怎么就去？令妹夫已将令妹嫁与学生，足下来送，学生还有个薄席，一定要宽坐。”王秀才道：“这等叫舍妹夫出来。”吴尔辉道：“他拿了银子去了，还在轿边讲话。”此时说来，都是驴头不对马嘴。妇人倒弄得打头不应脑，没得说。王秀才道：“方才轿边说话的是俞家家人，是领我们来寻舍妹夫的，那里是舍妹夫。”吴尔辉道：“正是你前边令妹夫。他道令妹不孝，在县中告了个执照，得学生七十两银子，把令妹与学生作妾。”王秀才道：“奇事，从那边说起？舍妹夫在广东不回，是这个人来说，与他同回，带一个妾住在这厢，舍妹特来白嘴。既没有妾在此，罢了，有甚得你银子、嫁你作妾事？”吴尔辉道：“拿执照来时，兑去二十，今日兑去五十，明明白白。令妹夫得银子去，怎么没人得银？”扯了王秀才道：“学生得罪！宅上不曾送得礼来，故尊舅见怪，学生就补来。桶儿亲，日后正要来往，恕罪，恕罪。”王秀才道：“怎么说个礼？连舍妹早丧公婆，丈夫在广，有甚不孝，谁人告照？”吴尔辉道：“尊舅歪厮缠，现有执照离书在此。”忙忙的拿出来看，王秀才看了道：“张青也不是舍妹夫名字。是了，你串通光棍，诓骗良人妻子为妾。”一把便来抢这执照。吴尔辉慌忙藏了，道：“你抢了，终不然丢去七十两银子？这等是你通同光棍，假照诓骗我银子了。”王秀才道：“放屁！”一掌便打过去，吴尔辉躲过，大叫道：“地方救人！光棍图赖婚姻打人。”王秀才也叫道：“光棍强占良人妻子，殴辱斯文。”哄了一屋的人，也不知那个说的是。王秀才叫轿夫且抬了妹子回去：“我自与他理论。”吴尔辉如何肯放，旁边人也道：“执照真的，没有一个无因而来之理。”两下甚难解交。

巧巧儿按察司湖舡中吃酒回，一声屈，叫锁发钱塘县审，发到县来。王秀才说是秀才，学中讨收管。吴尔辉先在铺中受享一夜。次日王秀才排了破靴阵，走到县中，行了个七上八落的庭参礼。王秀才便递上一张，是假照诬占事，道：“生员有妹嫁与张穀。土豪吴燊乘他夫在广，假造爷台执照！强抢王氏，以致声冤送台，付乞正法。”你一句，我一句，那三府道：“知道，我一定重处。”就叫这一起。只见吴燊也是一张状子，道诬劫事，道：“无子娶妾遭光棍串同王氏，诬去银七十两。”那三府道：“王生员，你那妹子没个要嫁光景，怎敢来占？”王秀才道：“生员妹子原有夫张穀，在广生理。土豪吴燊贪他姿色，欺他孤身，串通光棍，假称同伙，道生员妹夫娶妾在吴燊家，诬生员妹子去。若不是生员随去，竟为强占了。”三府叫吴燊道：“你怎敢强占人家子女？”吴燊道：“小人因无子，要娶妾。王氏夫张青拿了爷台执照，说他妻子不孝，老爷准他离异，要卖与小的。昨日他送这妇人到门，兑七十两银子去，却教这王生员道小人强占，希图白赖。”就递上抄白执照，三府道：“王生员，这执照莫不是果有的事？”王秀才道：“老大人，舍妹并无公婆，张穀未回，两邻可审，见在外边。”三府道：“叫进来。”只见众邻里一齐跪在阶下。三府道：“叫一个知事体的上来。”一个赵裁缝便跪上去。三府道：“张青可是你邻里？”赵裁缝道：“小的邻舍只有张穀，没有张青。”三府道：“是张穀么？”赵裁缝道：“是，是。”三府道：“如今在那里？”赵裁缝道：“旧年八月去广里未回。”三府道：“王氏在家与何人过活？”赵裁缝道：“他阿婆三年前已死，阿公旧年春死在广东，家中止有一个丫头桂香。”三府道：“他前日为甚么出去？”赵裁缝道：“是大前日，有个人道他丈夫讨小在钱塘门外，反了两

日，赶去的。余外小的不知。”三府道：“你不要谎说。”赵裁缝道：“谎说前程不吉。”三府道：“你莫不是买来两邻？”赵裁缝慌道：“见有十家牌，张毅过了赵志，裁缝生理便是小的。”三府讨上去一看，上边是：

周仁 吴月 钱十 孙经 冯焕 李子孝 王春

蒋大成

共十个，并没个陈清、朱吉，心里也认了几分错，就叫吴爚道：“执照是你与张青同告的么？”吴爚道：“是张青自告的。”三府道：“你娶王氏，那个为媒？”吴爚道：“小的与他树剥皮，自家交易的。”三府道：“兑银子时，也没人见了？”吴爚道：“二十两摇丝，五十两冲头，都是张青亲收。”三府道：“在那家交银？妇人曾知道么？”吴爚道：“昨日轿子到门，交的银子。原说瞒着妇人的。”三府道：“好一个兀突蠢才！娶妾须要明媒，岂有一个自来交易的？”吴爚道：“小的有老爷执照为据。”三府道：“拿上来。”吴爚道：“小的已抄白在老爷上边，真本在家里。”三府便叫前日拘张青两邻差人。那甲首正该班，道：“是小的。”三府道：“张青住在那里？”答应道：“说在荐桥。”三府道：“你仍旧拘他与两邻来。”甲首道：“那日是他自来的，小的并不曾认得所在。”三府道：“又是一个糊涂奴才。”三府便叫王生员：“我想你两家都为人赚了。你那妹子原无嫁人的事，不消讲了。”便叫吴爚：“你这奴才，若论起做媒没人，交银无证，坐你一个诓骗人家子女，也无辞。”吴爚便叩头道：“老爷冤枉。”

“只是你还把执照来支吾，又道见妇人到门发银，也属有理。如今上司批发，不可迟延。限你五日内，与差人这奴才寻获张青。若拿不到，差人三十板，把这朦胧告照、局骗良人妇女罪名坐在

你身上。”叫讨的当保，王生员与王氏邻里暂发宁家。

可笑这吴爚在外吃亲友笑，在家吃姬人骂，道：“没廉耻入娘贼，瞒我去讨甚小老婆。天有眼，银子没了，又吃恶官司。”耐了气，只得与差人东走西闯，赔了许多酒食，那里去寻一个人影儿？到第四日，差人对吴爚道：“吴朝奉，我认晦气，跑了四日了，明前该转限。我们衙门里人，诨得伸直脚打两腿；你有身家的人，怎当得这拷问？况且朦胧诨骗都是个该徒的罪名。须寻得一个分上才好。”吴爚原是一个臭吝不舍钱的，说到事在其间，也吝啬不得，便与他去寻分上。正走间，一个人道：“张二倒回来了，王秀才妹子着甚鬼，东走西跑打官司。”差人道：“我们也去看看，莫不是张青？”去时只见张家堆上许多货，张穀还立在门前收货，妇人立在帘边。这张二且是生得标致，与张青那里有一毫相像。吴爚见了，越觉羞惭。正是：

柳姬依旧归韩子，叱利应羞错用心。

差人打合吴爚，寻了一个三府乡亲，倒讨上河，说要在王氏身上追这七十两银子。分上进去，三府道：“他七十两银子再不要提起罢了。只要得王秀才不来作对，说你诨骗，还去惹他？”但是上司批发，毕竟要归结，止可为他把事卸在张青身上，具由申复。只这样做，又费两名水手。三府为他具由，把诨骗都说在张青身上，照提缉获。吴爚不体来历，罚谷，事完也用去百十两。正是：

羊肉不吃得，惹了一身羶。

当时街坊上编了一个《桂枝儿》道：

吴朝奉，你本来极臭极吝。人一文，你便当做百文。又谁知，落了烟花阱。人又不得得，没了七十金。又惹了官司也，着甚么要紧！

总之，人一为色欲所迷，便不暇致详，便为人愚弄。若使吴君无意于妇人，棍徒虽巧，亦安能诓骗得他？只因贪看妇人，弄出如此事体，岂不是一个好窥伺良家妇女的明鉴？古人道得好：他财莫要，他马莫骑。这便是个不受骗要诀。

第二十七回 贪花郎累及慈亲 利财奴祸贻至戚

莫笑迂为拙，须知巧是穷。奇谋秘计把人蒙。浪向纤纤蜗角，独称雄。 儉险招人忌，骄盈召鬼恫。到头输巧与天公。落得一身萧索，枉忡忡。

右调《南柯子》

这调是说巧不如拙。我常道拙的计在迟钝，尺寸累积，鸠巢燕垒，毕竟成家；巧的趋在便捷，一旦繁华，海市蜃楼，终归消灭。况且这天公又怜拙而忌巧。细数从来，文中巧的莫如班、马，班固死于狱中，史迁身下蚕室；武中巧的莫如孙、吴，孙膑被庞涓刖足，吴起被楚宗室射死；诗中巧的莫如李、杜，李白身葬采石，杜甫客死四川；游说中巧的莫如苏、张，苏秦车裂齐国，张仪笞辱楚相。就是目今，巧窃权是阉宦魏忠贤，只落得身磔家藉，子侄死徙；巧趋附是崔尚书一流，崔宦戮尺，其余或是充军，或是问徙，或是罢职。看将起来，真是巧为拙奴，巧为拙笑。就我耳中所闻，却有个巧计赚人，终久自害的。

说话浙江绍兴府山阴县，有一个乡宦姓陈，自进士历官副使。因与税监抗衡，致仕回家。夫人郑氏，生有一子，止得九岁。到是初中时，在扬州娶得一个如夫人，姓杜，生有一子，已是十七岁了，唤名陈鏊，字我闲，已娶李侍御次女为妻。陈副使为他求师，略在亲友面前讲得一声。只见这边同年一封荐书，几篇文字，道此人青年笃学，现考优等，堪备西席。这相知一封荐书，

几篇文章，道此人老成忠厚，屡次观场，不愧人师。又有至亲至友荐的，陈副使摆拨不下，道青年的文字毕竟合时，但恐怕他轻佻没坐性；老成的毕竟老于教法，但恐怕笔底违时。

正迟疑间，适值李亲家李侍御荐一个先生，姓钱名流，字公布，前道帮补，新道又是一等第六，是个时髦。陈副使道丈人为女婿访求，必定确的了，便自家去一拜，就下了一个请书。只见这先生年纪三十多岁，短胡，做人极是谦虚，言语呐呐不出口，叩他经史，却又响应。陈副使道：“小儿虽是痴长，行文了两年，其实一窍不通。今遇老师，一定顿开茅塞。”钱公布道：“末学疏浅，既蒙老先生、李老先生重托，敢不尽力！”陈副使想道：“我最怪如今秀才，才一考起，便志气嚣，逞才傲物。似这先生，可谓得人了。”谁知这钱公布，他笔底虽是来得，机巧甚是出人。他做秀才，不学这些不肖，日夕上衙门自坏体面，只是往来杭州代考。包复试三两一卷；止取一名，每篇五钱；若只要黑黑卷子，三钱一首。到府间价又高了。每考一番，来做生意一次。及至帮补了，他却本府专保冒籍，做活切头，他自与杭、嘉、湖富家子弟包倒。进学三百两，他自去寻有才有胆不怕事秀才，用这富家子弟名字进试，一百八十两归做文字的，一百二十两归他。复试也还是这个人，到进学却是富家子弟出来，是一个字不做，已是一个秀才了。回时大张旗鼓，向亲邻道冒籍进学。又捱一两年，待宗师新旧交接时，一张呈子，改回原籍，怕不是个秀才？是一个大手段人。

陈副使不知道，送了张五十金关书，择日启馆，却在陈副使东庄上。但见：

翠竹敲风，碧梧蔽日。疏疏散散，列几树瑶草琪葩；下

下高高，出几座危楼高阁。曲房临水倚，朱栏碧槛水中浮；孤馆傍山开，碧瓦红檐山畔出。香拂拂花开别径，绿荫荫树满闲阶。萧条草满少人来，一鸟不鸣偏更寂。

这先生初到馆，甚是勤谨，每日讲书讲文，不辞辛苦，待下人极其宽厚。陈公子是公子生性，动不动打骂，他都为他委曲周旋劝解，以此伏侍僮仆没有一个不喜欢。就与陈公子，或称表字，或称老弟，做来文字只是圈，说来话只是好。有时园中清话，有时庄外闲行。陈公子不是请个先生，到是得个陪堂，两边殊是相安。

忽一日，对陈公子道：“我闲，知道令岳荐我来意思么？”陈公子道：“不知。”钱公布道：“令岳闻知令尊有个溺爱嫡子之意，怕足下文理欠通，必至为令尊疏远。因我是他得意好门生，故此着我来教足下。足下可要用心，不可负令岳盛意。”陈公子道：“正是。连日家父来讨文字，学生自道去不得，不敢送去。”钱公布道：“足下文字尽清新，送去何妨？”陈公子道：“这等明日送去罢。”钱公布道：“这且慢。令尊老甲科，怕不识足下新时调，还得我改一改拿去。”次早将来细细改了，留得几个之乎也者字，又将来圈了，加上批语送去。果然陈副使看了大喜，道：“这先生有功。”对如夫人说，这如夫人听得儿子文理通，也大欢喜，供给极是丰厚。后边陈副使误认了儿子通，也曾大会亲友面课，自在那边看做，钱公布却令小厮，将文字粘在茶杯下送与他，照本誉录。一次，陈公子诈嫌笔不堪写，馆中取笔，把文字藏在笔管中与他，把一个中外都瞒得陈公子是个通人了。但是钱公布这番心，一来是哄陈副使，希图固馆，二来意思要得陈公子感激，时常资助。不料止博得一个家中供给齐整，便是陈公子也忘记了自己本色，也在先生面前装起通来，谈文说理。先生时常在他面前

念些雪诗儿，道家中用度不足，目下柴米甚是不给，欲待预支些修仪，不好对令尊讲。陈公子不过答应得声“正是呢”，也不说是学生处先挪几何。几番又道缺夏天衣服，故意来借公子衣服，要动他。公子又不买。钱公布心中便也快快，道：“这不识好的，须另用法儿敲他。”

一晚步出庄门，师徒两个缓缓的走，打从一个皮匠门首过。只听得一声道：“打酒拿壶去！”这声一似新莺出谷、娇鸟啼花，好不聒聒可听。师徒二人忙抬头看时，却是皮店厨边，立着一个妇人，羞羞缩缩，掩掩遮遮，好生标致：

髻拥轻云堕，眉描新月弯。

嫣然有余媚，婀娜白家蛮。

天下最好看的妇人，是月下、灯下、帘下，朦朦胧胧，十分的美人，有十二分。况村庄之中，走出一个年纪不上二十来，眉目森秀，身体娇柔，怎不动人？钱公布道：“这妇人是吃钟儿的。”陈公子道：“先生怎知道？”钱公布道：“我只看见他叫打酒，岂不吃钟儿？”陈公子道：“那秋波一转，甚是有情。”钱公布道：“谁叫你生得这等俏。”也是合当有事，陈公子走不过十数间门面，就要转来，来时恰好皮匠打酒已回，妇人伸手来接，青苧衫内露出只白森森手来，岂不可爱？陈公子便是走不动般，佇了一会方去。回到庄中，道：“好一个苧罗西子，却配这个麦粿包。”钱公布道：“只因老天配得不匀，所以常做出事来。你想这样一个妇人配这样一个蠢汉，难道不做出私情勾当？”陈公子道：“只怕也有贞洁的。”钱公布道：“我闲，那个人心不好高？只因他爹娘没眼，把来嫁了这厮，帽也不戴一顶，穿了一领油腻的布衫，补洞的水袜，上皮湾的宕口草鞋，终日手里拿了皮刀，口中衔了苧线，成甚模

样？未必不厌他。若见一个风流子弟，人物齐整，衣衫淹润，有不输心输意的么？虽然是这样说，我们读书人须要存些阴德，不可做这样事。”谁知陈公子晦气到了，恰是热血在心，不住想他。撇开先生，常自观望。似此数日，皮匠见他光景，有些恼了，因是陈公子，不敢惹他。

只见这日钱公布着一双旧鞋，拿了十来个钱，去到他家里打掌，把鞋脱与他，自坐着等。巧巧陈公子拜客回来，见了道：“先生在这里做甚么？”钱公布道：“在这里打掌。”陈公子便捱到先生身边，连张几张不见。钱公布道：“你先回去。”那陈公子笑一笑道：“让你罢。”去了。那皮匠便对钱公布道：“个是高徒么？”钱公布道：“正是。是陈宪副令郎。”皮匠便道：“个娘戏！阿答虽然不才，做个样小生意阿答家叔洪仅八三，也是在学。洪论九十二舍弟见选竹溪巡司。就阿答房下也是张堪舆小峰之女。咱日日在个向张望，先生借重对渠话话，若再来张看，我定要打渠，勿怪为鲁。”钱公布道：“老兄勿用动气，个愚徒极勿听说，阿答也常劝渠，一弗肯改，须用本渠一介大手段。”洪皮匠道：“学生定用打渠。”钱公布道：“勿用，我依有一计，特勿好说。”便沉吟不语。皮匠道：“驼茶来，先生但说何妨。”钱公布道：“渠依勿肯听教诲，日后做向事出来，陈老先生毕竟见怪。渠依公子，你依打渠，毕竟吃亏。依我依，只是老兄勿肯。”皮匠道：“但话。”钱公布道：“个须分付令正，哄渠进，老兄拿住子要杀，我依来收扒，写渠一张服辨。还要诈渠百来两银子，渠依下次定勿敢来。”皮匠欢天喜地道：“若有百来两银子，在下定作东，请老先生。”钱公布道：“个用对分。”皮匠道：“便四六分罢，只陈副使知道咱伊？”钱公布道：“有服辨在东，怕渠？”此时鞋已缝完，两

个又附耳说了几句，分手。

到得馆中，陈公子道：“先生今日得趣了。”钱公布道：“没甚趣，女子果然好个女子，拿一钟茶出来请我，一发洁净喷香。”陈公子道：“果然？”钱公布道：“真当。”陈公子道：“这先生吃醋，打发我回，便同吃钟茶也不妨。”钱公布道：“妇人倒是有情的，只是这皮匠有些粗鲁，不好惹他。”陈公子道：“先生，你本怕我括上手，把这话来锉我。”钱公布道：“我好话，若惹出事来，须不关我事。”陈公子一笑，自回房了。次日，把脚下鞋子拆断了两针线脚，便借名缝绽，到他家来。只见皮匠不在，叫了两声，妇人出来，道：“不在家。”陈公子看时，越发俊俏。道：“要他做些生活，不在，大娘子胡乱替我缝一缝罢。”那妇人笑道：“不会。”公子便脱下来递去，道：“大娘子看一看，不多几针。”妇人来接时，公子便捏上一把，甚是软滑柔润。那妇人脸是一红，道：“相公，斯文家不要粗鲁。”公子也陪笑了一笑。妇人道：“明日来罢。”公子道：“明日晚来。”妇人道：“晚，他要邻家吃酒未回，晌午罢。”公子趑趄出门，妇人也丢一个眼色，缩进去了。陈公子巴不得天明，又巴不得天晚，打扮得齐齐整整，戴了玉簪金钗，金茉莉签，一身纱罗衣服，袖子内袖了二三两小钗儿，把一条白纱汗巾包了，对小厮道：“我出去就来，不必跟我。”径到皮匠家来。

此时局已成了。听得他叫，皮匠便躲了，叫妇人在里面回报不在。陈公子听得声不在，便大踏步跳来，妇人已怜他落局，暗把手摇，道不要来。那公子色胆如天，怎肯退步？妇人因丈夫分付，只得往楼上便跑。陈公子也跟上，一把抱住，便把银子渡去。那妇人接了，道：“且去，另日约你来。”陈公子道：“放着钟不

打，待铸？”一连两个“亲亲”，伸手去扯小衣。只听得楼门口脚步响，回头看时，皮匠已拿了一把皮刀赶来了。公子急了，待往楼窗跳下，一望楼又高，舍不得性命，心又慌，挪不得脚步。早被皮匠劈领一把，拿在地下，忙把刀来切时，却被妇人一把抢去，道：“王大哥，做甚贼势！”那皮匠便将来骑住，劈脸墩上两拳，公子便叫“饶命”。妇人又道：“打杀人也要偿命，不要蛮。”公子又叫：“娘子救命。”只见凳上放着这妇人一双雪白好裹脚，被皮匠扯过来，将手脚捆住。这公子娇细人，惊得莫想挣一挣。正捆时，只听得先生高高的唱着“本待学”过来。公子便高叫：“先生救我一救。”皮匠道：“我也正要捉这蛮子，一同送官。”便跳起身来，往下便走。却好先生正到门前，这皮匠一把揪住，便是两拳。钱公布道：“这厮这样可恶。”皮匠道：“你这蛮子，教学生强奸人妇女，还要强嘴！”钱公布道：“那那有有这样事？”陈公子又叫：“先生快来。”一结一扭，两个一同上楼。钱公布道：“我叫你不要做这样事，令尊得知，连我体面何在？”那皮匠又赶去陈公子身上狠打上几下，道：“娘戏个，我千难万难讨得个老妈，你要戏渠。”公子熬不得，道：“先生快救我！”

野花艳偏奇，狂且着贪想。

浪思赤绳系，竟落青丝网。

先生便问道：“老兄高姓？”皮匠道：“我是洪三十六。”先生便道：“洪兄，愚徒虽然弗好，实勿曾玷污令正。如今老兄已打了渠一顿，看薄面，饶了渠，下次再弗敢来。”皮匠道：“苍蝇戴网子，好大面皮。虽是不曾到手，也吃渠亲了两个嘴，定用打杀。”钱公布道：“罢！饶了渠，等渠再陪老兄礼罢。”皮匠道：“打虎不倒被虎咬。我弗打杀，定用送官立介宗案。”钱公布道：“到官

也须连累尊正。”皮匠摇得头落，道：“也顾勿得。”亏得妇人道：“我宁可死，决勿到官个。你怕后患，写渠一张，放子渠去罢。”公子道：“一凭娘子。”钱公布道：“洪兄，放渠起来写。”皮匠只不做声。钱公布道：“你还有甚题目话么？”皮匠道：“我还要三百两银子，饶渠性命。”钱公布道：“那得多呵！送五两折东陪礼。”皮匠便跳起道：“放屁！你家老妈官与人戏，那三五两便歇？”钱公布道：“不要粗糙。”公子捆缚不过，便道：“先生加他些。”自十两起，直加至一百两。皮匠还做腔，又亏得妇人道：“没廉耻，把老婆骗钱，还只顾要。”皮匠与公布怕做出马脚来，便住手。一时没现钱，把身上衣服、头上簪钗都除去，先生又到馆中，将他衣被，有七八十两玩器手卷都押在他家，限三日内银赎，才放陈公子起来，手脚已麻了。又拿了一枝烂笔头，一张纸，要他写。公子没奈何，只得随着皮匠口里说写去：

立服辨人陈某不合于今四月廿三日，窥见邻人岑氏，颇有姿色，希图奸宿，当被伊夫洪三十六拿住，要行送官。是某情极央求亲人钱某求释。如或不悛，仍行窥伺，听凭告理。立此服辨是实。

写到“听凭告理”处，皮匠还念两句道：“如岑氏遭逼不愤，致生事端，亦某抵偿。”陈公子也待下笔，倒是钱公布道：“这事断没有得，不消写，不写了。”公子与钱公布俱押了字，方得出门。

那陈公子满脸惭惶，钱公布又路上动喃道累他受气，累他陪口分拆，后生家干这样没要紧事。陈公子默然无言。到得房中，房中已收拾得罄尽，只得回家，对他妻说，某好友要将田馱银百两，骗得出来。果是先生去了半日，随着人把衣服书玩都一一搬来，只说妇人留住了金钗玉簪，说不曾有。次日连皮匠夫妇俱已

搬去，公子甚是欢喜，道：“省得拿这张服辨在此，劫持我。”不知里边有许多委曲。廿四日，陈公子回家去设处银子，他就暗地到皮匠家去分了这些物件，只捡好玉瓶、古炉、好手轴袖回馆中，又吃了他一个肥东。到廿五日，陈公子拿了银到馆，交付钱公布，道：“先生，银子已有了，快去赎来，怕老父到馆，不见这些玩物生疑。”公布道：“我就去。只是你忒老实，怎都是纹银，你可收去十两，我只拿九十两去，包你赎来。”打发他出房，就将九十两银子收入书箱，把这几件玩物带到皮匠家，慌慌张张的径入里边。皮匠道：“银子来了么？”钱公布道：“还要银子？那日我这节事，众小厮都分付了，独不曾分付得一个，被他竟对主母说了。主母告诉了陈副使，昨日便叫了陈公子回去，说他是不肖，今日亲自府间下状，连公子都告在里边，说你设局诬诈，明日准准差公来。我想这事，怎好我得钱，累你受害？故此把这些物件都归了你，把你作官司本，只不要扯我在里边。”皮匠便跌脚道：“这原是你教我的，如今这些物件，到官都要追出去，把我何用？”妇人道：“我叫你不要做这事，如今咱伊还是你依同我，将这多呵物件到陈衙出首便罢。”钱公布道：“这拿头套枷戴，勿可，勿可。陈老先生只为钱，你不若把个些物件还了陈公子，等渠还子爷，便无话哉。便公差来，你暂躲一躲便了。”皮匠还没主意，倒是妇人立定主意交还，止落得几两陈公子暗与他的银子。钱公布自着人搬回了。他夫妻两个计议，怕一到官要难为，苦使家私无些，便收拾做一担儿，两个逃往他乡，实何尝得这九十两银子，勒他簪空？到午节边，先生回，陈公子把存下十两银子分五两送他，又送几件玩器，彼此相忘。直至午节后，复到馆，师生越加相得。

一日，两个在竹荫中闲谈，只见花径两个人走将进来，要见钱相公与陈相公。钱公布道：“是甚么人？”两个俱披着衫儿，与他相见。那两人道：“小人是本府刑厅，有事来见二位相公。”钱公布道：“刑厅有甚事来见我们？”那两人道：“小可唐突。钱相公不讳流，陈相公不讳镰么？”钱公布道：“正是。”两人道：“这等小可来得不差了。本主奉有按院批准洪三十六告词，特来奉请二位相公。”钱公布道：“我们并不晓这人。”陈公子早已脸色惊白了。只见年纪老成公差道：“昨日那原告来请封条去封尸棺，两在下曾会来，道是个皮匠，陈相公倚势强奸他妻岑氏，以致身死。”钱公布道：“捉奸见双，有何凭证？”那后生公差道：“岂有无证之理？他道有陈相公的服辨，买求的银子，与钱相公过付。这事二位相公自与他分理，不干二在下事。”陈相公听得事逼真，低下了头思想，不发一言。公布道：“官差吏差，来人不差。且备饭。”陈公子叫摆饭在水阁，问他两个姓名。一个姓吴名江号仰坡，一个姓冯名德号敬溪。两个略谦一谦，便坐上边，在席上假斯文，不大吃，又掉文淡，道：“敝厅主极是公明，极重斯文，二位去见，必定周旋。况有令尊老爷分上，这蛮子三十板，一名老徒稳稳，二在下没有个不效劳。就是两班门上一应人，若是两在下管的，便没敢来做声。就是件作，也听两在下说的。”吃了半日，假起身告辞。钱公布假相留，冯敬溪道：“正是扰了半日，牌也不送看一看，倒是白捕了。伙计看牌，虽有个例，如今二位相公体面中，且先送看。”吴仰坡便在牌包中捡出一张纸牌来，双手递与钱公布，公布便与陈公子同看。上写道：

绍兴府理刑厅为奸杀事。本月初六日，蒙浙江巡按御史马，批准山阴县告人洪三十六告。词到厅，合行拘审。为此仰役即拘

后开人犯，赴厅研审，毋违。须至牌者。计拘：

陈 鏊 钱 流

张德昌 岑 岩

洪三十六

差人 吴 江

钱公布看了，将来送还，道：“张、岑两个是甚么人？”吴仰坡道：“是他亲邻。”说罢，师生两个计议送他差使钱，是六两作十两。钱公布道：“拿不出，加到九两作十五两。”钱公布递去，那吴仰坡递与冯敬溪，道：“伙计，二位相公盛意，你收了。”那冯敬溪捏在手中道：“多谢二位相公。不知是那一位见惠的？两在下这一差，非是小可，原是接老爷长差，又央门官与管家衬副，用了一二十两，才得到手，怎轻轻易易拿出这个包儿来？也须看理刑厅三个字。”吴仰坡道：“伙计，这是看牌包儿。若说差使钱，毕竟我你二人一人一个财主。”陈公子听了木呆，钱公布附耳道：“口大，怎么处？”陈公子道：“但凭先生，今日且打发他去。”钱公布道：“这不是甚差使钱，因馆中有慢。……”吴仰坡便插一句道：“这等，明日陈爷那边去领赏罢。”陈公子忙道：“不要去。只到这厢来。”钱公布道：“因慢，以此折东，差使后日了落。”吴仰坡道：“敝主甚是性急，洪三十六又在那厢催检尸，二位相公投到了。若不出去，敝主出文书到学道申请，恐两在下也扶持不得。”钱公布道：“且耽延两日。”两个差人便起身作别，道：“这等后日会。”

饮若长鲸吸，贪如硕鼠能。

从教挽大海，溪壑正难平。

送了两上差人出去，钱公布连声叹气道：“罢了。这前程定用送了。”又对陈公子道：“这事弄得拙，须求令岳、令尊解纷。”陈

公子道：“家父知道，定用打杀。还是先生周支。”公布道：“我怎周支得？须求孔方。如今若是买上不买下做，推官向贴肉摠，少也得千金，检尸仵作也得三百，个日铺堂也要百来两，再得二三百两买嘱这边邻里，可以胜他。这是一着。恐怕他又去别处告，若上和下睦做，上边央了分上，下边也与洪三十六讲了，讨出了那张服辨，买了硬证，说他自因夫妻争殴身死，招了诬，可也得千余金。”陈公子道：“怎不见官，免致父亲得知方好。”钱公布咬指道：“这大难。”想了又想，道：“有个机会。目今季节推行取，你如今诓得二百时银与差人，叫他回你在京中令岳处，我游学苏州。里边还要一个三百金分上，不然节推疑我们脱逃。书房中也得二百时银，叫他搁起莫催。洪三十六也得五七百金，与他讲绝，私和，不要催状。待到新旧交接，再与差人与书房讲，竟自抹杀。这可以不见官。但这项银子就要的。如何是好？还再得一个衙门中熟的去做事方好。”陈公子道：“又去央人彰扬，只累先生罢。但急切如何得这银子？”钱公布道：“这须不在我，你自家生计策。或者亲友处借贷些？”陈公子道：“如今这些乡绅人家，欠他的如火之逼，借与他其冷如冰，谁人肯借？”钱公布道：“自古道：儿女之情，夫妻之情。你还到家中计议，或者令堂有些私房，令正嫁资少可支持。后日差人就来了，被他逼到府前，四尊有令尊体面，讨保这也还好。若道人命大事，一落监，这使费还多。你自要上紧。”陈公子思量无计，只得回家。

走到房拿来茶水，只是不吃，闷闷昏昏，就望床中睡去。他夫妇是过得极恩爱的，见他这个光景，便来问道：“为着甚事来？”只见陈公子道：“是我作事差，只除一死罢。”李小姐道：“甚事到死的田地？说来。”陈公子只是拭泪不说。李小姐道：

“丫鬟，叫书童来，我问他。”陈公子道：“不要叫。只是说来，你先要怪我。”李小姐道：“断不怪你。”陈公子便将前日被皮匠逼诈，如今他妻死告状，与先生计议事都说了。李小姐也便惊呆道：“因奸致死，是要偿命的。如何是好？”陈公子越发流泪，道：“我只是一死。”李小姐道：“若说丈人在家，叫他与你父亲去讲，还是白分上，好做。若说要二三千银子，便我有些，都将来生放，箱中不过一二百，首饰一时典换不及，母家又都随任。无可掇挪，怎生来得？不若先将我身边银子且去了落差人，待我与婆婆再处。”可笑陈公子是娇养惯的，这一惊与愁，便果然病起，先将银子寄与钱公布，叫他布置。自己夫妻在家中暗地着人倒换首饰，一两的也得五钱，折了好些。那边钱公布又雪片般字儿来，道洪三十六又具状吊尸棺，房里要出违限，真是焦杀。这边陈公子生母杜氏闻得他病，自到房来。媳妇迎着，问道：“为甚忽然病起来？”李小姐道：“是个死症，只是银子医得。”杜氏道：“是甚话！”来到床边，看了儿子，道：“儿，你甚病？”陈公子也只不应。李小姐要说时，他又摇头。杜氏道：“这甚缘故？”李小姐道：“嫡亲的母亲，便说何妨。”便将前事细细说了一遍，道：“故此我说是死症，只要银子。”杜氏听了，不觉吃了一惊，道：“儿子，你真犯了死症了。我记得我随你父亲在关内做巡道时，也是一个没要紧后生，看得一个寡妇生得标致，串通一个尼姑骗到庵中，欺奸了他。寡妇含羞自缢，他家告状，县官审实，解到你父亲。那边也有分上，你父亲怪他坏人节，致他死，与尼姑各打四十，登时打死。这是我知道的，怎今日你又做这事。你要银子，你父亲向做清官，怎有得到我？就你用钱挣得性命出来，父亲怪你败坏他门风，料也不轻放你。”叹一口气，道：“我也空养了你

一场。”立起身去了。到晚间，千思万想，一个不快活起来，竟自悬梁缢死。正是：

舐犊心空切，扶危计莫筹。

可怜薄命妾，魂绕画梁头。

到得次日，丫鬟见了，忙报陈副使。陈副使忙来看时，果是缢死。不知甚么缘故，忙叫两个伏侍丫鬟来问时，道不知。再三要拷打，一个碧梧丫头道：“日间欢欢喜喜的，自看大相公回来，便这等不快。吃晚饭时，只叹一口气道：‘看他死不忍，要救他不能。’只这两句话。”陈副使想道：“为儿子病，也不必如此。正坐在楼上想，此时陈公子俱在房中来看，陈公子抚着尸，在那边哭。只见书房中小厮书童走到陈公子身边，见他哭，又缩了开去，直待哭完了，蹣到身边，递一个字与他。不期被陈副使看见，问道：“是甚么字，这等紧要？”书童道：“没甚字。”问公子，公子也道没有。陈副使便疑，拿过书童要打，只得说钱相公字儿。陈副使便讨来看，公子道：“是没紧要事。”副使定要逼来，却见上边写道：

差人催投文甚急，可即出一议。

陈副使见了，道：“我道必有甚事。”问公子时，公子只得直奏。陈副使听了大恼，将公子打上二三十，要行打死，不留与有司正法。却是李小姐跪下，为他讨饶，道：“亡过奶奶只这一点骨血。还求老爷留他。”陈副使哭将起来，一面打点棺木殓殓，一面想救儿子之计。

问公子道：“妇人是本日缢死的么？”公子道：“事后三日搬去，那时还未死。初十日差人来说，是死了告状。”副使道：“若是妇人羞愤自缢，也在本日，也不在三日之后。他如今移在那里？

可曾着人打听么？”公子道：“不曾。”副使道：“痴儿，你一定被人局了。”叫把书童留在家中，要去请一个陪堂沈云峦来计议。恰好此人因知如夫人死了，来望，陈副使忙留他到书房中。那云峦问慰了，陈副使便道：“云老，近日闻得不肖子在外的勾当么？”沈云峦道：“令郎极好，勤学，再不见他到外边来，并没有甚勾当。”陈副使道：“云老，不要瞒我。闻得不肖子近日因奸致死一个妇人，现告按院，批在刑厅。”沈云峦道：“是几时事？”陈副使道：“是前月。”沈云峦道：“这断没有的。一个霹雳天下响，若有这事，阶坊上沸反，道陈乡宦公子因奸致死了某人家妇人，怎耳朵里并不听得？”陈副使道：“不肖子曾见牌来。”沈云峦道：“这不难。晚生衙门极熟，一问便知。”就接陈公子出来，问了差人名姓模样，原告名字朱语，便起身别了陈家父子。径到府前，遇着刑厅书手、旧相知徐兰亭。沈云峦道：“兰老一向！”两个作了揖。沈云峦道：“连日得采？”徐兰亭道：“没事。”沈云峦道：“闻行陈副使乃郎人命事，整百讲公事不兴？”徐兰亭道：“没有。”沈云峦道：“是院按批的。”徐兰亭道：“目下按院批得三张，一张是强盗，上甲承应；一张是家财，中甲承应；我甲是张人命，是个争地界打杀的。没有这纸状子。”云峦道：“有牌，差一个甚吴江，老成朋友。”兰亭道：“我厅里没有个吴江，只有个吴成，年纪三十来岁，麻子；一个新进来的吴魁，也只廿五六岁，没有这人。莫不批在府县？”沈云峦说：“是贵厅。”兰亭道：“敝厅实是没有。”沈云峦得了这信，便来回复陈副使。副使道：“这等是光棍设局诓我犬子了。”云峦道：“这差不多。看先生狠主张用钱，一定也有跷蹊。”陈副使道：“他斯文人，断无这事。”云峦道：“老先生不知。近日衙门打发，有加二除的，怕先生也便乐此。如

今只拿住假差，便知分晓。”

这是三日开丧，先生见书童不来，自假吊丧名色来催。这边陈公子因父亲分付，假道：“有银几百两，与先生拿去。却有吊丧的人，不得闲，先生便一边陪丧，一边守银。”不期这陈副使与沈云峦带了几个家人，在书房中。巧巧这两个假差走来，管园的道：“相公去见公子便来，二位里面请坐。”一进门来，门早关上。两个撞到花厅，只见陈副使在那厢骂道：“你这两个光棍，便是行假牌逼死我夫人的么？”那小年纪的倒硬，道：“官差吏差，来人不差。现奉有牌。”副使道：“拿牌来看。”那小年纪的道：“厅上当官去看。”沈云峦道：“你两个不要强。陈爷已见刑厅，道没有这事。怎么还要争？”这两个听了这一句，脸色皆青，做声不得。陈副使便问：“洪三十六在那边？”两人答应不出。沈云峦道：“这等你二人怎么起局？”陈副使叫声打，这些管家将来下老实一顿，衣帽尽行扯碎，搜了纸牌。陈副使问他诈过多少银子，道止得六十两。沈云峦道：“令郎说一百二十，可见先生倒得六十两。”陈副使道：“这是先生串你们来的么。”两个被猜着了，也不回言。陈副使教拴了，亲送刑厅，一边叫公子款住先生，到得府前，阴阳生递了帖，陈副使相见。陈副使道：“有两个光棍，手持公祖这边假牌，说甚人命，吓要小儿差使，诈去银一百二十两，西宾钱生员付证。如今又要打点衙门，与了落书房银三百两。小儿因此惊病，小妾因此自缢。要求公祖重处。”那四府唯唯。副使递过假牌，便辞起身。四尊回厅，就叫书房这牌与看，道：“这是那个写的牌？”众书吏看了，道：“厅中原没这事，都不曾写这牌。便是花押也不是老爷的。甲首中也没吴江名字。”四府听了，便叫陈乡宦家人与送来两个光棍，带进，道：“这牌是那

里来的？”两人只叫“该死”。四府叫夹起来，这些衙门人原不曾得班里钱，又听得他假差诈钱，一人奉承一副短夹棍，夹得死去。那年纪小的招道：“牌是小的，朱笔是舅子钱生员动的。”四府问：“那洪三十六在那边？”道：“并不曾认的，干证也是诡名。”四尊道：“这等你怎生起这诈局？”道：“也是钱生员主张。”四尊道：“诈过多少银子？”道：“银子一百二十两，钱生员分去一半。”四尊道：“有这衣冠禽兽。那一名是吴江？”道：“小人也不是吴江，小的是钱生员妹夫杨成，他是钱生员表兄商德。”四尊道：“钱生员是个主谋了，如今他在那里？”道：“在陈副使家。”四尊叫把这两人收监，差人拿钱生员。

陈管家领了差人，径到家中，先把问的口词对家主说了，然后去见钱公布，道：“钱相公，外边两个刑厅差人要见相公。”钱公布道：“怎么来到这里？”起身来别陈公子，道：“事势甚紧，差人直到这里。”公子也只无言。陪客送得出门，却不是那两人。钱公布道：“二位素不相识。”两个道：“适才陈副使送两个行假牌的来，扳有相公，特来奉请。”钱公布慌了道：“我是生员，须有学道明文才拿得我。”差人道：“拿是不敢拿，相公只请去见一见儿。”钱公布左推右推，推不脱，只得去见四尊。四尊道：“有你这样禽兽。人家费百余金请你在家，你驾妇人去骗他，已是人心共恶。如今更假官牌去，又是官法不容。还可留你在衣冠中？”钱公布道：“洪三十六事，生员为他解纷，何曾骗他？”四尊道：“假牌事怎么解？”公布道：“假牌也不是生员行使。”四尊道：“朱笔是谁动的？且发学收管，待我申请学道再问。”钱流再三恳求，四尊不理，自做文书申道。次日陈副使来谢，四尊道：“钱流薄有文名，不意无行一至于此，可见如今延师，不当狗名，只

当访其行谊。如夫人之死，实由此三人，但不便检验，不若止坐以假牌。令郎虽云被局，亦以不检招衅，这学生还要委曲。”陈副使道：“公祖明断。只小犬还求清目。”四尊道：“知道，知道。”过了数日，学道批道：“钱流设局阱人，假牌串诈，大干行止。先行革去衣巾，确审解道。”四尊即拘了钱流，取出这两个假差，先问他要洪三十六。杨成、商德并说不曾见面。问钱流，钱流道搬去，不知去向。四尊要卫护陈公子，不行追究，单就假牌上定罪。不消夹得，商德认了写牌，钱流也赖不去金押，杨成、商德共分银一半，各有三十两赃，钱流一半，都一一招成。四尊便写审单道：

钱流，宫墙趺跖也。朱符出之掌内，弄弟子如婴孩；白镞敛之囊中，蔑国法如弁髦。无知稚子，床头之骨欲支；薄命佳人，梁上之魂几绕。即赃之多寡，乃罪之重轻。宜从伪印之条，以惩奸顽之咎。商德躬为写牌，杨成朋为行使，罪虽未减，一徒何辞。陈镗以狂淫而召衅，亦匍匐之可矜，宜俟洪三十六到官日结断。张昌、岑岩俱系诡名，无从深究。四尊写了，将三人各打三十。钱流道：“老爷，看斯文分上。”四尊道：“还讲斯文，读书人做这样事？”画了供，取供房便成了招。钱流准行使假牌、吓诈取财律，为首，充军。杨成、商德为从，拟徒。申解，三个罪倒轻了。当不得陈副使各处去讲，提学守巡三道，按察司代巡各处讨解，少也是三十，连解五处，止商德挣得命出。可怜钱公布用尽心机，要局人诈人，钱又入官，落得身死杖下。正是：

阱人还自阱，愚人只自愚。

青蚨竟何往，白骨委荒衢。

后来陈副使课公子时，仍旧一字不通，又知先生作弊误人。将来关在家中，重新请一个老成先生另教起。且喜陈公子也自努力，得进了学，科考到杭，一日书童叫一个皮匠来上鞋子，却是面善，陈公子见了道：“你是洪三十六？”那皮匠一抬头，也认得是陈公子，便捣蒜似叩头，道：“前日都是钱相公教的，相公这些衣服、香炉、花瓶各项，第三日钱相公来说，老爷告了状，小人一央钱相公送还，并不曾留一件。”陈公子道：“我有九十两银子与你。”皮匠又磕头道：“九厘也不曾见，眼睛出血。”书童道：“你阿妈吊死了么？”皮匠道：“还好好在家，相公要，就送相公，只求饶命。”陈公子笑了又笑，道：“去，不难为你。”皮匠鞋也不缝，挑了担儿飞走。书童赶上，一把扯住。皮匠道：“管家，相公说饶我了，管家你若方便，我请你呷一壶。”书童道：“谁要你酒吃。只替我缝完鞋去。”似牵牛上纸桥般，扯得转来。书童又把钱公布假牌事——说与，那皮匠道：“这贼娘戏，他到得了银子，惊得我东躲西躲两三年。只方才一惊，可也小死，打杀得娘戏好。”陈公子又叫他不要吃惊，叫书童与了他工钱去了。方知前日捉奸，也是钱公布局。

可见从今人果实心为儿女，须要寻好人，学好样。若只把耳朵眼睛，只打听他考案，或凭着亲友称扬，寻了个倨傲的人，不把教书为事，日日奔走衙门，饮酒清谈，固是不好；寻了一个放荡的人，终日把顽耍为事，游山玩水，宿娼赌钱，这便关系儿子人品；若来一个奸险的，平日把假文章与学生哄骗父兄，逢考教他倩人怀挟，干预家事，挑拨人父兄不和，都是有的。这便是一个榜样，人不可不知。

第二十八回 痴郎被困名缰 恶髡竟投利网

壮夫志匡济，蠹简为津梁。
朝耕研田云，暮撷艺圃芳。
志不落安饱，息岂在榆枋。
材借折弥老，骨以磷逾强。
宁逐轻薄儿，肯踵铜臭郎。
七幅豁盲者，三策惊明王。
杏园舒壮游，兰省含清香。
居令愆繆格，出俾凋瘵康。
斯不愧读书，良无惭垂黄。
穷达应有数，富贵真所忘。
毋为贪心炽，竟入奸人缰。

右五言排律

男儿生堕地，目必有所建立，何必一顶纱帽？但只三考道是奴才官，例监道是铜臭。这些人借了一块九折五分钱重债出门，又堂尊处三日送礼，五日送礼，一念要捉本钱，思量银子，便没作为。贡举又道日暮途穷，岁贡捱出学门，原也老迈，恩选孝廉，岂无异才？却荐剡十之一，弹章十处八，削尽英雄之气。独是发甲可以直行其志，尽展其才，便是招人忌嫉，也还经得几遭跌磕，进士断要做的。虽是这样说，也要尽其在我，把自己学问到识老才雄、悟深学富，气又足、笔又锐，是个百发百中人物。却又随

流平进，听天之命，自有机缘。如张文忠五十四中进士，遭际世庙，六年拜相，做许多事业，何妨晚达？就是嘉兴有个张巽解元，文字纍纍，房官正袋在袖中，要与众人发一番笑话。不期代巡见了讨去，看做个奇卷，竟作榜首，是得力在误中。后来有一起大盗，拿银三千，央他说分上。在宾馆中遇一吏部，是本府亲家，吏部谈文，将解元文字极其指摘唾骂。骂了请教姓名，他正是解元，自觉惭惶，竟一肩为他说了这分上。是又得力在误中。人都道可以幸胜。又见这些膏粱子弟、铜臭大老得中，道可以财势求，只看崔铎，等到手成空，还有几个买了关节？自己没科举，有科举又病，进不得场，转卖与人。买得关节，被人盗去，干赔钱。买关节，被中间作事人换去，自己中不着，还有事露，至于破家丧身。被哄银子被抢，都是一点躁心，落了陷阱。又有一个也不是买关节，只为一念名心未净，被人赚掇，不唯钱财被诓，抑且身家几覆。

话说湖州有个秀才姓张，弱冠进了学。家里田连阡陌，广有金银，呼奴使婢，极其富足。娶妻沈氏，也极有姿色，最妙是个不妒。房里也安得两个有四五分姿色丫头，一个叫做兰馨，一个叫做竹秀。还有两个小厮，一个叫做绿绮，一个叫做龙纹，伏侍他。有时读书，却是：

柔绿侵窗散晓阴，牙签满案独披寻。

飞花落研参朱色，竹响萧萧和短吟。

倦时花径闲步：

苔色半侵屐，花梢欲碍人。

阿谁破幽寂，娇鸟正鸣春。

客来时，一室笑谈：

对酒恰花开，诗联巧韵来。

玄詮随塵落，济济集英才。

也是个平地神仙，岂是寒酸措大？

一日，只见其妻对着他道：“清庵王师父说，南乡有个道睿和尚，晓得人功名迟早、官职大小，附近乡官举监都去拜在门下，你也去问一问。”张秀才道：“怎么这师姑与这和尚熟？我停日去看他。”恰好一个朋友也来相拉，他便去见他。不知这和尚是个大光棍，原是南京人，假称李卓吾第三个徒弟，人极生得齐整，心极玲珑，口极利快，常把些玄言悟语打动乡绅，书画诗词打动文士，把些大言利嘴诳惑男妇。还有个秘法，是奉承结识尼姑。尼姑是寻老鼠的猫儿，没一处不钻到，无论贪家、富户、宦门，借抄化为名，引了个头，便时常去闯。口似蜜，骨如绵，先奉承得人喜欢，却又说些因果打动人家，替和尚游扬赞诵。这些妇女最听哄，那个不背地里拿出钱，还又撺掇丈夫护法施舍。但他得了这诀，极其兴了。还又因这些妖娆来拜师的、念佛的，引动了色火，使得两个行童徒孙，终不济事，只得重贿尼姑，叫他做脚勾搭，有那一干。或是寡妇独守空房，难熬清冷，或是妾媵，丈夫宠多，或是商贾之妇，或是老夫之妻，平日不曾履足，他的欲心形之怨叹，便为奸尼乘机得入。还有喜淫的借此解淫，苦贫的望他济贫。都道不常近妇人面，毕竟有本领，毕竟肯奉承，毕竟不敢向人说。有这几件好，都肯偷他。只这贼秃见援引来得多，不免拣精拣肥；欲心炽，不免不存形迹。那同寺的徒弟徒孙，不免思量踹浑水、捉头儿。每每败露，每每移巢，全无定名。这番来湖州，叫做道睿，号颖如，投了个乡绅作护法，在那村里谈经说法。

这王师姑拜在他门下，因常在张家打月米，顺口替他荐扬。又有这朋友叫做钟暗然，来寻他同去。好一个精舍：

径满松杉日影微，数声清楚越林飞。

花烹梭水禅情隽，菜煮瓠羹道味肥。

天女散花来艳质，山童面壁发新机。

一堂寂寂闲钟磬，境地清幽似者稀。

先见了知客，留了茶，后见颖如。看他外貌极是老成镇重！

满月素涵色相，悬河小试机锋。

凜凜泰山乔岳，允为一世禅宗。

叙了些闲文，张秀才道：“闻得老师知人休咎，功名早晚，特来请教。”颖如道：“二位高明。这休咎功名只在自身，小僧不过略为点拨耳。这也是贵乡袁了凡老先生己事。这老先生曾遇一孔星士，道他命中无子，且止一岁贡，历官知县。后边遇哲禅师指点，叫他力行善事，他为忏悔。后此老连举二子，发甲，官至主政。故此小僧道在二位，小僧不过劝行忏悔而已。就是这善行，贫者行心，富者行事，都可行得。就如袁了凡先生宝坻减粮一事，作了万善，可以准得。故此和尚也常常劝行，常常有验，初不要养供小僧，作善行也。”钟暗然道：“张兄，你尚无子，不若央颖老师起一愿，力行千善，祈得一子。这只在一年之间，就见晓报的。况且你们富家，容易行善。”张秀才道：“待回家计议。”钟暗然道：“这原是你两个做的事，该两个计议。”两个别了，一路说：“这和尚是有光景的。我自积我的阴德，他不骗我一毫。使得，使得。”钟暗然道：“也要你们应手。”

果然张秀才回去计议，那尊正先听了王师姑言语，只有撺掇，如何有拦阻？着人送了二两银子、两石米，自过去求他起愿。

颖如道：“这须先生与尊正在家斋戒七日，写一疏头，上边道愿力行善事多少，求一聪明智慧、寿命延长之子就是了，何必老僧。”张秀才道：“学生不晓这科仪，一定要老师亲临。”颖如见他已着魔了，就应承他。到他家中，只见三间楼上，中悬一幅赐子白衣观音像，极其清雅。他尊正也过来相见。颖如就为他焚符起缘，烧了两个疏头，立了一个疏头。只是这和尚在楼上看了张秀才尊正，与这两个丫头，甚是动火。

沥沥一群莺啭，娉娉数枝花颤。

司空见惯犹闲，搅得山僧魂断。

这边夫妻两个也应好日起愿，那边和尚自寻徒弟泄火。似此张秀才夫妻遂立了一个行善簿，上边逐日写去，今日饶某人租几斗，今日让某人利几钱，修某处桥助银几钱，砌某处路助银几钱，塑佛造经，助修寺、助造塔，放鱼虾、赎龟鳖。不上半年，用去百金。一千善立完，腹中已发芽了，便请他完愿。张秀才明有酬谢，其妻的暗有酬谢。自此之后，常常和尚得他些儿，只是和尚志不在此。

不期立愿将半年，已是生下一个儿子。生得满月，夫妻两个带了到精舍里，要颖如取名，寄在观音菩萨名下。颖如与他取名观光，送了几件出乡的小僧衣、小僧帽，与他斋佛看经，左右都出豁在张秀才身上。夫妻两个都在庵中吃斋，王师姑来陪。回家说劝，劝行善有应，不若再寻他起一个愿，求功名。张秀才道：“若说养儿子，我原有些手段，凑得来。若说中举中进士，怕本领便生疏，笔底壅滞，应不得手。”其妻道：“做看。”巧是王师姑来，见了他夫妇两个，道：“睿老爷怠慢相公、大娘。”沈氏道：“出家人甚是搅他。”王尼道：“前日不辛苦么？”沈氏道：“有甚

辛苦。正在这里说，要睿师父一发为我们相公立愿，保佑他中举，我们重谢他。”王尼道：“保佑率性保个状元。中了状元，添了个护法儿，还要谢。只是要奶奶看取见尼姑，这事实搭搭做得来。上科县里周举人，还有张状元、李状元，都是他保的。我们出家人怎肯打诳语？我就去替相公说。只是北寺一尊千手眼观音要装，溪南静舍一部《法华经》缺两卷，我庵里伽蓝不曾贴金，少一副供佛铜香炉，这要相公、亲娘发心发心，先开这行善簿子起。”沈氏道：“当得，当得。”吃了些斋，就起身来见颖如。一个问讯道：“佛爷好造化。前日立愿求子的张相公，又要求个状元，要你立愿。他求个儿子，起发他布施酬谢，也得二三十两。这个愿心，怕不得他五七十金？”颖如道：“我这里少的那里是银子？”王尼道：“是，是，是少个和尚娘。”颖如道：“就是个状元，可以求得的？”王尼道：“要你的？求不来要你赔？把几件大施舍难他，一时完不来的，便好把善行不完推。这科不停当，再求那科，越好牵长去。只是架子要搭大些。”颖如道：“不是搭架子，实是要他打扫一所净室，只许童男童女往来。恨我没工夫。我也得在他家同拜祷三七日才好。”王尼道：“你没工夫我来替。”颖如道：“怕你身子不洁净。”王尼道：“你倒身子洁净么！有些符咒文疏，这断要你去的。只是多谢你些罢了。”他两个原有勾搭，也不必定要在这日，也不必说他。去回复道：“去说，满口应承，道要礼拜三七日，怕他没工夫，我道张相公怎么待，你便费这二十日工夫，张相公料不负你。”

张秀才夫妇欣然打扫三间小厅，侧首三间雪洞，左首铺设一张凉床、罗帐、净几、古炉、蒲团等项。右首也是床帐，张秀才自坐。择了日，着人送了些米银子，下一请书去请他来。厅内中

间摆设三世佛、玉皇各位神祇，买了些黄纸，写了些意旨，道愿行万善，祈求得中状元。只见颖如道：“我见道家上表，毕竟有个官衔，甚么上三清三洞仙卿、上相九天采访使，如今你表章上也须署一个衔才好。”张秀才道：“甚么官衔？填个某府某县儒学生员罢。”颖如道：“玉帝面前表章，是用本色了。但这表要直符使者传递，要进天门，送至丘、吴、张、葛各天师，转进玉帝。秀才的势怎行得动？须要假一个大官衔金署封条牒文，方行得去。”张秀才道：“无官而以为有官，欺天了。”颖如道：“如今俗例，有借官勘合，还有私书用官封打去，图得到上官前，想也不妨。”张秀才道：“这等假甚么官？”颖如道：“圣天子百灵扶助，率性假个皇帝。”张秀才道：“这怎使得。”颖如道：“这不过一时权宜上得，你知我知，哄神道而已。”两个计议，在表匣上写一个道：“代天理物抚世长民中原天子大明皇帝张某谨封”，下用一个图书，牒上写道“大明皇帝张”，下边一个花押，都是张秀才亲笔。放在颖如房中，先发符三日，然后斋天进表。每日颖如作个佛头，张秀才夫妇随在后边念佛，做晚功课。王尼也常走来，拱得他是活佛般。若是走时，张秀才随着，丢些眼色，那沈氏一心只在念佛上，也不看他。夜间沈氏自在房中宿，有个“相见不相亲”光景。到了焚表，焚之时，颖如都将来换过了。

堪笑痴儒浪乞恩，暗中网罟落奸髡。

茫茫天远无从问，尺素何缘达帝阍。

鬼混了几日，他已拿住了把柄，也不怕事。况且日日这些变童艳婢，引得眼中火发，常时去撩拨这两个小厮。每日龙纹、绿绮去伏侍他，一日他故意把被丢在床下，绿绮钻进去拾时，被他按住。急率走不起，叫时，适值张秀才在里边料理家事，没人在，

被他弄一个像意。一个龙纹小些，他哄他作福开裆，急得他哭时，他道：“你一哭，家主知道，毕竟功德做不完，家主做不得状元，你也做不成大管家。”一破了阵，便日日戏了脸，替这两个小厮缠。倒每日张秀才夫妇两个斋戒，他却日日风流。就是兰馨、竹秀，沈氏也常使他送茶送点心与他，他便对着笑吟吟道：“亲娘，替小僧作一个福儿。”两个还不解说。后来兰馨去送茶，他做接茶，把兰馨捏上一把。兰馨放下碗，飞跑，对沈氏道：“颖如不老实。”沈氏道：“他是有德行和尚，怎干这事？你不要枉口拔舌。”兰馨也便不肯到他房里，常推竹秀去。一会竹秀去，他见无人，正在那边念经，见了竹秀，笑嘻嘻赶来，一把抱定。那竹秀倒也正经，道：“这甚模样！我家里把你佛般样待，怎么思量做这样事？”颖如笑道：“佛也是做这样事生出来的。姐姐便做这好事。”竹秀道：“你这贼秃无礼。”劈头两个栗暴。颖如道：“打凭你打，要是要的。”涎着脸儿，把身子去送，手儿去摸。不料那竹秀发起性来，乘他个不备，一掀，把颖如掀在半边，跑出房门：“千贼秃、万贼秃，对家主说，叫你性命活不成。”颖如道：“我活不成，你一家性命真在荷包里。”竹秀竟赶去告诉沈氏。颖如道：“不妙，倘或张秀才知机，将我打一顿，搜了这张纸，我却没把柄。”他就只一溜走了。

竹秀去说，沈氏道：“他是致诚人，别无此意。这你差会意，不要怪他。”只听得管门的道：“睿师太去了。”张秀才夫妇道：“难道有这样事？一定这丫头冲撞。且央王师姑接他来，终这局。”不道他先已见王师姑去了。王尼道：“佛爷，张家事还不完，怎回来了？”颖如道：“可恶张家日久渐渐怠慢我，如今状元是做不成了，他如今要保全身家，借我一千银子造殿。”王尼道：“一千

银子，好一桩钱财，他怎么拿得出？”颖如道：“你只去对他说，他写的表与牒都在我身边，不曾烧，叫他想一想利害。”王尼道：“这是甚话！叫我怎么开口。”只见张家已有人来请王尼了，王尼便邀颖如同去。颖如道：“去是我断不去的，叫他早来求我，还是好事。”颖如自一径回了。

这王尼只得随着人来，先见沈氏。沈氏道：“睿师太，在这里怎经事不完去了？”王尼道：“正是，我说他为甚么就回，他倒说些闲话，说要借一千两银子，保全你们全家性命。”沈氏道：“这又好笑。前日经事不完，还要保襁甚的？”此时张秀才平日也见他些风色，去盘问这两个小厮，都说他平日有些不老成。张秀才便恼了，见了王尼道：“天下有这等贼秃，我一桩正经事，他却戏颠颠的，全没些致诚。括我小厮，要拐我丫头，是何道理？”王尼道：“极好的呢！坐在寺里，任你如花似玉的小姐奶奶拜地，问他，眼梢也不抬。”沈氏道：“还好笑，说要我一千银子，保全我一家性命。”张秀才听到这句，有些吃惊，还道是文牒都已烧去，没踪迹，道：“这秃驴这等可恶，停会着人捉来，打上一顿送官。”王师姑道：“我也道这借银事开不得口，他道你说不妨，道相公亲笔的表章文牒都不曾烧，都在他那里，叫相公想一想利害。”张秀才道：“胡说，文牒我亲眼看烧的。你对他说莫说一千，一钱也没得与他，还叫他快快离这所在。”沈氏道：“这样贪财好色的和尚，只不理他罢了，不必动气。”

王师姑自回了，到庵里去回复，怨畅颖如道：“好一家主顾，怎去打断了？张相公说你不老实，戏弄他小厮、丫鬟。”颖如道：“这是真的。”王尼道：“阿弥陀佛，这只好在寺里做的，怎走到人家也是这样？就要也等我替你道达一道达才好，怎么生做！”颖

如笑道：“这两个丫头究竟也还要属我，我特特起这衅儿，你说的怎么。”王尼道：“我去时，张相公大恼，要与你合嘴，亏得张大娘说罢了。”颖如笑道：“他罢我不罢，一千是决要的。”王尼道：“佛爷，你要银子做甚？”颖如道：“我不要银子，在这里做甚和尚？如今便让他些，八百断要的。再把那两个丫鬟送我，我就在这里还俗。”王尼道：“炭堑八百九百，借银子这样狠。”颖如道：“我那里问他借，是他要送我的买命钱。他若再做一做腔，我去一首，全家都死。”王尼道：“甚么大罪，到这田在？我只不说。”颖如道：“你去说，我把你加一头除；若不说，把你都扯在里边。”王尼道：“说道和尚狠，真个狠！”只得又到张家来，把颖如话细细告诉。

沈氏对张秀才道：“有甚把柄在他手里么？”张秀才又把前事一说，沈氏道：“皇帝可假得的？就烧时也该亲手烧，想是被他换去，故此他大胆。你欠主意，欠老成。”张秀才道：“这都是他主谋。”沈氏道：“须是你的亲笔。这怎么处？”张秀才道：“岂有我秀才反怕和尚之理？他是妖僧哄我，何妨！”嘴里假强，心中也突突的跳。那王尼听了“头除”这句话，便扯着沈氏打合，道：“大娘，这和尚极是了得的，他有这些乡官帮护，料不输与相公。一动不如一静，大娘劝一劝，多少撒化些，只当布施罢。常言道：做鬼要羹饭吃。”沈氏道：“他要上这许多，叫我怎做主？况这时春三二月，只要放出去，如何有银子收来与他！”王尼道：“我不晓得这天杀的，绝好一个好人，怎起这片横心？他说造殿，舍五十两与他造殿罢。”张秀才道：“没这等事。舍来没功德。”沈氏道：“罢！譬如旧年少收百十石米，赏与这秃罢。”王尼只得又去，道：“好了，吃我只替他雌儿缠，许出五十两。”颖如道：“有心

破脸，只这些儿？”王尼道：“你不知道，这些乡村大户也只财主在泥块头上，就有两个银子，一两九折五分钱，那个敢少他的？肯藏在箱里？得收手罢，人极计生。”颖如道：“银子没要，便田产也好。五百两断断要的。”王尼道：“要钱的要钱，要命的要命，倒要我跑。”赶来朝着沈氏道：“说不来，凭你们。再三替你们说，他道便田产也定要足到五百。张相公，打意得过，没甚事，不要理他。作腔作势，连我也厌。”张秀才道：“没是没甚事。”沈氏道：“许出便与他，只是要还我们这几张纸。”王尼道：“若是要他还甚么几张纸，他须要拿班儿。依我五十两银子、十亩田，来我庵里交手换手罢。”张秀才假强摇头，沈氏口软，道：“便依你，只是要做得老到。”跑了两日，颖如只是不倒牙，王尼见张家夫妇着急，也狠命就敲紧。敲到五十两银子，四十亩田，实契又写在一个衙院名下，约定十月取赎。临时在清庵里交。他又不来，怕张秀才得了这把柄去，变脸要难为他。又叫徒弟法明临下一张，留着做把柄，以杜后患。张秀才没极奈何，只得到他静室。他毕竟不出来相见，只叫徒弟拿出这几张纸来。王尼道：“相公自认仔细，不要似那日不看清白。”张秀才果然细看，内一张有些疑心。法明道：“自己笔迹认不出，拿田契来比么。”张秀才翻覆又看一看，似宝一般收下袖中，还恐又变，流水去了。王尼却在那边逼了十两银子，又到张家夸上许多功。张秀才与了他五两银子、五石米，沈氏背地又与他五七两银子、几匹布。张秀才自认晦气，在家叹气叫屈，不消说了。

颖如也怕张秀才阴害他，走到杭州。他派头大，又骗着一个瞎眼人家，供养在家，已是得所了。只是颖如还放不这两个丫头下，又去到王尼庵中道：“我当日还留他一张牒文做防身的，我

如今不在这边，料他害我不着。不若一发还了他，与他一个了断。如今他家收上许多丝，现在卖丝，我情愿退田与他，与我银子。这只完得旧事，新事只与我两个丫头罢了。”王尼道：“这做过的事，怎又好起浪。明明白白交与他这四张纸，怎又好说还有一张？”颖如道：“当日你原叫他看仔细，他也看出一张不像，他却又含糊收了。他自留的酒碗儿，须不关你我事。”王尼道：“是倒是，只是难叫我启口。就是你出家人，怎带这两个丫头？”颖如道：“我有了二三百银子，又有两个女人，就还了俗，那个管我。”王尼道：“一日长不出许多头发。”颖如道：“你莫管我。你只替我说。”王尼道：“不要。你还写几个字脚儿与我，省得他疑我撮空。”颖如道：“不难，我写我写。”写道：

张秀才谋做皇帝文字，其真迹尚在我处，可叫他将丫头兰馨、竹秀赠我，并将前田俱还价，我当尽还之。不则出首莫怪。

写了道：“歇半月我来讨回复。”去了。王尼道：“也是不了事件，还与他说一说。”又到张家来。

恰是沈氏抱着儿子吃乳，张秀才搭着肩头在那厢逗他耍。只见王尼走到相唤了。王尼对着张秀才道：“好不老成相公，当日仔细替你说？又留这空洞儿等和尚钻。”张秀才道：“甚空洞儿？”王尼道：“你当日见有一张疑心，该留住银子，问颖如要真的，怎胡乱收了，等他又起浪？”便递出这张字儿。其时兰馨在面前，王尼故意作耍景他，道：“难道这等花枝样一个姐儿，叫他去伴和尚？”沈氏道：“便与他，看他怎么放在身边。”王尼道：“放在身边，包你还两个姐姐快活？”张秀才看字，待扯，沈氏笑道：“且慢，我们计议，果若断绝得来，我就把兰馨与他。”只见兰馨便

躲在屏风后哭去了。

雨余红泪滴花枝，惨结愁深不自持。

羞是书生无将略，和戎却自倩蛾眉。

正说时，却遇舅子沈尔谟来，是个义烈汉子，也是个秀才。见他夫妻不快，又听得兰馨哭，道：“妹子，将就些，莫动气。”沈氏道：“我做人极将就，他哭是怕做和尚老婆。”张秀才忙瞅一眼，沈氏道：“何妨得我哥哥极直、极出热，只为你掩耳偷铃，不寻个帮手，所以欺你。”便把这事认做自家错，道：“是我误听王尼姑，他又不合听和尚哄，写甚官衔。遭他捏住，诈去银子五十两，并田四十亩。如今又来索诈，勒要兰馨、竹秀，故此我夫妇不快，兰馨这里哭。”沈尔谟道：“痴丫头，人人寻和尚，你倒怕他。”又大声道：“妹子，这妹夫做拙了。要依他，他不要田，便与他银子，没有我那边拿来与他。丫头他也不便，好歹再与他二十两罢。不要刀口上不用，用刀背上钱。”张秀才忙摇手叫他不要说时，那里拦得住，都被王尼听了。须臾整酒在书房，三个在那边吃，沈尔谟道：“妹子，这是老未完，诈不了的。毕竟要断送这和尚才好。如今我特把尼姑听见，说我们肯与他银子，哄他来。县尊，我与妹夫都拜门生，不知收了我们多少礼，也该为我们出这番力，且待此秃来动手。”两个计议已定，只等颖如来。不期这和尚偏不失信，到得月尽来了。王尼把事说与他，道：“他舅子肯借银子，丫头与你二十两自讨。”颖如道：“怕讨不出这等好的。”王尼道：“看他势头，还搆得出。多勒他几两就是，定要这绊脚索。”颖如道：“也是，省得有了他，丢了你。”叫他明日我庵中交银。”王尼来说，沈氏故意把银子与他看了，约在次日。

这边郎舅两个去见县尊，哭诉这节情事。县尊道：“有这等

光棍和尚。”便分付四个差人，叫即刻拿来，并取他行李。张秀才便拿出二十两送了差人，自己还到庵里。只见王尼迎着道：“在这里等了半日。”颖如倚着在自己庵里，就出来相见。只见驼拜匣的两个后生放下拜匣，将颖如缚住。颖如忙叫徒弟时，张秀才径往外跑，又领进六个人来，道是县里访的，搜了他出入行囊。这些徒弟都各拿了他些衣钵走了，那个来顾他？带至县里，适值晚堂。县尊道：“你这秃厮，敢设局诈人？”颖如道：“张生员自谋反，怕僧人发觉，买求僧人。”县尊道：“有甚么证据？”道：“拜匣中有他文牒。”忙取出来看了，道：“这又不干钱谷刑名，是个不解事书生胡写的，你就把来做诈端。”便拔签叫打四十。一声“打”，早拿下去，张秀才用了银子，尿浸的新猫竹板子着实打四十下，文牒烧毁，田契与银子给还。颖如下监，徒弟逃去，没人来管，不二日，血胀死了。尝戏作一颂子，云：

睿和尚，祝发早披缁。夜枣三更分行者，菩提清露洒妖尼，犹自起贪痴。

睿和尚，巧计局痴迷。贪想已看盈白镵，淫心犹欲搂娇姿，一死赴泥犁。

在监中搁了两日，直待禁子先递病呈，后递绝呈，才发得出来，也没个人收葬。这便是设局害人果报。

张秀才也因事体昭彰，学道以行捡退了前程。若使他当日原是个书呆子，也只朝玩夜读，不能发科甲，也还作秀才。只为贪而愚，落人机阱，又得县令怜才，知他不过一时愚呆，别无他想，这身家才保得，诈端才了得。还又至状元不做得，秀才且没了，不然事正未可知，不可为冒进的鉴戒么！

第二十九回 妙智淫色杀身 徐行贪财受报

酒为误基，色为祸资。
唯贪招愆，气亦似之。
展转纠缠，宁有已时。
桀殒妹喜，纣丧酒池。
回洛亡隋，举世所嗤。
刚愎自庸，莽也陈尸。
覆辙比比，曷不鉴兹。
聊付管彤，明者三思。

世上称为累的，是酒色财气四字。这四件，只一件也够了，况复彼此相生？故如古李白乘醉，丧身采石，这是酒祸；荀倩爱妻，情伤身毙，这是色祸；慕容彦超聚斂吝赏，兵不用力，这是财祸；贺拔岳尚气好争被杀，这是气祸。还有饮酒生气被祸的，是灌夫，饮酒骂坐，触忤田蚡，为他陷害。因色生气被祸的，是乔知之，与武三思争窈娘，为他谤杀。因财生气被祸的，是石崇，拥富矜奢，与王恺争高，终为财累。好酒渔色被祸的，是陈后主，宠张丽华、孔贵嫔，沉酣酒中，不理政事，为隋所灭。重色爱财被祸的，是唐庄宗，宠刘后，因他贪黷，不肯赏赉军士，军变致亡。这四件甚是不好。但传闻中一事，觉件件受害，都在里边，实可省人。

话说贵州有个都匀府，辖下麻哈州，也是蛮夷地方。州外有

座镇国寺，寺中两房和尚。一边东房，主僧悟定。这房是守些田园花利，吃素看经，杜门不出，不管闲事的。西房一个老僧悟通，年纪七十多岁，老病在床不出。他有个徒弟妙智，年纪四十，吃酒好色，刚狠不怕事的。徒孙法明，年纪三十来岁，一身奸狡。玄孙圆静，年纪十八九，标致得似一个女人。他这房，悟通会得经营算计，田产约有千金，现银子有五七百两，因富生骄，都不学好。有了一个好徒弟，他还不足，要去寻妇人。本地有个极狡猾、略有几分家事的土皇帝，叫做田禽，字有获，是本州的礼房吏，常来寺里扯手，好的男风，倒把圆静让他。把一个禅居造得东弯西转，曲室深房，便是神仙也寻不出。

这悟通中年时曾相处一个菩提庵秋师姑，年纪仿佛，妙智也去踹得一脚浑水。当日有一个秋尼徒弟管净梵，与妙智年纪相当，被秋尼吃醋，管得紧，两个有心没相，亏得秋尼老熟病死，净梵得接脚，与妙智相往。法明又搭上他徒弟洪如海，彼此往来，已非一日。只是两个秃驴得陇望蜀，怪是两个尼姑年纪相当，生得不大有颜色，又光头光脑，没甚趣向，要寻一个妇人。师徒合计，假道人屠有名出名，讨了个官卖的强盗婆，叫做钮阿金，藏在寺中，轮流受用。那屠有名有些不快，他便贴他几两银子，叫他另讨。这屠有名拿去便嫖吃，吃得稀醉，就闯进房里寻阿金，道：“娼妇躲在那里？怎撇了我寻和尚？”妙智定要打他，法明出来兜收。屠有名道：“罢！师父没有个有名没实的，便四个一床夹夹儿。”法明连道：“通得。”便拿酒与他。他道：“酒，酒，与我好朋友。”拿住钟子不放，一面说，一面吃，道：“师父，不是我冲撞你，都是这酒。故此我怪他，要吃他下去。”绵绵缠缠，缠到二三更，灌得他动不得，才得脱身去快活。如此不止淘他一日

气了。毕竟妙智狠，做一日灌他一个大醉，一条绳活活的断送了他。

三杯壮胆生仇隙，一醉昏沉赴杳冥。

浪道酒中能证圣，须知荷钟笑刘伶。

自家寺里的人，并无亲戚，有了个地老虎管事，故没人来说他。搁两日，便抬到寺后，一把火烧了。这番两个放心作乐。就是两个尼姑因他不去，就常来探访他，他只留在外边自己房里，不令他到里轩，也都不知。争奈两个人供一个人，一上一落，这个人倒不空，这边两个合一个，前边到任，后边要候缺。过去佛却已索然兴尽，未来佛耳朵里听的，眼睛里看的，未免眼红耳热难熬。要让一边，又不怯气，每日定要滚做一床。只是妙智虽然年纪大些，却有本领，法明年纪虽小，人儿清秀，本事也只平常。况且每日一定让妙智打头，等了一会，欲火动了，临战时多不坚久，妇人的意思不大在他。他已识得，道：“三脚虾蟆无寻处，两脚婆娘有万千。”便留心了。去到人家看经，便去涎脸，思量勾搭。

一日，在城里一家人家看经，隔壁帘里几个内眷，内中有两个绝色。他不住偷眼去看他。那妇人恼了，折拽他，故意丢一眼，似个有情。他正看经时，把他袖底一扯。他还不解，又扯一扯。低头去看，是一个竹箬包的包儿，帘里递来的。偷便轻轻的丢在袖里，停会看时，两个火热馒头，好不欢喜。坐定又扯，又递一个火热箬包，他又接了，回头一看，却是那最标致的这个。口里喃喃假念，心里只想如何近他。一会，众人道：“那里烧布衣臭？”彼此看，没有。又一会，法明长老袖子烟出，看时袖里一块大炭，把簇新几件衣服都是酱了。

难禁眼底馋光，惹出身边烈焰。

那边女子欢笑，他就满面羞惭，不终事去了。

只是这色心不死，要赌气寻一个。恰好遇着个姓贾的寡妇，原住寺中房子，法明讨房租常见的，年纪廿二三，有五六分颜色，挣得一副老脸，催修理，要让租，每常撩口。法明也常做些人情，修理先是他起银子，是他后收，便七成当八成，九分半作一钱，把这些私恩结他。丈夫病时，两个就有些摸手摸脚，只不得拢身。没了丈夫，替他看经，衬钱都肯赊，得空便做一手儿。这些邻舍是他房客，又道这是狠过阎罗王的和尚，凶似夜叉的妇人，都不敢来惹他。况且房子临着他寺中茶园，极其便当。死不满百日，他便起更来，五鼓去，常打这师父偏手。他还心里道：“我在这里虽是得手，终久贼头狗脑，不得个畅快。莫若带他进寺中，落得阔他一阔，不要等阿金这狗妇。”只道独他是个奇货装憨。这贾寡妇原是没有娘家，假说有个寡居姑娘，要去搭住，将家伙尽行卖去。一个晚出了门，转身从寺后门中，竟到了西房。进了小厅，穿过佛堂，又进了一带侧房，是悟通与圆静房；转一个小衙，一带砖墙小门，是妙智、法明内房。当中坐启，两边僧房，坐启后三间小轩，面前摆上许多盆景，朱栏纱窗，是他饮酒处，极其幽雅。又转侧边一带白粉门，中有一扇暗门，开进去是过廊。转过三间雪洞，一间原是阿金住，一间与贾氏。两个相见，各吃一惊。妙智道：“一家人，不要疑忌。”四个都坐在一堆，喜得这两个女眷恰好老脸，便欣然吃了一会，四个滚作一床：

桃径游蜂，李蹊聚蝶。逞着这纷纷双翅，才惊嫩蕊，又入花心；凭着这娉娉娇姿，乍惹蜂黄，又沾蝶粉。鸛巍巍风枝不定，温润润花露未晞。战酣人倦，菜园中倒两个葫芦；兴尽睡浓，绿沼里乱一群鸳鸯。正是那管秽污三摩地，直叫

春满梵王宫。

两个好不快活。

只见一日，圆静忙忙的走来，神色都失。妙智问他是甚缘故，圆静道：“不好说得。我一向在田有获家，两边极是相好，极是相知。他的老婆怀氏与妾乐氏都叫我小师父，都是见的。有两个丫头，大的江花，十八岁，小的野棠，十三岁，时常来书房里耽茶送水。江花这丫头极好，常道：‘小师父，你这样标致，我嫁了你罢。’又替他里边的妾拿香袋与我，拿僧鞋与我，逼着要与我好。我一时间不老成，便与他相处。后来我在那边歇时，田有获毕竟替我吃酒，顽到一二更才去。去得他就蹴出来陪我。后边说出田有获妾喜我标致，要我相见。我去时，他不由分说一把抱住，道：‘小冤家，莫说他爱你，我也爱你。前日你替他在书房中做得好事，叫我看得好不气。如今你抢了我的主顾去，依然要你陪。’我见他比江花生得又好，一时间进去，出不得来，只得在那边歇了，缠了一夜辛苦。出来得迟，撞了野棠，又慌忙落了一个头上搭儿。不料野棠拾了，递与那怀氏，怀氏收了。昨日与乐氏争风，他便拿出来道：‘没廉耻？你有了个小和尚够了，还要来争。’江花来对我说，吃我走来。他来白嘴争处？”妙智道：“不妨。他也弄得你，你也弄得他小阿妈，兑换。”法明道：“不是这样说。我们做和尚的，有一件好，只怕走不进去。走了进去，到官便说不得强奸，自然替我们遮盖。田有获是个有手段光棍，他为体面，断不认帐。只是你以后不要去落局，来是断不来说的。”圆静道：“既然如此，他丫头江花要跟我逃来，索性该领来，他决不敢来讨。”法明道：“这却使不得。”果然，田有获倒说野棠造谤，打了几下。后来见圆静不来，知是实事。他且搁起，要

寻事儿弄他。

恰值本州州尊升任，一个徐州同署事，是云南嵩明县人，监生出身，极是贪狠。有个儿子徐行，字能长，将二十岁。妻真氏标致，恩爱得紧。患了个弱病，医人道须得消散几时才好。田有获就荐到寺里来。徐州同道：“我见任官，须使不得。”田有获道：“暂住几日不妨。”就在西房小厅上暂住，拨了个门子、一个甲首服侍。田有获不时来望，来送小菜。他当日圆静与田有获相好时，已曾将寺中行径告诉他，他就在徐公子面前道：“徐公子，你曾散一散，到他里边去么？绝妙的好房，精致得极。”公子道：“怎不借我？”田有获道：“这借不得的。”便在徐公子耳边，附耳说了一会，徐公子笑道：“有这等事。”两个别了。田有获故意闯到圆静房里，抱住一连做了几个嘴，道：“狗才，丢得我下，一向竟不来看我，想是我冲突了你。不知是师公吃醋，还是新来收南货的徐相公，忘了我？”两个抱着笑，只是妙智怕田有获来寻圆静甚事，也赶来，却是抱住取笑。田有获忙叫：“妙公走来，你莫怪我，我两个向来相与的。只为他见怪，向来不肯望我，特来整个东道赔礼。”便拿出三钱一块银子，道：“妙公，叫道人替我做东道请他。”正说，法明走来道：“这怎要田相公作东？圆静薄情，不望相公，该罚圆静请才是。”妙智道：“也不要田相公出，也不要圆静罚。田相公到这里，当家的请罢了。”大家一笑，坐下。说起徐公子，田有获道：“这些薄情的”，把手抄一抄，道：“又恶又狠，好歹申府申道，极恶的恶人。他儿子须好待他些。”须臾摆上酒肴，田有获且去得此货。四个人猜拳行令，吃个热闹，扯住了妙智的耳朵灌，捏住了法明的鼻头要他吃，插科打诨，都尽开怀。

杯中浮绿蚁，春色满双颐。

争识留连处，个中有险峨。

大家吃酒。不知这正是田有获缠住这两个，使徐公子直走魏都。

果然这徐公子悄悄步入佛堂，蹠过僧房，转入墙门，闯入小轩：

静几余残局，茶炉散断烟。

萧萧檐外竹，写影上窗间。

真是清雅绝人。四顾轩侧小几上，菖蒲盆边，一口小金磬，他将来“精精”三下，只听得划然一声，开出一扇门，笑嘻嘻走出两个女人来，道：“是那一个狗秃走来？”跑到中间，不提防徐公子凹在门边，早把门拦住，道：“好打和尚的，试打一打我。”抬眼看这两个：

一个奶大胸高，一个头尖身小。一个胖憨憨，好座肉眠床，一个瘦伶伶，似只瘪鸭子。一个浓描眉、厚抹粉，装点个风情，一个散挽髻、斜牵袖，做出个窈窕。这是蘼芜队里蓬蒿树，饿鬼丛中救命王。

这两个正要进去，不得进去，徐公子戏着脸去呆他。这边行童送茶，不见了徐公子，便赶来寻着田有获道：“徐相公在么？”田有获假醉，瞪着眼道：“一定殿上散心去了。”把法明一推，道：“你去陪一陪。”法明走得出去，只见行童慌慌张张的道：“徐相公在轩子里了。”田有获道：“也等他随喜一随喜。”那妙智听了，是有心病的，竟往里面跑来。只见徐公子把门拦住，阿金与贾寡妇截定在那里，惊得呆的一般。徐公子道：“好和尚，做得好事！我相公在这里，也该叫他陪我一陪，怎只自快活！叫门子拴这狗秃去。”妙智一时没个主意，连忙叩头道：“只求相公遮盖。”

门户锁重重，深闭倾城色。

东风密相窥，漏泄春消息。

那徐相公摇得头落要处。

那田有获假装着醉，一步一跌，撞将进来，道：“好处在，我一向也不知道。”见了两个妇人，道：“那里来这两个尿精？想是公子叫来的妓者，相公不要秽污佛地。”徐公子道：“他这佛地久污的了，我今日要与他清净一清净。”田有获又一把去扯妙智起来：“我这徐相公极脱洒的。”那妙智还是磕头。徐公子对田有获道：“这两个秃驴，不知那边奸拐来的，我偶然进来遇见，一定要申上司究罪，毁这寺。”田有获连连两个揖道：“公子，不看僧面看佛面，再不看学生狗面，饶了他。”徐公子道：“这断难饶的。”田有获道：“学生也陪跪，饶了他罢，等他送五十两银子买果子吃。”徐公子道：“我那里要他钱，我只要驱除这秃。”田有获道：“我就拜，一定要相公宽处。”一踉跄跌了一交。妙智道：“田相公处一处。”田有获道：“相公，待他尽一个礼罢。”徐公子道：“既是田先生说，送我一千。”田有获道：“来不得，来不得。吃得把这几个和尚、两个婆娘称，好歹一百。”徐公子道：“他一房性命都在我手，怎只一百两？我只叫总甲与民壮拿他。”折身就走，妙智死命扯住。田有获道：“相公，实是来不得，便二百罢。”这公子如何肯，一措措到五百两。诉穷苦说，先送二百两。田有获做好做歹，收了。

谩喜红颜入掌，那堪白镪归人。

田有获道：“和尚，料不怕他再敢生变，且到明日来了帐。”

不期到晚，妙智叹气如雷。终是法明有些见识，道：“师父，我们只藏过这两个，没了指实，就不怕他了。他现任官儿子，该

在僧房里住，诈人么！”妙智道“是”，忙进里边，与这两个叙别，连夜把这两个妇人戴了幅巾缙衣。不敢出前门，怕徐公子有心伺候，掇条梯子扛墙。法明提了灯笼远远先走，妙智随了，送到菩提庵来。敲门，净梵开门，见了法明道：“甚风吹你来？”道：“送两个师父与你。”净梵到里头一相，道：“怪见有了这两个师父，竟不采我。我这里庵小，来往人多，安身不得。”妙智再三求告，许他三钱一日，先付现银十两，后边妙智为事。净梵见他久住，银子绝望，琐聒起来。两个安身不牢，只得另寻主顾去了。

妙智师徒两个如今放心，早起田有获来，要足五百两数。这两个和尚你推我攘，道：“我们和尚钱财，十方来的，得去也难消受，怎要得我们的？如今只有两条穷命在这里。他现任子弟，怎该倚官诈人？”田有获挑一句：“昨日是他拿住把柄，所以我只得替你许他。若要赖他的，须得移巢才好。”法明道：“我们原没甚的。”田有获道“若是闪了开去，可以赖得了。只是他爷在这里做官，怕有后患。”妙智道：“我还要告他。”田有获道：“告他须用我证见。不打紧，我打发他去，只要谢我。”来见徐公子道：“昨说僧人一时来不及，求公子相让。”徐公子道：“昨日我因先生说，饶了他一房性命。申到上司，怕他一房不是死？怎么还说让。”田有获把椅移一移近，道：“把柄没了，他不知藏在何处去，如今还在那边油嘴。可即回，与令尊商议摆布他。”徐公子假道：“这都是公哄我了。公缓住我，叫和尚赖我钱。”田有获道：“公子，得放手时须放手罢。”公子道：“公欺我，公欺我。”便竟自带人起身去了。田有获道：“如今他使性走去，毕竟说与乃尊，还修饰才是。”妙智道：“我们和尚，‘钱财性命，性命卵袋’，那二百两也是多的。只等他升任，田相公你作作硬证，这二百两定要

还我。”田有获道：“是，是。”

那厢徐公子回去，果然把这桩事说与徐州同。州同道：“怎不着人来通知我？可得千金。轻放了，轻放了。”公子道：“他昨日送得二百两，讲过今日还有三百，他竟然赖了。”徐州同顿足道：“你不老到，你不老到。不妨，有我在。”叫一个皂隶，封了一两银子，道：“老爷说公子在这厢搅扰，这些须薄意谢你的薪水之资。公子还吃得你们这里的泉水好，要两瓶。”这两个和尚得志得紧，道：“薪水不收。要水，圆静领他去打两吊桶。”差人回复。徐州同还望他来收火，发出水去，道这水不是泉水，要换，他端只将这水拿两瓶去，徐州同看了大恼。田有获原要做和尚一裆儿报仇，自己要索他百来两谢，见事走了滚，故意在徐州同面前撺他道：“他还要上司告公子。”徐州同越恼，要寻事摆布。正值本州新捉着一伙强盗杨龙等，就分付狱卒，叫“攀他做窝家，我饶他夹打”。杨龙果然死口攀了。登时出牌，差人拿妙智、法明。两个先用了一块差使钱。一到，不由分割就夹，要他招赃。两个抵死不招，下了重监。田有获道：“他还有个圆静，是行财的，决该拿来，要他身上出豁。”徐州同即便拘来一夹，讨保，叫田有获去赴水，要他一千。圆静只得卖田卖地，苦凑五百，央田有获送去。田有获乘此机会，也写得十来亩田。不意徐州同贪心不满，又取出来一夹。这妙智是个狠和尚，气得紧，便嚷道：“我偷妇人，罪有所归。你儿子诈了我二百，你又诈我五百，还不如意？得这样钱，要男盗妇娼。”徐州同体面不像，便大恼道：“这刁秃驴，你做了强盗，怪老爷执法，污蔑我。”每人打了四十收监。与儿子计议，道刁僧留不得，取了绝呈。可怜这两个淫僧，被狱卒将来，上了匣床，脸上搭了湿毛纸。狱卒道：“这不关我

事。冤有头，债有主，你只寻徐爷去。”一时间活活闷死，倒还不如屠道人，也得一醉。

脂香粉腻惹袈裟，醉拥狂淫笑眼斜。

今日朱颜何处去，琵琶已自向他家。

又：

披缁只合演三车，眷恋红妆造祸芽。

怨气不归极乐国，阴风圆土鬼怜斜。

寺中悟通年纪已老，因念苦挣衣钵，一朝都尽，抑郁身死。圆静因坐窝赃，严追自缢。起根都只为一个圆静奸了田有获的妾，做了火种，又加妙智、法明拐妇人做了衅端，平白里把一个好房头至于如此。徐州同为此事，道间把做贪酷逐回。在任发狠诈人，贴状的多，倒赃的亦不少，衙门几个心腹却被拿问。田有获因署印时与徐州同过龙说事，问了徒。百姓又要抢徐州同行李，徐州同将行李悄悄的令衙役运出，被人乘机窃去许多。自己假做辞上司，一溜风赶到船边，只见四个和尚立在船边，抬头一看，一个老的不认得，这三个一个妙智，一个法明，一个圆静。这一惊非同小可，慌忙下船。数日来惊忧悒郁，感成一个怔忡，合眼便见这四个和尚。自家口里说道：“他罪不至死，就是赖了公子的钱可恼。但我父子都曾得他钱，怎就又伤他性命？原也欠理。”时常自言自语。病日重，到家便作经事超度禳解，济得甚事？毕竟没了。临没对儿子道：“亏心事莫作，枉法钱莫贪。”

笑是营营作马牛，黄金浪欲满囊头。

谁知金丧人还丧，剩有污名奕世流。

喜得宦囊还好，徐公子将来从厚安葬。却常懊悔自家得了二百两，如何又对父亲说，惹出如许事端，渐觉心性乖错。向娶一

妻真氏，人也生得精雅，又标致，两个甚是和睦。这番因自己心性变得不好，动辄成争。家里原有两个人，如今打发管庄的管庄，管田的管田，家里只剩得一房家人徐福，年纪三十四五，一个丫头翠羽，十五岁，一个小厮婉儿，十三岁。自己功不成，名不就，游嬉浪荡，也喜去嫖，丢了一个真氏在家，甘清守静。还又道自在外嫖，怕他在家嫖，日渐生疑。没要紧一节小事，略争一争，就在自己书房捧了个翠羽，整整睡了半月，再不到真氏房中。真氏只因当他不得的暴戾，来不来凭他。他倒疑心，或时将他房门外洒灰记认，或时暗将他房门粘封皮。那真氏觉得，背地冷笑。偏古怪，粘着封儿常被老鼠因是有浆咬去，地下灰长因猫狗走过踏乱，他就胡言枉语来争。这真氏原是个本分人，先着了气，不和他争。他便道有虚心事，故此说不出，这是一疑无不疑。

一日，从外边来，见一个小和尚一路里摇摇摆摆走进来，连忙赶上，转一个弯就不见了，竟追进真氏房中。只见真氏独坐刺绣。真氏见他竖起两道眉，睁起两只眼，不知着甚头由，倒也一慌。他自赶到，床上张一张，帐子掀一掀，床下望一望，把棍子棚两棚，床顶上跳起一看，两只衣橱打开来寻，各处搜遍。真氏寻思倒好笑他。他还道：“藏得好，藏得好。”出去又到别处寻。叫过翠羽要说，翠羽道实没有，拶婉儿，婉儿说是没人。还到处寻觅嚷叫。从此竟不进真氏房中，每晚门户重重，自去关闭记认。真氏见这光景，心中不快，道：“遇这等丈夫，无故受他这等疑忌，不如一死罢了。”倒是徐福妻子和氏道：“大娘，你若一死，倒洗不清。耐烦，再守三头五月，事决明白。他回心转意，还有和美日子。自古道得好：好死不如恶活，且自宽心。”可怜那真氏呵：

愁深日似深填黛，恨极时将泪洗妆。

一段无辜谁与诉，几番刺绣不成行。

徐公子书房与真氏卧房隔着一墙，这日天色已晚，徐公子无聊无赖，在花径闲行。只见墙上一影，看时却是一个标致和尚，坐起墙上，向着内房里笑。徐公子便怒从心起，挟起一块砖打去，这砖偏格在树上落下，和尚已是跨落墙去了。徐公子看了大怒：

墙阴花影摇，纤月落人影。

遥想孤帏中，双星应耿耿。

道：“罢，罢。他今日真赃实犯，我杀他不为过了。”便在书房中，将一口剑在石上磨，磨得风快。赶进房来，又道：“且莫造次，再听一听。”只听得房中大有声响，道：“这淫妇与这狗秃正高兴哩。”一脚踢去，踢开房门。真氏在梦中惊醒，问是谁，徐公子早把剑来床上乱砍。真氏不防备的，如何遮掩得过，可怜一个无辜好女人，死在剑锋之下。

身膏白刃冤难白，血与红颜相映红。

案上一灯，欲明欲灭，徐公子拿过来照时，只见床上止得一个真氏，拥着一条被，身中几剑气绝。徐公子道：“不信这狗秃会躲。”又听得床下有声，道：“狗秃在了。”弯着腰，忙把剑在床底下捌去。一连两捌，一只狗弃命劈脸跳出来。徐公子惊了一跌，方知适才听响的是狗动。还痴心去寻这和尚，没有。坐在房中，想这事如何结煞，想一想道：“如今也顾不得丑名，也顾不得人性命。”竟提了剑走出中堂来叫：“徐福！徐福！”和氏道：“相公昨日打发去庄上未回。”徐公子道：“这等怎处？”没处摆布，这做婉儿不着。赶到灶前来叫婉儿，叫了八九声，只见他应了，又住，等了一会，带着睡踵将出来。徐公子等得不耐烦，一剑砍去，便砍

死了。一连杀了两个人，手恰软了，又去擂了半日，切下两个头。

已是天亮，和氏与翠羽起来，看见灶下横着婉儿的尸，房中桌上摆着两个头，公子提着一把剑呆坐，床里真氏血流满床。和氏暗想：“自己丈夫造化，不然就是婉儿了。”忽然见徐公子吃了些早饭，提头而去。两个看着真氏痛哭，替他叫冤说苦。这徐公子已赶到县间去，哄动一城人，道徐家杀死奸夫奸妇，也有到他家看的，也有到县前看的，道真是个汉子连真家也有两三个秀才，羞得不敢出头，只着人来看打听。须臾县尊升堂，姓饶，贵州人，选贡，精明沉细，是个能吏。放投文，徐公子就提了头过去，道：“小人徐州同子徐行，有妻真氏，与义男婉儿通奸，小人杀死，特来出首。”那饶县尊就出位来，道：“好一个勇决汉子，只不是有体面人家做的事。”一眼看去，见一颗头一点儿的，便叫取头上来，却见一个妇人头，颇生得好，一个小厮，头发才到眉。县尊便道：“这小厮多少年纪了？”徐行道：“十四岁。”那县尊把带掇了一掇，头侧了一侧，叫打轿相验，竟到他家。轿后拥上许多人。县尊下轿进去，道：“尸首在那边？”徐行道：“在房里。”进房，却见床上一个没头女尸，身上几剑，连被砍的身上还紧紧裹着一条被。县尊看了道：“小厮尸怎不在一处？”道在灶前。到灶前，果见小厮尸横在地上，身中一剑，上身着一件衣服，下身穿一条裤子。县尊叫扯去裤子，一看，叫把徐行锁了，并和氏、翠羽都带到县里，道：“徐行，你这奴才，自古撒手不为奸。他一个在床上，一个在灶前，就难说了。况且你那妻子尚紧拥着一条被，小厮又着条裤，这奸的事越说不去了。若说平日，我适才验小厮尚未出幼，你怎么诬他？这明明你与妻子不睦，将来杀死，又妄杀一个小厮解脱。你欺得谁？”叫取夹棍，登时把徐行

夹起来。徐行道：“实是见一和尚扒墙进真氏房中，激恼杀的。”县尊道：“这等小厮也是枉杀了。你说和尚，你家曾与那寺和尚往来？叫甚名字？”徐行回话不来，叫丢在丹墀内。叫和氏道：“真氏平日可与人有奸么？”和氏道：“真氏原空房独守，并没有奸。只是相公因嫖，自己不在家，疑心家中或者有奸情，镇日闹吵。昨晚间就是婉儿并不曾进真氏房中，不知怎的杀了真氏，又杀小厮。”叫翠羽，翠羽上去与和氏一般说话。县尊道：“徐行，你怎么解？”徐行只得招了，因疑杀妻，恐怕偿命，因此又去杀仆自解。县尊大怒，道：“既杀他身，又污他名，可恶之极。”将来重打四十。

这番真家三两个秀才来讨命，道：“求大宗师正法抵命，以泄死者之冤。”县尊：“抵命不消讲了。”随出审单道：

真氏当傲狠之夫，恬然自守，略无怨尤，贤矣。徐行竟以疑杀之，且又牵一小童以污蔑，不惨而狡欤？律以无故杀妻，一绞不枉。

把徐行做了除无故杀死义男、轻罪不坐外，准无故杀妻律，该秋后处决。解道院，复行本府刑厅审。徐行便去央分上，去取供房用钱，要图脱身。不知其情既真，人所共恶，怎生饶得？刑厅审道：

徐行无故惨杀二命，一绞不足以谢两冤。情罪俱真，无容多喙。

累次解审，竟死牢中。

冤冤查报不相饶，圜土游魂未易招。

犹记两髡当日事，囹圄囊首也萧条。

这事最可怜的是一个真氏，以疑得死，次之屠有名，醉中杀

身。其余妙智，虽死非罪，然阴足偿屠有名；徐行父子，阴足偿妙智、法明；法明死刑，圆静死缢，亦可为不守戒律，奸人妇女果报。田禽淫人遗臭，诈人得罪，亦可为贪狡之警。总之，酒色财气四字，致死致祸，特即拈出，以资世人警省。

第三十回 张继良巧窃篆 曾司训计完璧

衽席藏戈，蛭蜂有毒，不意难防。哂笑轻投，威权下逮，自惹抢攘。英雄好自斟量，猛然须奋刚肠。理破柔情，力消欢爱，千古名芳。

右调《柳梢青》

历代常因女色败亡，故把女色比做兵，道是女戎。我道内政不出壶，女人干得甚事？若论如今做官，能剥削我官职，败坏我行谊，有一种男戎。男戎是甚么？是如今门子。这些人出来是小人家儿子，不大读书，晓得道理，偶然亏得这脸儿有些光景，便弄入衙门。未得时时节，相与上等是书手外郎，做这副腻脸，捱他些酒食；下等是皂隶、甲首，做这个后庭，骗他银子。耳朵里听的，都是奸狡瞒官作弊话；眼睛里见的，都是诡诈说谎骗钱事。但只是初进衙门，胆小怕打，毕竟小心，不过与轿夫分几分押保认保钱，与监生员递呈求见的，骗他个包儿，也不坏事。常恐做官的喜他的颜色，可以供得我玩弄；悦他的性格，可以顺得我使令，便把他做个心腹。这番他把那一团奸诈藏在标致颜色里边，一段凶恶藏在温和体度里面。在堂上还存你些体面，一退他就做上些娇痴，插嘴帮衬。我还误信他年纪小，没胆，不敢坏我的事，把他径奚已熟，羽翼已成，起初还假我的威势骗人，后来竟盗我威势弄我，卖牌批状，浸至过龙、撞木钟，无所不至。这番把一个半生灯窗辛苦都断送在他手里了。故有识的到他，也须留心驾

驭，不可忽他。我且道一个已往的事。

我朝常州无锡县有一个门子，姓张名继良。他父亲是一个卖菜的，生下他来，倒也一表人材。六七岁时，家里也曾读两句书，到了十四五岁，越觉生得好：

双眸的的凝秋水，脸娇宛宛荷花蕊。

柳眉瓠齿绝妖妍，贯玉却疑陈孺子。

恰也有好些身分，浅颦低笑，悄语斜身，含情弄态，故故撩人，似怨疑羞，又频频拒客。

徒倚类无骨，娇痴大有心。

疑推复疑就，个里具情深。

可惜一个标绝的小厮，也到绝时年事，但处非其地，也不过与些市井俗流、游食的光棍，东凹西靠，赚他几分钱罢了。不料十五岁上娘亡，十六岁上爷死，这样人家穿在身上、吃在肚里，有甚家事？却也一贫彻骨。况且爹亲娘眷都无，那里得人照管。穿一领不青不蓝海青，着一双不黑不白水袜，拖一双倒跟鞋，就是如花似玉，颜色也显不出了。房钱没得出，三餐没人煮，便也捱在一个朋友家里。不期这朋友是有妻小的，他家婆见他脸色儿有些丰艳，也是疑心。不免高兴时也干些勾当儿，张继良不好拒得，浅房窄屋，早已被他知觉，常在里边喃喃骂，道：“没廉耻！上门凑！青头白脸好后生，捱在人家，不如我到娘家去，让你们一窠一块。”又去骂这家公道：“早有他，不消讨得我。没廉没耻，把闲饭养闲人。”就茶不成茶，饭不成饭，不肯拿出来，还饶上许多絮聒。张继良也立身不住，这朋友也难留得。又捱到一家朋友，喜是光棍，日间彼此做些茶饭儿过日，夜间是夫妇般。只是这人且会吃寡醋。张继良再穷，也便趁着年纪滥相处几个，他知

得便寻闹，又安不得身。亏得一个朋友道：“锡山寺月公颇好此道，不若我荐你在那边栖身。”便领他去寺中，见月公道：“我这表弟十六岁，父母双亡，要在上刹出家，我特送来。”月公道：“我徒弟自有，徒孙没有，等他做我徒孙罢。”就留在寺中。这张继良人是个极会得的，却又好温性儿，密得月公魂都没，替他做衣服，做海青。自古道：人要衣装，马要鞍装。这一装束便弄得绝好了。

也是他该发迹。本县何县忽一日请一个同年游锡山。这何知县是个极好男风、眼睛里见不得人的。在县里吏书皂快，有分模样的便一齐来，苦没个当意的。这时同年尚未来，他独坐，甚是无聊，偶然见张继良一影，他见是个扒头，便道：“甚么人？”叫过来问时，是本寺行童。何知县道：“不信和尚有这等造化。我老爷一向寻不出一个人，问他有父兄么？”道：“没有。”那答应声儿娇细，一发动人。就道：“你明日到县伏侍我罢，我另眼看你。”他自吃酒去了。月公得知，甚是不快活，道：“怎么被他看见了？父母官须抗他不得。”两个叙别了一夜，只得送他进县，分付叫他小心伏侍，闲暇时也来看我一看。一进衙门，何知县道：“你家中无人，你就在后堂侧边我书房中歇落。”本日就试他，是惯的，没甚畏缩，还有那些媚态。何知县就也着了迷，着库上与他做衣服，浑身都换了绸绫。每日退堂，定要在书房中与他盘桓半日，才进私衙。他原识两个字，心里极灵巧，凡一应紧要文书、词状简札，着他收的，问起都拿得来，越发喜他有才。又道他没有亲眷，没人与他兜揽公事，又向在和尚寺里，未免晓得在衙门作弊，况且又在后堂歇落，自己不时叫在身边，也没有关通，凡事托他做心腹，叫他寻访。

不知这衙门中，书吏、皂甲极会钻，我用主文，他就钻主文；我用家人，他就钻家人。这番用个门子，自然寻门子。有那烧冷灶的！不曾有事寻他，先来相处他，请酒送礼，只拣小官喜欢的香囊、扇子、汗巾之类送来，结识他做个靠山。有那临渴掘井的，要做这件，大块塞来，要他撺掇。皂甲要买牌讨差，书吏要讨承行，渐渐都来从他。内中也有几个欺他暴出龙，骗他，十两公事做五两讲。又有那讨好的，又去对他讲，道这件事毕竟要括他多少，这件事不到多少不要与他做。他不乖的，也教会了，况且他原是个乖的人。但是官看三日吏，吏看三日官。官若不留些颜色，不开个空隙把他，他也不敢入凿。先是一个何知县，因他假老实，问他事再不轻易回复，侧边点两句，极中窍，便喜他，要抬举他。一日金着一张人命牌，对张继良道：“这差使是好差，你去，那个要的，你要他五两银子，金与他。”一个皂隶莫用，知得就是五两时银来讨。正与张继良说，一个皂隶魏匡，一个眼色，张继良便回莫用道少。这边魏匡就是五两九成银递去。张继良见光景可搯，道要十两，魏匡便肯加一两。这边一个李连忙央一个门子，送八两与张继良。魏匡拿到银子来，这厢已金了李连，张继良已将牌递与了。一日有张争家私状子，原烧冷灶的一个吏房书手陈几，送他两匹花绸，要他禀发。张继良试去讨一讨，不料何知县欣然。

这番衙门里传一个张继良讨得差，讨得承行，有一个好差，一纸好状子，便你三两，我五两，只求得个他收。他把几件老实事儿结了何知县，知县说着就依，他就也不讨。讲定了见金着这牌，便道原差某人、该差某人，某人接官该与、某人效劳该与，何知县信得他紧，也就随他说写去。呈状也只凭他，道是原行，

或是该承。还有巧利，该这人顶差，或该他承应，他把没帐差牌呈状，踏在前面，金与了他，便没个又差又批的理，这就是夺此与彼的妙法。到后他手越滑，胆越大，人上告照呈子，他竟袖下，要钱才发。好状子他要袖下，不经承发房挂号，竟与相知。莫说一年间他起家，连这几个附着他的书吏、皂甲，也都发迹起来。何知县也道差使承行左右是这些衙门里人，便颠倒些也不是坏法，故此不在意。不知富的有钱买越富，穷的没钱买越穷，一个官、一张呈状，也不知罚得几石谷、几个罪。若撞着上司，只做得白弄，他却承行差使都有钱赚，他倒好似官了。

其时一个户房书手徐炎，见他兴，便将一个女儿许与他，一发得了个教头，越会赚钱。却又衙门人无心中又去教他，乘有一个人有张要紧状子，连告两纸不准，央个皂隶送二两，叫他批准。皂隶因而就讨这差，自此又开这门路。书手要承应，皂隶要差，又兜状子来与他批，一二两讲价。总之趁着这何知县，常与他做些歪事，戏脸惯了，倚他做个外主文。又信他得深了，就便弄手脚，还不曾到刑名上。争奈又是狱中有狱卒牢头，要诈人钱，打听有大财主犯事，用钱与他，要他发监，他又在投到时，叫写监票，可以保的竟落了监，受尽监中诈害。人知道了，便又来用钱，要他方便。至于合衙门人，因他在官面前说得话，降得是非，那个不奉承？那个敢冲突他？似库书库吏收发上有弊，吏房吏农充参，户房钱粮出入，礼房礼仪支销，兵房驿递工食，刑房刑名，工房造作工价，那一房不要关通他？那一处不时时有馈送？甚至衙头书房里都来用钱，要批发，二三四衙都有礼送他，阖县都叫他做张知县。

先时这何知县也是个要物的，也有几个过龙书吏，起初不曾

合得他，他却会得冷语，道这事没天理，不该做的，那何知县竟回出来。或时道这公事值多少，何知县捏住要添。累那过龙的费尽口舌，况且事又不痛快，只得来连他做。连着要打那边三十，断不是廿五下；要问他十四石，断不是一两三；要断十两，断不是九两九钱。随你甚乡官阔宦，也拗不转。外边知县消息，都不用书吏，竟来投他。他又乖觉，这公事值五百，他定要五百；值三百，定要三百。他里边自去半价儿，要何知县行。其余小事儿，他拿得定，便不与何知县，临审时三言两语一点掇，都也依他。外边撞太岁、敲木钟的事也做了许多，只有他说人是非，那个敢来说他过失？把一个何知县竟做了一个傀儡。

简书百里寄专成，闾里须教诵政声。

线索却归豪猾手，三思应也愧生平。

凡是做官，不过爱民礼士。他只凭了一个张继良，不能为民辨明冤枉。就是秀才举监有些事，日日来讨面皮，博不得张继良一句。当时民谣有道：“弓长固可人，何以见君王。”又道：“锡山有张良，县里无知县。”乡官纷纷都要等代巡来讲他是非。亏得一个同年省亲回来的周主事，知道这消息，来望他，见一门子紧捱在身边。他看一看道：“年兄，小弟有句密语。”何知县把头一侧，门子走开。周主事道：“年兄，这不是张继良么？”何知县道：“是。年兄怎么认得？”周主事道：“外边传他一个大名。”何知县道：“传他能干么？”周主事说：“太能了些，几乎把年兄官都坏了。”何知县道：“他极小心，极能事。”周主事道：“正为年兄但见其小心，见其能事，所以如此。若觉得，便不如此了。外边士民都说年兄宠任他，卖牌准状，大坏衙门法纪。”何知县道：“这一定衙门中人怪他，故此谤他。”周主事道：“不然还道他招

权纳赂，大为士民毒害。”何知县道：“年兄，没这样事。”周主事道：“年兄，此人不足惜，还恐为年兄害。外面乡绅虽揭他的恶，却事都关着年兄，小弟是极力调停。只恐陈代巡按临，上司有话，怎么处？”何知县颜色不怡，周主事也别了。

只见何知县走到书房中，闷闷不悦。张继良捱近身边，道：“老爷，适才周爷有甚讲？”何知县一把捏住他手，道：“我不好说得。”张继良道：“老爷那一事不与小的说？这事甚么事，又惹老爷不快？”何知县把他扯近，附耳道：“外边乡绅怪我，连你都谤在里边。周爷来通知。故此不快。”张继良便跪了道：“这等，老爷不若将小的责革，以舒乡绅之愤，可以保全老爷。”何知县一把抱起，放在膝上，道：“我怎舍得。他们不过借你来污蔑我，关你甚事？”张继良道：“是老爷除强抑暴，为了百姓，自然不得乡绅意。要害老爷，毕竟把一个人做引证。小的不合做了老爷心腹，如今任他乡绅流谤，守巡申揭，必定要代巡自做主。小的情愿学貂蝉，在代巡那边，包着保全老爷。”何知县道：“我进士官，纵使他们谤我，不过一个降调，经得几个跌磕，不妨。但只是你在此，恐有祸，不若你且暂避。”张继良道：“小的也不消去，只须求老爷仍把小的作门役，送到按院便是。”何知县道：“我正怕你在此有祸，怎还到老虎口中夺食？倘知道你是张继良，怎处？”张继良道：“不妨。老爷只将小的名字改了，随各县大爷送门役送进，小人自有妙用。”何知县还是摇头。

过了半月，按院巡历到常州。果然各县送人役，张继良改做周德，何知县竟将送进。也是何知县官星现，这陈代巡是福建人，极好男风。那张继良已十七岁了，反把头发放下，做个披肩。代巡一见，见他姪小标致竟收了。他故意做一个小心不晓事光景，

不敢上前。那代巡越喜，道是个笃实人。伏侍斟酒时，便低着头问道：“你是无锡那里人？”道：“在乡。”他脸也通红。代巡道：“你是要早晚伏侍我的，不要怕得。”晚间就留在房中。这张继良本是个久惯老手，倒假做个畏缩不堪的模样，这代巡早又入他彀。

才离越国又吴宫，媚骨夷光应与同。

尺组竟牵南越颈，奇谋还自压终童。

初时先把一个假老实愚弄他，次后就把娇痴戏恋他，那代巡也似得了个奇宝。凡是门子进院，几时一得宠，不敢做别样非法事？若乞恩加赏，这也是常情。他在那边木木讷讷，有问则答，无问则止，竟不乞恩讨赏，陈代巡自喜他，每次赏从厚。要赏他承差，他道日后不谙走差，不愿，道办也不愿，道是无锡人，求赏一个无锡典吏。陈代巡竟赏。闲时也问及他本地风俗，他直口道乡官凶暴，不肯完纳钱粮，又狠盘算百姓，日日告债告租。一县官替他管理不了，略略不依，就到上司说是非，也不知赶走多少官，百姓苦得紧。已自为何知县解释。又得查盘推官与本府推官，都是何知县同年，也为遮盖，所以考察过堂，得以幸全。

及至代巡考察，审录、比较、巡城、阅操，各事都完。因拜乡宦，只见纷纷有揭。代巡有了先入之言，只说乡宦多事。后边将复命纠劾有司，已拟定几个，内中一个因有大分上来，要改入荐，只得把何知县作数，取写本书吏。要待写本，张继良见了，有些难解，心里一想，道：“我叫他上不本成。”恰值这日该书办众人发衣包，先日把陈代巡弄个疲倦，乘他与别门子睡，暗暗起来，将他印匣内关防取了，打入衣包里边。次日早堂行发起这关防，先寄到他丈人徐炎家，徐炎转送了什么知县。

篆文已落段司农，裴令空言量有容。

始信爱深终是祸，变兴肘腋有奇凶。

次早用印，张继良把匣一开，把手一摸，又假去张一张，只见脸通红，悄悄来对陈代巡道：“关防不见。”陈代巡吃了一惊，还假学裴度模样，不在意，一连两个腰伸了，道：“今日困倦，一应文书都明日印。”坐在后堂不悦。张继良倒假做慌忙，替他愁。陈代巡道：“不妨。这一定是我衙门中盗去印甚文书，追得急，反将来毁了。再待一两日，他自有。”等了两三日，不见动静，这番真是着急。知是门子书办中做的事，一打拷追问，事就昭彰，只得装病不出，叫掌案书办计议。书办听得也呆了，只叫且在衙门中寻。这四个门子、两个管夫、八个书办着鬼的般，在衙门里那一处不寻到？还取夫淘井，也不见有。

寻思无计，内中一个书办道：“如今寻不出，实是不好。闻得常州府学曾教官是个举人出身，极有智谋，不若请他来计议。”果然小开门，请曾教官看病。他是泰和人，极有思算、有手段的。曾教官道：“甚么人荐我？我从不知医。”一到传鼓，请进川堂相见了，与坐留茶，赶去门子，把这失印一节告诉他。那教官也想一会，道：“老大人，计是有一个，也不是万全。老大人自思，在本府常与那个有隙？曾参何人？”陈代巡也想一想，附耳道：“我这里要参无锡何知县。”曾教官道：“这印八分是他。如今老大人只问他要。”陈代巡道：“我问他要，他不认怎生？”曾教官道：“也只叫他推不得。目下他也在这厢问安，明日老大人暗将空房里放起火来，府县毕竟来救，老大人将敕交与别县，将印竟交与他。他上手料不敢道看一看内边有关防没有，他不得已，毕竟放在里；他若不还，老大人说是他没了，也可分过。这是万或可冀

之策，还求老大人斟酌行之。”陈代巡道：“这是绝妙计策，再不消计议得，只依着做去。”曾教官道：“教官还有一说。观此人既能盗印，他把奸人已布在老大人左右了。此事不能中伤，必复寻他事。况且今日教官之谋，他也毕竟知道，日后必衔恨教官。这还祈老大人赦他过失，使他自新。这在老大人可免祸，在教官可以不致取怨。”代巡点头道：“他若不害我，我也断不害他。”留了一杯茶，就送了教官出来。还倚张继良做个心腹，叫与一个掌案书办行事。在里边收拾花园中一间小书房，推上些柴，烧将起来。

这边何知县自张继良进了院去，觉得身边没了个可意人，心中甚是不快。到参谒时，略得一望，相见不见亲，越觉懊恼。喜得衙门中去了他，且是一清。凡有书信，都托徐炎送与何知县。考察过堂无事，何知县满心欢喜：“这一定是张继良的力，好一个能事有情的人。”这日只见徐炎悄悄进见。何知县知有密事，赶开人叫他近来，只见递出一个信并印。何知县见了访款，倒也件件是真，条条难解，又见关防，笑道：“这白头本也上不成。”收了，重赏徐炎。打听甲首报按院有病不坐，他又笑道：“是病个没得出手。”也思量要似薛嵩送金盒与田承嗣般，惊他一个，两边解交，恐怕惹出事来，且自丢起，将关防密密随着身子。此时也只因问代巡安，来到府中。这日正值张知县来拜，留茶，两个闲谈。只见一个甲首汗雨淋淋赶来，道：“禀老爷，察院里火起，太爷去救去了。”这知县连忙起身，何知县打轿相随。那知府已带了火钩火索，赶入后园去了。这两个赶到，却早代巡立在堂上，在那时假慌。见他两个，道：“不要行礼，不知怎么空屋里着起来，多劳二位。”忙取过敕寄与张知县，把印匣递与何知县，道：

“贤大尹，且为我好收。”递得与他，自折身里面去了。

烟火暗庭除，奔趋急吏胥。

片时令璧返，画策有相如。

须臾火熄，分付道：“一应官员，晚堂相见。”

那张继良见何知县接了印匣，已自跌脚道：“你是知道空的，怎么收他的？如今怎处？”这何知县掇了个空印到下处好生狐疑，道：“这印明明在我这里，他将印匣与我，我又不好当面开看，如今还了印，空费了张继良一番心；若不还时，他赖我盗印，再说不明，如何是好？”想了半日，道：“没印，两个一争就破脸，不好收拾；有印，或者他晓得我手段，也不敢难为我，究竟还的是。”将印放在匣内，送到院前。先是知府进见，问慰了，留茶。次得张知县交敕，何知县交印，就问候，代巡也留茶送出。这班书办晓得匣里没印，不敢拿文书过来用印。倒是代巡叫：“连日不曾金押用印，文书拿过来。”众人倒惊道：“印没了，难道押下写一印字的理？把甚么搭？难道这两日那里弄得方假印来？被人辨认出也不像。”都替代巡踟蹰。只见文书取到，批了，叫张继良开匣取印。只见一颗印宛然在里边，将来印了。书办们已知这印如何在何知县身边。周德原是何知县送来的人，一定是他弄手脚了。次日，何知县辞回，巡按留饭，道：“贤大尹好手段。”何知县道：“不敢。”便诌一个谎道：“知县未第时，寄居在本地能仁寺读书。邻房有一人，举止奇秘。知县知他异人，着实加礼。一日在家，他薄晚扣门，携着一人首，道在此有仇已报，有恩未酬，问知县借银二十两酬之。知县将银饰相赠，许后有事相报。别来音信杳然。数日前忽中夜至衙，道：‘奸人谤你，代巡有意信谗。我今取其印，令不得上疏，可以少解。’知县还要问个详细，只

见他道：‘脱有缓急，再来相助。’已飞身去了。知县细看，果是代巡的，要送来，怕惹嫌疑，不敢。昨蒙老大人委管印匣，乘便呈上。”代巡道：“有这等事！前已知无锡乡绅豪横，作令实难，虽有揭帖，本院这断不行的。贤大尹贤能廉介，本院还入荐剡，贤大尹只用心做官，总之不忤乡绅，便忤了士民了。”何知县谢了，自回县。

陈代巡初时也疑张继良，印来到时，竟疑了八分，但是心爱得他紧，不肯约他。何知县又说这一篇谎，竟丢在水里。果然复命举劾。不惟不劾，何知县又得荐。曾教官也在教职内荐了，得升博士。一县乡绅都尽惊骇，道是神钻的，若是这样官荐，那一个不该荐？这样官不劾，那一个该劾？如此作察院，也负了代巡之名。有的道：“如今去了个张门子，县中也清了好些，应是这缘故。”不多几时，只见按院批下一张呈子，是吏农周德的，道在院效劳，乞恩赏顶充户房吏农王勤名缺，是个现缺，那个敢来争他的？这是陈代巡复命，要带张继良进京。张继良想道：“自为何知县进院，冷落了几时不赚钱。如今还要寻着何知县补。若随去，越清了。”故此陈代巡要带他复命，他道家有老母，再三恳辞，只愿在本县效役，可以养母。陈代巡便叫房里查一个本县好缺与他，还批赏好些银两。送至扬州陈代巡还恋恋不舍，他记挂县中赚钱，竟自回了。

计就西施应返越，谋成红线自归仙。

他一到县，做了亲，寻了大宅住下。寻见了何知县，喜得不胜，感得不胜。县里这些做他羽翼的，欢喜他靠山复来，接风贺喜，奉承不暇。这些守本分的，个个攒眉。向来吏书中有几个因他入院，在这厢接脚过龙。门子有几个接脚得宠，不惟缩手，也

还怕他妒忌。知机的也就出缺告退，不识势的也便遭他陷害。先时在县还只当得个知县，凌轹一县的人。如今自到了察院去，也是个察院了，还要凌轹知县。说道：“他这个官亏我做的，不然这时不知是降是调，赶到那里去了。”六房事，房房都是他，打官司没一个不人上央人来见他。官司也消何知县问得，只要他接银子时怎么应承，他应承就是了。一个何知县只在堂上坐得坐，动得动笔罢了。一年之间，就是有千万家私的，到他手里，或是陷他徭役，或人来出首，一定拆个精光，留得性命也还是绝好事。县里都传他名做“拆屋斧头”、“杀人刽子”。何知县先时溺爱他，又因他救全他的官，也任着他。渐渐到后来，立紧桌横头，承应吏捧得一宗卷过来，他先指手划脚，道这该打，这该夹，这该问罪，竟没他做主，也觉不成体面。又是他每事独捉，不与何知县，又不与里边主文联手，里边票拟定的，他都将来更乱。向来何知县也得两分，自此只得两石谷、两分纸，他还又来说免。更有他作弊处。凡一应保状，他将来裁去，印上状格，填上告词、日子，是何知县亲标，就作准出牌，来买便行搁起，和息罚谷，自行追收，不经承发挂号，竟没处查他。何知县甚是不堪，道：“周外郎，你也等我做一做。你是这样，外观不雅。难道你不怕充军徒罪的？”他也不睬，只是胡行。何知县几次也待动手，但是一县事都被他乱做，连官不知就里，一县人都是他心腹，没一个为官做事的。那周德见他愤愤的，道：“先下手为强。莫待他薄情，反受他的祸。”挽出几个举人、生员，将他向来受赃枉法事在守道府官处投揭。这番里边又没个张继良，没人救应，竟谪了闲散。

私情不可割，公议竟难逃。

放逐何能免，空为泽畔号。

张继良自援了两考，一溜风挈家到京，弄了些手脚，当该官办效劳，选了一个广州府新会县主簿。到家闹哄哄上了任。有的人道：“没天理，害了这许多人，却又兴，得官。”他到任又去厚拱堂官，与堂官过龙。执行准事惯了，又仍旧作恶害人，靠了县尊。有一个生员家里极富，家中一个丫头病死，娘家来告，他定要扭做生员妻打死，要诈他，又把他一个丫头夹拶。秀才哄起来，递了揭，三院各处去讲。百姓乘机来告发。刑厅会同查盘官司。这查盘是韶州府推官，自浙江按察司照磨升来的，正是何知县。知是张继良，当日把他坏事、又揭害他的事，一一说与广州推官。两个会问时，揪定他几件实事，坐了他五百赃，问了充军，着实打了他二十，在广州府监里坐得个不要，家眷流落广州。这的是张继良报应。但是这些人有甚人心？又的一班狡滑的，驾着有钱要撰，有势就使，只顾自饭碗里满，便到充军摆站，败坏甚名捡？做官，官职谪削事小，但一生名捡已坏，怎么不割一时之爱？至如养痍一般。痍溃而身与俱亡，此是可笑之甚。故拈出以佐仕路观感。

第三十一回 阴功吏位登二品 薄幸夫空有千金

新红染袖啼痕溜，忆昔年时奉箕帚。
茹荼衣垢同苦辛，富贵贫穷期白首。

朱颜只为穷愁枯，破忧作笑为君娱。
无端忽作附炎想，弃我幡然地上芜。

散同覆水那足道，有眉翠结那可扫。
自悔当年嫁薄情，今日翻成不自保。

水流花落两纷纷，不敢怨君还祝君。
未来光景竟何在，空叫离合如浮云。

右《去妇词》

眉公云：福厚者必忠厚，忠厚而福益厚；薄福者必轻薄，轻薄而福益薄。真是薄幸空名，营求何在？笑是吾人妄作思想，天又巧行窥伺，徒与人作话柄而已。“富易交，贵易妻”，这两句不知甚么人说的，如今人作为口实。但是富易交之人，便是不可与友的人，我先当绝他在臭味未投之先也，不令他绝我在骄傲之日。只是一个妻，他苦乐依人，穷愁相守；他甘心为我同淡泊，可爱；就是他勉强与我共贫穷，可怜。怎一朝发迹，竟不惜千金买妾，妄生爱憎？是我处繁华，他仍落莫，倒不如贫贱时得相亲

相爱。我且试把一个妄意未来之钱，竟去久婚之配，终至钱物不得，客死路旁的试说一说。

话说直隶江阴县有一个相士胡似庄，他也是个聪明伶俐人儿，少年师一个袁景庄先生学相，到胡谄得来。娶一个妻叫马氏，生相矮小，面色紫膛，有几点麻。喜得小家出身，且是勤俭得紧，自早至晚，巴家做活，再不肯躲一毫懒。这胡似庄先在人丛中摆张轴儿，去说天话勾人，一日去骗得几个乡里人，分得两三张纸，也不过赚得二三分铜钱银子。还有扯不人来时，只是他在外边行术，毕竟也要披件袍仗儿动人，这件海青是穿的。立了一日肚饿，也到面店中吃碗。苦是马氏在家有裙没裤，一件衫七补八凑，一条脚带七接八接，有一顿没一顿，在家捱。喜是甘淡薄性儿，再没个怨丈夫光景。那胡似庄弄到一个没生意，反回家来贼做大，叹气连声，道：“只为你的相贫寒，连我也不得发达。”马氏再也不应他，真个难捱。亏得一个房主杨寡妇，无子，止得一女，尚未适人，见马氏勤苦，不来讨他房钱，还又时常周济。一日，杨寡妇偶然到他家中，急得马氏茶也拿不一钟出。却是胡似庄回来，母子去了。胡似庄问道：“方才那女子那家？”道是房主人家。胡似庄道：“也似一个夫人，等我寻个贵人与他，报他的恩。”不题。

他行术半年，说些眼前气色，一般也吃他闯着几个，生意略兴。他道：“我们方术人，要铺排大，方动得人。”积趱得一百七八十块银子，走到银店里一销，销得有五钱多些，买了三匹稀蓝布，几枝粗竹竿，两条绳，就在县前撑了。凭着这张嘴，一双眼睛，看见衣服齐整的拱上一篇，衣衫蓝缕的将上几句，一两句讨不马来，只得葫芦提收拾。亏他嘴活，倒也不曾吃大没意思。

面有十重铁甲，口藏三寸钢钩。

惯钓来人口气，乱许将相公侯。

一日立在县前，只见县里边走出几个外郎来。内中一个道：“我们试他一试。”齐环住了这帐儿下，一个个捱将近来。他个个拱上几句，道一定三尹、一定二尹，可发万金、可发千金。将次相完，有这等一个外郎，年纪二旬模样，也过来一相。他暗暗称奇，道：“此位却不是吏道中人。他两颧带杀，必总兵权；骨格清奇，必登八座；虎头燕颌，班超同流；鹤步熊腰，萧何一辈。依在下相，一妻到老，二子送终，寿至八旬，官为二品。目下该见喜，应生一个令郎。”一个外郎道：“小儿尚未有母，娶妻罢。”胡似庄道：“小子并无妄言，老兄请自重。”这人笑道：“我如今已在吏途中混了，有甚大望。”胡似庄道：“老先生高姓大名？后日显达，小生要打抽丰。”这人道：“说他怎么？”却是一个同伴要扯他同走，怪胡似庄缠住，道：“是兵房徐老官，叫做徐晞，在县里西公廨住。”

风尘混迹谁能鉴，长使英雄叹暗投。

喜是品题逢识者，小窗噓气欲冲牛。

本日亏这一起人来，胡似庄也赚了钱数骚铜，回到家中道：“我今日撞得一个贵人，日后要在他身上讨个富贵。”正说，只见一个丫鬟拿了些盐菜走来，道：“亲娘见你日日淡吃，叫我拿这些菜来。”恰是杨家。胡似庄道：“多谢奶奶亲娘，承你们看顾，不知亲娘曾有亲事么？我倒有一头绝好亲事，还不晓要甚人家。”丫头道：“不过是过当得人家，只是家里要入赘。”胡似庄道：“我明日问了来说。”丫头去了。胡似庄道：“妙，妙。后面抽丰且慢，先趁一宗媒钱。”马氏道：“媒不是好做的。如今杨奶奶且

是好待，不要因说媒讨打吃。”胡似庄道：“不妨。”次日拿了一个钱买了个帖子，来拜徐晞。恰值官未坐，还在家下。徐外郎道：“昨承先生过奖。”胡似庄道：“学生这张嘴再不肯奉承，再不差。依学生还该读书才是。”徐外郎道：“这不能了。”正说间，堂上发梆，徐外郎待起身，胡似庄一把扯住道：“还有请教。昨闻老先生未娶，不知要娶何等人家？”徐外郎道：“学生素无攀高之心，家事稍可存活，只要人是旧家，女人齐整罢了。”胡似庄道：“有一寡居之女，乃尊二尹，歿了，家事极富，人又标致，财礼断是不计的。公若入赘，竟跌在蜜缸里了。”徐外郎道：“学生意在得人，不在得财。”胡似庄道：“先生，如今人说有赔嫁，瞎女儿也收了。只是这女儿，房下见来，极端庄丰艳，做人又温克。”徐外郎要上堂，忙忙送他。他又道：“学生再不说谎的。”别了，来县前骗了几分银子，收拾了走到杨家。杨家小厮杨兴道：“胡先生来还房钱么？”道：“有话要见奶奶。”其时杨寡妇已听丫鬟说了，便请进相见。胡似庄先作五七八个揖，谢平日看取，就道：“昨日对阿姐说，有一个本县徐提控，年纪不上二十岁，才貌双全，本县大爷极喜他，家事极好。我前日相他，是大贵之人，恰与令爱相对。学生待要作伐，若奶奶肯见允，明日他来拜学生，可以相得。这人温柔，极听在下说，可以成得，特来请教。”杨寡妇道：“老身没甚亲眷，没个打听。先生，他根脚也清，家果好么？”胡似庄道：“学生不打听得明白，怎敢胡说？”寡妇道：“不是过疑。只这些走街媒婆只图亲事成，便人家义男，还道是旧族人家；一文钱拿不出，还道是财主；四五十岁，还道廿来岁；后生有疾的，还道齐整。更有许一百财礼，行聘时，只得五六十两哄人。事到其间，不得不成，就是难为了媒人，女儿已失所了。

故此要慎重。”胡似庄道：“奶奶，须知学生是学做媒的，那里有这些奸狡？这徐老官是出得钱起，现参，日日有钞括。若说人品年纪，明日便见。”吃了杯茶出来。次日徐外郎果然来拜，杨寡妇先在里边张望。胡似庄又在徐外郎前，极口赞扬一番。去后，又在杨寡妇前读上几句相书，说他必贵。这杨寡妇已是看中了人物，徐外郎处胡似庄一力撺掇，竟成了这亲，徐外郎就入赘他家。胡似庄也得了两家谢礼，做了通家往还。

一日徐外郎在家，只见这胡似庄领了一个人来见，衫蓝褙得紧。徐外郎与他相见坐了。胡似庄道：“这一个是我表外甥，他叫史温，是廿三都里当差的。本都里有一户史官童，他为三丁抽一事，在金山卫充军，在籍已绝，行原籍勾补。他与史官童同姓不亲，各立户头的，里长要诈他丢儿，他没有，要卸过来。这事在贵房，特来相恳。”徐外郎道：“既是户绝，自应免勾，岂有把别户代人当军之理？你只明日具呈，我依理行。”正说了，送出门，那杨兴悄悄走来，把胡似庄一拽，要管家包儿。胡似庄笑道：“连相公怕还脱白，你的在我身上补来。”杨兴道：“你招得起？不少房钱了。”大家分手。次日，果然史温具呈，他便为清查，原系别籍。正在做稿回卫。却是胡似庄又来到道：“舍亲要求清目，特具一杯奉屈，这是芹敬。”徐外郎道：“令亲事我已周支，只要回卫了，也不须得酌。”胡似庄道：“脱一名军，小事。若没有提控，这时金妻起解。炒菜当肉香，提控不要嫌怠慢罢。”一把扯了，步出城，见破屋一间，桌凳略具。那史温忙出来相迎。茶罢，便是几盘下饭，也不过只鸡鱼肉而已，却也精洁。酒不上三巡，那胡似庄放开肚皮大嚼一阵，吃得盘碟将完，忙失惊道：“忘了，忘了，今日县里邹都堂家成一块坟地，要我作中，为邀徐提控跑来，

讲久才成。怎么有煮成饭与他人吃的？不得奉陪了。”立起便走。徐外郎也待同行，胡似庄道：“如此是学生得罪了，一定还要一坐。”徐外郎只得坐下。史温相送出门，把门带上。二人一去不来，天色又将晚，徐外郎踌躇，没个不别而行之理。只见里边闪出一个妇人来：

容色难云绝代，娇姿也可倾城。

不带污人脂粉，偏饶媚客神情。

脸琢无瑕美玉，声传出谷新莺。

虽是村庄弱质，妖娆绝胜双成。

这妇人向前万福了，走到徐外郎身边。看他也是不得已的，脸上通红，言语羞缩，说不出来。一会道：“妾夫妇蒙相公厚恩，实是家寒无可报答，剩有一身，愿伏侍相公。”徐外郎头也不抬，道：“娘子，你是冤枉事，我也不过执法任理。原不曾有私于你，钱也不要，还敢污蔑你么？”言罢起身，妇人一把扯住道：“相公，我夫妇若被勾补，这身也不知丧在那里。今日之身原也是相公之身。”徐外郎道：“娘子，私通苟合，上有天诛，下有人议。若我今日虽保得你一身，却使你作失节之人，终为你累。你道报德，因你我亏了心，反是败我德了。”妇人道：“这出丈夫之意，相公不妨俯从。不然，恐丈夫嗔我不能伏侍相公。”徐外郎道：“这断不可，我只为你就行罢了。”忙把门拽，门是扣上的，着力一拽才开，连道：“娘子放心，我便为你出文书。”赶了回来。

方寸有真天，昭然不容晦。

肯恋瞬息欢，顿令红妆浼。

史温是与胡似庄串通的，在一个附近古庙里捱了一夜，直到早饭时才回，道：“去了么？没奈何，没钱做身子着。”其妻的道：

“他昨晚不肯，就去了。”史温道：“没这等事。这事原是我强你的，也不妨。”其妻的道：“实是没事，苦留不依。”史温便呆了，道：“不好了，这些拖牢洞的狗吏，原是食在口头，钱在心头。见钱欢，见你不见钱，就不欢，一定做出来。”其妻的道：“他说就行。”史温道：“正是，没钱就行出来？且走趲几钱银子，再央胡似庄去求求他。”走到县前，胡似庄丛紧许多人，说不得话。直待人散，悄悄扯胡似庄道：“昨日事不妥，怎处？”胡似庄道：“美人局是极好的，难道毕竟是钱好？”史温道：“如今东挪西凑，设处得五钱银子，央你去再求。”史温留胡似庄在店中吃了两壶，走去见徐外郎。只见杨兴在门前道：“不在。”胡似庄道：“提控昨日出去，几时回的？”道：“傍晚就回。”这番两个信他真没事。史温道：“管家，提控在那边？”杨兴道：“不知道。”胡似庄晓得，便在史温身边取出银子，与他一晃，道：“招的在这边。”杨兴道：“我买物事才回，我与你去问一声。”胡似庄道：“史大官，你道何如？毕竟要钱。昨日没钱，自然没干。”只见杨兴走来道：“在，是我不曾回，他先回的。”两个就进去相见。徐外郎道：“昨日多扰。”胡似庄道：“昨日得罪，失陪。”徐外郎道：“所事今早已钐押用印，我亲手下了封筒，交与来勾差人，回是户绝了。”胡似庄看一看史温道：“拿出来。”史温便将出那五钱银子，道：“昨日提控见弃，今日有个薄意。”徐外郎道：“这断不收。老丈当贫困之时，又是诬陷，学生可以与力便与力，何必索钱。”胡似庄道：“意思是不成的，看薄面。”徐外郎道：“若我收，把我一团为人实心都埋没。兄自拿回。”胡似庄道：“恭敬不如从命。徐提控是赚大钱的，那在些须。”史温便下拜道：“这等愚夫妇只立一生位，保佑提控前程远大罢了。”别了出来，杨兴赶来，扯住要

钱。胡似庄打合，与他一个三分包儿。史温又称一个二钱银子，谢了胡似庄。

本年一考役满，转参又得兵房，凡有承行都做些阴鹭，似此三年两考了，进京，考功司拨在工部营缮司当该。不期皇木厂被焚，工部大堂与管厂官心焦，道将甚赔补，只得呈堂转题。此时大堂姓吕名震，做成本稿，正与管厂主事看稿计议。此时徐当该恰随本司在堂上，看见本上道“烧毁大木三千株”，也是他福至心灵，过去禀大堂道：“这本上，恐圣旨着管厂官吏赔补，毕竟贻害。不若将大木上加‘拣存’二字，或者可以饶免。”吕尚书道：“这也说得是。你叫甚名字。”道：“营缮司当该徐晞。”吕尚书道：“好，倒也有识见。”依此具题，只见圣旨道：“既是拣存的，免追补。”这番一部都道：“好个徐当该了得。”吕尚书也奇他。恰值着九卿荐举人材，吕尚书就荐举了他，升了个兵部武库司主事。

材生岂择地，人自多拘牵。

素具萧曹才，何妨勒凌烟。

一边去取家眷。胡似庄也来贺喜，因是他做媒，在杨奶奶面前说得自己相术通神，作娇要随行，道：“县间生意萧条，差不多这几个人都骗过了，还到京中觅封荐书，东跑西走，可以赚块大钱。”徐奶奶道：“我老爷虽做了主事，却终久吏员出身，人不重他，恐你去不大得力。不若等转外官，来请你。”胡似庄道：“只恐贵人多忘事。”徐奶奶道：“断不。”又原赠了他起身。他也勉强寻些赍礼，还与杨兴送行。临行，他妻马氏也借了两件衣服来相送。杨奶奶母子也有私赠。

一行到了北京，果是徐主事出身吏员，这些官员轻他，道：

“我们灯窗下不知吃了多少辛苦，中举中进士。若是侥幸中在二甲，也得这个主事；殿了三甲，选了知县推官，战战兢兢，要守这六年，能得几个吏部、两衙门？十有八九得个部属，还有晦气，遇了跌磕降调，六年也还巴不来。怎他日逐在我们案前跑走驱役的，也来夹在我们队里？”有一厉主事，他是少年科第的，一发不耐烦，常在他面前，故意把吏员们来骂，道你这狗吏长，狗吏短。徐主事恬然绝不在意。众人也向厉主事道：“既做同僚，也存些体面。”厉主事道：“那里是我们同袍？我正要打狗与猫狲看。”常是这样作呆。无奈徐主事反谦恭欢笑，倒也觉没意思，才歇。本年厉公病死，他须不似徐主事，须有三百个同年，却也嗔他暴戾，也不过体面上吊赙罢了。倒亏得徐主事怜他少年，初任京官，做人也清，宦囊凉薄，为他经理，赍助送他棺槨还乡。人上见这个光景，都道他量大能容，又道他忠厚，肯恤孤怜寡。在部数年，转至郎中，实心任事，谄练边防。宣德十年九月，朝议会推，推他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甘肃等处地方。前任巡抚得知命下，便差了个指挥，率领军士至京迎接。因未起身，夫人在私寓说起胡似庄相术颇通，未曾看他，如今到任，等他来说一个小小分上，也是一番相与。徐抚台便也点头。夫人就差了杨兴，还与他一个公干小票，叫他同胡似庄到任所相见。他自与夫杨奶奶一齐离京。一路呵：

旌干摇日影，鼓吹杂鸿声。林开绣帐，与宝幃而交辉；风蹙红尘，逐香车而并起。打前站，诈得驿丞叫屈；催马夫，打得徒夫呼冤。席陈水陆，下马饭且是整齐；房满帘帷，上等房极其整肃。正是：纷纷武士拥朱轮，济济有司迎节钺。一到任，那一个守巡参游不出来迎接？任你进士官也要来庭参谒

见他。金带豸绣，好不整齐。

这边杨兴有了小票，是陆路马二匹，水路船一只，口粮二分。他都折了一半，来到家中。此时胡似庄年已四十多岁，生意萧条，正是难过。一日，把原先画的各样异相图粘补一粘补，待要出去，只听得外面叫一声：“胡相公在么？”胡似庄在门里一张，连忙走将出来，道：“杨大叔，几时回来的？小弟不知，风也不接。”杨兴道：“不消。”胡似庄就一连两个揖，请来上坐，道：“老爷、奶奶、太奶奶好么？”道：“都好。老爷已升甘肃巡抚。”胡似庄道：“一发恭喜。学生因家寒，不曾问候。”杨兴道：“正是，老爷、夫人也道你薄情。”胡似庄慌道：“这老爷上明不知下暗。我们九流，说谎骗人，只好度日，那里拿得出三两出来做盘缠上京？况且又要些礼仪，实是来不得，不是不要来。”杨兴道：“我也似这样替你解，如今老爷叫请你任上相见。”胡似庄又惊又喜，道：“果有这事么？”杨兴道：“果然。只是说来分上，要三七分分。”胡似庄道：“既承老爷不忘旧，大叔提携，但凭，但凭。”杨兴道：“这等停五六日，与先生同行。”胡似庄忙叫马氏打点饭。马氏在里边也替他欢喜，忙脱一个布衫，把胡似庄去当，买酒买肉。自立在中门边，问老爷奶奶的万福。须臾胡似庄买了酒食回来，胡似庄与杨兴对酌，灌得杨兴一些动不得，还未住。两个约了日期起身。

只见这胡似庄倒不快活起来。马氏道：“好了，徐老爷这一来请，少也趁他十来两，我们有年把好过。”胡似庄道：“正是，正是。”一头且想道：“我这一去，少也得湖绸二匹，湖绵一斤。杨奶奶所好是苏州三白、火腿、白鲞，还再得些好海味，还要路上盘费，要得十来两才好。这那里得来？”翻翻覆覆，过了一夜

将天亮，生出一个计来，道：“我想我这妻子生得丑，又相也相得寒，连累我一生不得富贵。况且我此去要措置那边去的盘缠，又要打点家里安家，越发来不得。不如卖了他，又有盘缠，又省安家。出脱了这寒乞婆，我去赚上他几百两。往扬州过，讨了一个绝标致的女子，回到江阴，买一所大宅子；再买上百来亩肥田，呼奴使婢，快活一快活。料他也没这福。”便四处兜人。巧是史温夫妇勤俭：家事已好了，不料其妻病亡，留下两个儿女，没人照管，正要寻亲。他去见道：“史大哥，我前相你日下该有刑克、令正也该身亡，果然。只是丢下两个儿女，你男人照管不来，怎处？”史温道：“正是，如今待将就娶一个重婚的，作伴罢了。”胡似庄道：“我到有个表妹，年纪已近三十，人儿生得不如令正，恰是勤俭。也因丧偶，在我舍下，亲族无人，我做得主。他也不要甚财礼，只有十多两债是要还人，这是极相应的。我料不要你谋钱。”史温道：“可以相得么？”胡似庄道：“不消得，我学生断不肯误人。你看我为你脱军一节，拿定做得与我做。”史温倒也信他，说道：“来不得。”与了十二两银子，他才说：“这是房下，不是表妹，穷得紧，要到徐都院任上去，没钱，只得如此。我与你原是朋友，没甚名分，娶得的。”此时史温倒心中不快，却闻得他老婆勤俭，也罢了。胡似庄回到家中，对马氏道：“我如今设处得几两银子，要往徐老爷任上。你在家中无人养赡，我已寄你在一个史家，我去放心。明早叫轿送你去。”马氏道：“你去不过半年，我独自个熬清受淡过罢，又去累人。”胡似庄道：“罢！你只依我。”夜间两个叙别，只说叙个数月之别，不期倒也做个永别。第二日，轿已在门，马氏上轿来到史家，只见点着花烛，不解其意。不意进门，史温要与交拜，马氏不肯。史温道：“胡先

生要到甘肃去，已有离书，退与我了。”马氏气得哑口无言，道：“这薄情的，你就拿定一时富贵，就把我撇去了。我也须与你同有十来年甘苦，并没一些不好，怎生下得？”要转去时，也没得把他做主，只得从了史温。

薄命似惊花，因风便作家。

才悲沾浅草，又复寄枯槎。

胡似庄一溜风与杨兴去了。杨兴知道，也怪他薄情。一路行着这张小票，到也不消盘缠。来到甘州，此时徐金都已到任半年了。他与杨兴在外先寻了两个人情，一个是失机指挥，只求免过，铁不要翻黄，子孙得荫袭的，肯出三千两；一个要补嘉峪关管兵把总，三百两，都应了，心里想道：“大的说不来，说小的。”封停当了物，私自许杨兴一个加三。两个进见，送了些礼，就留在里面与书房中。晚间小酌，那胡似庄把身子略在椅上沾得一沾，横一躬，竖一躬，道：“老爷威望一路远播。这兵部尚书手掌上的了。”徐金都道：“到此已是非望，还敢得陇望蜀？”胡似庄道：“不然。当日萧何也曾作丞相，一定还要大拜。”满口奉承而已。徐金都问他家事，极道凉薄；问他妻子，也含糊道好。不知里头徐夫人母子在杨兴前问起家中亲眷，也问起马氏。杨兴道：“因要来没盘缠，要买礼没钱，卖与史温了。”徐夫人道：“我这里也不消得礼，倒是我要看他夫妻，反拆他夫妻了。”杨兴道：“他也原主意要在扬州讨个标致的，故此卖了。”徐夫人听到这句，也大恼道：“未见风，先见雨，怎就见得打帐富贵了，把一个同甘苦的妻子卖去。这真薄情人。如今我们盛来趋我，若是寥落，也不在他心上了。”就不与相见。

过了两日，说起这分上，徐金都道：“把总事小，索性听了

你那指挥的，你也得二三千金，家中夫妇好过。”次日升堂，正值外边解审，将来一造板子打死，免了揭黄。胡似庄怕外边赖了他的银子，就辞了要回。徐金都也送了他五六十金，因他有银子，路上不便，假认他作亲，还分付一个浙直采买马市官，叫带他回家。他一出衙门，央分上的已置酒交还银两。贫人骤富，好不快活，一连在甘州嫖上几夜，东道歇钱已去几两。不数日，马市官起行，他也赶着同走。一路算计道：“有心这样快活，索性在扬州做三百两不着，讨二个小，两个丫鬟。县里吴同知房子要卖，倒有齐整，也得八百。还又张小峰他有田八十亩，央我做中出卖，没有主子，好歹回去买了。衣服、首饰、酒器、动用家伙，也得三百。余下一千，开个小小当儿。我那妇人那有这等福消受？”一路算计，可也一夜没半夜睡。马市官又因他是都院亲，极其奉承，每日上坐吃酒，说地谈天。这一夜快活得紧，大六月吃上许多烧刀子，一醉竟醉死在驿里。

囊中喜有三千，筹算不成一梦。

那知薄命难消，竟作道旁孤冢。

此时已离甘州五六日，马市官只得拿银子出来，为他殓殓。又道他辞抚台时好端端的，如今死了，怕抚台见疑，将他行李点明固封，差人缴上，还将病故原因并盘出银两数目具一密揭报与徐抚台。一日抚台正坐，外面投交，递有禀揭，并有行李。看揭是胡似庄已故，缴他的行李，吃了一惊，分付抬进私衙。拿了揭来见夫人，道：“我本意欲扶持胡似庄，不料倒叫他死在异乡。”开他行李箱笼，见自己赠他的与外面参游把总送他程仪赙礼，也不下八百余金。又有银三千，内中缺了十二两，查他的日用使费帐，却是嫖去。徐金都道：“我着意作兴他一场，不意只用得十

二两银子，反死异乡。想银子这等难消受。”只见徐夫人方才道：“只这十二两是偿他的。他这样薄倖人，也该死哩。”徐金都道：“夫人何所见，道这两句？”徐夫人道：“胡相士极穷，其妻马氏极甘淡泊，真是衣不充身，食不充口守他。幸得相公这厢看取，着人请他，他妻喜有个出头日子，他却思量扬州另娶，将他卖了与人。可与同贫贱，不与同安乐。岂有人心的所为？原卖马氏十二两盘费，故我道十二两是偿他的。才将得志，便弃糟糠，故我道他薄倖。”徐金都也叹息道：“可见负心的天必不佑。若使胡似庄不作这亏心事，或者享有此三千金也未可知。”

富贵方来便易心，苍苍岂肯福贪淫。

囊金又向侯门献，剩有游魂异国吟。

将银子收了，差一个管家，与他些盘缠，发遣他棺木回家。封五十两为他营坟，一百两访他妻马氏与他。这管家到家，胡相士又无弟男子侄，只得去寻他妻，道在城外史家。去时家里供着一个徐金都生位，正是他因脱军时供的。见说与他妻银子，不胜感激，道：“他时犬马相报。”管家就将胡相士棺木托他安葬，自己回话。

后来徐金都直升到兵部尚书，夫妻偕老。只可笑胡似庄能相人，不能相自；能相其妻不是财主的，怎不相自己三千金也消不起？马氏琵琶再抱，无夫有夫；似庄客死他乡，谁怜谁惜？如今薄情之夫，才家温食厚，或是须臾峥嵘，同贫贱之妻毕竟质朴少容华，毕竟节啬不骄奢，毕竟不合，遂嫌他容貌寝陋，不是富贵中人，嫌他琐屑，没有大家手段。嫌疑日生，便有不弃之弃，记旧恨、问新欢，势所必至。那妇人能有几个有德性的？争闹又起了。这也不可专咎妇人之妒与悍，还是男子之薄。故此段我道薄情必不看，却正要薄情的一看。

第三十二回 三猾空作寄邮 一鼎终归故主

世情变幻如云乱，得失兴亡何足叹。
金人十二别秦宫，又见铜仙泣辞汉。
繇来富贵是皇家，开落须臾春日花。
且将虚衷任物我，放开眼界休嗟呀。
鬼蜮纷纷满世路，相争却似荷盘露。
方圆离会无定所，劝君只合狗天赋。

造化小儿，常把世间所有，颠弄世间，相争相夺，逞智逞强，得的喜，失的忧，一生肺肝，弄得不宁。不知识者看来，一似一场影戏。人自把心术坏了，机械使了。我观人最可无、人最要聚的，是古玩。他饥来当不得食，寒来当不得衣，半个铜钱不值的，被人哄做十两百两。富贵时十两百两谋来，到穷来也只得一分二分。如唐太宗要王羲之《兰亭记》，直着御史萧翼扮做商人，到山阴，在智永和尚处赚去，临死要殉入棺中。后被温韬发陵，终又不得随身。桓玄见人有宝玉，毕竟嫌他赌，攫取他的。及至兵败逃亡，兵士拔刀相向，把只碧玉簪导要买命。可笑杀了你，这玉簪不是他的么？我朝有一大老先生，因权奸托他觅一古画，他临一幅与之，自藏了真迹，竟为权奸知得，计陷身死。还有一个大老先生，闻一乡绅有对碧玉杯，设局迫取了。后来他子孙还礼，也毕竟夺去此杯，还至子孙受他凌辱。这都是没要紧，也不过与奸人小人同做一机轴，令人发一场笑便了。

试说直隶徐州有个秀才，姓任名杰，字天挺。祖也曾做云南副使，父是一个监生，才选得一个湖广都司副断事，未到任病亡。援纳等项，费去银千余两，无处打捞，还揭下许多债负。任天挺只得将田地推抵，孑然一身，与一个妻惠氏苦苦过日。喜得任天挺勤学好问，沉心读书，早已进学本州。只是家事寥落，不能存济，又没个弟兄为他经营。惠氏娘家也好，又因时常去借贷无还，也没脸嘴再说。衣衫典尽，渐渐家伙也难留。这年恰值大比，满望得名科举，或者还望一个中。不期遇了一个酒糊涂，考时也是胡乱。到出案时，尽了些前道前列、两院观风、自己得钞的，与守巡批发，做了一等，其余本地乡绅春元、自己乡亲开荐衙门人役禀讨，都做二等，倒剩下真材。任天挺早已在剩数里边，只得与这起穿了衣巾、拿了手本，捱去求续，门上又推攘不放。伺候得出来，他伞一遮，一跑去了。众人情急，等得他回时，远远扯住轿扛，也有求的，也有嚷的，也有把手本夹脸甩的，只不放他进门。知州被缠不过，道捡卷续取，喜得续出一名来。不意学院截下，不得赴考，只得闷坐家中。

适遇一个父亲手里的帮闲水心月来，道：“官人，如今时势，只论银子，那论文才？州中断要分上。若靠文字，便是锦绣般，他只不看怎处？这还该文财两靠。”任天挺道：“不是我不央分上，奈家中柴米不敷，那得银子请托？”水心月道：“瘦杀牯牛百廿斤。你们这样人家，莫说衣饰，便书画古玩可也有百两银子。”任天挺道：“衣饰苦已当完，书是要的，画与古玩也都当去，不甚有了。”又想到：“还有一个鼎。”水心月道：“不是那龙纹鼎么？这我经手，窦尚书家卖与你们的，讨一百二十两，后边想三十两买的。”任天挺道：“这是六十两。”水心月道：“是，想是加到六十

两。这样物件还留在家，真看米饿杀，只是这件东西也是穷憎嫌，富不要，急难脱手的。拿来我看一看。”任天挺果然去取出来，却是玛瑙座，沉香盖，碧玉顶，一座龙纹方炉，放在一个紫檀匣内：

点点朱砂红晕，纷纷翡翠青纹。微茫款识灭还明，一片宝光莹莹。嗅去泊然无气，敲时哑尔无声。还疑三代铸将成，岂是今时赝鼎！

水心月看了，道：“好一个鼎，倒也装饰得好，打扮价钱多似鼎。”仔细看了一眼，道：“任相公，也不知甚人骗了窦尚书。如今又转骗令尊。凡古铜入水千年则青，入土千年则绿，人世传玩则有朱砂斑。如今都有，便是伪做了。”任天挺道：“我先君眼力不错，当道可值三百。”水心月道：“这些贵公子识古董，也只三脚猫，看得是红红绿绿便好了，自道在行，偏不在行。如今亏得这装点，可以得十来两银。”任天挺道：“怎这等天渊相隔？这等我且留着。”水心月道：“正是，正是。”去了。

倒是他妻惠氏道：“这些东西当不得羹，做不得饭，若是你得了科举，中得举，做得官，怕少这样东西？”任天挺道：“也有理。”次日来见水心月，道：“那鼎我甚不舍，倒是房下说，不若且卖去，成名再置。”水心月道：“好说。如今放在家里也没要紧，只是我也认不真。南门有个詹博古，不若拿到他家一估，就知真假了。我在门边候。”任天挺去取鼎时，他已与詹博古说定。博古一上手，弹一弹，看一看，道：“可惜，好个模样儿，却是假的。”水心月道：“这他令尊估过几处才买，都道值一百多两。”詹博古笑一笑道：“零头是值。如今卖马的卖鞍罢。这个座儿、盖与顶、匣儿倒也值几两，骗得着，骗他十来两，骗不着五七两罢了。”水心月道：“我不信，不信。”任天挺拿了对水心月道：“有

甚主儿么？可拿去卖一卖看。”道：“州前有个孙家，他家倒收古玩。相公相托，我拿去与一看。”任天挺道：“你拿去，便二三十两罢。”递与水心月，自己回家。水心月去见孙家，也是个监生。见了这鼎，道：“好一个鼎。要多少？”道：“要三百两。”孙监生道：“六十两。”水心月道不肯，“若要，实得一百五十两。一百两到他，五十两我的后手。”孙监生只肯八十，道留着再估。他一竟来见任天挺，道：“恭喜，有了主儿了。先寻周参政家，不要，又到邵御史家，还得四两。王公子家，也还八两。临后到孙监生家，被我一哄，也到十二两了。留在那壁，候相公分付。”任天挺道：“实是六十两买的，便三十两罢。”水心月摇头道：“不能。”只见里边惠氏叫任天挺道：“便十二两罢，把六两央了考府，六两盘缠应试罢了。”任天挺道：“好歹廿四两，事完送兄加一。”水心月道：“我巴不得为你多要些，也是相处分上。这些财主便宜了他，他也不知，只说是他有钱，杀得人落。我去与你做，做不来只看得。”

正回家，恰见詹博古在家，道：“水兄得彩。”水心月道：“没甚兴头。”詹博古道：“州前孙监生是我赌场中最相知，他适才接我去看一个古鼎，正是早间估的。我就极力称赞。只是早间那主儿是个败落人家，又不识货的，料得二三十两可以打倒。兄里边可坐小弟一脚儿。”水心月道：“兄来迟了，我已回复卖主，道孙家止肯八十，他还不肯。怎打得落？兄再去称扬一称扬，八十之外，与兄八刀。”詹博古辞了，心里想：“这厮央我估做假的，岂有与他八十之理？他要独捉，不肯分些儿把我。记得在我店里估时，挑水的张老儿也来看一看，与他叹气，毕竟有因，我去问他。”将次到家，适值张老儿挑担水别家去，詹博古忙叫一声：

“张老儿歇下。”博古道：“老张，早间拿香炉来看的人，你要认得么？”老张道：“他便是任副使孙子。这香炉我还认得，是我旧主人窦公子的。卖时我还披着发，我捧去。那时他父亲好不兴，如今他却自捧出来要卖，故此我见了叹气。”詹博古道：“如今住在那里？”老张道：“督税府东首一所破落房子内。”詹博古问了径来，任天挺正在家等水心月，詹博古叫了声：“有人么？”任天挺出来相见。詹博古道：“早间那炉，相公实要多少？”任天挺道：“原价六十，如今少些罢。”詹博古：“曾对一个敝友讲，他是少了宦债，要拿去推的，出不起大钱，只可到十五六两之数。相公假的当了真的卖，他少的当了多的推，两便益些，不知肯么？”任天挺道：“水兄在此已还我十六两了。兄要，好歹三十两罢。”詹博古道：“相公再让些，我叫那人添些，明早过来。”

这边去后，那水心月去与孙监生杀到一百，还假不肯，拿了鼎来，心里想道：“孙监生是决要的了，任天挺是急要卖的了，不若我贱打了他的，得老孙高价。”家中原有自己积下银八两，又当了三两，出些八九成银，做十二两，连晚来见任天挺，道：“那人为肯，只肯十二两，银子与鼎都在这里，凭你要那一件。”任天挺道：“再十二两罢。”水心月道：“十二厘也不能够，宁可我白效劳罢。”任天挺暗想：“卖与詹博古，已还了十六两，不卖怕詹的不来，走了稍。”道：“天晚了，银子兄且带回，明日再议。”水心月道：“正是，这也不可强你，夜间再与令正商议一商议。”夫妻两个正商议不下，早起詹博古已同一人来了，拿出鼎去。那人再三憎嫌，詹博古再三撺掇，兑出二十两。任天挺看看银子比水心月多八两，又拴整，不似昨日的，便假吃跌道：“这廿四两断要的。”詹博古道：“这事成，相公也毕竟要谢我两数银子，如

今我不要罢。”任天挺收了银子，詹博古捧着鼎去了。

马牛役役岂言烦，居积深思及后昆。

冢上松杉方欲拱，龙纹已自向他门。

早饭时，水心月拿定决肯的，来时，惠氏回报余米去了，不在。水心月道：“这穷鬼那里弄得丢儿来？”午后又去，道：“香炉的事肯不肯？如不肯，我好还他银子。”只听得里边道不卖了，倒吃了一惊，想道：“他要卖，没这样快，想是那里挪得一二两银子，就阔起来。少不得是我囊中之物。”只见路上遇着任天挺赎当回来，水心月还拿着这银子，道：“所事如何？不要，我好将银子还孙家。”任天挺道：“价太少。”水心月道：“这是足价，一厘也加不得。你再寻人看。”任天挺故意要塞他嘴，道：“倒亏得古董店，出二十两拿去了。”水心月道：“不是那姓詹的么？”道：“正是。”水心月道：“那银子莫不有假？”任天挺道：“都是好的。早间余米，如今赎当，都是他。”水心月木呆了半日，道：“也不知骗着那个。”别了去，一路想道：“一个白老鼠赶去与老詹，自己银子不赚得。”去见詹博古，一见道：“老詹好道化，你倒得彩了，也亏我领来。”詹博古道：“待我寻着主儿，一百两之外，与兄八刀。”

水心月一个扫兴来回报孙监生，道：“被詹博古抢买去了。”孙监生道：“我昨日一百两还不肯，他那有这注大钱？”水心月道：“不晓得。”那孙监生便怪了詹博古，心里想一想，道：“他是有个毛病的。前日赢了二十多两，想是把来做揼头，夺我买的。我如今有个处，我做一百博他罢。”原来这詹博古收些古董在清行里，也常在大老里边顽耍，不过是助助兴儿，是个有赢脸，没输脸的。赢了二三十两便快活，一输就发极、就慌。孙监生算定了，

邀了个舅子惠秀才、外甥钮胜，合伙要局詹博古。着人去道：“相公闻得你买了个好鼎，要借看一看。”这詹博古原只思量转手，趁人些儿，巴不得要钓上孙监生，少也有一百。把来揩磨了半日，带到孙家，大家相见。孙监生看了看，道：“好个鼎，正是我前日见的。你多少买了？”詹博古道：“照相公价。”孙监生道：“百两。”詹博古道：“差不多。”孙监生连声道好。坐了一会，孙监生道：“舍亲在此，同到书房小酌。”坐在书房里，可有一个时辰，不见酒来。钮胜道：“没兴，我们掷一掷。詹老兄也来？”詹博古道：“没管。”惠秀才道：“鼎就是管了。”詹博古也想几次赢了，就技痒，打了筹码。不料这三个做了一路，只拣手硬的与他对。詹博古不敢大注出，这三个偏要大注庄他。早已输了二十多两，詹博古心慌，把骰子乱甩。众人又趁他手低一赶，到晚输下六十两，这鼎也就留在孙家作当头了。大家吃了一会，散讫。次早詹博古急急来翻筹，不期胆怯，又输了二十两。做几日连输，弄到一百八十两，只得把炉归了孙监生。孙监生应银打发，原议输只独召，赢时三七分分。孙监生出不过四五十两。却好水心月走来，见了道：“詹兄便宜，二十两买的，做一百八十输，有甚不好？”

莫作得时欢忭，休为失处嗟呀。

须信世间尤物，飘流一似飞花。

詹博古也就知他们局赌他了。喜的是亏得买时占了便宜，故此输时做得这计，多恼的是连自己这二十两也弄没了。

闷闷昏昏正在家里坐着，只见一个人走来，京帽屯绢道袍，恰是督税府王司房的小司房时必济，走来道：“詹兄，目下税府陈增公公寿日，王爷已寻下许多寿锦、玉杯、金卮，还要得几件

古铜瓶炉之类，我特来寻你。”詹博古道：“家下止有一个商尊，汉牛耳鼎，兄可拿去一看。”只见去了。第二日来道：“王爷道商尊‘商’字不好听，牛耳鼎‘牛’字不雅，再寻别一件。”詹博古道：“没有。只有一个龙纹鼎，我输了孙监生赌钱，被他留在那里，委是好个鼎。”时必济道：“要多少？我与你赎来，怕不赎来？”果然时必济去，拿出两个元宝道：“王爷着你去赎来。”再找上，去时巧巧遇水心月，见他来赎，故意在孙监生面前耸嘴儿，道：“这鼎实值三百，他不得这价，断不来赎。”孙监生就不肯起来，要一百八十。詹博古道：“这鼎先时你只要用一百两买，如今我兑一百两，该还我了。”孙监生道：“先时推一百八十两赌钱，我要一百八十两。”詹博古道：“赌钱也没讨足数的。”水心月道：“兄呀，他当日看鼎分上，便把你多推些。如今论银子，他自要一百八十两。”往返了几次，只是不肯。王司房因是次日要送礼，又拿出一个元宝来，孙监生只做腔不肯。詹博古强他不过，也罢了。

倒恼了一个王司房，道：“送上等不着送了，但他这等撒古，我偏要他的。”打听他家开一个典铺，他着一个家人拿了一条玉带去当。这也是孙监生晦气，管当的不老成，见是玉带，已是推说不当。那人道：“你怕我来历不明么？我是贺总兵家里的，你留着，我寻一个熟人来。”去得不多一会，只见一个人闪进来，看见条玉带，道借过来一看，管当的道：“他是贺总兵家要当的，还未与他银子。”这人不容分说，跳进柜来拿过一看，道：“有了贼了！”就外边走上七八个人来，把当里四五个人一齐拴下，道：“这带是司房王爷代陈爷买来进上的，三日前被义男王勤盗去，还有许多玩器。如今玉带在你这里，要你们还人，还要这些脏

物。”把这个当中人惊得面如土色，早已被拿进府中。先见两个小掌家内相，王司房过去讲了几句，那小内相叫抓过来，先是一人一套四十京板，一撈一夹，要他招赃。管当道：“实是贺总兵家里人来的，不与小的相干。”小内相便着人去问贺家，道家里别没有玉带，别没人去当。两内相道：“这等你明明是个贼了，还要推谁？你道是当的，你寻这个人来与咱。你偷盗御用物件，便该斩；你擅当御用物件，也该充军。据王司房告许多赃，一件实，百件实。且拿去墩了，拿他主家追。”一面把这几个人墩在府中，一面来拿孙监生。孙监生没奈何央了两个乡官。王司房做了主，只不许他相见。又寻了些监生秀才去，撞了这两个蛮掌家，道：“他盗了咱进御玉带，还要抄没他。干你鸡巴鸟事，来闲管！”嚷做一团，全没一些重斯文意思，众人只得走了。孙监生家里整整齐齐坐了八个牢子，把他八十两差使钱，还只要拿孙监生，没有要拿女人。逼得孙监生极了，只得央几个至亲、惠秀才一干去拜王司房。门上不肯通报，早去伺候他出来，道府中事忙去了。直到将午后，他回来，只得相见。坐定，众人道：“舍亲孙监生，他家人不知事，当了老先生玉带，如今被拿，实是家人不知事，与主人无干。就是余赃，这干人不过误当，并不知道，求老先生开恩。”王司房道：“寒家那有玉带，是上位差学生买来进御的。有些古玩酒器，这是家下之物，只要还了学生这些物件，把这几个人问罪，不及令亲罢了。”惠秀才道：“实是没有。”王司房道：“我知道令亲极好古董，专惯局赌人的，窝藏人盗来的。赃若不还，令亲窝家也逃不去。上位还要具疏，题他偷盗御用器物，这样事列公也少管。”众人见说不入，只得辞了。

来见孙监生，说起，孙监生道：“是了，是了。他说我局赌，

应是为龙纹鼎起的祸了。”惠秀才道：“既晓得病，就要服药。这些内官虎头蛇尾，全凭司房拨置。放得火，也收得火。毕竟要去寻他。”孙监生道：“这等做你不着。”惠秀才道：“我去不妥。王司房见我们正人，发不话出。”又道：“我们有前程，日后要倒赃，断是要做腔。还只寻他家走动行财的。”孙监生道：“他先时曾叫詹博古来赎鼎，如今还去寻詹博古。”詹博古道：“不曾与他相识。”复身又央时必济，说情愿送鼎，要他收局。时必济道：“如今单一个鼎，收不局来了。”去见王司房，道：“我怎么要这铜炉？一钱五分买了一斤。只要他还我金银酒器罢了。”时必济道：“委实没有，求老爷宽处罢。”王司房道：“这等两掌家处要他收拾。”时必济道：“他怎么收拾得，这还要爷分上。”王司房道：“没有我得一个急炉，却应银了落之理。还要他自去支持。”回复，孙监生只得送了鼎，又贴他金杯二对、银台盏、尺头，两个内相二百两，衙门去百金，玉带还官，管当人问个不应完事。这孙监生鼎又不得，还赔了好些银子。

龙纹翠色郁晴岚，触处能生俗子贪。

谁识奸谋深似海，叫人低首泣空函。

这边为鼎起上许多口面，那厢任天挺倒亏了这一鼎，脱得这几两银子，果然六两银子取了个一等，到道里取了一名遗才。剩下银子，足备家中盘费。着实去读，落在个易二房。这房官是淮安府推官，要荐他做解元，大座师道他后场稍单弱，止肯中在后边些。房官不肯，要留与他下科解元，又得易四房这位。房官道：“兄不要太执，不知外边这人，便中六十，他也快活的，你不看见读书的，尽有家事寒的，巴不得侥幸。一日难过，况是三年？又有因座师憋气不中得，一个备卷，终身不振，有愤郁致死的。

不如且中他，与兄会场争气罢。”本房倒也听了，中在中间七十七名上。中后谒见座师，座师极言自己不能尽力，不能中他作元，负他奇才。不知这任天挺果是只要得中，顾甚先后。到家，夫妻两个好生欢喜。任天挺对惠氏道：“亏得这个鼎央得分上，那有场外举人？故此人要尽人事，听天命。”惠氏道：“莫说分上，只这几个月饱食暖衣，使你得用心读书，也是鼎的功。”就兑了二十两银子，来见詹博古。博古备说自己夺买了这鼎，被孙监生怪恨局去，折了廿两。孙监生又因王司房来买不肯，被他计害，也折数百金。如今已归王司房，不能赎了。任举人快快而回，对惠氏道：“可惜这鼎，是我父遗，又是我功臣，如今不能复回了。”惠氏道：“你道是功臣，看起这两家没福消受，便也是祸种了。”

将次十一月，任举人起身进京。不期到京联捷，中了进士，在京观政。一个穷儒，顿然换了面目，选了黄州推官，却也就是乡试房师的公祖。一路出京到家，声势赫奕。当日水心月这干也就捱身帮闲趋奉。正打点起身，只见税监陈增身死了。这些爪牙都是一干光棍，动了一个本，弄他出来，也有做司房的，也有做委官的。一个村镇，便扯面黄旗，叫是皇店，诈害商民，着实遭他扰害，有司执持的，便遭参题革任，官民皆是痛恨的。如今没了主，被这些官民将来打死的打死，沉水的沉水。王司房是奏带参随，拿来监了，要着我清查经手钱粮，并陈增家私，是淮安推官审问。那王司房原做过个主簿，家事也有数千，没来由贪心不足，又入这网。军是他一做司房时便打点做的了，他意思只求免打，少坐些赃私，可以挣出头。晓得任推官是淮安推官的门生，又是公祖，央水心月来钻。任推官道：“这些人蠹国嚼商，死有余辜，我不管。”水心月道：“如今罪料不死，不过充军。他也是

不求减的，只怕四府重刑拷打，要求老爷说，将就些。还有给主脏，少不得要坐的，求坐少些。这也不伤阴鹭事。”任推官只是不肯。又央惠氏兄弟，惠及远再来说，道这干光棍诈人钱财，原是不义的，正该得他些，不为过。讲到二千分上，饶打少坐脏，先封银一千两，金银酒器约有五百两。这遭龙纹鼎、白玉瓶、一张断纹琴、端溪鸂鶒眼砚，还有手卷杂玩，封着正要去说，恰好淮安四府把这件事做赈礼送来，叫他说。任推官就随机发一封书，为王司房说要少坐脏饶打。果然审时，那四府逐款款审过，连孙监生也在被害数内。孙监生道：“他的解京脏多，料轮不我着。”省了这奔波，不出官。四府也不来提，只就现在一问，道：“据你为害诈人，今日打死你不为过，坐你十万脏也该。如今我从宽。”打了二十板，坐脏二万，做拨置内臣充军。王司房已自甘心。这边任推官银子、古董、酒器，已自落手。任推官道：“看这些物事我也不介意，喜得这鼎是我功臣，今日依然还我。”惠氏道：“你曾记得卖鼎时我说，若得中举做官，料不少这东西，此言可应么？”

小窗往事细追寻，自是书中却有金。

指顾竟还和氏璧，笑他奸诡枉劳心。

后来任推官屡任，道：“财物有主，詹博古还是以财求的，孙监生便以术取，王司房却以势夺，如今都不能得，终归于我。财物可以横得么？”所至都清廉自守，大有政声。就此一节看，如今人捐金聚古玩，把后人贱卖，为人智取，也是没要紧。若是乘人的急，半价买他，夺人所好，用强使术，还怕不是我传家之物，还是我招祸之媒哩！高明人为何如？

第三十三回

八两银杀二命 一声雷诛七凶

天意岂渺茫，人心胡不臧。

阴谋深鬼蜮，奇阱险桁杨。

鉴朗奸难匿，威神恶必亡。

须严衾影惧，遮莫速天灾。

暗室每知惧，雷霆恒不惊。人心中抱愧的，未有不闻雷自失。只因官法虽严，有钱可以钱买免，有势可以势请求。独这个雷，那里管你富户，那里管你势家。故我所闻有一个牛为雷打死，上有朱字，道他是唐朝李林甫，三世为娼七世牛，这是诛奸之雷。延平有雷击三个忤逆恶妇，一个化牛，一个化猪，一个化犬，这是剿逆之雷。一蜈蚣被打，背有“秦白起”三字。他曾坑赵卒二十万，是剪暴之雷。一人侵寡嫂之地，忽震雷缚其人于地上，屋移原界，是惩贪之雷。一妇因娶媳无力，自佣工他人处，得银完姻。其媳妇来，不见其姑，问夫得知缘故，当衣饰赎姑，遭邻人盗去，其媳愤激自缢。忽雷打死邻人，银还在他手里，缢死妇人反因雷声而活，这是殄贼之雷。不可说天不近。《辍耕录》又载：一人欲谋孤侄，着婢买嘱奶娘，在乳中投毒。正要放他口中。忽然雷震，婢与奶娘俱死，小儿不惊。若迟一刻，小儿必死。道是性急之雷，已是奇了，还有一雷之下，杀七个谋财害命凶徒，救全两个无辜之人，更事之出奇了。

话说苏州府嘉定县有一嚮城乡，有一个乡民姓阮名胜，行

一，人取他个号叫敬坡。母亲温氏，年已六十多岁。一妻劳氏，年才二十多岁，也有几分颜色。至亲三口，家里有几间小小住屋，有五七亩田，又租人几亩田，自己勤谨，蚤耕晚耘，不辞辛苦。那妇人又好得紧，纺得一手好纱，绩得一手好麻，织得一手赛过绢的好布，每日梳头、净洗脸、炊煮三餐之外，并不肯偷一刻的闲。能得六七家邻舍，也住得散，他也并不肯走开去闲话。家中整治些菜蔬，毕竟好的与婆婆，次些的与丈夫，然后自吃，并不贪嘴。就是家事日渐零落，丈夫挣不来，也没个怨怅的意思，琐碎话头。莫说夫妻相安，婆婆欢喜，连乡里乡间也都传他一个名，道阮大遇得个好家婆，又勤谨，又贤惠。但是妇人能干，能不出外边去，这全靠男子。无奈阮大一条忠厚怕事的肚肠，一副女儿脸，一张不会说的嘴。苏淞税粮极重，粮里又似老虎一般嚼民，银子做准扣到加二三，粮米做准扣到加四五，又乱派出杂泛差徭，干折他银子；巧立出加贴帮助，克欵他铜钱。不说他本分怜他，越要挤他。还租时，做租户的装穷说苦，先少了几斗，待他逼添。这等求爷告娘，一升升拿出来，到底也要少他两升。他又不会装，不会说。还有这些狡猾租户，将米来着水，或是酒盐卤、串凹谷，或是熬一锅粥汤，和上些糠拌入米里，叫糠拌粥，他又怕人识出不敢。轮到收租时节，或是送到乡宦人家，或是大户自来收取，因他本分，都把他做榜样，先是他起，不惟吃亏，还惹得众人抱怨，道他做得例不好。连累众人多还，还要打他骂他，要烧他屋子。只得又去求告。似此几年，自己这两亩田与人赔光了，只是租人的种。出息越少，越越支撑不来。

一个老人家老了，吃得做不得。还亏家中劳氏能干，只是纺纱，地上出的花有限，毕竟要买。阮大没用，去买时只是多出钱，

少买货。纺了纱，织了布，毕竟也阮大去卖，他又毕竟少卖分把回来。日往月来，穷苦过日子，只是不彀。做田庄人，毕竟要吃饭。劳氏每日只煮粥，先饬几碗饭与阮大吃，好等他田里做生活；次后把干粥与婆婆吃，道他年老饿不得；剩下自己吃，也不过两碗汤、几粒米罢了。穿的衣服，左右是夏天，女人一件千补百衲的苧布衫，一腰苧布裙、苧布裤；男人一件长到腰，袖子遮着肘褂子，一条掩膝短裋，或是一条单稍。莫说不做工的时节如此，便是邻家聚会吃酒，也只得这般打扮。正是他农家衣食，甚是艰难得紧。

催耕未已复促织，天道循环无停刻。

农家夫妇何曾闲？捻月锄星岂知息？

夜耨水没踝，朝耕日相逼。

嗟晴苦雨愁满怀，直是劳心复劳力。

布为他人衣，谷为他人殖。

才复偿官租，私贷又孔亟。

大儿百结悲悬鹑，小儿羹藜多菜色。

嗟彼老夫妇，身首颇黎黑。

朝暮经管徒尔为，穷年常困缺衣食。

谁进祁寒暑雨箴，剜肉补疮诉宸极。

遍选循良布八方，击壤重见雍熙域。

他两个虽苦，倒也相安。只是邻舍中有这两个光棍，一个是村里虎鲍雷，是个里书，吃酒撒泼，欺善怕恶，凡事出尖，自道能的人。一个是村中俏花芳，年纪也到二十，只是挣得一头日晒不黄的头发，一副风吹不黑的好脸皮，装妖做势，自道好的人，与鲍雷是紧挽好朋友。这花芳见阮大穷，劳氏在家有一餐没一

餐，被一片，挂一片，况且阮大忧愁得紧，有个未老先老光景。他道这妇人毕竟没老公的心，毕竟甘清淡不过，思量这野食。自己也是个一表人材，要思量勾搭他。二十岁不冠巾的老扒头，他自己还道小，时常假着借锄头、借铁扒名色，或是假献勤，替他带饭到田头去。把个身子馘了他们门拈道：“一嫂，亏你得势，我们一日也不曾做得多呵，又要煮饭，又要纺纱织布，这人家全是你做的。”劳氏道：“不做那得吃？”花芳道：“一嫂，那不做的倒越有得吃哩！”常这等奖他，要他喜欢。又时道：“一嫂，一哥靠得个锄头柄，一嫂靠得这双手，那做得人家起？只好巴巴结结过得日子。只是捱得熟年，怕过不得荒年，也不是常算。”把这等替他计较的话儿，要把他打动。还有絮絮的话：“我看一哥一会子老将下来，真是可惜。后生时不曾快乐得，把这光阴蹉过了。就是一嫂也觉得苍老些，也还是一嫂会打扮。像前村周亲娘，年纪比一嫂大五七年，每日蓬子头、赤子脚，一发丑杀子人。且是会养儿女，替个里皮三哥一发过得好。那周绍江自家穷，没得养，请他，竟放他这条路。”把这榜样撩拨他，争奈这劳氏是懒言语的，要甚物事递与了他，便到机上织布、车边纺花，任他戏着脸，只当不见。说着话，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只做不听得一般，真是没处入凿，他没处思量，不知那里去打了一只银簪、两个戒指，拿来样与他看，道：“这是皮三官央我打与周亲娘的，加一工钱，不吃亏么？这皮三官为周亲娘破费得好钱，周亲娘做这身子不着，倒也换得他多哩。首饰衣裳，又每日大鱼大肉吃。”把这私通有利益哄他，他又只是不理。扫兴得紧，那痴心人偏会痴想，道脸儿扳扳，一问就肯，他不做声，也只是不好开口。他便大了个胆，一日去带饭，把他手掌捏上一把。只见劳氏便竖起眉，

睁着眼，道：“臭小乌龟，那介轻薄。”花芳连道：“失错，失错。”拿了饭飞跑。劳氏也只恼在心里，怕动丈夫的气，不说。只是花芳低了头跑时，也不顾人乱撞，劈头撞了一个人，饭篮儿几乎撞翻，恰是鲍雷。鲍雷一把抱住道：“小冤家，那介慌。”花芳道：“是怕饭迟了。”鲍雷道“贼精，迟了饭，关你事？一定有甚，要对我说。”花芳被他抱住不放，只得把捏劳氏被骂说了。鲍雷道：“这妇人阮大料也留不牢，好歹讨了他的罢了，偷的长要吃惊。”花芳道：“他这样个勤谨家婆，又好个儿，他肯放他？”鲍雷道：“消停，包你叫他嫁你便了。”

可可天启七年，这一年初夏百忙里，阮大母亲温氏病了个老熟。劳氏日逐去伏侍，纺绩工夫没了一半。这牵常的病已费调理，不期阮胜因母亲病，心焦了，又在田中辛苦，感冒了风寒，又病将起来。一病病了十四日，这人便瘦得骷髅一般。此时劳氏调理病人尚没钱，那有钱雇人下田？这田弄得一片生，也不知个苗，分个草，眼见秋成没望了。没将息，还又困了半月，阮胜勉强挣来，坐在门前。

骨瘦峻如削，黄肌一似涂。

临风难自立，时倩杖来扶。

劳氏正叫道：“门前有风，便里面坐罢。”不期一个邻舍尤绍楼、史继江肩着锄头，一路说来。见了，尤绍楼道：“恭喜，阮敬老好了。我们三分一个与他起病。”史继江道：“也是死里逃生，只是田荒了，怎处？”正说，鲍雷插将来道：“阿呀，阮敬老好了。恭喜，恭喜。”阮胜道：“荒田没得吃，左右是死数。”鲍雷道：“除了死法有活法，只捱得今年过，明年春天就有豆，可度活了。”阮胜道：“田荒了，家中什物换米吃、当柴烧了，寡寡剩得三个

人，怎么捱？”鲍雷道：“有了人就好设处了。譬如死了，那个还属你？”尤绍楼道：“他靠的是大嫂，怎说这话。”鲍雷道：“你不看《祝发记》有米三口生，无米三口死，夫人奶奶也换米。”大家散了。过了两日，实是支持不来，阮胜倒也想鲍雷说话有理，对着劳氏道：“我娘儿两个亏你拾得这性命，但病死与饿杀，总只一般。不若你另嫁一个，一个你得吃碗饱饭，我母子仅可支持半年。这也是不愿见的事，也是无极奈何。”劳氏道：“宁可我做生活供养你们，要死三个死，嫁是不嫁的。”过了两日，实没来路，两日不上吃得两顿。只见温氏道：“媳妇，我想我们病人再饿了两日，毕竟死了。不若你依了丈夫，救全我们两个罢。”劳氏听了，含泪不语。阮胜也就着媒婆寻人家。

花芳听了，去见鲍雷道：“阮胜老婆嫁是实了，怎得嫁我？”鲍雷道：“不难，打点四两银子，包你打他个烂泥桩。”花芳道：“只不要说我，前日调了他，怕他怪。”鲍雷道：“正该说你，晓得你是个风月人儿，这一村也标致你不过。”鲍雷自倚着他强中硬保惯了，又忒要为花芳，道是二两银子，二两票子，陆续还。阮胜道：“待我与房下计议。”劳氏道：“有心我出身，也要够得养你母子半年。二两银子，当得些甚事？”温氏道：“这人四两银子拿不出，必是穷人。你苦了他几年，怎又把个穷鬼？且另寻。”阮胜便回报阿妈不肯。鲍雷冷笑了一笑，道：“且停一日，我叫他凑足四两罢。”花芳来见道：“哥有心周旋，便是四两现物。只蚤做两日亲，也便好了。”鲍雷道：“不要急，要讨的毕竟要打听我们两邻。我只说有夫妇人，后边有祸的，那个敢来讨？稳稳归你。且搁他两日。”

鲍雷正计议搁他，不料前村一个庾盈，家事也有两分，春间

断了弦，要讨亲。听得劳氏肯嫁，他已知得他是个极勤谨妇人，竟也不打听，着个媒人来说，财礼八两，又自家说要成个体面，送了一只鹅、一肘肉、两只鸡、两尾鱼，要次日做亲。劳氏见了。不觉两泪交流。两个夜间说不尽几年绸缪艰苦，一个叫他善事新人，一个叫他保养身体；一个说“也是不得已，莫怨我薄倖”，一个说“知是没奈何，但愿你平安”，可也不得合眼。到天明，婆媳两个又在那边哭了说，说了哭，粥饭不吃，那个去打点甚酒肴。到晚媒婆走来，三口儿只得哭了，相送出门。

白首信难谐，伤心泪满怀。

柴门一相送，咫尺即天涯。

这些邻舍，鲍雷因不替花芳成得事，与花芳都不来。其余尤绍楼、史继江，还有个范小云、郎念海、邵承坡，都高高兴兴走来相送。他这边哭得忙，竟也不曾招接，扑个空散了。次早，花芳故意去找鲍雷道：“我来谢你这撮合山，你估计包得定，怎走了帕子外去？”鲍雷道：“不消说，我替你出这口气，叫那讨老婆的也受享不成。”知得众人啗不酒着，偏去景他道：“昨日有事失陪，他打点几桌奉请？”史继江道：“昨日走去，留也不留。我自回家打得坛白酒，倒也吃了快活。”尤绍楼道：“不晓事体的，嫁了一个人，得了十来两银子，不来送，也须请我们一请。”范小云道：“昨日没心想，或者在今日。”邵承坡道：“不像，葱也不见他买一个钱，是独吃自痴了。”郎念海道：“怕没个不请之理。”鲍雷道：“列位，吃定吃他的不着了，晚间到是小弟作一东罢。”果然鲍雷抬上两埕酒，安排两桌，去请这五个。邵承坡怕回席不肯来，被他一把扯住，也拖将来。猜拳行令，吃个八六三，大家都酒照脸了。鲍雷道：“可耐阮大这厮欺人，我花小官且是好，我

去说亲，他竟不应承；列位去送，也不留吃这一钟。如今只要列位相帮我，拆拽他一番。若不依的，我先结识他。”众人见他平日是个凶人，也不敢逆他，道：“使得，使得，只不知出甚么题目？”鲍雷见众人应了，便又取酒来，叫道：“壮一壮胆，吃了起身。”又道：“你们随我来，银子都归你们，我只出这口气。”乘着淡月微茫，赶到阮大后门边来。

可怜这阮大娘儿两个有了这八两银子，算计长，算计短，可也不睡，藏起床头。听得鲍雷挾笆篱，就走起来，摸出门边，只见鲍雷正在那厢掇门，忙叫有贼。鲍雷蚤飞起一脚，踢在半边，花芳赶上，照太阳两下。久病的人，叫得一声，便呜呼了。尤绍楼见了，道：“鲍雷，怎么处？”鲍雷道：“事到其间，一发停当了婆子，拿银子与你们。”郎念海道：“我们只依着大王就是了。”黑影子里，温氏又撞将起来，大家一齐上，又结果了。鲍雷去寻时，一只旧竹笼，里边是床被线，有两件绵胎。又去寻，寻到床头，阮大枕下草褥上，一块破布千结万结的包着。鲍雷拿了银子，大家同到家中，一人一两三钱，六个均分。这五个人穷不得这注银子，也都收了，道：“你怎么一厘不要？”鲍雷道：“原说不要。”不知他阮胜户绝，这间屋子只当是他们的了。其时花芳道：“大哥，他这两个尸首怎处？”鲍雷道：“包你有人偿命。若不偿命，还是我们一注大财。”便指天划地，说出这计策来。众人听了，齐声道：“好，这脱卸干净。凡是见的就要通知，不可等他走了。”一行计议了，自行安息。

却说劳氏虽然嫁了，心里不忘阮大母子两个，道：“原约道三日，婆婆拿两个盒儿来望我，怎不见来？”要自去望看，庾盈道：“你是他家人，来的两日又去，须与人笑话。我替你去看个

消息。”戴了一顶瓦楞帽，穿了一领葱色绵绸衡袍，着双宕口鞋，一路走将过来。花芳迎着道：“庾大哥来回郎么？”庾盈笑道：“房下记念他母子，叫我来望一望。”花芳道：“好，不忘旧。”便去寻鲍雷去了。庾盈目向阮家来，见门关得紧紧的，心里道：“这时候还睡着？”想只为没了这妇人，两个又病，便没人开门闭户。要回去，不得个实信，便敲门，那里得应？转到后门边，只见这笆篱门半开，便趁步走进去，才把门推，是带拢的，一推豁达洞开。看时，只见门边死着阮大，里边些死着温氏，惊得魂不附体，转身便走。将出柴门，听一声道：“庾二郎望连联么！好个一枝花娘子没福受用，送与你。”就一把扯着手道：“前日送来的鸡鹅还在，可以作东，怎就走去？待小弟陪你，也吹个木屑。”扯了要同进去，庾盈道：“来望他娘儿两个，不知怎么死了。”鲍雷笑道：“昨日好端端的，怎今日死得快？不信。”扯了去看，只见两个尸首挺着。鲍雷道：“这甚缘故？”庾盈道：“我并不知道。”鲍雷道：“你在他家出来，你不知道，那个知道？兄来得去不得了。”便叫：“尤绍楼在么？”一叫却走过两三个来。鲍雷道：“昨日阮家娘儿两个好端端的，今日只有庾盈走出来，道他娘儿两个已死了。列公，这事奇么？”尤绍楼道：“这事古怪，庾仰怎么说？”庾盈道：“我房下叫我来望，前门敲不开，我转进后门去，只见两个死人在地下，我并不晓得甚缘故，并不关我事。”史继江道：“只是怎么死得快，恰好你来见？也有些说不明。”范小云道：“如今做庾盈不着，等他收拾了这两个罢。”花芳道：“还要做个大东道请我们。”鲍雷道：“这小官家不晓事。这须是两条人命，我们得他多少钱替他掩？做出来，我们也说不开个同谋。”邵承坡道：“庾盈，怎么？”庾盈道：“叫我怎么？这天理人心，虚的

实不得。我多大人家，做得一个亲，还替人家断送得两个人？”鲍雷道：“只要你断送，倒便宜了。”花芳道：“兄，也是你晦气，若我讨了他的老婆，我也推不脱。庾盈处好。”庾盈道：“我处？终不然我打杀的？”鲍雷道：“终不然我打杀的？”鲍雷见庾盈口牙不来、中间没个收火的，料做不来，兜胸一把结了，道：“我们到县里去。”这些人听他指挥的，便把一个庾盈一齐扛到县里。正是：

高张雉网待冥鸿，岂料翩翩入彀中。

任使苏张摇片舌，也应难出是非丛。

此时劳氏听得，要寻人来救应，也没个救应。蚤被这些人扯了，送到县中。县官是宁波谢县尊，极有声望。且是廉明，鲍雷上去禀道：“小的们是嚆城乡住民，前日有邻人阮胜，因穷将妻子嫁这庾盈。昨夜阮胜母子俱是好的，今日小的们去看时，只见庾盈在他家走来，说道阮胜母子都死了。小的们招集排邻去看时，果然两个都死在地下。小的们因事关人命，只得拿了庾盈，具呈在台前。”县尊道：“你叫甚名字。”道：“小人鲍雷。”县尊道：“那两个是他紧邻？”尤绍楼道：“小的尤贤那史应元是他相近，委是他家死两个人。庾盈说与鲍雷，小的们知道的。”县尊道：“怎么一个近邻不知些声息？”尤贤道：“小的与他隔两亩棉花地。”史应元道：“小的与他隔一块打稻场，实不听得一毫动静。”叫庾盈道：“你怎么说？”庾盈道：“小人前日用银八两，娶阮胜妻为妻。今日小人妻子叫小人去望，小人见前门不开，去到后门边，推进去，只见他母子已死。”县尊道：“你进去，有人见么？”道：“没人见。”县尊便委三衙去相尸，回复道：“阮胜阴囊踢肿，太阳有拳伤，死在后门内。温氏前后心俱有拳伤，死在中门边。

俱系毆死，已着地方收尸。”县尊见了，回复手本，道：“我道没个一齐暴亡之理。我想这一定是八两银子为害了，那夜莫不有甚贼盗么？”尤贤道：“并不听见有。”县尊道：“这还是你两个紧邻见财起意，谋财害命？”尤贤与史应元道：“老爷，小的与他老邻舍，极过得好的，怎为这八两银子害他两条性命？这明是庾盈先奸后娶了劳氏，如今虽讨了有夫妇人，怕有后患，故此来谋害他，要移祸把小的们邻里。老爷，不是光棍，敢讨有夫妇人？老爷只问他来做甚么，怎么前门不走，走后门？这是天网恢恢，撞了鲍雷。不然他打杀人，小的们替他打没头官司？”一片话却也得理。县尊便道：“庾盈，我想妇人既嫁，尚且与他义绝，你怎么倒与他有情？”庾盈道：“实是小的妻子记念，着小的去望。”县尊道：“就望，怎不由他前门，却由后门？这都可疑。这一定假探望之名，去盗他这几两银子，因他知觉，索性将他谋害。这情是实了。”庾盈道：“爷爷冤枉，实是去时已死在地下了。”鲍雷道：“看见他死，也该叫我们地方，为何把他们层层带上竟走？不是我撞见问起，直到如今，我们也不得知。杀人偿命，理之当然，不要害人。”庾盈道：“其实冤屈，这还是你们谋财害他的。”鲍雷道：“我还得知你来，推与你？从直认了，省这夹打。”谢知县叫把庾盈夹起来，夹了把来丢在丹墀下，半日叫敲，敲上五六十，庾盈晕了去，只得招是打杀的。叫放了夹棍，又叫：“爷爷，实是无辜，被这一干倾陷的，宁可打死不招。”谢知县疑心，叫将庾盈收监，尤贤等讨的当保再审。这些人虽是还怀鬼胎，见光景道也不妨，却称赞尤绍楼会说，鲍雷帮衬得好，一齐回到家中。苦只是苦了个庾盈，无辜受害。那劳氏只在家拜天求报应。这日还是皎日当天，晴空云净，只见：

灿灿烁火飞紫焰，光耀耀电闪金蛇。金蛇委转绕村飞，紫焰腾腾连地赤。似塌下半边天角，疑崩下一片山头，怒涛百丈泛江流，长风弄深林虎吼。

一会子天崩地裂，一方儿雾起天昏，却是一个霹雳过处，只见有死在田中的，有死在路上的，跪的，伏的，有的焦头黑脸，有的偏体乌黑。哄上一乡村人，踏坏了田，挤满了路，哭儿的，哭人的，哭爷的，各各来认。一个是鲍雷，一个是花芳，一个是尤绍楼，一个史继江，一个范小云，一个邵承坡，一个郎念海，却是一块儿七个。

衬人乃衬己，欺人难欺天。

报应若多爽，举世皆邪奸。

里递做一桩奇事呈报。劳氏也去替庾盈出诉状，道：“遭鲍雷等七人陷害，今七人俱被天谴，乞行审豁。”县尊见了事果奇特，即拘七人家属。只见尤贤的儿子正拿了这分的一两三钱银子去买材，被差人拿住，一齐到官。县尊一吓，将鲍雷主谋、花芳助力，众人分赃，一一供出。县尊因各犯都死，也不深究，止将银子追出，将庾盈放了。房屋给与劳氏，着他埋葬温氏。庾盈虽是一时受诬，不数日便已得白。笑是鲍雷这七凶，他道暗室造谋，神奇鬼秘，又七个证一个，不怕庾盈不偿命。谁知天理昭昭，不可欺昧。故人道是问官的眼也可瞒，国家的法也可散，不知天的眼极明、威极严，竟不可躲。若使当日庾盈已成狱，也不奇；七人剩一个，也不奇；谁知昭昭不漏如此乎？可以三省。

第三十四回

奇颠清俗累 仙术动朝廷

有腹皤然，有发卷然。须萧萧而如戟，口沥沥而流涎。
下溷犬豕，上友圣贤。心炯炯兮常灵，是其颠也而犹仙。

右调《周仙赞》

天地以正气生圣贤豪杰，余气生仙释之流。释不在念佛看经，仙岂在烧丹弄火？但释家慈悲度人，要以身入世；仙家清净自守，要以身出世。先把一个身子如痴如狂，断绝妻子、利名之想；然后把个身子处清，高卧山林也使得；把个身子处浊，栖迟玩世也得；把个身子在市井，友猪侣犬，人也不能糜我以衣食；把个身子在朝廷，依光近日，人也不能蒙我以富贵。却又本性常存，色身难朽。常识帝王在将达未达之间，又超然远举，不受世染，这便是真仙。若那些炼丹养气，也只旁门；斩妖缚邪，还是术士。在宋，识宋太祖在尘埃之中，许他是做紫薇帝星，闻他陈桥兵变，即位称帝，抚掌欢庆，道天下自此定矣，因而堕驴。后来三聘五召，不肯就官；赐他宫女，洁然不近。这是陈抟我朝异人类聚，一个冷谦，怜友人贫，画一门一鹤守着，令他进去取钱。后来内库失钱，却见他友人遗下一张路引，便来拿友人，友人急了，供出他来。他现做协律郎，圣旨拘拿。到路上，他要水吃，吃了，一脚插入水瓶中，后边和身隐在瓶里。拿的人只得拿这瓶去见圣上。问时，他在瓶里应，只不肯出来。圣上大怒，击碎此瓶。问时，片片应，究竟寻不出。一个金箔张，在圣上前能使火炙金瓶，

瓶内发出莲花。又剪纸作采莲舟，在金水桥河下，许多娇女唱歌，他也跌身在舟。须臾风起，船并金箔张俱不见。这也是汉左慈一流。若能识太祖在天下未定时，有个铁冠道人，有个张三丰。至能识天子，又能救天子在疾病之中，终飘然高逝，天子尊礼之，不肯官爵，这个是周颠仙。

颠仙家住江西建昌县。江西山有匡庐，水有鄱阳，昔许旌阳仙长常于此飞升，是个仙人之藪。他少年生得骨格峻嶒，气宇萧爽，也极清雅。六七岁在街上顽耍，曾有一头陀见了，一看，道：“好具仙骨，莫教蹉坏了。”及到了十四岁，家里正要与他聘亲，忽然患起颠病来。

眼开清白复歪斜，口角涎流一似蜗。

晓乞街坊惊吠犬，晚眠泥滓伴鸣蛙。

千丝缕结衣衫损，两鬓蓬松鬓发髻。

潦倒世间人不识，且将鸾凤混乌鸦。

风狂得紧，出言诳诞。家中初时也与他药吃，为他针灸，后来见他不好，也不睬他，任他颠进颠出。他渐渐在南昌市上乞起食来，也不归家。人与他好饮食，吃；便与他秽汗的，也吃。与他好说，笑；打骂他，也是笑。在街上见狗也去弄他，晚来又捧着他睡。常时在人家猪圈羊棚中，酣打得雷一般，人还道他是贼。后边人都认得他是周颠，也不惊异。

此时我太祖起兵滁和，开府金陵了。他不拘与人说话乞食，先说了告太平。庸人那解其意？一日，忽然在街上叫道：“满城血，满城血。”好事的道他胡说，要打他。他不顾而去，一路乞食到南京。不多时，降将祝宗复反，杀个满城流血。游到金陵，适值太祖建都在那厢。他披着件千拼百凑、有襟没里的件道袍，

赤了脚，蓬了头，直撞到马前，一个大躬，道：“告太平。”太祖吃了一惊，问人，是颠的，也不计较他。他便日日来马首缠，道告太平，手下扯不开，赶不退。太祖道：“这颠人，打也不知痛，拿烧酒来与他吃。他却：

一杯复一杯，两碗又两碗。那管瓮头干，不怕钟中满。何须肴和饌，那问冷和暖。放开大肚吃，开着大口咽。筛的不停筛，灌的不停灌。面皮不见红，身子不见软。人道七石缸，我道漏竹管。人道醉酩酊，他道才一半。李白让他海量，刘伶输他沉湎。他定要吸干瀚海涛千尺，方得山人一醉眠。他斜着眼，歪着个身，似灌老鼠窟般，只顾吃。看那斟酒的倒也斟不过了，他道：“也罢，难为你了，把那壶赏与你吃。”那人正待拿去，他跳起夺住，道：“只道我量不济，要你替？还是我吃。”一个长流水，又完了。跳起身道：“不得醉，不得醉。”把张口向太祖脸上一呵，道：“一些酒气也没，那一个再舍些？”太祖道：“再吃便烧死。”道：“烧不死，烧不死。内烧烧不死，你便外烧。”太祖道：“怎么外烧？”道：“把缸合着烧。”太祖道：“不难。”叫取两只缸，取柴炭来。他欣然便坐在缸中。兵士将缸来盖上，攒了好些炭，架上许多柴，一时烧将起来。只听烘烘般的柴声，噼剥是炭声，可也炼了一夜，便是铜铁可烱，石也做粉。这些管添炭的道：“停会要见是个田鸡干了。”又个道：“还是灰。”比及太祖升帐，只听得缸一声响，爆做两开，把炭火打得满地是，缸里端然个周颠。他舒一舒手，叩一叩齿，擦一擦眼，道：“一觉好睡，天蚤亮了。”这些兵士看了倒好笑，道：“莫说他皮肤不焦，连衣摺儿也不曾熨坏一些，真是神仙。”先时太祖还也疑他的幻术，这时也信他是个真仙，也优待他。帐下这些将士都来拜师，

问他趋避。周颠道：“你们问趋避，活也是功臣，死也是忠臣。”平章邵荣来见，周颠道：“莫黑心，黑心天不容。”邵荣不听，谋反被诛。

其时太祖怕他在军中煽惑了军心，把他寄在蒋山寺，叫寺僧好待他。住持是吴印，后来太祖曾与他做山东布政。因太祖分付，每日齐整斋供他，他偏不去吃，偏在遍寺遍山跳转。走到后山树林里，看见微微烟起，他便闯去，见是一坛狗肉，四围芦柴、草鞋爿煨着，道：“我前爿不熟，你今日却被这秃爿熟了。”双手拿了，竟赶到讲堂，扑地一甩。众僧见了掩口。周颠道：“背面吃他，当面怕他。”几个哈哈走了。众僧自在那厢收拾。到了夜，众僧在堂上做个晚功果，搂了个沙弥去房中睡。他到中夜，把他们门鼓一般擂道：“你两个干得好事，还不走下来？”去惊他，搅他。见僧人看经，就便要他讲，讲不出，大个栗暴打去。说是入定，他偏赶去，道：“你悟得甚么？悟得婆娘那个标致？银子怎么赚？”说止静，他偏去把那云板敲。今日串这和尚的房，那日串那个和尚的房，藏得些私房酒儿都拿将出来，一气饮干无滴。佛殿日痢屎，方丈屙溺尿，没个饥，没个饱。拿着就吃。偏要自上灶，赶将去，把他锅里饭吃上半锅。火工道人来说，他便拿着火叉打去。其时还是元末，各寺院还照着元时风俗，妇人都来受戒。他便拍手道一阵“和尚婆”。扯住那些男子，道：“不识羞，领妻子来打。”和尚妇人们到僧房去受戒，他也捱将去。一寺那一个不厌他，却没法摆布他。

一日走到灶前，见正煮着一锅饭，熬上大锅豆腐，灶上灶下忙不及。只见他两手拿了两件道：“我来与你下些材料儿。”两只手一顿捻，捻在这两个锅里，却是两撮干狗屎。这些和尚道人见

了，你也唾唾，我也掩嘴，一阵去了。他一跳坐在灶栏上，拿一个木杓，兜起来只顾吃。众和尚见他吃了一半，狗屎末都吃完了，大家都拿了淘箩瓦钵，一齐赶来。他道：“你这些秃驴，藏着收佛钱、贴金钱、买烛钱、烧香钱，还有衬钱、开经钱、发符钱，不拿出来买吃，来抢饭？”坐得高，先噉里扑碌把手一掠，打得这些僧帽满地滚，后边随即两只手如雨般，把僧头栗暴乱凿。却也吃这此事僧人抢了一光。还有两碗来饭，一个小沙弥半日夹不上，这番扑起灶上来盛，被他扯住耳朵，一连几个栗暴，打得沙弥大哭，道：“这疯子，你要吃，我要吃，怎蛮打我？”这些和尚也一齐上道：“真呆子，这是十方钱粮，须不是你的，怎这等占着不容人？”

餐松茹术神仙事，岂乐蝇营恋俗芬。

却笑庸僧耽腐鼠，横争蚁穴故纷纷。

周颠笑道：“你多我吃来，我便不吃你的。此后莫说粥饭不来吃，连水也不来吃。”众僧怕太祖见怪，只得拿去与他吃，他只是不吃。厨头道：“好汉饿不得三日，莫睬他，他自来。”故意拿些饮食在他面前吃，他似不见般。

似此半月，主僧只得来奏与太祖，太祖知他异人，分付再饿他。这些和尚怪得他紧，得了这句，把他锁在一间空房里，粥饭汤水纤毫不与，他并不来要，日夜酣酣的睡，太祖常着人来问，寺僧回官道：“如今饿已将一月，神色如故。”太祖特一日自到寺中，举寺迎接。只见他伏在马前，把手在地上画一个圈儿，道：“你打破一桶，再做一桶。”这明明叫道：陈友谅、张士诚这两个大寇使他连兵合力，与我相杀，我力不支；若分兵攻战，也不免首尾不应。只该先攻破了一个，再攻一个。正是刘军师道：“陈

友谅志大而骄，当先取之；张士诚是自守虏，当后边图他。”也是此意。太祖到寺中，见他颜色红润，肌肤悦泽，声音洪亮，绝不是一个受饿的，叫撤御饌与他吃。随行将士带有饮食，与他的可也数十人吃不了，他也不管馒头饊蒸、干粮煤炒，收来吃个罄尽。这班僧人道：“怪道饿得，他一顿也吃了半个月食了，只当饿得半月。”又一个道：“只是这肚皮忒宽急了些。”太祖依然带他在军中。他对这些和尚道：“造化了你们，如今拐徒弟也得个安稳觉儿，吃酒吃狗肉也不管了。”

其时陈友谅改元称帝，率兵围住南昌。太祖在庐州领兵来救，叫他来问道：“陈友谅领兵围住南昌，我如今发兵去救，可好么？”他连把头颠几颠道：“好，好。”太祖道：“他如今已称帝，况且他势强，我势弱，恐怕对他不过。”那周颠伸起头，看一看天，摇手道：“上面有你的，没他的。不过两个月狂活，休要怕他。”太祖一笑，择日兴师。时只见他拿了根拐杖，高高的舞着，往前跳去，做一个必胜模样。太祖整兵十万，下了船，沿江向南昌进发。只一路都是逆水，水势滔滔汨汨滚下来，沿江都是芦苇，没处扯牵，一日不过行得几里儿。太祖心焦，着人来问周颠道：“此行去几时待遇顺风？”周颠道：“有，有，有，就来了。只是有胆行去，便有风助你；没胆不去，便没风。”差人回复，太祖催督各军船只前进行。不上二三里，只见：

天角乱移云影，船头急溅浪花。虚飘飘倒卷旗幡，声晰晰响传芦叶。前驱的一似弩乍离弦，布帆斜挂；后进的一似泉初脱峡，篷扇高悬。山回水转，入眼舟移；浪激波分，迎耳水泻。正是：雀舫急如梭，冲风破白波。片时千里渡，真不愧飞舸。

初时微微吹动，倏然风势大作。各只兵船呼风发哨，都放了挠楫，带着篷脚索，随他前进，飘飘一似泛叶浮槎。一会才发皖城，早已来至小孤山了。

风涌浪起，江中癞头鼋随水洋洋漾将来；那江猪水牛般大，把张莲蓬嘴铺铺的吹着浪，一个翻身，拱起身子来，一个翻身，漾起头来，在江心作怪。这时周颠正坐在兵船上，看见了道：“这水怪出现，前头毕竟要损多人。”不期太祖不时差人来打听他说话的，听了这句，大恼道：“他煽惑军心。”分付把这颠子撒在江里，祭这些水怪。帐下一个亲军都指挥韩成，便领了钧旨，也不由分说，赶将来，夹领子一把扯住，道：“先生，不关我事，都是你饶舌惹的祸。你道损人多，如今把你做个应梦大吉罢。”周颠道：“你这替死鬼，要淹死我么？你淹，你淹，只怕我倒淹不死，你不耐淹。”早被他“扑通”一声，甩下水去。众人道：“这两个翻身，不知那里去了。”却又作怪，上流头早漾下一个人来，似灼龟人家画的画儿，人坐在大龟背上模样，正是周颠坐在一个太白盖癞头鼋身上来了。众人都拍手笑道：“奇！”韩成分付叫推，军士一齐把篙子去推，果然两个水窝儿，又下去了。众人道：“这番要沉到底了。”正看时，却又是骑牛的牧童跨在一个江猪身上，又到船边，衣服也不曾沾湿。众人道：“他是道家，学的水火炼。前日火炼不死，今日水炼一定也不死。”一个好事的水手道：“三遭为定。这遭不死，再不死了。”劈头一篙打去，那周颠又侧了下水，众人道：“这番一定不活。”那知他又似达摩祖师般，轻轻立在一枝芦上，道：“列位，承费心了。”众人道：“真神仙！”韩成道：“周先生，我如今与你见殿下，若肯饶便饶了你，不要在这边弄障眼法儿哄人。”周颠道：“去，去，去。”那芦柴早已

浮到船边，周颠举身跃上船来。韩成与他同见太祖，太祖道：“怎么同他来？”韩成道：“推下水三次，三次淹不死。”只见周颠伸了个头向太祖道：“淹不死，你杀死了罢。”太祖笑道：“且未杀你，适值船中进膳。”太祖留他在身边，与他同吃，他也不辞。到了第二日，他驼了拐杖，着了草鞋，似要远去的模样，向着太祖道：“你杀了么？”太祖道：“我不杀你，饶你去。”周颠看一看，见刘伯温站在侧边，道：“我去，我去。你身边有人，不消得我。此后二十五年，当差人望你。还有两句话对你说，道：

临危不是危，叫换切要换。”

他别了，便飘然远去，行步如飞。

这厢太祖与陈友谅相持，舟凑了浅，一时行不得，被汉兵围住。正危急之时，得韩成道：“愿为纪信诳楚。”就穿了太祖衣服，自投水中，汉兵就不来着意。又得俞通源等几只船来，水涌舟活，脱了这危难，这是“临危不是危”；韩成的替死又已定了，“叫换切要换”。这也在鄱阳湖中，正两边相杀，忽然刘伯温在太祖椅背后，连把手挥道：“难星过度，难星过度，快换船。”太祖便依了。正过船时，一个炮来，原坐船打得粉碎。他又见在刘伯温先了。此后他踪迹秘密，并不来乞食入城。但认得的，常见他在匡庐诸山往来。本年太祖破陈友谅，定江湖；又平张士诚，取苏杭；分兵取元都，执陈友定，有福建；降何真，有两广；灭明玉珍，取四川；灭元梁王，取云贵。天下大定，从此尽去胡元的腥膻、举世的叛乱，才见太平。他逢人告太平的，正是先见。

到二十五年，太祖忽患热症，太医院一院医官都束手，满朝惊惶。忽然一个和尚：

面目黑如漆染，须发一似螺卷。

一双铁臂捧金函，赤脚直趋玉殿。

赤着一双脚，穿件破偏衫，竟要进东长安门来。门上挡住，拿见阁门使刘伯温之子刘璟，道：“小僧奉周颠分付道，圣上疾病非凡药之所能治，特差小僧进药二品。他说曾与令尊有交，自马当分手，直至今日。”刘阁门道：“圣上一身社稷所系，诸医尚且束手，不敢下药，你药不知何如，怎生轻易引奏？”赤脚僧道：“君父临危，臣子岂有不下药之理？况颠仙不远千里，差山僧送药，若阁门阻抑不奏，脱有不讳，岂无后悔？”刘阁门为他转奏，举朝道：“周颠在匡庐，怎么知道圣上疾病？这莫非僧人谎言？”只是太祖信得真，取函一看，内封道：

温凉石一片

温凉药一丸

道：“用水磨服。”又写方道：“用金盏注石，磨药注之，沉香盏服。”圣上展玩，已知奇药，即叫磨服。医官如法整治。只见其药香若菖蒲，醃底凝朱，红彩迥异。圣上未刻进药，到酉未遍体抽掣，先觉心膈清凉，繁燥尽去。至夜遍体邪热皆除，霍然病起，精神还比未病时更好些，道：“朕与周颠别二十五年，不意周颠念朕如此。”次日设朝，延见文武臣寮，召赤脚僧见，问他：“周颠近在何处？几时着你来？”那僧道：“臣天眼尊者侍者，半年前周颠仙与臣师天眼尊者同在广西竹林寺，道紫微大帝有难，出此一函，着臣赍捧到京投献。臣一路托钵而来，至此恰值圣上龙体不安，臣即恭进。”圣上道：“如今还在竹林寺么？”僧人道：“他神游五岳三山，踪迹无定，这未可知。期臣进药后，还于竹林寺相见。”圣旨着礼部官陪宴，着翰林院撰御书，道皇帝恭问周神仙。差一个官与赤脚僧同至竹林寺，礼请周神仙诣阙。

差官与赤脚僧一路夫马应付，风餐水宿，来至竹林寺。寺僧出来迎接了，问：“周颠仙在么？”道：“在竹林里与天眼尊者谈玄。”那差官赍了御书，同赤脚僧前去。但见：

满前苍翠，一片笙竽。清影离离，绿凤乘风摇尾；翠梢历历，青鸾向日梳翎。苍的苍，紫的紫，海底琅玕；低的低，昂的昂，澄湖翻浪。梢含剩粉，青女理妆；笋茁新苞，佳人露指。因烟成媚色，逐风斗奇声。迎日弄金晖，丽月发奇影。郁郁清凉界，冷冷仙佛林。

只见左首石凳上坐着一位：

卷发半垂膝，双眸微坠星。金环常挂耳，玉麈每随身。

蚕眉狮鼻稀奇相，十八阿罗第一尊。

右首坐着一个，

长髯飘五柳，短髻耸双峰。坦腹蟠如斗，洪声出似钟。

色身每自溷泥沙，心境莲花浑不染。

赤脚僧先过来问讯了，次后差官过来，呈上御书。周颠将来置在石几上，恭诵了。差官道上意，说：“圣躬藉先生妙药，沉疴顿起，还乞先生面诣阙庭。”周颠道：“山人麋鹿之性，颇厌拘束。向假佯狂玩世，今幸把臂入林。若使当日肯戮力竖奇，岂能与刘伯温并驱中原？今日伯温死而山人生，真喜出世之早，宁复延颈以入樊笼哉！就是日前托赤脚侍者致药，也只不忘金陵共事之情，原非有意出世，妄希恩泽也。使者幸为山人善辞。”差官道：“圣上差下官敦请，若先生不往，下官何以复命？下官分付驿递，明日整齐夫马，乞先生束装同行。”周颠道：“山人一枝一履，何装可束？亦断不仆仆道途，以烦邮传。往是断不往的了。”次日差官整备夫马复往，只见竹林如故，石几宛然，三人都不见影，

止在石几上有一书，是答圣上的。忙叫寺僧问时，道：“三人居无床褥，行无瓢笠，去来无常，踪迹莫测。昨夜也不知几时去的，也不知去向。”

云想飘然鹤想踪，杯堪涉水杖为龙。

笑人空作鸿冥幕，知在蓬莱第几峰。

差官只得赍书复命，道：“已见颠仙，他不肯赴阙，遗书一封，飘然远去。”圣上知他原是不可招致的，也不罪差官。后来又差官访张三丰，兼访颠仙，名山洞府，无不历遍，竟不可得。至三十一年，赤脚僧又赍书到阙下，也不知道些甚么，书在宫禁不传。圣上念他当日金陵夹辅之功，又念他近日治疾之事，亲洒翰墨，为他立传，道《周颠仙传》，与御制诸书并传不刊。

第三十五回 前世怨徐文伏罪 两生冤无垢复仇

报。非幽，非杳。谋固阴，亦复巧。白练横斜，游魂缥缈。漫云得子好，谁识冤家到。冤骨九泉不朽，怒气再生难扫。直叫指出旧根苗，从前怨苦方才了。

右一七体

天理人事，无往不复，岂有一人无辜受害，肯饮忍九原，令汝安享？故含冤负屈，此恨难消。报仇在死后的，如我朝太平侯张轸，与曹吉祥、石亨计害于忠肃，波及都督范广。后边路见范广身死，借刀杀人，忠良饮恨。报仇在数世后的，如汉朝袁盎，谮杀晁错，后过数世，袁盎转世为僧，错为人面疮以报，盎作水忤而散。还有报在再生，以误而报以误的，如六合卒陈文持枪晓行，一商疑他是强盗，躲在荆棘丛中，陈文见荆棘有声，疑心是虎，一枪刺去，因得其财，遂弃铺兵，住居南京。一晚见前商走入对门皮匠店，他往问之，道生一子。他知道是冤家来了，便朝妻子说：“我梦一贵人生在对门，可好看之，视之如子。”九岁，此人天暑昼卧，皮匠着儿子为他打扇赶苍蝇，此子见他汗流如雨，以皮刀刮之。陈文梦认作蝇，把手一记打下，刀入于腹。皮匠惊骇，他道莫惊，这是冤业，把从前事说之，将家资尽得与他，还以一女为配。这是我朝奇事。

不知还有一个奇的，能知自己本来，报仇之后，复还其故。道是天顺间，英山清凉寺一个无垢和尚。和尚俗姓蔡，他母亲曾

梦一老僧持青莲入室，摘一瓣令他吃了，因而有娠。十月满足，生下这儿子，却也貌如满月，音若洪钟，父母爱如珍宝。二岁断了乳，与他荤都不吃，便哭；与他素便欢喜。到三岁，不料身多疾病，才出痘花，又是疹子，只见伶仃，全不是当日模样了。他母亲求神问佛，一日见一个算命的过来：

头戴着倒半边三角方巾，身穿着新浆的三镶道服。白水袜有褊无底，黄草鞋出头露跟。青布包中一本烂鲞头似百中经，白纸牌上几个鬼画符似课命字。

他在逐家叫道：“算命起课，不准不要钱。”可可走到蔡家，蔡婆道：“先生会算命？”道：“我是出名兰溪邹子平，五个钱决尽一生造化。”蔡婆便说了八字，他把手来轮一轮道：“婆婆，莫怪我直嘴。此造生于庚日，产在申时，作身旺而断，只是目下正交酉运，是财官两绝之乡，子平叫做身旺无依，这应离祖。况又生来关杀重重，落地关，百日关，如今三岁关，还有六岁关，九岁关。急须离祖，可保长生。目下正五九月，须要小心。”蔡婆道：“不妨么？”道：“这我难断。再为你起一课，也只要你三厘。”忙取出课筒来，叫他通了乡贯，拿起且念且摇。先成一卦，再合一卦，道：“且喜子孙临应，青龙又持世，可以无妨。只嫌鬼爻发动，是未爻，触了东南方土神。他面黄肚大，须要保襁，谢一谢就好。”蔡婆道：“这等，要去寻个火居道士来？”子平道：“婆婆，不如我一发替你虔诚烧送，只要把我文书钱，我就去打点纸马土诰，各样我都去请来。若怕我骗去，把包中百中经作当。”就留下包袱。蔡婆便与了二分银子，嫌不够，又与了两个铜钱。蔡公因有两个儿子，也不在心，倒是蔡婆着意，打点了礼物。他晚间走来，要甚么镇代替银子、祭蛊鸭蛋，鬼念送半日，把这银子鸭蛋都收

拾袖中。还又道文书符都是张天师府中的，要他重价。蔡公道：“先生，你便是仙人，龙虎山一会也走个来回？”还是蔡婆被缠不过，与了三分骚铜、一二升米去了。

这病越是不好，还听这邹子平要离祖，寄在清凉寺和尚远公名下。到六岁，见他不肯吃晕，仍旧多病多痛，竟送与远公做了徒弟。那师祖定公甚是奇他，到得十岁，教他诵经吹打，无般不会。到了十一二岁，便无所不通。定公把他做活宝般似，凡是寺中有人取笑着他，便发恼，只是留他在房中，行坐不离。喜得这小子极肯听说，极肯习学经典，人却脱然换了一个，绝无病容。看看十三，也到及时来。不期定公患了虚癆，眼看了一个标致徒孙，做不得事，恹恹殆尽。把所有衣钵交与徒弟远公，暗地将银一百两与他，道：“要再照管你几年，也不能够，是你没福；我看了你一向，不能再看一两年，也是我没福。”又分付徒弟：“我所有衣钵都与你了，只有这间房与些动用家伙，与了这小徒孙，等他在里边焚修，做我一念。二年后便与他披剃了，法名叫无垢。”不数日涅槃了。

转眼韶华速，难留不死身。

西方在何处，空自日修焚。

无垢感他深恩，哭泣尽礼。这远公是个好酒和尚，不大重财，也遵遗命，将这两间房儿与他。他把这房儿收拾得齐齐整整，上边列一座佛龕，侧边供一幅定公小像，侧边一张小木几，上列《金刚》、《法华》诸经、梁王各忏，朝夕看诵，超荐师祖。尚有小屋一间，中设竹床纸帐，极其清幽。小小天井，也有一二碧梧紫竹、盆草卷石，点缀极佳。

只是无垢当时有个师祖管住，没人来看相他。如今僧家规

矩，师父待徒弟极严的。其余邻房、自己房中、长辈同辈，因他标致，又没了个吃醋的定公，却假借探望来缠。一个邻房无尘，年纪十八九，是他师兄，来见他诵经资荐师公，道：“师弟，有甚好处，想他？我那师祖，整整淘了他五六年气。记得像你大时，定要我在头边睡，道：‘徒孙，我们禅门规矩，你原是伴我的，我的衣钵后来毕竟归你，凡事你要体我的心。’就要我照甚规矩，先是个一压，压得臭死。到那疼的时节，我哭起来，他道：‘不妨，慢些，慢些。’那里肯放你起来。一做做落了规矩，不隔两三日就来。如今左右是惯的，不在我心上。只是看了一日经，身子也正困倦，他定要缠；或是明早要去看经，要将息见，他又不肯。况且撞着我与师兄师弟众人伙里说说笑笑，便来吵闹。师弟，你说我们同辈，还可活动一活动，是他一缠住，他倒兴完了，叫我们那里去出脱？如今你造化了，脱了这苦。又没他来管，可以像意得。”无垢道：“我也没甚苦。师祖在时也没甚缠。”无尘道：“活贼，我是过来人，哄得的？”就捱近身边去，道：“你说不苦，我试一试看，难道是黄花的？”就去摸他。无垢便不快道：“师兄，这个甚么光景？”无尘道：“我们和尚没个妇人，不过老的寻徒弟，小的寻师弟，如今我和你兑罢。便让你先。”无垢道：“师兄不要胡缠。”无尘道：“师弟两方便。”又扯无垢手去按他阳物，道：“小而且细，须不似老和尚粗蠢。”无垢道：“师兄不来教道我些正事，只如此缠，不是了。”无尘道：“师弟，二婚头做甚腔？”直待无垢变脸，才走。一日，又来道：“师弟一部《方便经》你曾见么？”无垢道：“不曾。”无尘便将出来，无垢焚香礼诵。只见上面写道：

如是我闻：佛在给孤独园，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

婆夷，一切天人咸在。世尊放大光明，普照恒河沙界。尔时阿难于大众中，离坐而起，绕佛三匝，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叉手长跪，而白佛言：我闻众僧自无始劫来，受此色身，即饶欲想，渐染延灼，中夜益炽，情根勃兴，崛然难制。乃假祖孙，作为夫妇，五体投地，腹背相附，一苇翘然，道岸直渡，辟彼悟门，时进时止，顶灌甘露，热心乃死，此中酣适，彼畏痛楚，世尊何以令脱此苦？世尊：阿难，人各有欲，夜动昼伏，丽于色根，辗转相逐，悟门之开，得于有触，勇往精进，各有所乐，心地清凉，身何秽浊积此福田，勉哉相勸。

大众闻言，皆忘此苦，皆大欢喜。作礼而退，信受奉行。无垢念了一遍，道：“我从不曾见此经，不解说。”无尘道：“不惟可讲，还可兼做，师弟只是聪明孔未开。”又来相谗，无垢道：“师兄何得歪缠。我即持此经，送我师父。”无尘道：“这经你师父也熟读的。”无垢便生一计，要师父披剃，要坐关三年，以杜众人缠绕。师父也凭他，去请位乡绅，替他封关出示。他在关中，究心内典，大有了悟。因来往烧香的见他年纪小，肯坐关，都肯舍他。

他坐关三年，施舍的都与师父。止取三十余两，并师祖与他的，要往南京印大乘诸经，来寺中公用，使自得翻阅。师父也不阻他。他便将房屋封锁，收拾行李就起身。师父道：“你年纪小，不曾出路。这里有个种菜的聋道人，你带了他去罢。”无垢道：“一瓢一笠，僧家之常，何必要人伏侍？”竟自跳船。到南京，各寺因上司禁游方僧道，不肯容他，只得向一个印经的印匠徐文家借屋住宿。一到，徐文备斋请他，无垢就问他各经价数。徐文见他口声来得阔绰，身边有百来两之数，听了不觉有些动火，想道：

“看这和尚不出，倒有这一块。不若生个计弄了他的，左右十方钱财，他也是骗来的。”晚间就对老婆彭氏道：“这和尚是来印经，身边倒有百来两气候。他是个孤身和尚，我意欲弄了他的，何如？”彭氏道：“等他出去，挟进房门，偷了他的，只说着贼便了。”徐文道：“我须是个主人家。我看这小和尚毕竟有些欠老成，不若你去嗅他。”彭氏道：“好，你要钱，倒叫我打和尚。”徐文道：“困是不与他困，只嗅得他来调你，便做他风流罪过，打上一顿，要送。他脱得身好了，还敢要钱？哄得来大家好过。”彭氏到点头称是。次早见无垢只坐在房中不出来，彭氏便自送汤送水进去，娇着声儿去撩他。那无垢只不抬头，不大应声，任他在面前装腔卖俏。彭氏道：“小师父，怎只呆坐。报恩寺好个塔，十庙观星台，也去走一走。”无垢道：“小僧不认得。”彭氏道：“只不要差走到珠市楼去。”笑嘻嘻去了。午间拿饭去，道：“小师父，我们家主公，他日日有生意不在，只有我。你若要甚么，自进来拿。我们小人家不甚内外的。”无垢道：“多谢女菩萨，小僧三餐之外，别不要甚的。”捱到下午，假做送茶去，道：“小师父，你多少年纪？”无垢道：“十八岁了。”彭氏道：“好一个少年标致师父。说道师公替徒孙，是公婆两个一般，这是有的么？”无垢道：“无此事。女菩萨请回，外观不雅。”彭氏道：“这师父还脸嫩。我这里师父们见了女人，笑便堆下来，好生欢喜哩。也只是年纪小，不知趣味。”无垢红了脸，只把经翻。入不得港，去了。

一日，徐文道：“何如？你不要欠老到，就跌倒。”彭氏道：“胡说，只是这和尚假老实，没处入港，怎么？”徐文想想道：“这和尚嗅不上，我想他在我家已两日，不曾出外，人都不知，就是美人局，他一个不伏，经官也坏自己体面，倒不如只是谋了他

罢。再过两日，人知道他在我家下银子散了，就大事去了。”夫妇两个便计议了。到次日是六月六日，无垢说了法，念了半日经，正睡。只见他夫妇悄悄的做下手脚，二更天气，只听得他微微有鼾声。徐文先自己去扶开房门，做了个圈，轻轻把来套在颈上。夫妻两个各扯一头，猛可的下老实一扯，只见喉下这一箍紧，那和尚气透不来，只在床上挣得几挣，早已断命。他夫妻尚紧紧的扯了一个时辰，方才放手。放时只见和尚眼突舌吐，两脚笔直。

疏月绮窗回，金多作祸媒。

游魂渺何许，清夜泣蒿莱。

徐文将他行李收拾到自己房中，又将锄头掘开地下，可二尺许，把和尚埋在那小房床下，上面堆些坛瓮。把他竹笼打开来，见了一百二十两银子，好不欢喜，不消得说。

只此时彭氏见有娠了，十月将足。这日夜间，只听得徐文魑起来，失惊里道：“有鬼！有鬼！”彭氏问时，道：“我梦见那无垢，直赶进我房中来，因此失惊。”彭氏也似失惊般，一会儿身子困倦，肚腹疼痛，一连几次阵痛，紧生下一个小厮来。倒也生得好，徐文仔细一看，与无垢无二，便要淹死。彭氏道：“当日你已杀他一命，如今淹死，是杀他二命了。不若留他，做我们儿子，把这一注横财仍旧归了他，也是解冤释结。”徐文也便住了手，彭氏便把来着实好看待他。只是这小厮真性不移，也只吃胎里素，母亲抱在手里，见着佛堂中供养，原是他的经，他便扑去要看。他看见他原带来竹笼尚在，常扑去看。徐文心知是冤家，也没心去管理他，自把这宗银子暗暗出来，合个伙计在外做些经商生意。彭氏因没子，倒也顾念他。更喜得这小厮一些疮毒不生，一毫病痛没有。不觉已是六岁，叫他上学读书。他且是聪明，过

目成诵，叫名徐英。只是这徐英生得标致，性格儿尽是温雅，但有一个，出门欢喜入门恼。在学中欢欢喜喜，与同伴顽也和和顺顺的；一到家中便焦躁，对着徐文不曾叫个爷，对着彭氏也不曾叫个娘，开口便是“老奴才”、“老畜生”、“老淫妇”、“老养汉”。几次徐文捉来打，他越打越骂，甚至拿着刀，便道：“杀你这两个老强盗才好！”那徐文好不气恼。

间壁一个吴婆道：“徐老爹，虎毒不吃儿，怎么着实打他？这没规矩，也是你们娇养惯了。比如他小时节，不曾过满月，巴不得他笑，到他说叫得一两个字出，就叫他骂人，‘老奴才’、‘老畜生’、‘老养汉’、‘小养汉’，骂得一句，你夫妻两个快活；抱在手中，常引他去打人，打得一下，便笑道儿子会打人了，做桩奇事。日逐这等惯了，连他不知骂是好话、骂是歹话，连他不知那个好打、那个不好打。也是你们娇养教坏了他。如今怎改得转？喜得六岁上学，先生训他，自然晓得规矩。你看他在街上走，摇摇摆摆，好个模样，替这些学生也有说有道，好不和气，怎你道他不好？且从容教导他，恕他个小。”彭氏道：“不知他小时节也好，如今一似着伤般，在家中就劣崛起来，也是我老两口儿的命。”吴婆道：“早哩，才得六七岁，那里与他一般见识得。”彭氏也应声道：“正是，罢了。”无奈这徐英一日大一日，在家一日狠一日，拿着把刀道：“我定要砍死你这老畜生、老淫妇。”捉着块石头道：“定要打杀你这老忘八、老娼根。”也曾几次对先生讲他，他越回家嚷骂不改。邻舍又有个唐少华，也来对徐英道：“小官，爷和娘养儿女也不是容易得的。莫说十个月怀着这苦，临产时也性命相搏，三年乳哺，那一刻不把心对？忙半日不与乳吃，怕饿了小厮；天色冷，怕冻了小厮；一声哭，不知为着甚么，失

惊里忙来看。揩尿抹屎，哺粥喂饭，何曾空闲？大冷时夜间，一泡尿出尿出，怕不走起来收拾？还推干就湿，也不得一个好觉儿。你不听得那街上唱歌儿的道：‘奉劝人家子孙听，不敬爹娘敬何人。三年乳哺娘辛苦，十月怀耽受母恩。’学生这句句都是真话。学生你要学好，不可胡行。”徐英道：“我也知道，不知怎么见了他便生恼。”唐少华又道：“没有不是父母，你要听我说。”这徐英那里得个一日好？到得家里便旧性发了。似此又五六年，也不知被他呕了多少气。这日学中回来，道饭冷了，便骂彭氏。彭氏恼了，赶来正要打他，被他一掀一个翻筋斗，气得脸色如土。复身赶来，一把要掎他头发，被他臂上一拳，打个缩手不及。徐文正在外面与这些邻舍说天话，听得里面争嚷，知是他娘儿两个争了，正提了一根棍子赶将进去，恰遇他跑出来时，一撞也是一交。徐英早是跳去门外了。众人看见徐英，道：“做甚么？做甚么？”随即见徐文夫妇忙赶出来，道：“四邻八舍，替我拿住这忤逆贼。”徐英道：“我倒是贼？我不走，我不走。”彭氏道：“我养了他十四岁，不知费了多少辛苦。他无一日不是打便是骂，常时驮刀弄杖要杀我。适才把我推一交，要去掎他头发时，反将我臂膊上打两下，老儿走来，又被他丢一交。列位，有这等打爷骂娘的么？”徐文道：“我只打死了这畜生罢，譬如不养得。”徐英道：“你还要打死我！”便就地下一块两块，块了一块大石头，道：“我先开除你这两个老强盗。”

怒气填胸短发支，夙冤犹自记年时。

拟将片石除凶暴，少泄当年系颈悲。

正待打来，亏得一个邻舍来德抢住了，道：“你这小官真不好。这须是我们看见的，教道乡村个个是你，也不要儿女了。”唐少华

道：“学生，我们再要如何劝你？你不肯改，若打杀爷娘，连我们邻舍也不好。你走过来，依我，爹娘面前叩个头赔礼，以后再不可如此。”徐英道：“我去磕这两个强盗的头？不是他死，我死。今日不杀，明日杀，决不饶他。”众人听了，都抱不平。跳出一个邻舍李龙泉道：“论起不曾出幼，还该恕他个小，但只是做事忒不好得紧。我们不若送他到官，也惊吓他一番，等他有些怕惧。不要纵他，弄假成真，做人命干连。”便去叫了总甲。这时人住马不住，徐英道：“宁可送官，决不赔这两个强盗礼。”众人便将他拥住了，来见城上御史。这御史姓祁：

冠顶神羊意气新，闲邪当道誉埋轮。

霜飞白简古遗直，身伏青蒲今谏臣。

鞶鞶妖狐逃皎日，郊圻驄马沐阳春。

何须持斧矜威力，已觉声闻自轶尘。

他夜间忽梦一金甲神，道：“明日可问他六月六日事，不可令二命受冤也。”早间坐堂，适值地方解进，道地方送忤逆的。御史问时，道：“小的地方有个徐文的子徐英，累累打骂父母。昨日又拿石块要打死他两个。小的拿住，送到老爷台下。”御史叫徐文道：“这是你第几个儿子？”徐文道：“小的止得这一个。”御史道：“若果忤逆，我这里正法，该死的了，你靠谁人养老？”徐文道：“只求爷爷责治，使他改悔。”御史便叫徐英，徐英上去，御史一看：

短发如云仅覆肩，修眉如画恰嫣然。

瓠牙樱口真堪爱，固是当今美少年。

御史心里便想道：“他恁般一个小厮，怎做出这样事来？”便叫徐英：“你父母止生得你一个，你正该孝顺他。况你年纪正小，该

学好，怎忤逆父母，是甚缘故？”徐英道：“连小的也不知道甚缘故，只是见他两个，便心里不愤的。”御史把须捻上一捻，想了一会，就叫彭氏道：“这不是你儿子，是你冤家了。他今年十几岁？”彭氏道：“十四岁。”御史道：“你把那十四年前事细想一想，这一报还一报。”连把棋子敲上几声，只见彭氏脸都失色。御史道：“你快招上来。”这些邻舍听了道：“这官好糊涂，怎告忤逆，反要难为爹娘？”只见那御史道：“昨日我梦中，神人已对我说了。快将那事招来。”彭氏只顾回头看徐文，徐文已是惊呆了。御史又道：“六月六日事。”这遭彭氏惊得只是叩头道：“是，神明老爷，这事原不关妇人事，都是丈夫主谋。”御史叫徐文道：“六月六日事，你妻已招你主谋了。快快招，不招看夹棍伺候。”徐文只得把十四年前事一一招出，说：“十四年前六月初四，有个英山清凉寺和尚叫做无垢，带银一百二十两来南京印经。小人一时见财起意，于初六日晚将他绞死，这是真情。”御史道：“尸骸如今在那里？”徐文道：“现埋在家中客房床底下。”御史随着城上兵马发验。又问：“这徐英几时生的？”徐文道：“就是本月初九生的。”御史道：“这就是无垢了。”就叫徐英：“你忤逆本该打死，如今我饶你。你待做些甚么？”徐英道：“小的一向思量出家。”御史点一点头道：“也罢，我将徐文家产尽给与，与你做衣钵之资。”只见徐英叩头道：“小人只要原谋的一百二十两，其余的望老爷给彭氏，偿他养育的恩。”御史又点头道：“果是个有些来历的，故此真性不迷。”这些邻舍听了，始知徐文谋杀无垢，徐英是无垢转世，故此还报要杀。若使前世杀他，今世又枉杀他，真不平之事。所以神人托梦，又得这神明的官勘出。须臾兵马来报，果然于徐文家取出白骨一副。御史就将徐文问拟谋财杀命斩罪，

参送法司。又于徐文名下追出原谋银一百二十两、当日随身行李。其余邻里因事经久远免究。

徐英出衙门，彭氏便于房中取出他当日带来竹笼，并当日僧鞋、僧帽、僧衣、经卷还他，他就在京披剃了，仍旧名无垢，穿了当日衣帽，来谢祁御史伸冤救命大恩。那御史道：“你能再世不忘本来，也是有灵性的了。此去当努力精进，以成正果。”仍又在南京将这一百二十两银子印造《大乘》诸经，又在南京各禅刹参礼名宿。他本来根器具在，凡有点拨，无不立解。小小年纪，也会讲经说法。

真性皎月莹，岂受浮云掩。

幡然得故吾，光明法界满。

一时乡绅富户都说他是个再来人，都礼敬他，大有施舍。

在南京半年，他将各部真经装造成帙，盛以木函，拜辞各檀越名宿，复归英山。只见到寺山麓，光景宛然旧游。信步行去，只见寺宇虽是当年，却也不免零落，见一个小沙弥，道：“你寺里一个无垢和尚，你晓得么？”道不晓得。一个老道人道：“有一个无垢师父，是定师太徒孙，远师太徒弟。十来年前，定师太死，把他七八个银子，他说要到南京去印经，一去不来，也不知担这些银子还俗在那边？也不知流落在那边？如今现现关锁着一所关房，是他旧日的。”无垢道：“如今远师太好么？”道：“只是吃酒，一坛也醉，两坛也醉。不去看经应付，一发不兴。”无垢听了，便到殿上礼拜了世尊，把经卷都挑在殿上，打发了这些挑经卷的。这各房和尚都来看他，道那里来这标致小和尚。他就与这干和尚和南了，道：“那一位是远师父？”一个和尚道：“师祖在房中。”无垢道：“这等烦同一见。”众人道：“酒鬼那里来这相识？”无垢

竟往前走，路径都是熟游，直到远公房中。此时下午，他正磁壶里装上一壶淡酒，一碟腌菜儿，拿只条瓯儿在那边吃。无垢向前道：“师父稽首。”把一个远公的酒钟便惊将落来，道：“师父那里来？”无垢道：“徒弟就是无垢。”远公道：“出家人莫打诳语。若是我徒弟去时还了俗，可也生得出你这样个小长老哩。”无垢道：“师父，我实是你再生徒弟。你把这行李竹笼认一认。”远公擦一擦模糊醉眼，道：“是，是，是，怎落在你手里？”无垢便将十四年前往南京遭徐文谋害，后来托生他家，要杀他报仇，又得神托梦与祁御史，将徐文正法，把原带去银一百二十两尽行给我，我仍旧将来造经以完前愿。如今经都带在外边，连忙请远公在上忝拜了。远公道：“这等我与你再世师徒了。只是自你去后，我贪了这几钟酒，不会管家。你这些师弟师侄都是没用的，把这一个房头竟寥落了。那知你在南京吃这样苦，死了又活。如今好了，龙天保佑，使你得还家，你来我好安枕了。只是你的房我一年一年望你回来，也不曾开，不知里面怎么的了。”无垢来开时，锁已锈定，只得敲脱。开门，里边但见：

佛厨面蛛丝结定，香几上鼠矢堆完。莲经零落有风飘，琉璃无光唯月照。尘落竹床黑，苔生石凳青。点头翠竹，如喜故人来；映日碧梧，尚留当日影。

无垢一看，依然当日栖止处，在就取香烛，在佛前叩了几个头，又在师祖前叩了几个头。

各房遍去拜谒，叙说前事，人人尽道稀奇。相见，无尘道：“前日师弟标致，如今越标致了。年纪老少不同，可也与无垢师弟面庞相似，一个塑子塑的。”无垢又在寺中打斋供佛，谢佛恩护祐，并供韦驮尊者，谢他托梦。又将南京人上施舍的，都拿来

修戢殿宇，装彩殿中圣像，每日在殿上把造来经讽诵解悟。其时蔡老夫妇尚在，也来相见，说起也是再生儿子，各各问慰了。阖城知他这托生报仇，又不忘本来，都来参谒、施舍。他后来日精禅理，至九十二岁，趺坐而终。盖其为僧之念，不因再生忘，却终能遂其造经之愿，这事也极奇，僧人中也极少。

第三十六回 勘血指太守矜奇 赚金冠杜生雪屈

天理昭昭未许蒙，谁云屈抑不终通。
不疑岂肯攘同舍，第五何尝挹妇翁。
东海三年悲赤地，燕台六月睹霜空。
繇来人事久还定，且自虚心听至公。

忠见疑，信见谤，古来常有。单只有个是非终定，历久自明。
故古人有道：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
假若一朝身便死，后来真假有谁知？

不知天偏叫周公不死，使居东三年之后，晓得流谤说他谋害成王的，是他兄管叔弟蔡叔。成王不能洗雪他，天又大雷电疾风，警动成王，这是无屈不伸。就如目下魏忠贤，把一个“三案”，一网打尽贤良。还怕不够，又添出“封疆行贿”一节，把正直的扭作奸邪，清廉的扭做贪秽，防微的扭做生事，削的削，死的死，戍的戍，追赃的追赃。还有一干巧为点缀，工为捃摭，一心附势，只手遮天，要使这起忠良决不能暴白。不期圣主当阳，覆盆尽烛，忠肝义胆，终久昭然天下。这是大事，还有小事。或在问官之糊涂，或事迹之巧凑，也没有个一时虽晦，后来不明之理。

话说我朝处州府有一个吏姓杜，他原是本府龙泉县人，纳银充参在本府刑房。家里有三五十亩田，家事尽可过得。妻王氏生有一个儿子，因少乳，雇一个奶娘金氏。还有小厮阿财，恰倒是

个守本分的。住在府二门里。西边公廨，有一冯外郎，是在兵房的，也有家私。母邵氏，妻江氏，出入金冠金髻，常请人专用些银杯之类。两家相近，杜外郎后门正对着冯外郎前门，两家常杯酒往来，内里也都相见，是极相好的。故此杜家这奶娘每常抱了这娃子，闯到他家，各家公廨都也不甚大，房中竟是奶子常走的。一日，只见冯外郎有个亲着生日，要阖家去拜贺。这奶子便去帮他戴冠儿、插花儿、擗掇出门。冯外郎倚着在府里，因不留人照管，锁了门，竟自去了。

不期撞出他一个本房书手张三来，这人年纪不多，好的是花哄嫖赌，争奈家中便只本等，娶得一个妻小，稍稍颇有些儿赔嫁，那里够他东挪西掩？就是公事，本房也少，讲时节又有积年老先生做主，打后手，他不过得个堂众包儿。讲了一二两，到他不过一二钱，不够他一掷。家里妻子时常抱怨他，他不在心上。今日出几钱分子在某处串戏，明日请某人游山，在某处小娘家嫖，也是小事。只坏事是个赌，他却心心念念只在这边。不知这赌场上最是难赌出的，初去倒赢一二钱银子与你个甜头儿，后来便要做弄了。如钳红捉绿，数筹码时添水，还有用药骰子，都是四五六的。昔日有一个人善赌，善用药骰子，一个公子与他赌，将他身边搜遍。只见赌到半阑时，他小厮拿一盘红柿卖尊，他就把一个撮在口里，出皮与核时，已将骰子出在手中，连掷几掷，已赢了许多。他复身又裹在柿皮里，撒在地下，那个知得？所以都出不得积赌手。他自道聪明，也在赌行中走得的，钻身入去。不期今日输去毡帽，明日当下海青。输了当去翻，先是偷老婆衣饰，及到后头没了，连家中铜杓、镗子、锡壶、灯台一概偷去。管头少不够赌，必至缩手缩脚，没胆，自然越输。

这日输得极了，意思要来衙门里摸几分翻筹。走到门上，见一老一少女人走出来，上轿，后边随着一个带骏方巾、大袖蓝纱海青的，是他本房冯外郎，后面小厮琴童挑着两个糕桃盒儿。张三道：“这狗蛮倒阔，不知那里去。”走进房里，只见一人也没，坐了一会，想道：“老冯这蛮子，向来请我们，他卖弄两件银器。今日全家去吃酒，料必到晚才回。我只作寻他，没人时做他一档，决然够两日耍。公事这两分骚铜，那当得甚事？”从来人急计生，又道近赌近贼，走到他门前，见是铁将军把门，对门没个人影，他便将锁扭，着力一扭，拳头扭断，划了指头，鲜血淋漓。心里想道：“出军不利。”又道：“是血财，一定有物。”反拴了门，直走进去。指上血流不止，拾得一条布儿将来缠了。径入房中撬開箱子，里边还剩得一顶金冠、两对银杯、一双金钗、几枝俏花。他直翻到底，有一封整银，又几两碎银，都放在身边。心忙手乱，早把手上布条落在箱中，他也不知，走出来，竟往外边一溜。

素有狗偷伎俩，喜得钱财入掌。

只顾一时不知，恐怕终成魔障。

又想：“我向来人知我是个骰鬼，那得这许多物件？况六月单衣单裳，吃人看见不雅。”转入房中，趁没人将金冠、钗花、银杯放入一个多年不开的文卷箱内，直藏在底里，上面盖了文卷。止将银子腰在身边，各处去快活。

只是冯外郎在那厢吃酒看戏，因家中无人，着琴童先回家来看家。琴童贪看两折戏不走，直至半本。回家，看见门上锁已没，一路进去，重重门都开。直到里边，房门也开的，箱子也开的，急忙跑出门来，报知家主公。偶然杜家奶子开出后门，见他慌慌的，问道：“琴童，甚么忙？”回道：“着了贼，着了贼。”一径走

到酒席上，对冯外郎道：“爷，家下着贼了，着贼了。”冯外郎道：“不没甚么？”琴童道：“箱子都开了。”冯外郎丢了酒钟便走，两个内眷随即回来。外面铜杓、火锨都不失，走到房中，只见打开两只箱子，里边衣服都翻乱，到底不见了金冠、钗花、酒杯、银两。这两个内眷又将衣服逐件提出来查，却见这布条儿圆圆筒着，上边有些血痕。两个道：“衣裳查得不缺，这物是那里来的？”冯外郎道：“这一定是贼手上的，且留着。”随即去叫应捕来看，应捕道：“扭锁进去，不消得说，像不似个透手儿？只青天白日，府里失盗，外贼从何得来？这还在左右前后踹。”冯外郎就为本府经历司递了张失单。杜外郎也来探望，亦劝慰他。

但是失物怨来人，冯家没了物事，自然要胡猜乱猜。又是应捕说了句府中人，因此只在邻近疑猜。晚间三个儿吃酒，忽然冯外郎妻江氏道：“这事我有些疑心。对门杜家与我们紧对门，莫不是他奶子？平日在我家穿进穿出，路径都熟，昨日又来这边撺掇我们穿戴，晓得我们没人，做这手脚。路近搬去，所以无一人看见。”琴童立在那边筛酒，听得这话，便道：“正是，我昨日出门来说的时节，那奶子还站在后门边看。说道箱子里寻出甚缚手布条儿，我记得前日他在井上破鱼，伤了指头，也包着手。想真是他。”邵氏道：“这些奶子，乡下才来的还好，若是走过几家的，过圈猪，那里肯靠这三四两身钱？或是勾搭男人，偷寒送暖；或是奉承主母，搬是挑非。还又贼手贼脚，偷东摸西，十个中间没一两个好。故此我说这些人不要把他穿房入户，那小厮阿财鹰头鹞脑，一发是个贼相。一个偷，一个递，神出鬼没，自然不知不觉。”冯外郎道：“这事不是作耍的，说不上，冤屈平人，反输一帖。况且老杜做人极忠厚，料不做这事。”邵氏道：“老杜忠厚，

奶子与阿财须不忠厚。应捕也说是脚跟头人。”冯外郎道：“且慢慢着应捕踹他。”又道琴童不早回看家，要打他。

次早，琴童带了气，认了真，即便对着杜家后门骂道：“没廉耻的，银子这等好用，带累我要打。若要银子，怎不养些汉？你平日看熟路，正好掏，掏去的，只怕不得受享。”走出走进，只在那厢骂。后门正是杜家厨房，这奶子平日手脚绝好，只是好是与人对嘴儿，听了道：“这小厮一发无礼，怎对着我家骂？”王氏道：“他家里不见物事，家主要打他。他要骂，不要睬他。”捱到晚，奶子开门出去泼水，恰好迎着这小厮在那里神跳鬼跳，越发骂得凶，道：“没廉耻养汉精，你只偷汉罢了，怎又来偷我家物事？金冠儿好戴怕没福，银子好用怕用不消。”奶子不好应他。不合骂了，来把奶子手一扯，道：“奶阿姆，我记得你前日手上破鱼伤了，缚条白布条，我家箱里也有这样一个白布条？”奶子听他骂了半日，声声都拦绊着他，心中正恼；听了这一句，不觉脸儿通红，一掌打去，道：“你这小贼种，在此骂来骂去，与我无干，我并不理你，怎说到我身上来？终不然我走熟路径，掏你家的？”琴童捏住手道：“真赃实物现在，难道我家里做个箍儿冤你？”奶子动气，两个打做一团。两家主人与邻舍都出来看，一个道：“你冤人做贼。”一个道：“你手上现现是个证见，再折不开。”杜外郎道：“我这阿姆，他手脚极好，在我家一年，并不曾有一毫脚塌手歪，莫错冤了人。”冯外郎道：“事值凑巧，怪不得我小厮疑心。”两下各自扯开自己的人，只是两边内里都破了脸。杜家道：“他自在衙门，不晓法度，贼怎好冤人？这官司怕吃不起。”冯家道：“没廉耻，纵人做贼，还要假强。”两边骂个不歇。杜家阿财也恼了，就赶出来相骂，渐渐成场。众人都暗道冯家有

理。连这两个男人，一个要捉贼，一个要洗清，起初还好，夜来被这些妇人一说，都翻转面来。冯外郎告诉两廊，却道再没这凑巧的。张三也每日进衙门看些动静，看看卷箱，夹在人伙里道：“这指头便是此处无银。”

两个外郎一齐拥到经历司，经历出来，两个各执一说，你又老公祖，我又老公祖。这经历官小，压不伏，对了冯外郎道：“这原有些形迹。”对杜外郎道：“贼原是冤不得的。”分理不开，道：“这事大，我只呈堂罢了。”不敢伤及那边，只将冯外郎原递失单并两家口词录呈。早间知府升堂时，两边具状来告，一个告是“窝盗”，一个告是“诬陷”。知府先问冯外郎，道：“小的本府吏，前日举家去拜寿，有贼挟入公廨，盗去金冠、银两等物。箱内遗有带血布一条。小厮琴童见杜外郎家奶子常在小的家出入，他指上带有血痕。去问他，两边争闹激恼。”老爷又问杜外郎，道：“小的也是本府吏，家里有奶子金氏，平日极守分。前日实在家中，并不曾到冯外郎家，遭他诬陷，不甘具告。”知府道：“我这府里常告失盗，我想门上把守甚严，内外一清如水，谁敢进来作贼？一定是我衙门人役。”叫拿那布条来看，原是裹在指上，筒得圆圆的。知府看了，叫皂隶：“看奶子指上果伤么？”皂隶看了，道：“有伤，似划开的，将好了。”叫拿这布条与他套，皂隶走去，扯过指头，只一揪，果然揪上，道：“套得上的。”知府笑了一笑，道：“这明是平日往来，轻车熟路，前日乘他无人，盗他财物，慌忙把这物落在箱中。再不消讲得，不然天下有这等凑巧的事？撈起来。”一撈撈得杀猪般叫道：“实是不曾。”知府道：“他一个女人也没胆，他家还有人么？”冯外郎道：“他家还有个阿财。”叫拿来，捉到要他招同盗，阿财道：“前日金氏在家，

并不曾出门，说他偷，真是冤枉，怎干连得小人？”知府道：“你说得他干净，说你也干净，正是同谋。”一夹棍不招，再一夹棍，夹得阿财晕去，脚都夹折。那边奶子一夹棍，当不得，早已招成盗了。问是与阿财同盗，他又招了。只有脏指东话西，推阿财，阿财推奶娘，招得糊涂。知府问他两人家住那里，一个是龙泉，一个是宣平，都是外县。知府道：“这不消说，脏还在杜外郎家。”要夹起来，杜外郎道：“他两个胡打乱招，脏实是没有。”知府道：“他两个没你做窝主，怎敢在我府中为盗？决要在你身上追脏。给他，搁上夹棍。”一个杜外郎叹口气，道：“这真是冤屈无伸，枉受刑罚。”只得认个赔脏。知府已将来打了二十，拟做窝盗，免刺发徒，前程不消说了。阿财窃盗刺徒，金氏赎徒。把阿财监了，杜外郎、金氏召保。

一府书吏都道这事是真，杜外郎不该来争，惹火烧身。有怪他的道：“府里常常着贼，杜外郎坐地分脏，应该吐些出来。”又有怜他的道：“人是老实人，或者是这两个做贼，脏必是他两个人寄回家去，没奈何只得认赔。”那刻毒的又道：“有在一家不知的？拿脏出来，实搭搭是贼，赔脏还好解说，这是后来辨复前程巧法。”可怜一个杜外郎本是清白的人，遭这冤枉，在府中出入，皂甲们都指搠，道是个贼头。候缺典吏道他缘事，要夺他缺；各公廨道他窝家，要他移出府去。气不愤，写一张投词，开出金氏生年月日，在本府土谷、并青面使者祠前，表白心事。又有那恶薄的，在投词后标一笔道：“窝贼为盗，本府太爷审确，无冤可伸，不必多说。”

事成弓影只生疑，众口寻声真是迷。

独特寸心原不枉，冥冥好与老天知。

又粘几张招帖，写道：“冯家失物，有人获着，情愿谢银十两。”人都道“胡说”。还惹得一个奶娘在家枉担了贼名，只要寻死觅活，亏得王氏道：“你看我家无辜，担了一个窝家臭名，还在这里要赔赃。你如今死了，有事在官，料诈他不得，人还说你惧罪寻死。这都是天命，莫把性命错断送。天理昭彰，日久事明。”时刻只在家求神拜佛，要辨明冤枉，洗雪他一身行止。审单已出，取供房一面做稿，申解守巡。

只便宜了张三，今日这坊里赌，明日那家里嫖，每日只进来看一看卷箱，他自心照去了，那里顾杜外郎为他负屈含冤，为他干受罪？只是没本心的银子偏不够用，随手来，随手去，不多几日，弄得精光。如今要来思量金冠之类，只是几次进来时，或是撞着有人在那里书写，不好去翻动。自己不动笔，痴呆般在那里坐又不像，只得回去。这日等得人散，连忙揭开卷箱，取出金冠放在袖中。正要寻纸包，恰值本房一个周一官失落一把扇子，走来东张西望。扇在桌下，低头拾时，却见张三袖中突然。两个取笑惯的，便道：“张三老，你今日得彩，要做个东道请我。”伸手去捏他的，张三忙把袖子洒了开去，道：“捏不得的。”周一道：“甚么纸糊的？”道：“不是，是个亲眷要主银子用，把一顶金冠央我去兑换。若换得有茶钱，我请你。”周一道：“我姑娘目下嫁女儿，他说要结金髻，供给费事，不如换了现成的省事。你多少重？要几换？我看一看，若用得着，等我拿去换了。”扯住定要看。张三道：“是旧货，恐不中意，不要看他。”周一道：“我姑娘原也不接财礼，聊且将就赔嫁。你但拿我一看，难道便抢了去？”只得把与周一看了，道：“这个倒是土货，不是行货。怎口都撇扁了，梁上捏了两个凹，又破了一眼。”张三道：“少不得要

结髻髻的，盥洗不妨得。”周一道：“是，是。”又看了看，里边有个花押，是冯外郎的一般，因对张三道：“料你不肯相托，我问姑娘拿银子来，只是要让他些。”张三道：“自然。”流水里去了。

周一是一个伶俐人，想道：“张三这赌贼，抓得上手就要赌，便是老婆的，也不肯把他，怎有这瞎眼亲眷？拿与他，左右是送了。”后边又想道：“既是央他换，怎的分两晓不得？口都弄扁了，其中必有跷蹊。”正沉吟时，却见冯外郎带了个甲首来，道：“早间签写下一张拨马的牌，你寻一寻与他。”寻去了甲首。那周一忽然触起，道：“冯老官，你前被盗去金冠是五梁儿、半新、当面又破着一眼的么？”冯外郎道：“破一眼我原不知，只是五梁暗云，在家里结的，不上戴得三四年。”问：“里边有甚花字么？”冯外郎道：“是旧年我因争缺要用，将来当在府前当里，诚恐调换，曾打一花押在圈边，就与平日一样的。”周一道：“我只为花押有些疑心。这人要换，不若你有银子，拿十两来，我替你押来细看。”冯外郎道：“是那个？”周一道：“若是说出这个人，不是，道我冤他，那人知道怪我。”冯外郎道：“你莫哄我。”周一道：“我你一房人，胳膊离不得腿，难道哄你这几两银子？只是寻着自己原物，须大大请我一个东道。”果然冯外郎去拿了一封四锭冲头，付与周一。周一便来寻张三。不料张三又等不得，在大街上当铺内，已是当了五两银子。赶去一个时辰，都送了。周一到张三家，他妻子道：“早间府里去未回。”周一只得走转，不上走了十间门面，张三闷闷的恰好撞来。周一道：“方才已对姑娘说，拿十两银子押去一看，中意，公估兑换。”张三道：“迟了些，他因会钱要紧，当了五两，票子在我身边。”周一道：“既是当了，我替你同到当

中抵去兑换，也免得后日出利钱。”张三想道：“换得，又多几两，可以翻筹。”就同他去。走到当里，道：“这冠不止十两。”周一道：“你只要估值五两当头。”当中只得注了票子，将金冠付与周一。周一道：“这事只在明日定夺，你明日在家等我。”两个别了，周一竟到府前来寻冯外郎。冯外郎正在家里等回报，见了周一道：“物来了么？”周一道：“八分是你的，脚迹像。”还是一张写坏的牌花包着，递与冯外郎。冯外郎看冠儿倒不大的确，见了花字，连声道是。周一道：“这不可造次，你还拿进里边一看。”进去，只见江氏认得的真，道：“正是我家的，面前是小女儿不晓得，把簪脚搨破一眼。”冯外郎见了真赃，便留住周一吃酒，问：“是那个？莫不是老杜？”周一道：“不是，是本房赌贼张三。”冯外郎道：“一定是老杜出不得手，央他兑换的了。”周一道：“老杜与张三不熟。”冯外郎道：“莫管他，明日捉了张三，便知分晓。”周一自去了。

金归篋底何从识，怨切沦肌孰与伸。

谁料旁观饶冷眼，不叫抱璞泣荆人。

此时杜外郎招成，只待起解。因要人赃起解，没有原赃，只得卖田，得银八十两。急于脱手，折了一个加三。在家里叹息道：“有这样命运？人只破财不伤身罢了，如今打了又赔钱，还担了一个贼名，没了一个前程。”后日解道，少则十五板，还添班门杖钱。要今日设处，好生怨恨，道：“有这样歪官！”只见这厢冯外郎早堂竟禀府尊道：“前日盗赃已蒙老爷判价八十两，批着杜外郎赔偿，见在候解。昨日适有吏员本房书手张三，拿金冠一顶，央同房书手周一兑换。吏员看见，正是吏员的。伏乞老爷并究。”知府道：“这就是杜外郎一伙了。”叫张三，房里回复不

在，知府就差人去拿。到他家里时，他正等老周，听得叫一声，便道：“周一哥么？”走出来，却是一个皂隶，道：“老爷叫你。”张三道：“没甚事？”就分付老婆道：“周一老来，叫他在这里等我。”皂隶道：“他在府前等你哩。”张三便往府前。知府还未退堂，皂隶道：“张三带到。”知府道：“你是我这边书手么？昨日金冠是那里来的？”张三道：“是小的亲着央小的换的。”知府道：“是那一家的？”张三答应不来。知府道：“是杜外郎央你兑换的么？”张三便含糊道：“是。”只见杜外郎正在家设处解道班里钱，听得说冯外郎家金冠是他本房张书手偷，便赶出来看。听得张三含糊应是他央换，便跪下去道：“张三，天理人心！你做贼害处我奶子被夹，小厮腿都夹折，我坏了前程，吃打赔赃。如今天近做出来，你还要害人。是我那只手那边与你的？没的有不得。张三要执执不住，只是磕头。知府叫夹起来，一上夹棍，张三只得招承。原在府门首，见他夫妇出外，乘他无人，前往窃取；扭门进去，开他箱子，盗有金冠一顶、金钗一双、珠花六支、银杯四只、银十六两。俱自盗，并不与奶娘、阿财相干。问他赃物，道银子已经与周一嫖赌花费，金冠抵付周一，银杯、钗花藏在本房卷箱内。即时起出，冯外郎都认了。知府问那箱中血染布条，道因扭锁伤指裹上，随即脱落箱中。知府点头道：“事有偶然如此。若非今日张三事露，岂不枉了奶子与小厮？杜外郎枉赔了许多钱钞，坏了一个前程。”叫着实打，打了廿五，画招，拟他一个窃盗。便叫杜外郎道：“是我一时错认，枉了你了，幸得尚未解道，出缺文书还未到布政司，你依旧着役。”把冯外郎小厮琴童打了十五板，自己给二两银子与阿财，还着冯外郎出银将养，即时释放。又叫六房典吏道：“他两个典吏原无仇隙，只因一边失盗，急

于寻赃，却有这凑巧事，便至成讼，中间实是难为了杜典吏。我如今一一为他洗雪，还要另眼看他。那冯典吏也须赔他一个礼。这在你们同袍，也该与他处一处。”又对冯外郎道：“我当日原据你告词勘问，若到上司，你该坐诬。你不可不知机。”冯典吏连叩头道：“只凭老爷分付。”

暂尔浮云蔽太阳，覆盆冤陷痛桁杨。

中天喜见来明鉴，理直须知久自彰。

那周一虽是无心为杜外郎，却像使他洗雪。只是张三恨他，扯做赌友，道他赢去银五两，费了好些唇舌。这番阖衙门才方信天下有这样冤枉事。奶子原是个好人，连阿财是个无辜，杜外郎乃老实人，赔赃银冤枉。他家神拜佛求神，果然报应。事一明白，奶子要赶到冯外郎家，与他女人白嘴，道冤他做贼，害他出丑受刑。阿财也瘫去，要冯外郎赔这只脚。奶子老公与阿财父母先前怕连累，不敢出头，如今一齐赶来替老婆儿子出色，登门嚷骂。喜得一个冯外郎躲了不敢出头，央人求释。那杜外郎量大，道：“论起他这等不认得人，诬人做贼，夹拶坏了我的家人，加我一个贼名，一个前程几乎坏了，还破费我几两银子，该上司去告他，坐他一个诬陷，才雪我的气。但只是怕伤了本府太爷体面。况且是我年命，只要列位晓得我不是个窝盗养贼，前日投词上都是真情罢了。”众人道：“当日我们都说你原是个正直的人，倒是太爷当了真，救解不来。如今日久见人心了。冯老官原是你相好的，便将就些罢。”冯外郎即便自己登门谢罪，安排戏酒，央两廊朋友赔老杜的话。冯外郎道：“小弟一时误听小价、老母与房下，道奶娘频来，事有可疑，得罪了老丈。”杜外郎道：“老丈，小弟如今说过也罢了。只是才方说误听阿价与内人，差了。我们全凭着

这两眼睛认人，全凭着肚里量人，怎么认不出老杜不是窝盗的？量不出老杜不肯纵人为非的？却凭着妇人女子之见。妇人女子能有几个识事体的？凡人多有做差的事，大丈夫不妨直认，何必推人！”冯外郎连声道是。众人都道说得有理，大家欢饮而散。又将息阿财，求释奶子，结了个局。

后来张三解道解院，发配蓬莱驿摆站。杜外郎，太尊因他正直受诬，着实看取，诸事都托他，倒起了家。只是这事杜外郎受枉，天终为他表白。奶子惯闯人家，至有取疑之理。但天下事何所不有？冯外郎执定一个偶凑之事，几至破人家，杀人身。若一翻局，自己也不好。做官要明、要恕，一念见得是，便把刑威上前。试问，已死的可以复生，已断的可以复续么？故清吏多不显，明吏子孙不昌，也脱不得一个严字。故事虽十分信，还带三分疑。官到十分明，要带一分恕。这便是已事之鉴。

第三十七回 西安府夫别妻 郃阳县男化女

举世趋柔媚，凭谁问丈夫。

狐颜同妾妇，猾骨似侏儒。

巾幗满缝掖，簪笄盈道邕。

莫嗟人异化，寓内尽模糊。

我常道：人若能持正性，冠笄中有丈夫；人若还无贞志，衣冠中多女子。故如今世上有一种变童，修眉曼脸，媚骨柔肠，与女争宠，这便是少年中女子。有一种佞人，和言婉气，顺旨承欢，浑身雌骨，这便是男子中妇人。又有一种蹭躬踉步，趋膻附炎，满腔媚想，这便是衿绅中妾媵。何消得裂去衣冠，换作簪袄？何消得脱却须眉，涂上脂粉？世上半已是阴类。但举世习为妖淫，天必定与他一个端兆。尝记宋时宣和间，奸相蔡京、王黼、童贯、高俅等专权窃势，人争趋承。所以当时上天示象，汴京一个女子，年纪四十多岁，忽然两颐痒，一挠挠出一部须来，数日之间，长有数寸。奏闻，圣旨着为女道士，女质袭着男形的征脸。又有一个卖青果男子，忽然肚大似怀媵般，后边就坐蓐，生一小儿，此乃是男人做了女事的先兆。我朝自这干阉奴王振、汪直、刘瑾、与冯保，不雄不雌的，在那边乱政，因有这小人磕头掇脚、搽脂画粉去奉承着他，昔人道的举朝皆妾妇也。上天以炎异示人，此隆庆年间，有李良雨一事。

这李良雨是个陕西西安府镇安县乐善村住民，自己二十二

岁。有个同胞兄弟李良云，年二十岁。两个蚤丧了父母。良云生得身材瑰玮，志气轩昂。良雨生得媚脸明眸，性格和雅；娶一本村韩威的女儿小大姐为妻。两个夫妇呵：

男子风流女少年，姻缘天付共嫣然。

连枝菡萏双双丽，交颈鸳鸯两两妍。

这小大姐是个风华女子，李良雨也是个俊逸郎君，且是和睦。做亲一年，生下一个女儿叫名喜姑，才得五个月，出了一身的疹子，没了。他兄弟两个原靠田庄为活，忽一日李良雨对兄弟道：“我想我与你终日弄这些泥块头，纳粮当差，怕水怕旱，也不得财主。我的意思，不若你在家中耕种，我向附近做些生意，倘撰得些，可与你完亲。”良云道：“哥，你我向来只做田庄，不晓得生理，怕不会做。”李良雨道：“本村有个吕达，他年纪只与我相当，到也是个老江湖。我合着他，与他同去。”李良云道：“不是那吕不拣么？他终年做生意，讨不上一个妻子，那见他会撰钱？况且过活得罢了，怎丢着青年嫂嫂，在外边闯？”韩氏便道：“田庄虽没甚大长养，却是忙了三季，也有一季快活，夫妻兄弟聚做一块儿。那做客餐风宿水，孤孤单单，谁来照顾你？还只在家。”那李良雨主意定了，与这吕达合了伙，定要出去，在邻县郃阳县生理，收拾了个把银子本钱。韩氏再三留他不住，临别时再三嘱付，道自己孤单，叫他蚤蚤回家。良雨满口应承，两两分别。

客路暮烟低，香闺春草齐。

从今明月夜，两地共凄凄。

韩氏送出了门，良云恰送了三五里远，自回家与嫂嫂耕种过活。这边李良雨与吕达，两个一路里带月披星，来至郃阳，寻了一个主人闵子捷店中安下。这李良雨虽是一个农家出身，人儿生得标

致，又好假风月。这吕达日在道路，常只因好嫖花哄，所以不做家。两个落店得一两日，李良雨道：“那里有甚好看处，我们同去看一看。”此时吕达在邵阳原有一个旧相与，妓者栾宝儿，心里正要去望他，道：“这厢有几个妓者，我和兄去看一看，何如？”李良雨道：“我们本钱少，经甚嫖？”吕达道：“嫖不嫖由我。我不肯倒身，他怎么要我嫖得？”两个笑了，便去闯寡门，一连闯了几家。为因生人，推道有人接在外边的，或是有客的，或是几个锅边秀在那厢应名的。落后到栾家，恰值栾宝儿送客，在门首见了吕达，道：“我在这里想你，你来了么。”两边坐下，问了李良雨姓，吃了一杯茶。吕达与这栾宝儿两个说说笑笑，打一拳，骂一句，便缠住不就肯走起身。李良雨也插插趣儿。鬼混半晌，吕达怕李良雨说他一到便嫖，假起身道：“我改日来望罢。”那栾宝道：“我正待作东，与你接风。”吕达道：“怎么要姐姐接风？我作东，就请我李朋友。”李良雨叫声不好叨扰，要起身，吕达道：“李兄，你去便不溜亮了。”栾宝儿一面邀入房里，里面叫道：“请心官来。”是他妹子栾心儿，出来相见，人材不下栾宝儿，却又风流活动。

冶态流云舞雪，欲语鹦声鹂舌。

能牵浪子肝肠，惯倒郭家金穴。

便坐在李良雨身边，温温存存，只顾来招惹良雨。半酣，良雨假起身，吕达道：“宝哥特寻心哥来陪你，怎舍得去？”良雨道：“下处无人。”吕达道：“这是主人干系，何妨？”两个都歇在栾家。次日就是李良雨回作东，一缠便也缠上两三日。

不期李良雨周身发起寒热来，小肚下连着腿起上似馒头两个大毒。吕达知是便毒了，道：“这两个一齐生，出脓出血，怎

好？”连吃上些清凉败毒的药，遏得住。不上半月，只见遍身发癢，起上一身广疮。客店众人知觉，也就安不得身，租房在别处居住。只有吕达道：“我是生过的，不妨。”日逐服侍他。李良雨急于要好，听了一个郎中，用了些轻粉等药，可也得一时光鲜。谁想他遏得蚤，毒毕竟要攻出来，作了蛀梗，一节节儿烂将下去，好不奇疼。吕达道：“这是我不该留兄在娼家，致有此祸。”李良雨道：“我原自要去，与兄何干？”并没个怨他的意思。那吕达尽心看他。将及月余，李良雨的本钱用去好些，吕达为他不肯去生意，赔吃赔用。见他直烂到根边，吕达道：“李大哥，如今我与你在这边，本钱都弄没快了。这也不打紧，还可再闰，只是这本钱没了，将甚么赔令正？况且把你一个风月人干憋杀了。”李良雨在病中竟发一笑。不上几日，不惟蛀梗，连阴囊都蛀下。先时李良雨嘴边髭须虽不多，也有半寸多长，如今一齐都落下了。吕达道：“李大哥，如今好了，绝标致一个好内官了。”那根头还烂不住，直烂下去。这日一疼疼了个小死，竟昏晕了去。只见恍惚之中，见两个青衣人一把扯了就走，一路来惟有愁云黯黯、冷雾凄凄。行了好些路，到一所宫殿，一个吏员打扮的走过来见了，道：“这是李氏么？这也是无钱当枉法，错了这宗公案。”须臾，殿门大开：

当殿珠帘隐隐，四边银烛煌煌。香烟缭绕锦衣旁，佩玉声传清响。武士光生金甲，仙官风曳朱裳。巍巍宫殿接穹苍，尊与帝王相抗。

良雨偷眼一看，阶上立的都是马面牛头，下边缚着许多官民士女，逐个个都唱名过去。到他，先是两个青衣人过去道：“李良雨追到。”殿上道：“李良雨，查你前生合在镇安县李家为女，怎

敢贿嘱我吏书，将女将男？”李良雨知是阴司，便回道：“爷爷，这地方是一个钱带不来的所在，吏书没人敢收，小人并没得与。”一会殿令传旨：“李良雨仍为女身，与吕达为妻，承行书吏，免其追赃，准以错误公事拟罪。李氏发回。”

廿载奇男子，俄惊作女流。

客窗闲自省，两颊满娇羞。

就是两个人将他领了，走有几里，见一大池，将他一推，霍然惊觉。开眼，吕达立在他身边，见了道：“李大哥，怎一疼竟晕了去？叫我担了一把干系。同你出来，好同你回去才是。”忙把汤水与他。

那李良雨暗自去摸自己的，宛然已是一个女身，倒自觉得满面羞惭，喜得人已成女，这些病痛都没了。当时吕达常来替他敷药，这时他道好了，再不与他看。将息半月，脸上黄气都去，髭须都没，唇红齿白，竟是个好女子一般。那吕达来看，道：“如今下面怎么了？”李良雨道：“平的。”吕达道：“这等是个太监模样么？”出他不意，伸手一摸，那里得平，却有一线似女人相似。李良雨忙把手去掩了。吕达想道：“终不然一烂，怎么烂做个女人不成？果有此事，倒是天付姻缘，只恐断没这理。”这夜道天色冷，竟钻入被中。那李良雨死命不肯，紧紧抱住了被。吕达道：“李大哥，你一个病，我也尽心伏侍，怎这等天冷，共一被儿都不肯？”定要钻来。那李良雨也不知怎么，人是女人，气力也是女人，竟没了，被他捱在身边，李良雨只得背着他睡。他又摸手摸脚去撩他，撩得李良雨紧紧把手掩住胯下，直睡到贴床去。吕达笑了道：“李大哥，你便是十四五岁小官，也不消做这腔。”偏把身子逼去，逼得一夜不敢睡。吕达自鼾鼾的睡了一觉，心里

想：“是了，若不变做女人，怎怕我得紧？我只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倒停了两日，不去扰他。这日打了些酒，买了两样菜，为他起病。两个对吃了几钟酒，那李良雨酒力不胜，早已：

新红两颊起朝霞，艳杀盈盈露里花。

一点残灯相照处，分明美玉倚蒹葭。

正是酒儿后，灯儿下，越看越俊俏。吕达想道：“我闻得南边人作大嫩，似此这样一个男人，也饶他不过。我今日不管他是男是女，捉一个醉鱼罢。”苦苦里掙他酒。那李良雨早已沉醉要睡，吕达等他先睡了，竟捱进被里。此时李良雨在醉中不觉，那吕达轻轻将手去扞，果是一个女人。吕达满心欢喜，一个翻身竟跳上去。这一惊，李良雨早已惊醒，道：“吕兄不要啰唆。”吕达道：“李大哥，你的光景我已知道，到后就是你做了妇人，与我相处了三四个月，也写不清。况我正无妻，竟可与我结成夫妇，你也不要推辞。”李良雨两手恨命推住，要掀他下来时，原少气力，又加酒后，他身子是泰山般压下来，如何掀得？急了，只把手掩。那吕达紧紧压住，乘了酒力，把玉茎乱攻。李良雨急了道：“吕大哥，我与你都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今日虽然转了女身，怎叫我羞答答做这样事？”吕达道：“你十五六岁时不曾与人做事来？左右一般。如今我兴已动了，料歇不得手。”李良雨道：“就是你要与我做夫妻，须要拜了花烛，怎这造次！”吕达道：“先后总是一般。”猛力把他手扯开，只一挺，李良雨把身子一缩，叫了一声“罢了”，那吕达已喜孜孜道：“果然就是一个黄花闺女。事已到手了，我也不要轻狂，替你温存做。”浑了一会，那李良雨酒都做了满身汗，醒了，道：“吕大哥，这事实非偶然。我在那日晕去时，到阴司里，被阎王改作女身，也曾道该与你为夫妇，只

嫌你太急率些。”吕达道：“奶奶，见佛不拜，你不笑我是个呆人么？我今日且与嫂嫂报仇。”自此之后，两个便做了人前的伙计，暗里夫妻。吕达是久不见女人的男子，良雨是做过男子的妇人，两下你贪我爱，灯前对酌，被底相勾，银烛笑吹，罗衫偷解，好不快乐。

杯传合卺灯初上，被拥连枝酒半酣。

喜是相逢正相好，猛将风月担儿担。

吕达道：“李大哥，我与你既成夫妇，带来本钱用去大半，不曾做得生意。不如且回，待我设处些银两，再来经管。”李良雨道：“我也思量回家。只是我当初出来，思量个发迹，谁知一病，本钱都弄没了，连累你不曾做得生意。况且青头白脸一个后生走出来，如今做了个女人，把甚嘴脸去见人？况且你我身边，还剩有几两银子，不若还在外生理。”吕达道：“我看如今老龙阳剃眉绞脸，要做个女人也不能够。再看如今，呵卵泡、捧粗腿的，那一个不是妇人，笑得你？只是你做了个女人，路上经商须不便走，你不肯回去，可就在这边开一个酒店儿罢。”李良雨道：“便是这地方也知我是个男人，倏然女扮，岂不可笑？还再到别县去。”两个就离了邵阳，又到鄞县。路上李良雨就不带了网子，梳了一个直把头，脚下换了蒲鞋，不穿道袍，布裙短衫不男不女打扮。一到县南，便租了一间房子，开了一爿酒饭店。吕达将出银子来，做件女衫，买个包头，与些脂粉。吕达道：“男是男扮，女是女扮。”相帮他梳个三柳头，掠鬓，戴包头，替他搽粉涂脂，又买了裹脚布，要他缠脚。

绾发成高髻，挥毫写远山。

永辞巾幘面，长理佩和环。

自此，在店里包了个头，也搽些脂粉，狠命将脚来收，个把月里收做半拦脚，坐在柜身里，倒是一个有八九分颜色的妇人。两个都做经纪过的，都老到。一日正在店里做生意，见一个医生，背了一个草药箱，手内拿着铁圈，一路摇到他店里买饭，把李良雨不转睛的看。良雨倒认得他，是曾医便毒过的习太医，把头低下。不期吕达在外边走来，两个竟认得。这郎中回到郃阳，去把这件事做个奇闻，道：“前日在这里叫我医便毒的吕客人在郃县开了酒饭店，那店里立一个妇人，却是这个生便毒的男人，这也奇怪。”三三两两播扬开去，道吕达与李良雨都在郃县。只见李良云与嫂嫂在家，初时接一封书，道生毒抱病，后来竟没封书信。要到吕达家问信，他是个无妻子光棍，又是没家的。常常在家心焦，求签问卜，已将半年。捱到秋收时候，此时收割已完，李良云只得与嫂嫂计议，到郃阳来寻哥哥。一路行来，已到郃阳，向店家寻问，道：“有个李良雨，在这里因嫖生了便毒广疮，病了几个月，后来与这姓吕的同去。近有一个郎中曾在郃县见他。”李良云只得又收拾行李，往郃县进发。问到县南饭店里边，坐着一个妇人：

头裹皂包头，霏霏墨雾；面搽瓜儿粉，点点新霜。脂添唇艳，较多论少，启口处香满人前；黛染眉修，锁恨含愁，双蹙处翠迎人面。正是丽色未云倾国，妖姿雅称当垆。

李良云定睛一看：“这好似我哥哥，却嘴上少了髭须。”再复一眼，那良雨便低了头。李良云假做买饭，坐在店中，只顾把良雨相上相下看。正相时，吕达恰在里面走将出来，李良云道：“吕兄一向可好？”吕达便道：“久违。”李良雨倒一缩，竟往里边走。李良云道：“吕兄，前与家兄同来，家兄在那厢？”吕达道：“适才

妇人不是？他前因病蛀梗，已变作一个女身，与我结成夫妇。他因羞回故里，只得又在此开个店面。”良云道：“男自男，女自女，阉割了也只做得太监，并不曾有了做女人的事，这话恐难听。”正说时，只见那妇人出来道：“兄弟，我正是李良雨，别来将近一年，不知嫂嫂好么？西安府都有收成，想今年收成尽好。我只因来到郃阳时，偶然去嫖，生了杨梅疮。后因烂去阳物，又梦到阴司，道我应为女，该与吕达为夫妇，醒时果然是个女身，因与他成了夫妇，如今我那有嘴脸回得？家里遗下田亩，竟归你用度，嫂嫂听他改嫁。”良云道：“才方道因蛀梗做了个女人，真是没把柄子的说话。又说阴司判你该与吕兄作妻，只系捣鬼。身子变女人，怎前日出门时有两根须，声音亮亮的，今髭须都没，声音小了？”吕达道：“他如今是个女人，没了阳气，自然无须声小，何消说得？”良云道：“这事连我对面见的尚且难信，怎叫嫂嫂信得？你须回去，说个明白。”良雨道：“我折了本，第一件回不得；变了女人，没个嘴脸，第二件回不得；又与吕达成亲，家里是不知是个苟合，第三件回不得。你只回去，依着我说，叫嫂子嫁人，不要耽误他。兄弟，你疑心我是假的，我十四岁没娘，十八岁没爹，二十岁娶你嫂嫂韩氏，那一件是假的？”良云只是摇头。次日起身，良雨留他不住。吕达叫他做舅舅，赠他盘缠银两。又写一纸婚书，叫韩氏另嫁。

良云别了，竟到家中。一到，韩氏道：“叔叔，曾见哥哥来么？”良云道：“哥哥不见，见个姐姐。”韩氏道：“寻不着么？”良云道：“见来，认不的。”韩氏道：“你自小兄弟，有个不认得的？”良云道：“如今怕嫂嫂也不肯认、也不肯信。嫂嫂，我哥说是个女人。”韩氏道：“这叔叔又来胡说。哥是女人，讨我则甚？前日

女儿是谁养的？”良云道：“正是奇怪。我在郃阳寻不着，直到鄠县才寻着他。吕达和着一个妇人在那厢开酒饭店，问他哥哥，他道这妇人便是。”韩氏道：“男是男，女是女，岂有个妇人是你哥哥的？”良云道：“我也是这般说。那妇人死口认是我哥哥，叫我认。我细认，只差得眉毛如今绞细了，髭须落下，声小了，脚也小了，模样只差男女，与哥不远。道是因生杨梅疮烂成了个女人，就与吕达做了夫妇。没嘴脸回家，叫田产归我用度，嫂嫂另嫁别人。”韩氏道：“叔叔，我知道了。前次书来说他病，如今一定病没了，故此叔叔起这议论。不然，是那薄情的另娶了一房妻小，意思待丢我，设这一个局。”良云道：“并没这事。”韩氏道：“叔叔，你不知道，女人自有一个穴道，天生成的，怎烂烂得凑巧的？这其间必有缘故。还是吕达谋财害命是实，杀了你哥哥，躲在鄠县，一时被你寻着，没得解说，造这谎？若道是女人，莫说我当时与他做的勾当——都想得起，就是你从小儿同大，怎不见来？变的这说，一发荒唐。”李良云听了，果然可疑，便请韩氏父亲韩威，又是两个邻舍，一个高陵，一个童官，把这事来说起。一齐摇头道：“从古已来，并不曾见有个雄鸡变作雌的，那里有个男人变作女的？这大嫂讲得有理，怕是个谋了财、害了命，讨得一个老婆，见他容貌儿有些相像，造这一篇谎。既真是李良雨，何妨回来，却又移窠到别县，李老二，你去他把带去本钱与你么？”李良云道：“没有，因将息病用去了。只叫这厢田产归我，嫂子嫁人。”高陵道：“没银子与你，便是谋了财了。哥不来，这田产怕不是你的，嫂子要嫁，也凭他这张纸何用？老二便告，竟告他谋财杀命，同府的怕是提不来？”果然把一个谋财杀命事告在县里。县里竟出了一张关，差了两个人，来到鄠县关提。那吕

达不知道，不提防被这两个差人下了关。

鄞县知县见是人命重情，又添两个差人，将吕达拿了。吕达对良雨道：“这事你不去说不清。”就将店顶与人，收拾了些盘缠，就起身到镇安县来。这番李良雨也不脂粉，也不三柳梳头，仍旧男人打扮，却与那时差不远了。一到，吕达随即诉状道：“李良雨现在，并无谋死等情。”知县叫讨保候审。审时李良云道：“小的哥子李良雨，隆庆元年四月间与吕达同往邵阳生理，去久音信全无。小人去寻时，闻他在鄞县。小人到鄞县，止见吕达，问他要哥子，却把一个妇人指说是小的哥子。老爷，小的哥子良雨上册是个壮丁，去时邻里都见是个男子，怎把个妇人抵塞？明系谋财害命，却把一个来历不明妇人遮饰。”知县叫吕达：“你怎么说？”吕达道：“小人上年原与李良云兄李良雨同往邵阳生理。到不上两月，李良雨因嫖得患蛀梗，不期竟成了个妇人。他含羞不肯回家，因与小人做为夫妇，在鄞县开店。原带去银两，李良雨因病自行费用，与小人无干。告小人谋命，李良雨现在。”知县道：“岂有一个患蛀梗就至为女人的理？”叫李良雨：“你是假李良雨么？”李良雨道：“人怎么有假的。这是小的弟弟李良云。小的原与吕达同往邵阳，因病蛀梗，晕去，梦至阴司，道小人原该女身，该配吕达，醒来成了个女人。实是真正李良雨，并没有个吕达谋财杀命事。”知县道：“阴司一说，在我跟前还讲这等鬼话。这谋李良雨事，连你也是知情的了。”李良雨急了，道：“李良云，我与你同胞兄弟，怎不认我？老爷再拘小的妻子韩氏，与小的去时左邻高陵、右邻童官辨认就是。在邵阳有医便毒的葛郎中、医蛀梗的温郎中，老爷跟前怎敢说谎？”知县便叫拘他妻韩氏与邻佐。

此时都在外边看审事，一齐进来。知县叫韩氏：“这是你丈夫么？”韩氏道：“是得紧，只少几根须。”李良雨便道：“韩氏，我是嘉靖四十五年正月二十讨你，十二月十一日生了女儿。我原是你亲夫，你因生女儿生了个乳痈，右乳上有个疤，我怎不是李良雨？”叫两邻，李良雨道：“老爷，这瘦长没须的是高陵，矮老子童官，是小人老邻舍。”两个邻舍叩头道：“容貌说话果是李良雨。”知县又叫韩氏：“你去看他是男是女。”韩氏去摸一摸，回复道：“老父，真是丈夫，只摸去竟是一个女人。”知县道：“既容貌辨验得似，他又说来言语相对，李良雨是真，化女的事也真了。良雨既在，吕达固非杀命。良雨男而为女，良云之告似不为无因。他既与吕达成亲已久，仍令完聚。韩氏既已无夫，听凭改嫁。男变为女，这是非常灾异，我还要通申两院具题。”因是事关题请，行文到郃阳县，取他当日医病医生结状，并查郃阳起身往鄠县日期，经过宿店，及鄠县开店，两邻结状。回来，果患蛀梗等病，在郃阳是两个男人，离郃阳是一男一女，中间倒无谋杀等事。这番方具文通申府道两院：

镇安县为灾变异常事。本月准本县民李良云告词，拘审间，伊兄李良雨于上年六月中，因患杨梅疮病，溃烂成女，与同贾吕达为妻，已经审断讫。窃照三德有刚柔，权宜互用；两仪曰阴阳，理无互行。故牝鸡鸣而唐亡，男子产而宋覆。妖由人兴，灾云天运。意者阴侵阳德，柔掩刚明，妇寺乘权，奸邪翫政。牝牡林淆于贤路，晦昧中于士心。边庭有畔华即夷之人，朝野有背公死党之行。遂成千古之奇闻，宜修九重之警省。事干题请，伏乞照详施行。

申去，两院道果是奇变，即行具题，圣旨修省。

挥戈回日驭，修德灭妖桑。

君德咸无玷，逢灾正兆祥。

这边县官将来发放宁家。良雨仍与吕达作为夫妇，后生一子。李良云先为兄弟，如今作了姊弟，亲眷往来。就是韩氏没有守他的理，也嫁了一个人，与良雨作姊妹相与。两个常想起当日云情雨意，如一梦，可发一笑。在陕西竟作了一个奇闻，甚至纪入《皇明从信录》中，却亦是从来所无之事。

第三十八回 妖狐巧合良缘 蒋郎终偕伉俪

破壁摇孤影，残灯落红烬。旅邸萧条谁与伴？衾儿冷，更那堪风送几阵砧声紧。打门剥啄，隐隐惊人听。猛然相接也，多妖靚。喜萧斋里，应不恨更儿永。又谁知错认，险落妖狐阱。为殷勤寄语少年，须自省。

右调《阳关引》

刘晨、阮肇天台得遇仙女，向来传做美谈。独有我朝程燉篁学士道：“妖狐拜斗成美女，当日奇逢得无是。”他道深山旷野之中多有妖物，或者妖物幻化有之。正如海中蜃嘘气化作楼阁，飞鸟飞去歇宿，便为吸去。人亦有迷而不悟，反为物害者。如古来所载，孙恪秀才遇袁氏，与生二子，后游山寺，见数猕猴，吟诗道：“不如逐伴归山去。”因化猿去，是兽妖；王榭入乌衣国，是禽妖；一士人为长须国婿；谢康乐遇双女，曰：“我是潭中鲫。”是水族之妖；武三思路得美人，后令见狄梁公不从，迫之入壁中，自云花月之妖；樵李僧湛如遇一女子，每日晚至晓去，此僧日病，众究问其故，令簪花在他头上，去时击门为号，众僧宣咒随逐之，乃是一柄敝帚，是器用之妖；物久为酉，即能作怪，无论有情无情，或有遇之而死，或有遇之而生，或有垂死悟而得生。其事不一，也都可做个客坐新谈，动世人三省。

话说湖广有个人，姓蒋名德休，字日休，家住武昌。父亲蒋誉号龙泉，母亲柳氏，止生他一人，向来随父亲做些杂柴生理。

后来父亲年老，他已将近二十岁，蒋誉见他已历练老成，要叫他出去，到汉阳贩米。柳氏道：“他年纪小小儿的，没个管束他，怕或者被人哄诱去花酒，不惟折了本钱，还恐坏了他身子。不若且为他寻亲事，等他有个羁绊。”蒋誉道：“你不得知，小官家一做亲，便做准恋住，那时若叫他出去，毕竟想家，没心想在生意上。还只叫他做两年生意做亲。”柳氏道：“这等二三百两银子，也是干系。我兄弟柳长茂，向来也做余柴，不若与他合了伙计同做，也有个人钳束他。”蒋誉连声道有理，便请柳长茂过来，两边计议，写了合同，叫蒋日休随柳长茂往汉阳余米。只看行情，或是团风镇，或是南京擢柴。汉阳原有蒋誉旧相与主人熊汉江，写书一封，叫他清目。甥舅两个便渡江来，到汉阳寻着熊汉江寓下。这熊汉江住在大别山前，专与客人收米，与蒋誉极其相好，便是蒋日休也自小儿在他家里歇落，里面都走惯的。他无子，止有一个女儿，叫做文姬，年纪已十七岁，且是生得标致：

一段盈盈、妖红腻白多娇丽。晚山烟起，两点眉痕细。

斜蝉乌云，映得庞儿媚。声儿美，低低悄悄，莺啖花荫里。

右调《秋波媚》

生得工容双绝。客店人家，少不得要帮母亲做用，蒋日休也是见的。只是隔了两年，两下都已长成，岂但容貌觉异，抑且知识渐开。蒋日休见了，有心于他，赶上前一个肥喏，文姬也回个万福，四目交盼，觉都有情。只是文姬虽是客店人家，却甚端重。蒋日休常是借些事儿要钻进去，他是不解一般，每见蒋日休辞色有些近狎，便走了开去。蒋日休虽然讶他相待冷落，却也重他端庄。一日乘着两杯酒照了脸，道：“娘舅，我有一事求着你，不知你肯为我张主么？”柳长茂道：“甥舅之间，有甚事不为你张主？”蒋

日休趑趄了半日，说一句出来道：“娘舅，我如今二十岁了，还未有亲。我想亲事拣得人家好，未必人好；若是人好，未必家事好。我看熊汉江这个女儿标致稳重，我要娘舅做主，在这里替我向熊汉江做媒，家中还要你一力撺掇，我日后孝顺娘舅。”只见这柳长茂想了一想，道：“外甥，这事做不来。你是独养儿子，他是独养女儿。你爹要靠你，决不肯放你入赘；他要靠他，如何肯远嫁？贤甥，这事且丢下罢。”蒋日休听了，也只唯唯，甚是有些不快活。在汉阳不上半个月，柳长茂道：“外甥，目下米已收完一半，若要等齐，须误了生意。不若我先去，你催完家来。只你客边放正经些，主人家女儿切不可去打牙撩嘴，惹出口面，须不像样。我回家中，叫你爹娘寻一头绝好亲事与你罢。”蒋日休相帮娘舅发货上船，自家回在店中。情眼里出西施，他自暗暗里想象这文姬生相怎么好，身材怎么好，性格怎么好，又模拟道：“我前遇着他，这眼睛一睃，也是眼角留情。昨日讨茶，与我一钟喷香的茶，也是暗中留意。”行里的沉吟，坐着的想象，睡时的揣摩，也没一刻不在文姬身上。欲待瞒着娘舅，央邻房相好客人季东池、韦梅轩去说亲，又怕事不肯成，他父母反防闲他，也不敢说。几遭要老脸替文姬缠一番，终久脸嫩胆小，只是这等镇日呆想不了。

自古人心一邪，邪物乘机而入。不期来了一个妖物，这妖是大别山中紫霞洞里一个老狸。天下兽中猩猩猿猴之外，狐狸在走兽中能学人行，其灵性与人近。内中有通天狐，能识天文地理。其余狐狸，年久俱能变化。他每夜走入人家，知见蒋日休痴想文姬，他就在中山拾了一个骷髅顶在头上，向北斗拜了几拜，宛然成一个女子，生得大有颜色：

朱颜绿鬓色偏娇，就里能令骨髓消。

莫笑狐妖有媚态，须知人类更多妖！

明眸皓齿，莲脸柳腰，与文姬无二。又聚了些木叶在地，他在上面一个斤斗，早已翠襦红裙，穿上一身衣服，俨似文姬平日穿的，准拟来媚蒋日休。

只见日休这日坐在房中，寂寞得紧，拿了一本《吴歌儿》在那边轻轻的嘲道：

风冷飕飕十月天，被儿里冰出那眠。你也孤单我也独，不如滚个一团团。

相思两好便容易成，郎有心来姐没心。猫儿狗儿也有个思春意。铁打心肠独拄门。

正在那厢把头颠，手敲着桌，慢慢的讴，只听得房门上有人弹上几弹。

月弄一窗虚白，灯摇四壁孤青。

何处数声剥啄，惊人残醉初醒。

侧耳听时，又似弹的声。他把门轻轻拨开，只见外面立着一个女子：

轻风拂拂罗衫动，发松斜溜金钗凤。

娇姿神女不争多，恍疑身作襄王梦。

把一个蒋日休惊得神魂都失，喜得心花都开，悄语低声道：“请里面坐。”那女子便轻移莲步，走进房来，蒋日休便把门关上。女子摇手道：“且慢，妾就要去。”两个立向灯前，日休仔细一看，却是文姬。日休见了，便一把抱住，放在膝上，道：“姐姐，甚风吹得你来？我这几日为你饮食无心，睡卧不宁。几次要与你说几句知心话，怕触你恼，要进你房里来，又怕人知觉。不料今日

姐姐怜念，这恩没世不忘。”便要替他解衣同睡。文姬道：“郎君且莫造次，我只为数年前相见，便已留心。如今相逢，越发留念，意思要与你成其夫妇，又不好对父母说，恐怕不从。你怎生计议，我与你得偕伉俪？”日休道：“天日在上，我也原要娶姐姐，与我母舅计议，他道你爹娘断不肯。后来欲央他人，又恐事不成，反多一番不快，添你爹娘一番疑忌，故此迟疑。喜得今日姐姐光降，一诉心事。”文姬道：“这等我且回。”日休道：“今日奇遇，怎可空回？”定要留住合欢，那文姬叹息道：“我今日之来，原非私奔，要与你议终身之计。今事尚未定，岂可失身，使他人笑我是不廉之妇？且俟六礼行后，与君合卺。”蒋日休急忙跪下发誓道：“我若负姐姐，身死盗手，尸骨不得还乡。”文姬道：“我也度量你不是薄倖的，只恐你我都有父母，若一边不从，这事就不谐。那时欲从君不能，欲嫁人其身已失，如何是好？”日休道：“我有誓在先，毕竟要与姐姐成其夫妇。姐姐莫要揶我”文姬道：“还怕后日说我就你。”日休干说誓、万罚咒，文姬就假脱手，侧了脸，任他解衣。将到里衣，他挥手相拒。蒋日休晓得灯前怕露身体，忙把灯吹了，竟抱他上床，自己也脱衣就寝，一只手把文姬搂了，又为他解里衣。文姬道：“我一念不坚，此身失于郎手了。只是念我是个处子，莫要轻狂。”日休道：“我自深加爱惜，姐姐不要惊怕。”此时淡月入帏，微茫可辨，只见他两个呵：

粉脸相偎，香肌相压，交搂玉臂，联璧争辉。缓接朱唇，清香暗度。喜孜孜轻投玉杵，羞答答半蹙翠眉。羞的侧着脸儿承，风紧柳枝不胜摆；喜得曲着身而进，春深锦箴不停抽。低低微笑，新红片片已掉渔舟；宛宛娇啼，柔绿阴阴未经急雨。偎避处金钗斜溜，仓卒处香汗频流。正是乍入巫山梦，

云情正自稠。直叫飞峡雨，意兴始方休。

两个顽够多时，一个用尽款款轻轻的手段，一个做尽娇娇怯怯的态度。文姬低低对日休道：“今日妾成久之始，正欢好之始，愿得常同此好。”日休道：“旅馆凄凉，得姐姐暂解幽寂。正要姐姐夜夜赐顾。”文姬道：“这或不能。但幸不与爹娘同房，从今以后，尚可脱身，断不令你独处。只是我你从今倒要避些嫌疑，相见时切不可戏谑。若为人看出，反成间阻。待从容与你商量谐老之计。”未天明悄悄送出房门，日休叮嘱他晚间早来。文姬点头去了。日休回到房中，只见新红犹在，好不自喜得计。

自此因文姬分付，也不甚进里边去，遇着文姬时，倒反避了，也不与他接谈。晚间或是预先日里悄悄藏下一壶酒，或是果菜之类，专待他来。把房门也只轻掩，将房内收拾得干干净净，床被都熏得喷香。傍晚先睡一睡，息些精神，将起更听得各客房安息，就在门边蹴来蹴去等候，才弹得一声门，他早已开了。文姬笑道：“有这样老实人，明日来迟些，叫你等哩。”日休一把搂住道：“冤家，我一吃早饭就巴不得晚。等到如今，你还要耍我。”就将出酒来，脸儿贴了脸儿，你一口，我一口，吃得甚是绸缪。那文姬作娇作痴，把手搭着他肩，并坐说些闲话。到酒兴浓时，两个就说去睡，你替我脱衣服，我替你脱衣服，熟客熟主，也没那些惧怕的光景。蒋日休因见他惯，也便恣意快活，真也是鱼得水、火得柴，再没一个脱空之夜。有时文姬也拿些酒肴来，两个对饮。说起，文姬道：“我与你情投意合，断断要随你了。如今也不必对我爹娘说，只待你货完，我是带了些衣饰随你逃去便是。”蒋日休道：“这使不得。倘你爹娘疑心是我，赶来，我米船须行得迟，定然赶着。那时你脱不得个淫奔，我脱不得个拐带，如何是

了？且再待半月，我舅子来，毕竟要他说亲，我情愿赘在你家便了。”文姬道：“正是，爹爹不从，我誓死不嫁他人，也毕竟勉强依我。”蒋日休是个小官儿被他这等牢笼，怎不死心塌地？只是如此二十余日，没有个夤夜来就使他空回之理。男歇女不歇，把一个精明强壮后生，弄得精神恍惚，语言无绪，面色渐渐痿黄。

袅袅是宫腰，婷婷无限娇。

谁知有膏火，肌骨暗中消。

这个邻房委东池与韦梅轩，都是老成客人。季东池有些耳聩，他见蒋日休这个光景，道：“蒋日休，我看你也是个少年老成、惯走江湖的，料必不是想家，怎这几日，这等没留没乱，脸色都消瘦了？欲待同你到妓馆里去走走，只说我老成人，哄你去嫖。你自病还须自医。客边在这里，要自捉摸。”蒋日休道：“我没甚病。”韦梅轩道：“是快活出来的，我老成人不管闲事，你每日房里唧唧些甚么？”蒋日休红了脸道：“我自言自语，想着家里。”季东池侧耳来听，道：“是甚么？”韦梅轩大声道：“说是想家。”季东池道：“又不曾做亲，想甚的？”韦梅轩又道：“日休，这是拆骨头生意，你不要着了魔，事须瞒我不过。”午后，韦梅轩走到他房中来，蒋日休正痴睡。韦梅轩见他被上有许多毛，他动疑道：“日休，性命不是当耍的。我夜间听你房中有些响动，你被上又有许多毛，莫不着了甚怪？”日休道：“实没甚事。”韦梅轩道：“不要瞒我，趁早计较。”日休还是沉吟不说。韦梅轩也是有心的，到次早钟响后，假说肚疼解手，悄悄出房躲在黑影子里，见日休门开，闪出一个女子来。他随趁脚进去，日休正在床中。韦梅轩道：“日休，适才去的甚么人？”日休失惊，悄悄附韦梅轩耳道：“是店主人之女，切不可露风，我自做东道请你。”梅轩摇

头道：“东道小事，你只想，这房里到里边也隔几重门户。怎轻易进出？怎你只一二十日弄到这嘴脸？一定着鬼了，仔细，仔细。”日休小伙子，没甚见识，便惊慌，要他解救。韦梅轩道：“莫忙。你是常进去的，你只想你与店主人女儿怎么勾搭起的？”日休道：“并不曾勾搭，他半月前自来就我。”梅轩道：“这一发可疑。你近来日间在里边遇他，与你有情么？”日休道：“他叫日间各避嫌疑。”梅轩道：“这越发蹊跷。你且去试一试，若他有情，或者真的；没情，这一定是鬼。”果然日休依他，径闯进去，文姬是见惯的，也不躲他。他便戏了脸，叫道：“文姬！”文姬就作色道：“文姬不是你叫的。”日休道：“昨夜夜间辛苦，好茶与一碗。”文姬恼恼的道：“干我甚事！要茶台子上有。”便闪了进去。

日休见了光景，来回复梅轩。梅轩道：“你且未可造次。你今晚将稀布袋盛一升芝麻送他，不拘是人是鬼，明日随芝麻去，可以寻着。”日休依了。晚间战战兢兢，不敢与他缠。那文姬捱着要顽，日休只得依他。临去与他这布袋作赠，道：“我已是病了，以此相赠，待我病好再会。”文姬含泪而去。天明，日休忙起来看时，沿路果有芝麻，却出门往屋后竟在山路上，一路洒去。一路或多或少，或断或连，走有数里，却是径道崎岖峻峭，林木幽密。转过山岩，到一洞口，却见一物睡在那壁：

一身莹似雪，四爪利如锥。

曾在山林里，公然假虎威。

是一个狐狸，顶着一个骷髅，鼾然而睡。芝麻布袋还在他身边。蒋日休见了，便喊道：“我几乎被你迷杀了！”只见那狐惊醒了，便作人言道：“蒋日休，你曾发誓不负我。你如今不要害我，我还有事报你。你在此等着。”他走入紫霞洞中，衔出三束草来，道：

“你病不在膏肓，却也非庸医治得。你只将此一束草煎汤饮，可以脱然病愈。”又衔第二束道：“你将此束暗地丢在店家屋上，不出三日，店主女子便得奇病，流脓作臭，人不可近。他家厌恶，思要弃他，你可说医得，只要他与你作妻子。若依你时，你将此第三束煎汤与他洗，包你如故。这便是我报你。只是我也与你相与二十日，不为无情，莫对新人，忘却昔日。”不觉泪下。日休也不觉流涕。将行，那狐狸又衔住衣道：“这事你要与我隐瞒，恐他人知得害我。”日休便带了这三束草下山，又将剩下芝麻乱撒，以乱其迹。回时暗对梅轩道：“亏你绝了这鬼。”梅轩道：“曾去寻么？”道：“寻去是在山上，想芝麻少，半路就完了，寻不去。”韦梅轩道：“只要你识得破，不着他道儿罢了，定要寻他出来作甚！”当晚，日休又做东道请韦梅轩，道：“不亏你，几乎断送性命，又且把一个主人女子名来污蔑。还只求你替我隐瞒，莫使主人知道，说我轻薄。”到次日依了狐狸，将一束草来剉碎，煎汤服了。不三日，精神强壮，意气清明，脸上黄气也脱去了。

意气轩轩色相妍，少年风度又嫣然。

一朝遂得沉痾脱，奇遇山中云雨仙。

季东池道：“我说自病自医。你看我说过，想你会排遣，一两日便好了。”此时收米将完，正待起身，他舅子来道：“下边米得价，带去尽行卖完。如今目下收完的，我先带去，身边还有银百余两，你再收赶来。”也是姻缘，竟把他又留在汉阳。日休见第一束草有效，便暗暗将第二束草撒在店家屋上试他。果是有些古怪，到得三日，那文姬觉得遍身作痒，不住的把手去搔，越搔越痒，身上皮肉都抓伤，次日，忽然搔处都变成疮，初时累累然是些红癣儿，到后都起了脓头儿。家中先时说是疥疮，后来道是脓窠疮，

都不在意。不期那脓头一破，遍身没一点儿不流脓淌血，况且腥秽难闻。一床席上，都是脓血的痕，一床被上都是脓血的迹。这番熊汉江夫妻着急，蒋日休却暗暗称奇。先寻一个草头郎中，道：“这不过流脓疮，我这里有绝妙沁药，沁上去一个个脓干血止，三日就褪下疮靥，依然如故。”与了他几分银子去，不验。又换一个，道：“这血风疮，该用敷药去敷。”遍身都是敷药，并无一些见效。这番又寻一个郎中，他道是大方家，道：“凡疮毒皆因血脉不和，先里边活了血，外面自然好。若只攻外面，反把毒气逼入里边，虽一时好得，还要后发。还该里外夹攻，一边吃官料药和血养血，一边用草药洗，洗后去敷，这才得好。”却又无干。一连换了几个郎中，用了许多钱钞，那里得好？一个花枝女子，头面何等标致，身体何等香软，如今却是个没皮果子，宛转在脓血之中。莫说到他身边，只到他房门口，这阵秽污之气已当不得了。熊汉江生意也没心做，只是叹气。他的母亲也只说他前生不知造甚孽，今在这里受罪。文姬也恹恹一息的，道：“母亲，这原是我前生冤孽，料也不得好。但只是早死一日，也使我少受苦一日。如今你看我身上一件衣服，都是脓血浆的一般，触着便疼，好不痛楚。母亲可对爹爹说，不如把我丢入江水中，倒也干净，也只得一时苦。”母亲道：“你且捱去，我们怎下得这手？”

那蒋日休道：“这两束草直恁灵验，如今想该用第三束草了。”来问熊汉江道：“令爱贵恙好了么？”熊汉江道：“正是不死不活，在这里淘气。医人再没个医得，只自听天罢了。”蒋日休想道：“他也厌烦，要他的做老婆，料必肯了。”此时季东池、韦梅轩将行，日休来见他道：“我一向在江湖上走，学得两个海上仙方，专治世间奇难疾病。如今熊汉江令爱的病，我医得，只是

医好了，要与我作妻室。”季东池道：“这一定肯。若活得，原也是个拾得的一般。只是他不信你会医。你晓得他是甚么疮？甚么病？”蒋日休道：“药不执方，病无定症。我只要包医一个光光鲜鲜女子还他便了。”东池道：“难说。”韦梅轩道：“或者有之。他前日会得医自，必然如今医得他。我们且替你说说看。”两个便向店主道：“熊汉江，适才蒋日休说他医得令爱。只是医好了，就要与他作阿正，这使得么？”熊汉江道：“有甚么使不得？只怕也是枉然。”韦梅轩道：“他说包医。”熊汉江道：“这等我就将小女交与他，好时再陪嫁送便是。”韦梅轩道：“待我们与他计议。”那蒋日休正在那里等好消息，只见他两个笑来，对着蒋日休道：“恭喜，一口应承，就送来。好了再赠妆奁。”蒋日休道：“这等待我租间房，着人抬去，我自日逐医他罢了。”韦梅轩道：“日休，这要三思。他今日死马做活马医，医不好料不要你偿命。但是不好，不过赔他一口材，倒也作事爽快。若是一个死不就死，活不就活，半年三个月耽延起来，那时丢了去，不是；不丢他，不得怎么处？终不然我你做客的，撇了生意，倒在这里伏侍病人？日休，老婆不曾得，惹个白虱子头上挠。故此我们见他说送与你包医，便说再计较，都是开的后门。你要自做主意，不要后边懊悔。”日休见前边灵验，竟呆着胆道：“不妨。我这是经验良方，只须三日，可以脱体。只怕二位行期速，吃不我喜酒着。”季东池道：“只怕我再来时，足下还在这里做郎中不了。”蒋日休道：“我就去寻房子，移他出去，好歹三日见功。”两个冷笑，复了熊汉江。

可可里对门一间小房子出了，他去租下，先去铺了床帐，放下行李，来对熊汉江道：“我一面叫轿来请令爱过去。”熊汉江道：“苦我小女若走得去，坐得轿，可也还有人医。蒋客人且到我楼

上看一看。”两个走到楼上，熊汉江夫妇先掩了个鼻子。蒋日休抬头一看，也吃了一惊：

满房秽气，遍地痰涎。黄点点四体流脓，赤沥沥一身是血。面皮何处是，满布了蚁垒蜂窠；肢体是痴般，尽成了左瘫右痪。却也垂头落颈势恹恹，怕扁鹊仓公难措手。

蒋日休心里想道：“我倒不知，已这光景了。怎么是好？叫声一个医不得，却应了他们言语。”文姬母亲道：“蒋客人，扶是扶不起，不若连着席儿扛去罢。”蒋日休道：“罢！借一床被，待我裹了驼去便是。”店主婆果然把一床布被与他。他将来裹了，背在肩上。下边东池与梅轩也立在那厢，看他做作。只见背着一个人下楼，熏得这些人掩鼻的，唾唾的，都走开去。他只凭着这束草，径背了这人去。熊汉江夫妻似送丧般，哭送到门前。

病入膏肓未易攻，阿谁妙药起疲癯。

笑看红粉归吾手，泣送明珠离掌中。

蒋日休驼了文姬过来，只见季东池也与韦梅轩过来。东池道：“蒋日休，赔材是实了。”韦梅轩道：“日休，只是应得你两日急买材，譬如出嫖钱，如今干折。”蒋日休道：“且医起来看。”送了两个去。他把第三束草煎起汤来，把绢帕儿揩上他身上去，洗了一回，又洗一遍。这女子沉沉的凭他洗涤。却可煞作怪，这一洗，早已脓血都不出了。

红颜无死法，寸草著奇功。

蒋日休喜得不要，道：“有此效验！”他父母来望，见脓血少了，倒暗暗称奇。到第二日，略可声言，可以着得手。他又煎些汤，轻轻的扶他在浴盆里，先把汤淋了一会，然后与他细洗。只见原先因脓血完，疮靥干燥，这番得汤一润，都赅起来靥。蒋日休又

与他拭净了，换了洁净被褥。等他歇宿一夜，疮靥落上一床，似雪般，果然身体莹然，似脱换一个，仍旧是一花枝样女子。

云开疑月朗，雨过觉花新。

试向昭阳问，应称第一人。

真是只得三日，表病都去。只是身体因疮累，觉神气不足。他父母见了，都道蒋日休是个神仙。因日休不便伏侍，要接女子回去。女子却有气没力的说道：“这打发我出来，爹娘也无恶念。只怎生病时在他家，一好回去？既已许为夫妇，我当在此，以报他恩。”倒是蒋日休道：“既是姐姐不背前言，不妨暂回。待我回家与父说知行聘，然后与姐姐毕姻。”文姬因他说，回到家中。

这汉阳县人听得蒋日休医好了熊汉江女儿，都来问他乞方求药，每日盈门。有甚与他？只得推原得奇药，今已用尽。那不信的还缠个不了。他自别了熊汉江，发米起身。一路到家，拜见父母，就说起亲事。蒋誉夫妇嫌远，蒋日休道：“是奇缘，决要娶他。”这边熊汉江因无子，不肯将女远嫁。文姬道：“我当日虽未曾与他同宿，但我既为他背，又为他抚摸洗濯，岂有更辱身他人之理？况且背约不信。”不肯适人。恰好蒋日休已央舅子柳长茂来为媒行聘，季、韦两人复来，道盟不可背。熊汉江依言允诺，文姬竟归了蒋日休。自此日休往来武昌、汉阳间，成一富户。文姬亦与偕老，生二子，俱入国学。人都称他奇偶，亏大别狐之联合。我又道：“若非早觉，未免不死狐手。”犹是好色之戒。

第三十九回 蚌珠巧乞护身符 妖蛟竟死诛邪檄

刚直应看幽显驯，岂令驱鳄独称神？

龙潜罗刹尊君德，虎去昆阳避令仁。

表折狐妖摇媚尾，剑飞帝子泣残鳞。

凭将一点精忱念，鬼火休叫弄碧磷。

吾儒幹全天地，何难役使鬼神？况妖不胜德，邪不胜正，乃理之常。昔有一妇人，遭一鬼，日逐缠扰，妇女拒绝他，道：“前村羊氏女极美，何不往淫之？”曰：“彼心甚正。”妇人大怒，道：“我心独不正么？”其鬼遂去不来。此匹妇一念之坚，可以役鬼，况我衿绅之士乎？则如唐郭元振为秀才时，夜宿野庙，有美女锁于小室悲泣。问之，道：“村人把他来祭赛乌将军，恐遭啖食，故此悲哭。”顷刻乌将军到来，从人道：“郭相公在里边。”元振出来相见，乘机断其臂，乃是猪蹄。天明，竟搜得杀之，焚其庙。又韩文公谪潮州刺史，州有鳄鱼，常在水边，尾有钩，能钩人去到深水处食之。有老姬子被吃，诉于文公，文公作檄文驱之。次日潭水尽干，鳄鱼竟自入海。宋孔道辅为道州知州，州有野庙，要生人祭他，不然就烈风雨雹，扰害地方。他将死囚缚在庙中，见有蛇在神像后来，将食其人。道辅奋笏击之，蛇逃入柱。他竟放火焚庙，烧死妖怪。我朝林俊按祭云南，鹤庆府有一寺，每年要出金涂佛的脸，若不便，有风雹伤损人田地。他道妖僧惑众，竟架柴要烧佛，约有风雹就住，竟被他烧毁，那得风雹？不惟省

每年糜费，还得向来金子，助国之用。这都是以正役邪，邪不能胜正，也是吾儒寻常之事。更有我朝夏忠靖公，名原吉，字维喆，湘阴人。他未中举时，县中有个召紫仙姑的，他在桃箕，会得作诗作赋，决人生死，指人休咎，却不似如今召仙人，投词时换去，因而写几句鹞突诗答应，故此其门如市。他有个友人易信，邀他去问。去时正是人在那边，你拜我求，桃丫上写诗写赋时节。夏维喆一到，桃箕寂然，一连烧了八九道符，竟没些动静，夏维喆一笑而去。去后桃箕复动，道：“夏公贵人，将来当至一品。”众人道：“他来时原何不写与他？”道：“他正人，我不可近。”这是他少年事。他后来由举人做中书，历升户部主事、员外郎中，再转侍郎。永乐中升户部尚书，相视吴浙水利。

还有一桩奇事。话说浙江有个湖州府，府有道场、浮玉二山，列在南，卞山峙于北，又有升山、莫干环绕东西，五湖、苕霅四处萦带。山明水秀，绝好一个胜地。城外有座慈云寺，楼观雄杰，金碧辉煌。寺前有一座潮音桥，似白虹挂天，苍龙出水。桥下有一个深潭：

绀色静浮日，青纹微动风。

渊渊疑百尺，只此是鲛宫。

水色微绿，深不可测。中间产一件物件：

似蟹却无脚，能开复能合。

映月成盈亏，腹中有奇物。

他官名叫做方诸，俗名道做蚌，是个顽然无知、块然无情的物件。不知他在潭中，日里潜在水底，夜间浮出水上，采取月华。内中生有一颗真珠，其大如拳，光芒四射。不知经过几多年代，得成此宝。每当阴天微风细雨之际，他把着一片壳浮在水面，一片壳

做了风篷，趁着风势，倏忽自西至东，恰似一点渔灯，飞来飞去，映得树林都有光。人只说这渔船划得快，殊不知是一粒蚌珠。渐渐气候已成，他当月夜也就出来，却见：

隐隐光浮紫电，莹莹水漾朱霞。金蛇缭绕逐波斜，飘忽流星飞洒。疑是气冲狱底，更如灯泛渔槎。辉煌芒映野人家，堪与月明争射。

右《西江月》

各舟看见这光，起自潭中，复没于潭中，来往更捷，又贴水而来，不知何物。有的道是鬼火，有的猜做水光，仔细看来，却是个蚌。蚌壳中有一粒大珠，光都是他发出来的，烁人目光，不可逼视。彼此相传，都晓得他是颗夜明珠，都有心思量他。湖州人惯的是没水，但只是一来水深得紧，没不到底，二来这蚌大得紧，一个人也拿不起。况是他口边快如刀铍，沾着他就要破皮出血，那个敢去惹他，用网去打，总只奈何他不得深，只好看一看罢了。好事的就在那地方造一庄亭子，叫“玩珠亭”，常有许多名人题咏。只是他出入无时，偏有等了五七日不见的，偶然就见的，做了个奇缘。

但难得之货，令人行妨。珠中有火齐木难、九曲青泥各样，这赤蚌之珠光不止照乘，真叫做明月珠，也是件奇宝。不特人爱他，物亦爱他。物中有蛟龙，他畏的是蜡，怕的是铁，好吃的是烧蓼，贪的是珠。故梁武帝有个杰公，曾令人身穿蜡衣，使小蛟不敢近，带了烧蓼，是他所好，又空青函，亦是其所喜，入太湖龙宫求珠。得夜光之珠与蛇珠、鹤珠石余。蛟龙喜珠，故得聚珠。湖州连着太湖、风渚湖、苕溪、霅溪、霅画溪、箬溪、余石溪、前溪，是个水乡，真个蛟龙聚会的所在，缘何容得他？故此洪武

未革除年，或时乘水来取，水自别溪浦平涌数尺；或乘风雨至潭，疾风暴雨，拔木扬沙，浓烟墨雾里边，常隐隐见或是黄龙，或是白龙，或是黑龙。挂入潭里，半晌扰得潭里如沸，复随风雨去了。一日也是这样乌风猛雨，冰雹把人家瓦打得都碎，又带倒了好些树木，烟云罩尽，白昼如夜。在这一方，到第二日，人见水上浮着一个青龙爪，他爪已探入蚌中，将摘取其珠，当不过蚌壳锋利，被他夹断。龙负痛飞腾，所以坏了树木，珠又不得，只得秃爪而去。却这些龙终久要夺他的。

还有一日，已是初更，只听得风似战鼓一般响将来，摇得房屋都动。大胆的在窗缝中一张，只见风雨之中，半云半雾，拥着一个金甲神，后边随了一阵奇形异状的勇猛将士，向东南杀来：

乌贼擎旗，鼉兵挝鼓。龟前部探头撩哨，鲤使者摆尾催军。团牌滚滚，鼉使君舞着，奋勇冲锋；斧钺纷纷，蟹介士张着，横行破阵。剑舞刀鳃尾，枪攒黄鳝头；妖鳗飞套索，怪鳄用挠钩。

还有一阵虾鱼之类，飞跳前来。这厢水中也烟雾腾腾，波涛滚滚，杀出三个女将，恰有一阵奇兵：

白蛤为前队，黄蚬作左冲。蚶挥利刃奏头功，蚶奋空拳冒白刃。牡蛎粉身报主，大贝驼臂控弓。田螺滚滚犯雄锋，簇拥着中军老蚌。

两边各率族属相杀。这边三个女子、六口刀，那边一个将官、一枝枪。那当得他似柳叶般乱飞、霜花般乱滚。他三个三面杀将来，这一个左支右吾，遮挡不住，如何取胜？

妄意明珠入掌来，轰轰鼉鼓响如雷。

谁知一战功难奏，败北几同垓下灾。

这边，蚬蛤之类腾身似炮石弹子般一齐打去，打得那些龟鼃缩颈、鳅鳝蜿蜒，金甲神只得带了逃去。地方早起，看附近田中禾稼却被风雹打坏了好些，这珠究竟不能取去。这方百姓都抱怨这些龙，道这蚌招灾揽祸，却是没法处置他。

其时永乐元年，因浙、直、嘉、湖、苏、松常有水灾，屡旨着有司浚治，都没有功绩。朝旨着夏维喆以户部尚书，来江南督理治水。他在各处相看，条陈道：“嘉、湖、苏、松四府，其地极低，为众水所聚。幸有太湖，绵延五百里，杭州、宣、歙各处溪涧都归其中，以次散注在淀山湖，又分入三泖入海。今为港浦壅闭，聚而不散，水不入海，所以溃决，所至受害。大势要水患息，须开浚吴淞南北两岸，安定各浦，引导太湖之水。一路从嘉定县、刘家港出海，一路常熟县、白茆港到江。上流有太湖可以容留，下流得江海以为归宿，自然可以免患。”奉旨着他在浙直召募民夫开浚。夏尚书便时常巡历四府，相度水势，督课工程。

一日出巡到湖州，就宿在慈感寺中。询问风俗，内有父老说起这桥下有蚌珠，常因蛟龙来取，疾风暴雨，损禾坏稼。夏尚书寻思，却也无计。到晚只见钟声寂然，一斋萧瑟。夏尚书便脱衣就枕，却见一个妇人走来：

发覆乌云肌露雪，双眉蹙翠疑愁绝。

缁衣冉冉逐轻风，司空见也应肠绝。

后边随着一个女子，肌理莹然，烨烨有光：

灿灿光华欲映人，莹然鲜洁绝纤尘。

莫叫按剑惊投暗，自是蛟宫最出群。

夏尚书正待问他何人，只见那前边妇人愁眉惨目，欽袂长跪道：

妾名方诸，祖应月而生，曰蚬、曰蛤、曰蚌、曰蛎、曰

蚶，皆其族属，散处天下。妾则家于济，以漫藏诲盗。有鹵生者来攫，辄挾执之，执事者欲擅其利，竟两毙焉，因深藏于碧潭。昔汉武帝游河上，藻兼因东方朔献女侑觞，盖予女赤光也。既复家于此，坚确自持，缄口深闭，盖有年所。唯有一女，莹然自随，容色净洁，性复圆转，光焰四射，烨烨逼人。火齐木难，当不是过，羞于自炫，同妾韞藏，避世唯恐不深。不意近迩强邻，恣其贪淫之性，凭其爪牙之利，覩女姿色，强欲委禽，屡起风波，横相恐吓。妾女自珍，不欲作人玩弄，妾因拒之。郎犹巧为攫夺，妾保抱虽固，恐势不支。愿得公一帖，可以慑伏强邻，使母子得终老岩穴，母子深愿。

尚书道：“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倘其人可托终身，何必固拒？”妇人泣曰：“氏胎此女，原与相依。宁共沉沦，不愿入人之手。”后面女子也垂着泣道：“蛟郎贪淫，聚我辈无限，犹自网罗不已。妾宁自湛深渊，以俟象罔之求。不能暗投，遭人按剑。唯大人怜之。”夏尚书梦中悟是蚌珠，因援笔作诗一首与之：

偷闲暂尔憩祇林，铃铎琳琅和苦吟。

投老欲从猿作伴，抒忱却有蚌倾心。

九重已见敷新泽，薄海须叫奉德音。

寄语妖蛟莫相攫，试看剖腹笑贪淫。

书罢，付与妇人，道：“以此为你母子护身符验。”妇人与女子再拜谢道：“氏母子得此，可以无患，与人无争矣。”悠然而去。

夏尚书醒来，却是一梦，但见明月在窗，竹影动摇，一灯欲烬，四壁悄然。自笑道：“蠢然之物也晓我夏尚书。倘从此妖邪不敢为祸，使此地永无风雨之惊，乃是地方一幸。”想得蛟龙畏

铁，把铁牌写了此诗，投在桥下潭中，自此地方可少宁息。

不知几次来争的，不是个龙神，却是一条前溪里久修炼的大蛟。他也能噓气成云，吸气成雨，得水一飞可数里，又能变成幻相。累次要取蚌珠，来争不得。后边又听得蚌珠在夏尚书那厢求有一诗，道“妖蛟莫相攫”。“夏公正人，我若仍旧兴云吐雨，扰害那方，毕竟得罪。若就不去，反为老蚌所笑。他去赚得夏公诗，我亦可去赚得夏公诗。若有了夏公的手迹，这蚌珠不动干戈，入我掌中了。”此时夏尚书巡历各府，自苏州到松江，要相度禹王治水时三江入海故道。这夜宿在邮亭里边，听得卧房外簌簌似有人行的一般，只见有一个鱼头有介士稟道：“前溪溪神见。”夏尚书着了冠带出来相见。只见这神人：

烈焰周身喷火光，鱼鳞金甲耀寒芒。

豹头环眼多英猛，电舌雷声意气强。

他走向前一躬道：“某溪神也，族类繁多，各长川渚。某侍罪前溪，曾礼聘邻女。不意此女奸诡异常，向尚书朦胧乞一手札，即欲亲迎，借此相拒。乞赐改判，以遂宿心。”夏尚书道：“所聘非湖州慈感寺畔女人乎？他既不愿，则不得强矣。岂可身为明神，贪色强求？”金甲神道：“聘娶姬侍，不特予一人以为然。予于此女，誓必得之。如尚书固执，不唯此女不保，这恐祸及池鱼。尚书不闻钱塘君怒乎？神尧之时，一怒而九年洪水；泾水之战，一怒而坏稼八百里。大陆成池，沧田作海。窃恐尚书党异类而貽百姓之忧耳。”他意在恐吓，只见尚书张目道：“圣明在上，百神奉令。尔何物妖神，敢尔无状！昔澹台灭明斩蛟汉水，赵昱诛蛟于嘉陵，周处杀蛟于桥下，其难脯尔乎？吾且正尔湖州荼毒之罪，当行天诛，以靖地方，以培此女。还不速退！”大叱妖神，愤愤而去。

夏尚书愤怒惊醒，道：“适来是个龙神，他若必欲蚌珠，毕竟复为地方之扰，不得不除。”遂草檄道：

张官置吏，职有别于崇卑；抑暴惩贪，理无分于显晦。故显干国纪，即阴犯天刑，势所必诛，人宜共殛。唯兹狡虺，敢肆贪婪，革面不思革心，黠货兼之黠武。兴风雷于瞬息，岂必暴姬公之诬；毒禾稼于须臾，自尔冒泾河之罚。雪苕饮其腥秽，黎庶畏其爪牙。咸思豫且网罗，共忆刘累驯狎。唯神东洋坐镇，奉职恭王，见无礼者必诛，宜作鹰鹯逐免。倘有犯者不赦，毋令鲸鲵漏诛。一清毒秽，庶溥王仁，伫看风霆，以将威武。

右檄东海龙神准此。

写毕，差一员听事官，打点一副猪羊，在海口祭献，把这檄焚在海边。是夜，也不知是海神有灵，也不知是上天降鉴，先是海口的人听得波涛奋击，如军马骤驰；风雷震荡，似战鼓大起，倏忽而去。前溪地方住的但听：

霹雳交加，风雨并骤。响琅琅雷驰铁马，声吼吼风振鼓鼙。扬沙拔木，如兴睢水之师；振瓦轰雷，似合昆阳之战。怒战九天之上，难逃九地之踪。钺牙到此失雄锋，利爪也疑输锐气。正是：残鳞逐雨飞，玄血随风洒。贪淫干天诛，竟殪轰雷下。

风雷之声，自远而近。溪中波涛上射，云雾上腾，似有战伐之声。一会儿霹雳一声，众声都息，其风雨向海口而去。这些村民道：“这一个霹雳，不知打了些甚么？”到得早间，只听得人沸反，道好一条大蛇，又道好一条大龙，又道是昨夜天雷打死的：

蜿蜒三十丈，覆压二三亩。鳞摇奇色，熠熠与日色争光；

爪挺刚钩，犀科与戈锋竞锐。双角峥嵘而卧水，一身偃蹇而横波。空思锐气嘘云，只见横尸压浪。

仔细看来，有角有爪，其色青，其形龙，实是一条大蛟。众人道：“这蛟不知有甚罪过，被天打死？”有些道：“每年四五月间，他在这里发水，淹坏田禾，都是他罪过。今日天开眼，为民除害。”不知他也只贪这蚌珠，以致丧身，死在夏公一檄。里递申报县官，县官转申，也申到夏尚书处。夏尚书查他死这一日，正夏尚书发檄之夜。尚书深喜海神效命，不日诛殛妖蛟。这妖蛟，他气候便将成龙，只该静守，怎贪这蚌珠，累行争夺，竟招杀身之祸。叹息道：“今之做官的贪赃不已，干犯天诛的，这就是个样子。”又喜蚌珠可以无患，湖民可以不惊，自己精忱，可以感格鬼神。

后来因为治水，又到湖州，恍惚之中，又见前妇人携前女子，还有一个小女子，向公欽衽再拜，道：“前得公手札，已自缩强邻之舌，后犹嘖嘖不已。公投檄海神，海神率其族属，大战前溪。震泽君复行助阵，妖蛟无援势孤，竟死雷斧之下。借一警百，他人断不复垂涎矣。但我母子得公锄强助弱，免至相离，无以为报。兹有幼女郎如，光艳圆洁，虽不及莹然，然亦稀世之珍，愿侍左右。”夏尚书道：“妖蛟以贪丧身，我复利子次女，是我为妖蛟之续耳。这断不可。”妇人道：“妾有二女，留一自卫，留一事公。脱当日非公诛锄，将妾躯壳亦不能自保，况二女乎？实以公得全，故女亦输心，愿佐公玩。”公曰：“据子之言，似感我德。今必欲以女相污，是浼我非报我了。且夺子之女不仁，以杀蛟得报不义。”却之再三。妇人见公意甚坚，乃与二女再拜泣谢：“公有孟尝之德，妾不能为隋侯之报，妾愧死矣。唯有江枯石烂，铭德不休耳。”荏苒而去。公又叹息：“一物之微，尤思报德。今世多昧

心之人，又物类不若了。”

在浙直三年，精心水利，果然上有所归，下有所泄，水患尽去，田禾大登。功已将竣，京中工部尚书郁新又卒，圣旨召公掌部事。公驰驿回京。此时圣上常差校尉采访民情吏治，已将此事上奏。公回，召对便殿，圣上慰劳公，又问：“前在湖州，能使老蚌归心，在吴淞檄杀妖蛟。卿精忱格于异类，竟至如此。”公顿首道：“圣上威灵，无远不格。此诸神奉将天威，臣何力之有？”侍臣又请此事宣付史馆，公又道：“此事是真而怪，不足取信于后，不可传。”圣上从之，赐宴赏劳。所至浙直诸处，皆为立祠。后公掌部事，本年圣驾北巡顺天，掌吏礼兵都察院事；北征沙漠，总理九卿事。十九年谏征北虏，囚于内官监。洪熙元年，升户部尚书，阶少保。宣德元年，力赞亲征，生擒汉王。三年，圣上三赐金银图书，曰“含弘贞静”，曰“谦谦斋”，曰“后天下乐”。生日，圣上为绘寿星图，为诗以赐。卒赠太师，谥忠靖。

盖公以正人，膺受多福，履烦剧而不挠，历忧患而不惊，何物妖蛟能抗之哉？若使人而鬼物得侵，当亦是鬼之流，不能驱役妖邪？当亦是德不能妖胜。

第四十回 陈御史错认仙姑 张真人立辨猴诈

藏奸笑沐猴，预兆炫陈侯。

巧泄先天秘，潜行掩日谋。

镜是妖已露，雷动魄应愁。

何似安泉石，遨游溪水头。

尝读《晋书》张茂先事，冀北有狐已千岁，知茂先博物，要去难他，道他耳闻千载之事，不若他目击千年之事。路过燕昭王墓，墓前华表也是千年之物，也成了妖。与他相辞，要往洛阳见张茂先。华表道：“张公博物，恐误老表。”这狐不听，却到洛阳化一书生，与张公谈。千载之下，历历如见；千载之上，含糊未明。张公疑他是妖物，与道士雷焕计议，道：“千年妖物，唯千年之木可焚而照之。”张茂先道：“这等止有燕昭王墓前华表木，已有千年。”因着往取之华表，忽然流涕道：“老狐不听吾言，果误我。”伐来照他，现身是一老狐，身死。又孙吴时，武康一人入山伐木，得一大龟，带回要献与吴王。宿于桑林，夜闻桑树与龟对语，道：“元绪元绪，乃罹此祸。”龟道：“纵尽南山之薪，其如我何？”桑树道：“诸葛君博物，恐不能免。”进献，命烹之，不死。问诸葛恪，诸葛恪道：“当以桑树煮之即死。”献龟的因道夜间桑树对语之事，吴王便伐那桑烹煮，龟即溃烂。我想这狐若不思逞材，犹可苟活；这龟不恃世之不能烹他，也可曳尾涂中。只因两个有挟而逞，遂致杀身。

我朝也有个猢猻，他生在凤阳府寿州八公山。此地峰峦层叠，林木深邃，饥餐木实，渴饮溪流，或时地上闲行，或时枝头长啸。这件物儿虽小，恰也见过几朝开创，几代沦亡。

金陵王气巩南唐，又见降书入洛阳。

垒蚁纷争金氏覆，海鸥飘泊宋朝亡。

是非喜见山林隔，奔逐悲看世路忙。

一枕泉声远尘俗，迥然别自有天壤。

自唐末至元已七百余年。他气候已成，变化都会，常变作美丽村姑，哄诱这些樵采俗子，采取元阳。这人一与交接，也便至恹恹成疾；若再加一痴想，必至丧亡。他又道这些都是浊人，虽得元阳，未证仙果，待欲化形入凤阳城市来。恰遇着一个小官，骑着一匹马，带着两个安童，到一村庄下马。生得丰神俊逸，意气激昂，年纪不过十六七岁：

唇碎海底珊瑚，骨琢昆岩美玉。

脸飞天末初霞，鬓染巫山新绿。

却是浙东路达鲁花赤阿里不花儿子阿里帖木儿，他来自己庄上催租。这猴见了，道：“姻缘事非偶然，我待城中寻个佳偶，他却走将来凑。”

当日阿里帖木儿在庄前后闭步，这猴便化个美女，晃他一晃。

乍露可餐秀色，俄呈炫目娇容。

花径半遮羞面，苔阶浅印鞋踪。

玉笋纤纤，或时拈着花儿嗅；金莲缓缓，或时趁着草儿步。或若微吟，或若远想，遮遮掩掩，隐隐见见。那帖木儿远了怕看不亲切，近了又怕惊走了他，也这等鳧行鹤步，在那厢张望。见他渐

也不避，欲待向前，却被荆棘勾住了衣服，那女子已去。回来悒悒，睡也睡不着。次日打发家僮往各处催租，自己又在庄前后摇摆。那女子又似伺候的，又在那厢。两全斜着眼儿瞧，侧着眼儿望，也有时看了低头笑。及至将拢身说句话儿，那女子翩然去了。似此两日，两下情愿觉道熟了。这日帖木儿乘着他弯着腰儿、把纤手弹鞋上污的尘，不知道他到，帖木儿悄悄凹在他背后，叫一声“美人”，那女子急立起时，帖木儿早已腻着脸，逼在身边了。此时要走也走不得，帖木儿道：“美人高姓？住在何处？为何每日在此？”那美人低着头，把衫袖儿衔在嘴边，只叫让路。问了几次，道：“我是侯氏之女，去此不远，因采花至此。”帖木儿道：“小生浙东达鲁花赤之子，尚未有亲。因催租至此，可云奇遇。”这女子道：“闪开，我出来久，家中要寻。”帖木儿四顾无人，如何肯放？道：“姐姐若还未聘，小生不妨作东床。似小生家门年貌，却也相当，强似落庸夫俗子之手。”女子听了，不觉长叹道：“妾门户衰微，又处山林，常有失身之虑。然也是命，奈何，奈何？”帖木儿道：“如姐姐见允，当与姐姐偕老。”女子道：“轻诺寡信。君高门，煞时相就，后还弃置。”帖木儿便向天发誓道：“仆有负心，神明诛殛。”一把搂住了，要在花阴处顽耍。女子道：“不可。虽系荒村，恐为人见不雅。如君不弃，君庄中儿幼时往来最熟，夜当脱身来就。”帖木儿道：“姐姐女流，恐胆怯，不能夜行，怕是诳言。”女子道：“君不负心，妾岂负言？幸有微月，可以照我。”帖木儿犹自依依不释，女子再三订约而去。

帖木儿回来，把催租为名，将两个安童尽打发在租户人家歇宿，自己托言玩月，伫立庄门之外。也听了些风声树声，看了些月影花影。远远望见一个穿白的人，迤迤迤迤来。烟里边的

容颜，风吹着的衣裾，好不丰艳飘逸。怪是狗赶着叫，帖木儿赶上去，挟几块石片打得开，道：“惊了我姐姐。”忙开了门，两个携手进房。这女子做煞娇羞，也当不得帖木儿欲心如火：

笑解翡翠裳，轻揭芙蓉被。缓缓贴红腮，款款交双臂。

风惊柳腰软，雪压花稍细。急雨不胜支，点点轻红泻。

两个推推就就，顽够多时。到五鼓，帖木儿悄悄开门相送，约他晚来。似此数日，帖木儿在庄上只想着被里欢娱，夜间光景，每日也只等个晚，那里有心去催租？反巴不得租收不完，越好耽延。不期帖木儿母亲记念，不时来接。这两个安童倒当心把租催完。捱了两日不起身，将次捱不去了。晚间女子来，为要相别，意兴极鼓舞，恩情极绸密，却不免有一段低回不快光景。女子知道了，道：“郎君莫不要回，难于别离，有此不怡么？”帖木儿道：“正是。我此行必定对母亲说，来聘你。但只冰人往复，便已数月，我你朝夕相依，恩情颇热，叫我此去寂寞何堪？”那女子道：“郎君莫惊讶，我今日与郎暂离，不得不说。我非俗流，乃蓬莱仙女，与君有宿缘，故来相就。我仙家出有入无，何处不到？郎但回去，妾自来陪郎。”帖木儿道：“我肉眼凡胎，不识仙子。若得仙子垂怜，我在家中扫室相待，只是不可失约。”两个别了。帖木儿自收拾回家，见了母亲，自去收拾书房，焚了香，等俟仙子。却也还在似信不信边，正对灯儿，把手支着腮，在那厢想。只见背后簌簌有似人脚步，回头时，那女子已搭着他肩，立在背后。帖木儿又惊又喜，道：“真是仙子了，我小生真是天幸。”夜去明来，将次半月。帖木儿要对母亲说聘他，他道：“似此与你同宿，又何必聘？”帖木儿也就罢了。

奈是帖木儿是一个丰腴极伶俐的人，是这半个月却也肌骨

憔悴，神情恍惚，渐不是当时。这日母亲叫过伏侍的两个梅香，一个远岫，一个秋涛，道：“连日小相公怎么憔悴了？莫不你们与他有些苟且？”远岫道：“我们是早晚不离奶奶身畔的，或者是这两个安童冶奴、逸奴？”那老夫人便叫这两安童，道：“相公近来有些身体疲倦，敢是你两个引他有些不明白勾当么？”冶奴道：“相公自回家来，就不要我们在书房中歇宿，奶奶还体访里边人么！”两边都没个形迹，罢了。这晚远岫与秋涛道：“他怎道奶奶体访里边人？终不然是咱两个？我们去瞧这狗才，拿他奸。”秋涛道：“有心不在忙。相公与他的勾当，定在夜么？”远岫不听，失去了。不期安童也在那边缉探。先在书房里，见远岫来，道：“小淫妇儿，你来做甚的？”远岫道：“来瞧你，你这小没廉耻！你道外边歇，怎在这厢？”两个一句不成头，打将起来，惊得帖木儿也跑出房外，一顿嚷走开。远岫不见只环，在那厢寻。秋涛后到，说相公房里有灯，怎不拿来照，闯入房中，灯下端端严严坐着一个穿白的美人。这边远岫已寻着环，还在那厢你羞我、我羞你。秋涛道：“不消羞得，也不关我们事，也不关你们事，自有个人。”把灯递与冶奴道：“你送灯进相公房，就知道了。”帖木儿那里容他送灯，一顿狠都赶出来。他自关了门进去，道：“明日对奶奶说，打。”

远岫进去，奶奶问他：“为甚在书房争闹？”远岫道：“这两小厮诬了咱们，去拿他。两个果在相公房里，倒反来打我。”奶奶道：“果是这两奴才做甚事么？”秋涛道：“不是。远岫脱了环，我去书房中拿灯，房里自有一个绝标致女人，坐在灯下。”奶奶道：“果然？”秋涛道：“我又不眼花，亲眼见的。”奶奶道：“这也是这两个奴才勾来的娼妇了。”次早帖木儿来见奶奶，奶奶道：

“帖木儿，你昨房内那里来的娼的？”帖木儿道：“没有。”秋涛道：“那穿着白背子的？”帖木儿知道赖不得了，道：“奶奶，这也不是娼妓，是个仙女。孩儿在庄上遇的，与孩儿结成夫妇，正要禀知母亲。”奶奶道：“这一定鬼怪了。你遇了仙子，这般模样？”帖木儿道：“他能出有入无，委是仙女。”奶奶道：“痴子！鬼怪也出有入无。你只叫他去，我自寻一个门当户对女子与你。”帖木儿道：“我原与他约为夫妇的，怎生辞得！”奶奶道：“我断不容。”这帖木儿着了迷，也不肯辞他，辞时也辞不去。着小厮守住了房门。他也不消等开门，已是在房里了；叫在房中相陪帖木儿，他已是在帐中，两个睡了，无法驱除。奶奶心焦，要请个法官和尚。帖木儿对女子道：“奶奶疑你是妖怪，要行驱遣，如之奈何？”女子笑道：“郎君勿忧，任你通天法术，料奈何不得我，任他来。”先是一个和尚来房中念咒，他先撮去他僧帽；寻得僧帽，木鱼又不见了。寻东寻西，混了半日，只得走去。又接道士，到得，不见了剑；正坐念经，一把剑却在脖项里插将下来。喜得是个钝，道士惊走了。似此十余日，反动街坊，没个驱除得他。

巧遇着是刘伯温先生，为望天子气来到凤阳，闻得，道：“我会擒妖。”他家便留了饭，问是夜去明来，伯温叫帖木儿暂避，自在房中。帖木儿怕伯温占了女子，不肯，奶奶发作才去。伯温就坐在他床上，放下罗帷。将起更时，只见香风冉冉，“呀”地一声门响，走进一个美女来：

冰肌玉骨傲寒梅，淡淡霓裳不惹埃。

坐似雪山凝莹色，行时风送白云来。

除却盾发，无一处不白。他不见帖木儿在房中，竟到帐中道：“郎君，你是身体疲倦，还是打熬精神？”不知伯温已做好了，

大喝一声道：“何方泼怪，敢在此魅人？”劈领一把揪住，按在地下，仗剑要砍下来。这女子一惊，早复了原身，是个白猴，口叫“饶命”。伯温道：“你山野之精，此地有城隍社令管辖，为何辄敢至此？”白猴道：“金陵有真主，诸神前往护持，故得乘机到来。大人正是他佐命功臣，望大人饶命，从此只在山林修养，再不敢作怪。”伯温道：“你这小小妖物，不足污我剑。饶你去，只不许在此一方。”白猴道：“即便离此，如再为祸，天雷诛殛。”伯温放了手，叩上几个头去了。次日，伯温对阿里不花妻道：“此妖乃一白猴，我已饶他死，再不来了。”赠与金帛不收，后来竟应了太祖聘，果然做了功臣。

这猴径逃往山东，又近东岳，只得转入北京地方，河间中条山藏身。奈是每三年遇着张天师入觐，一路除妖捉怪，毕竟又要躲往别处。他道不是了期，却生一计，要弄张真人，竟摇身一变，变作一个老妇人：

一身麤曲恰如弓，白发萧疏霜里蓬。

两耳轰雷惊不醒，双眸时怯晓来风。

持着一根拐棒，乞食市上。市人见他年老，也都怜他。他与人说些劝人学好、诫人为非的说话，还说些休咎，道这件事该做，好；这件事不该做，有祸；这病医得不妨，这病便医也不愈。先时人还道他偶然，到后来十句九应，胜是市上这些讨口气、踏脚影课命先生，一到市上，人就围住了，向他问事。他就捣鬼道：“我曾是军师刘伯温教学，善知过去未来。”人人都称他是圣姑。

就有一个好事的客店姓钦名信，请在家里，是待父母一般供养他，要借他来获利。一日对钦信道：“今日有一位贵人，姓陈，来你家歇。我日后有事求他，你可从厚款待。”果然，这家子洒

扫客房，整治饮食等候。将次晚了，却见一乘骡轿，三匹骡子随着，到他家来下，却是庐州府桐城县一个新举人，姓陈号骊山，年纪不及三十岁。这钦信便走到轿边道：“陈相公，里边下。”陈骊山便下了轿，走进他家，只见客店一发精洁得紧。到掌灯，听道请陈相公吃晚饭，到客座时，主人自来相陪。先摆下一个攒匾儿，随后果子肴馔摆列一桌，甚是齐备。陈骊山想道：“一路来客店是口里般般有，家中件件无。来到镇上，拦住马道：‘相公我家下，吃的肥鹅嫩鸡、鲜鱼猪肉、黄酒烧酒都有。’及至到他家，一件也讨不出。怎这家将我盛款？莫不有些先兆？”便问主家姓，主家道：“小人姓钦，外面招牌上写的‘钦仰楼安寓客商’，就是在下了。”陈骊山道：“学生偶尔侥幸，也是初来，并未相识。怎老丈知我姓，又这等厚款？”钦仰楼道：“小人愚人，也不知。家下有一位老婆婆，敝地称他做圣姑，他能知过去未来，不须占卜，晓得人荣枯生死。早间分付小人道：‘今日有一位贵人陈骊山到此，你可迎接。’故此小人整备伺候。”陈骊山道：“有这等事，是个仙了。可容见么？”钦仰楼道：“相公要见，明早罢了。”次日，陈骊山早早梳洗，去请见时，却走出一个婆婆来：

两耳尖而查，一发短而白。额角耸然瞳，双腮削目凹。

小小身躯，轻轻行步怯。言语颇侏僂，惯将吉凶说。

那陈骊山上前深深作揖，道：“老神仙，学生不知神仙在此，失于请教。不知此行可得显荣么？”圣姑道：“先生功名显达。此去会试，当得会试第一百八十二名，殿试三甲一百一名，选楚中县令。此后再说。”陈骊山欢喜，辞了圣姑，厚酬主人，上路。

白发朱颜女偃佺，等闲一语指平川。

从今顿作看花想，春日天街快着鞭。

一路进京，投文应试。到揭晓这日，报人来报，果是一百八十二名。骊山好不称奇。到殿试，又是三甲一百一名。在礼部观政了三个月叙选，却得湖广武昌府江夏县知县。过后自去送圣姑的礼，相见，问向后荣枯。圣姑道：“先生好去做官，四年之后又与先生相见，当行取作御史，在福建道。若差出时千万来见我，我有事相烦你。”骊山便应了，相辞到家，祭祖，择日上任。

一到任，倒也是个老在行，厚礼奉承上司，体面去结交乡宦，小惠去待秀才，假清去御百姓。每遇上司生日，节礼毕竟整齐去送。凡有批发一纸，毕竟三四个罪送上十余两银子。乡官来讲分上，心里不听，却做口头人情，道这事该问甚罪，该打多少，某爷讲改甚罪，饶打多少，端只依律问拟，那乡官落得撮银子。秀才最难结，一有不合，造谣言，投揭帖，最可恨。他时常有月考、季考，厚去供给，婚丧有助。来说料不敢来说大事。若小事，委是切己，竟听他；不切己的也还他一个体面。百姓来告状，愿和的竟自与和；看是小事，出作不起的，三五石谷也污名头，竟立案免供。其余事小的，打几下逐出免供，人人都道清廉，不要钱。不知拿着大事，是个富家，率性诈他千百，这叫削高堆，人也不觉得。二三衙门逐收他的礼，每一告状日期，也批发几张，相验踏勘也时常差委。闲时也与他吃酒，上司前又肯为他遮蔽。衙门中吏书门皂，但不许他生事诈钱，坏法作弊。他身在县中服役，也使他得骗两分书写钱、差使钱。至于钱粮没有拖欠，词讼没有未完，精明与浑厚并行，自上而下，那一个不称扬赞诵。巡抚荐举是首荐，巡按御史也是首荐。四年半，适值朝觐历俸已合了格，竟留部考选。这也是部议定的，卷子未曾交完，某人科，某人道，

某人吏部，少不得也有一个同知之类。他却考了个试御史，在福建道。先一差巡视西城，二差是巡视十库。差完，部院考察毕，复题他巡按江西。

命下出京，记得圣姑曾有言要他出差时相见，便顺路来见圣姑，送些京绢息香之类。那圣姑越齐整：

肌同白雪雪争白，发映红颜颜更红。

疑是西池老王母，乘风飞落白云中。

相见之时，那圣姑抓耳挠腮，十分欢喜，道：“陈大人，我当日预知你有这一差，约你相会。不意大人能不失信。”一个出差的御史，那有个不奉承的？钦仰楼大开筵席，自己不敢陪，是圣姑奉陪。圣姑道：“大人巡按江西，龙虎山张天师也是你辖下，你说也没个不依。常见如今这干念佛的老妇人，他衣服上都去讨一颗三宝印，我想这些不过是和尚胡说的，当得甚么？闻道天师府里有一颗玉印，他这个说是个至宝，搭在衣服上须是不同。我年老常多惊恐，要得他这颗印镇压。只是大人去说，他不敢不依，怕是大人忘了。”陈御史道：“既蒙见托，自必印来。”圣姑道：“大人千万要他玉印。若寻常符录上边的，也没帐。”陈代巡道：“我闻得。”大凡差在江西的，张真人都把符录作人事。我如今待行事毕，亲往拜他，着他用印便了。”圣姑道：“若得大人如此用心，我不胜感激。”自去取出一个白绫手帕来：

莹然雪色映朝曦，机杼应叫出帝孙。

组凤翩翩疑欲舞，缀花灼灼似将翻。

好个手帕，双手递与陈御史，道：“只在这帕上求他一粒印。”陈御史将来收了。

辞别到家，择日赴任。来到江西巡历，这南昌、饶州、广信、

南康、九江、建昌、袁州、赣州、临江、瑞州、抚州等府，每府都去考察官吏，审录狱囚，观风生员，看城阅操，捉拿土豪，旌表节孝。然后拜在府乡官，来到广信府，也徇例做了这事。拜谒时因见张真人名帖，想起圣姑所托之事，道：“我几忘了。先发了帖子到张真人府去，道代巡来拜。”然后自己在衙取了这白绫手帕，来问张真人乞印。人役径往龙虎山发道，只见一路来：

山宿晓烟青，飞泉破翠屏。

野禽来逸调，林萼散余馨。

已觉尘襟涤，还令俗梦醒。

丹丘在人世，到此欲忘形。

来至上清宫，这些提点都出来迎接，张真人也冠带奉迎。这张真人虽系是个膏粱子弟，却有家传符录，素习法术。望见陈御史，便道：“不敢唐突。老大人何以妖气甚浓？”陈御史却也愕然。坐定献了茶，叙些寒温，陈御史道：“学生此来专意请教。一来更有所求，老母年垂八十，寝睡不宁，常恐邪魔为祟。闻真人有玉印可以伏魔，乞见惠一粒，这不特老母感德。”因在袖子里拿出白绫汗巾，送与真人，道：“此上乞与一印。”真人接了，反复一看，笑道：“适才所云妖气，正在此上。此岂是令堂老夫人之物？”陈御史见他识货，也不敢回言。真人道：“此帕老大人视之似一个帕，实乃千年老白猴之皮变成，以愚大人，并愚学生的。此猴历世已久，神通已大，然终是一个妖物。若得了下官一印，即出入天门，无人敢拘止了。这猴造恶已久，设谋更深不可不治。”陈御史道：“真人既知其诈，不与印便是，何必治之？”真人略略有些叱咤之声，只见空中已闪一天神：

头戴束发冠，金光耀日；身穿绣罗袍，彩色飘霞。威风

凛凛似哪吒，怪物见时惊怕。

天师道：“河间有一妖猿为祟，汝往擒之。”天神喏喏连声而去。此时白猿还作个老妇在钦家谈休说咎，不提防天神半风半雾径赶入来，一把抓住，不及舒展。这一会倒叫陈御史不安，道此帕出一老妇人，他在河间也未尝为害，不意真人以此督过。须臾早听得一声响亮，半空中坠下一个物件来：

两眼辉辉喷火光，一身雪色起寒芒。

看来不是人间物，疑是遐方贡白狼。

睁着两眼道：“骊山害我。”又道：“骊山救我。”望着天师，只是叩头，说：“小畜自刘伯温军师释放，便已改过自新，并不敢再行作恶，求天师饶命。”陈御史也立起身，为他讨饶道：“若真人今日杀他，是他就学生求福，反因学生得祸了。”真人道：“人禽路殊，此怪以猴而混于人中，恣言休咎，漏泄天机。今复欲漏下官之印，其意叵测。就是今日下官欲为大人赦之，他前日乞命于刘作温时，已有誓在先，天不肯赦了。”言尚未已，忽听一声霹雳，起自天半，屋宇都震，白猴头颅粉碎，已死于阶下。

山鬼技有限，浪敢肆炫惑。

唯余不死魂，屹屹空林哭。

细看绫帕，果是一白猴皮。陈御史命从人葬此猴。后至河间，钦仰楼来见，问及，道：“一日旋风忽起，卷入室中，已不见圣姑，想是仙去了。”问他日期，正是拜天师这日。就此见张真人的道法世传，果能摄伏妖邪。这妖邪不揣自己力量，妄行希冀，适足以杀其躯而已矣。